废名小说·竹林的故事

竹林的故事

ZHULIN DE GUSHI

废名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个男的，小林；几个女的，琴子，细竹，等等；这些都是好听的名字。些许生活的快乐，些许命运的忧伤，些许情感的涟漪……噢，好一个禅意十足而又入世三分的故事。



ISBN 7-5633-3841-1/I·430
定价 26.80元

竹林的故事

ZHULIN DE GUSHI

废名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竹林的故事/废名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3
(废名小说)
ISBN 7-5633-3841-1

Ⅰ.竹… Ⅱ.废… Ⅲ.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Ⅳ.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05443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15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涿州市冠云路 邮政编码:072750)
开本:889mm×1 194mm 1/32
印张:13.75 字数:236千字
2003年3月第1版 200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0 001~8 000 定价:26.80元

"破天荒的作品"

——论废名的小说

吴晓东

一

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废名走的是一条使当时的文坛和后来的读者都感到陌生的道路，这使他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一个卓尔不群的存在。这一点废名在二三十年代成名之时就获得了批评界的共识。批评家刘西渭这样评价废名："在现存的中国文艺作家里面""很少一位像他更是他自己的。……他真正在创造，遂乃具有强烈的个性，不和时代为伍，自有他永生的角落。成为少数人流连忘返的桃源。"[①] 这个让"少数人流连忘返的桃源"，就是废名所精心建构的诗意的小说世界，尤其是193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单行本《桥》更是别开生面之作。鹤西便称赞《桥》说："一本小说而这样写，在我看来是一种创格。"[②] 朱光潜把《桥》称为"破天荒"的作品："它表面似有旧文章的气息，而中国以前实未曾有过这种文章。它丢开一切浮面的事态与粗浅的逻辑而直深人心灵深处，颇类似普鲁斯特与伍尔夫夫人，而实在这

---

① 刘西渭：《〈画梦录〉——何其芳先生作》，《李健吾批评文集》，郭宏安编，第132页，珠海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

② 鹤西：《谈〈桥〉与〈莫须有先生传〉》，《文学杂志》1937年8月1日第1卷第4期。

些近代小说家对于废名先生到现在都还是陌生的。《桥》有所蜕化而却无所依傍，它的体裁和风格都不愧为废名先生的特创。”[1]《桥》之所以是中国以前实未曾有过的文章，朱光潜认为主要的原因在于它屏弃了传统小说中的故事逻辑，“实在并不是一部故事书”。当时的评论大都认为“读者从本书所得的印象，有时像读一首诗，有时像看一幅画，很少的时候觉得是在‘听故事’”。因此，如果为废名的小说追根溯源的话，废名可以说接续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几千年的诗之国度的诗性传统，他在小说中营造了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诗性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说，废名堪称是中国现代“诗化小说”的鼻祖，从废名开始，到沈从文、何其芳、冯至、汪曾祺，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能够梳理出一条连贯的诗化小说的线索。而废名作为诗化小说的肇始者，为现代小说提供了别人无法替代的“破天荒”的创作。

二

废名（1901～1967），原名冯文炳，字蕴仲，湖北黄梅人，1924年入北京大学英文系。他在读书期间开始创作，除了写作以晦涩难懂著称的新诗之外，还著有小说集《竹林的故事》（1925）、《桃园》（1928）、《枣》（1931），长篇小说《桥》、《莫须有先生传》（1932）、《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1947）等。废名称得上是京派小说的鼻祖，同时又自成一家，以其田园牧歌的风味和意境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别具一格，他的小说也往往被称为田园小说。

《竹林的故事》、《桃园》、《桥》都可以当做诗化的田园小说来读，这些小说以未受西方文明和现代文明冲击的封建宗法制的

[1] 孟实（朱光潜）：《桥》，《文学杂志》1937年7月1日第1卷第3期。

农村为背景，展示的大都是乡土的老翁、妇人和小儿女的天真善良的灵魂，给人一种净化心灵的力量。他的这类小说，尤其受传统隐逸文化的影响，笼罩了一种出世的色彩，濡染了一种淡淡的忧郁与悲哀的气氛。因此周作人说，“废名君小说中的人物，不论老的少的，村的俏的”，都在一种悲哀的空气中行动，“好像是在黄昏天气，在这时候朦胧暮色之中一切生物无生物都消失在里面，都觉得互相亲近，互相和解。在这一点上废名君的隐逸性似乎是很占了势力”[①]。更能印证周作人上述论点的，是长篇小说《桥》。

《桥》于1925年开始写作，前后延续了十余载，所以人们说废名“十年造桥”，是他的精雕细刻之作。这部小说没有总体上的情节构思和连贯的故事框架，通篇由片断性的场景构成，男主人公小林和两位女主人公琴子、细竹虽然构成了经典的三角恋爱模式，但彼此间的关系远没有《红楼梦》中宝、钗、黛三人间那么复杂，小说的每一章写的几乎都是读书作画，谈禅论诗，抚琴吹箫，吟风弄月，每一章独立成段。这一切使《桥》逸出了经典意义上的小说成规，因此，三十年代的评论家都从诗化特征的角度分析这部小说，称“这本书里诗的成分多于小说的成分”[②]。朱光潜也认为：“《桥》里充满的是诗境，是画境，是禅趣。每境自成一趣，可以离开前后所写境界而独立。”[③]

《桥》的隐逸色彩表现在它有一种田园牧歌的情调，使人联想起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它是“在幻想里构造的一个乌托邦。……这里的田畴，山，水，树木，村庄，阴，晴，朝，夕，都有一层缥缈朦胧的色彩，似梦境又似仙境。这本书引读者走入的世

---

① 周作人：《〈桃园〉跋》。

② 灌婴：《〈桥〉》，载《新月》1932年第4卷第5期。

③ 孟实(朱光潜)：《〈桥〉》，载《文学杂志》1937年第1卷第3期。

界是一个'世外桃源'"。同时《桥》的世界中也有《红楼梦》和《镜花缘》的女儿国的影子。琴子和细竹的形象正是纯美的女儿国世界的象征。无论是桃花源,还是女儿国,都是东方的理想国,在这个意义上,《桥》中的具体人生世相,不过是一个乌托邦化的充满诗意的东方理想境界的象征图式。因此,《桥》中的小说世界获得了双重意义:它既是文本中的具体意境的生成,又是周作人所谓的"梦想的幻景的写相",象征了一个乌托邦梦。这种乌托邦色彩与"诗化小说"的文体是统一的。

三

周作人曾指出,废名小说独特的文体价值在于"文章之美"。他的小说语言深受中国古典诗文的影响,就像废名自述的那样:"我写小说,乃很像古代陶潜、李商隐写诗,""就表现的手法说,我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1] 废名小说的诗化文体精炼、浓缩,正得益于古典诗词的影响。如《桥》中的文字:"一匹白马,好天气,仰天打滚,草色青青。"可以说充满了跳跃、省略和空白。这种诗化文体的另一个突出的特色是追求意境的营造:

> 实在他自己也不知道站在那里看什么。过去的灵魂愈望愈渺茫,当前的两幅后影也随着带远了,很像一个梦境。颜色还是桥上的颜色。细竹一回头,非常惊异于这一面了,"桥下水流呜咽",仿佛立刻听见水响,望他而一笑。从此这桥就以中间为彼岸,细竹在那里站住了,永瞻风采,一空倚傍。

---

① 废名:《废名小说选·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11月版。

一个普通的生活情景，在废名笔下化为一个空灵的意境，充满诗情画意，有一种出世般的彼岸色彩。

《桥》作为一部"创格"的"破天荒的作品"，它的特出之处还表现在废名对古典诗歌中的意象、典故、情境甚至是完整的诗句的移植。废名极其擅长直接引古诗入小说，如《桥》中有一句："琴子心里纳罕茶铺门口一棵大柳树，树下池塘生春草。"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就这样直接进入废名的小说中，嫁接得极其自然，既凝练，又不隔，同时唤起了读者对遥远年代的古朴、宁静的田园风光的追溯和向往。又如《桥》中的另一段：

> 就在今年的一个晚上，其时天下雪，读唐人绝句，读到白居易的《木兰花》："从此时时春梦里，应添一树女郎花"，忽然忆得昨夜做了一梦，梦见老儿铺的这一口塘！依然是欲言无语，虽则明明的一塘春水绿。大概是她的意思与诗不一样，她是冬夜做的梦。

这一繁复的语境也是从唐人绝句中衍生出的，梦中"老儿铺"的一塘春水绿，与白居易的诗句互相映衬，诗性意味便更加浓郁。可以看出，古典诗句和典故在小说中经过废名的活用，也有了某种诗学的功能。它不再是独立存在的意象与意境，而是参与了叙述和细节构建，所谓"字与字，句与句，互相生长"[1]。废名正是由古典诗词中的意境引发小说中虚拟性联想性的情境，从而使传统意味、意绪、意境在现代语境中衍生、生长和创生，传统因此得以具体地生成于现代文本中。《桥》是中国文学以及文化中诗性的传统或传统的诗性的具体体现。在我的心目

---

[1] 废名：《说梦》，《语丝》1927年5月第133期。

中，废名正是这样一个复活了传统诗性的现代小说家，他的小说使我们切实地感受到，传统其实没有离我们远去，它就存在于废名的诗性想像中，存在于废名的小说文字和意境中，存在于废名对晚唐诗意的缅想之中。

四

废名的小说也是有几套笔墨的。早期的短篇小说擅长于以写绝句的方式刻绘田园图景，《桥》则是一个追求诗的意境的田园牧歌，到了《莫须有先生传》(1932)以及《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1947)中，则又多了些谐趣和理趣。我称“莫须有先生”系列小说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观念小说”或“玄想小说”的类型。废名所受的佛教和禅宗的影响在“莫须有先生”系列中日益鲜明起来，尽管依旧营造小说意境，但是意境中又往往渗透着理念和禅趣，有一种玄学意味。废名创作这两部小说时带有几分“涉笔成书”的游戏态度：“笑骂由之，嘲人嘲己，装痴卖傻，随口捉弄今人古人，雅俗并列。”莫须有先生是一个喜剧人物，颇有点儿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作者借助这个虚构的“莫须有先生”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的哲理和玄想，使小说主人公成为废名的观念代言人：

> 莫须有先生对于花桥的桥字又那么思索着……他以为桥总是空倚傍的，令人有喜于过去之意，有畏意，决不像一条路，更不是堆砌而成像一段城池了。而就城的洞门说则花桥下面是最美丽的建筑了，美丽便因为伟大，远出乎小孩子的尺度，而失却了莫须有先生小桥流水的意义了，故他对着花桥思索着。他不知道桥者过渡之意，凡由这边过渡到

那边去都叫做桥，不在乎形式。

这是典型的废名文体风格，其观念的偶发性和跳跃性使读者很难追踪作者的思路。废名的玄想其实并非指向具体而明晰的观念形态，他执迷的更是一种观念的氛围和思考的意向。试图从中探寻废名所思考的系统化的观念形态是徒劳的。他的小说之所以以"晦涩"著称的最重要的原因恰在于此。但是恰恰因其晦涩，废名的小说也就分外耐读，它的诗境和理趣，都值得读者细细品味。想在小说中读精彩纷呈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的读者，是很难进入废名的诗性世界的。

废名的小说让我着迷之处还有他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审美化观照。《桥》即是把乡土的生活诗意化，把日常世界升华为一个东方理想国。"莫须有先生"系列小说中同样表现了对生活的诗性的观照，譬如《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关于"捡柴"的描写：

莫须有先生小时喜欢乡间塘里看打鱼，天旱时塘里的水干了，鱼便俯手即是，但其欢喜不及捡柴。喜欢看落叶，风吹落叶成阵，但其欢喜不及捡柴。喜欢看河水，大雨后小河里急流初至，但其欢喜不及捡柴。喜欢看雨线，便是现在教纯读国语课本，见书上有画，有"一条线，一条线，到河里，都不见"的文句，也还是情不自禁，如身临其境，但其欢喜不及捡柴。喜欢看果落，这个机会很少，后来在北平常常看见树上枣子落地了，但其欢喜不及捡柴。明月之夜，树影子都在地下，"只知解道春来瘦，不道春来独自多"，见着许多影子真个独自多起来了，但其欢喜不及捡柴。

废名擅长的正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这里面体现的是一种观照生活的诗性倾向.同时融入了一种诗性的哲思,这一切,恐怕深深得益于废名对待生活的一种审美态度。

2002 年 12 月 17 日于北京大学

目　录

竹林的故事

枣

桥

上　篇(下部)

下　篇

拾　遗



竹林的故事

《竹林的故事》序

冯文炳君的小说是我所喜欢的一种。我不是批评家,不能说它是否水平线以上的文艺作品,也不知道是哪一派的文学,但是我喜欢读它,这就是表示我觉得它好。

我所喜欢的作品有好些种。文艺复兴时代说猥亵话的里昂医生,十八世纪讲刻毒话的爱尔兰神甫,近代做不道德的小说以及活剖人的心灵的法国和瑞典的狂人……我都喜欢读,不过我不知怎地总是有点"隐逸的",有时候很想找一点温和的读,正如一个人喜欢在树阴下闲坐,虽然晒太阳也是一件快事。我读冯君的小说便是坐在树阴下的时候。

冯君的小说我并不觉得是逃避现实的。他所描写的不是什么大悲剧大喜剧,只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这却正是现实。特别的光明与黑暗固然也是现实之一部,但这尽可以不去写它,倘若自己不会感到欲写的必要,更不必说如没有这种经验。文学不是实录,乃是一个梦:梦并不是醒生活的复写,然而离开了醒生活梦也就没有了材料,无论所做的是反应的或是满愿的梦。冯君所写多是乡村的儿女翁媪的事,这便因为他所见的人生是这一部分——其实这一部分未始不足以代表全体:一个失恋的姑娘之沉默的受苦未必比蓬发薰香、着小蛮靴、胸前挂鸡心宝石的女郎因为相思而长吁短叹、寻死觅活为不悲哀或没有意思。将来著者人生的经验逐渐进展,他的艺术也自然会有变化。我们此刻当然应以著者所愿意给我们看的为满足,不好要求他怎

样地照我的意思改作，虽然爱看不爱看是我们的自由。

冯君著作的独立的精神也是我所佩服的一点。他三四年来专心创作，沿着一条路前进，发展他平淡朴讷的作风，这是很可喜的。有茀罗倍耳那样的好先生，别林斯基那样的好批评家，的确值得也是应该听从的，但在中国哪里有这些人；你要去找他们，他不是叫你拿香泥塑一尊女菩萨，便叫你去数天上的星，结果是筋疲力尽地住手，假如是聪明一点。冯君从中外文学里涵养他的趣味，一面独自走他的路，这虽然寂寞一点，却是最确实的走法，我希望他这样可以走到比此刻的更是独殊地他自己的艺术之大道上去。

这种丛书向来都是没有别人的序的，但在一年多前我就答应冯君如出小说集时给他做一篇序，所以现在不得不写一篇。这只代表我个人的意见，并不是什么批评。我是认识冯君，并且喜欢他的作品的，所以说的不免有点偏，倘若当做批评去看，那就有点像“戏台里喝彩”式的普通评论，不是我的本意了。

一九二五年九月三十日，周作人于北京。

自　序

我开始做小说，在一九二二年秋天，到现在为止，共十五篇，最初的三篇没有收在这集子里。

本来连《讲究的信封》同《少年阮仁的失踪》我也不打算要，今天偶尔一翻阅，却不觉又为自己悲——相隔不过两年，竟漠然若此！多长几根胡子罢了，凭什么看轻它们？

其余十篇，除《病人》是某一时期留下的阴影而外，都可以说是现在的产物，我愿读者从它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

我在这里祝福周作人先生，我自己的园地，是由周先生的走来。

一九二五年三月九日，冯文炳序于北京。

这集子正在排印的当儿，我写了《河上柳》《去乡》两篇，一并收入。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冯文炳。

讲究的信封

同学们狂风扫落叶似的四散了，他一个人也只好循着原路朝学校里走。他的体质很弱，来时居然能够随着大家没有休息地跑到，现在几乎走不动了，天气顿时也变坏，没起风，没看见太阳。骡车汽车人力车走来走去，他也听不见它们的声音，只觉得被它们搀起来的灰尘同空气融和成灰白色。街旁人力车夫问他坐不坐车，他低头看看他手里还拿着一枝几乎摔掉了的校旗，便好像有一种迷信似的把头对着车夫连摇。走进一条很深曲的巷子的时候，偶然从那里传来几声小孩子的叫唤，他的疲倦了的知觉，又好像被有丧事的人家的啼哭所惊醒，随即滴下两颗眼泪在干燥而松散的尘土上。

走进学校，揭示处贴着很大的通告："请愿的同学都打伤了！"

他到他所认识的受伤同学处慰问了一遍，便回到自己的寝室。倒在床上，嘴好像失了作用，耳朵却还听得同住的朋友的谈话：

"H君此时就吐血！"

"F君的右颊伤了指甲深的一个洞！"

"那大约是刺刀钻的，皮带没有那厉害！"

"最可恼的是那些警察，把我们赶到西口还要赶！"

"他们的车夫也混着一齐打哩！"

"他们以为我们是他们老爷的仇敌！"

他勉强闭着眼睛，以为睡一觉起来，总可恢复疲劳；听了朋友们的话，越想睡却越睡不着，"车夫"、"警察"这两个声音，好像

是一线火焰,把藏在他心的深处的燃料,统行引着了。朋友们的叫骂,本来是对受伤的同学表同情,而且也可以消出自己的忿气;他却因之把受伤的同学完全忘记了,回忆一个警察的面孔;这警察是解开腰上的皮带向着他掷的,他一面跑一面回顾,所以那面孔格外记得清楚。假如他依着刚才走进房门,向他最亲爱的朋友所说的话"我现在觉得我们惟一的使命是抛开书本子去干!"做去,那一定是为了那警察的缘故。

他终于睡着了。醒来时已经不是白天,房里没有灯,也没有听见一个人的言动。把灯燃着,桌上放着一封信!大约是号房刚才送进来的。

仲凝:

我得着你寒假不回来的消息,很欢喜。父亲时常向我说,"写信叫他回来",我总是拦阻。父亲的皮袍已经穿了二十几年,现在破得不成样子了;上月寄给你三十元,叫你买一件皮袍穿——到前几天才告诉我,自己仍穿那旧的。你昨天来信说你的目力赶不上从前,父亲埋怨你用功太过,一面又筹八元寄你买一副眼镜。乡间银价非常高,二百枚铜子还换不了一元。我有时买块豆腐煎煎,端上桌子的时候,父亲且笑且怪:"有了腌菜便不该买豆腐。"要你买眼镜,二十千铜子还愁不够哩。你假若回来,往返盘费至少要用三十元,家里无论如何节省,总填不起这个数目。自从我们的女儿死后,每天晚上,母亲总要妹妹同我睡,我倒觉十分不自在,连做梦也担心,但是母亲以为我胆小,一个人睡着害怕,我怎好推辞?

一月十九日,莹。

“怎的这样静寂?”他把信看完了,倾着耳朵细听。一时间,花白头发的双亲,纯和而又聪明的爱妻,都来到这黑夜凄凉城中一间矮小的宿舍除掉灯光没有伴侣的儿子,丈夫的脑里。那差不多四个钟头以前发现的惨剧,几乎同梦一般地隐没了。

最后他从书架上拿一本文学定期出版物,想从上面选一篇小说读读。这册子颇厚,中间约有一分宽的空隙,表明曾经夹过什么纸笺在里面。书刚拿到手上,不知不觉也就从那没有密合的地方拆开,他突然被一声霹雳惊着似的,把书摔在桌上,自己坐在椅上!

“这……这信封……”

两月以前,他父亲由家来信,说县署里出了一个一月二十元的差事,补充人须得本邑有声势的人的介绍,嘱他请同乡的众议院议员李先生写封信给知事。他此时很费踌躇:去?不但理智告诉他这是耻辱,而且他实在感着这是痛苦;不去?六十岁的父亲,难道自己不愿安闲?为的都是……

他记起一个朋友来了,这朋友同他很亲爱,是李先生的亲戚。当天晚上,他到朋友的寓所去,说明他的来意。朋友道:“我代你去找。他的行踪无定,你是不中用的。”接着又说:“你不用性急,我即刻就去,明天清早来候信。”他听了朋友的话,自然是欢喜——却又如何难过。出门时,青天皎月,在他好像许久没有看见似的,一霎间起一种异样的感觉,随即是恐慌:“大约会不着!”

次晨他起床特别的早——也许是通晚没有睡着,很匆忙地跑到朋友那里,从睡梦中把朋友打醒,做出很从容的样子答应朋友“不在家,今晚再去”的话道:“费心!不要紧。”

第二次,起床也早,却决定迟一会再去问信;把书案收拾之后,顺手打开一本英文读本,但看来看去,老是一个 page,便是这

个 page,也只晓得一行行刻的是英文字母。走到朋友的寝室门外,简直没有勇气进去,朋友听见脚步声,早知道是他,用很无力的声音叫道:“今天怎么来得迟?——昨晚又没有会着!我比你还着急!我写了一张条子在他的案上,请他今晚不要外出。”

第三次到朋友那里去,不待朋友开口,他便抢着说道:“又没有会着?我知道!费心!但我已决定,不再……”经朋友再三劝解,他又悔自已的无礼了。

这天是他们旅京同乡聚会的日期。朋友道:“今天他一定到会馆,你也牺牲一天光阴去去,我介绍你同他会面。”请柬上约定下午二点钟,他一点钟就去了。他向来不会讲话;赴会的同乡很不少——李先生没有到——而且多半都相识,他却小孩子会见面生的人似的,人家问他,他不知怎样才好。他一个人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心想:“再过几分钟该来?”那位朋友知道他的心事,时常走近他身旁,低声道:“他向来是这种脾气,迟到!来是一定的。”

五点钟过了,同乡们都很高兴地笑着等候晚间的盛馔——照例聚会后大宴一次,独有他像是外乡客,人人对他讲礼,却没有人同他一块儿站过五分钟。忽然他喊那位朋友到后面没有人的房间里:“我回去,这里开饭还等好久,那件事还是中止。”朋友正在劝他,已经听得前面有人喊:“李先生来了!”他顿时真不知怎么办,好像被人发觉了的偷物贼,而且是第一次发觉的偷物贼,将要去受审判一样。会面了,除了请一声“李先生”之外,他说不出一句话,幸得那位朋友述明他的意思——偏偏一个个同乡都走进来,打断朋友同李先生的交谈。随后那位朋友极力称赞他的品性、学问;李先生也一面谈一面瞧瞧他的资度,思忖了一会便截然说道:“图章没有带在身边,你回去拟封信稿,并且缮写清楚,明天带到我的寓所盖章。”他不等吃饭,立刻动身回校,

走在半路想道："信纸倒有几张夹宣的，还得买几个讲究信封。"于是顺便跑到东安市场，一个个纸店都问尽了，最后以十个铜子在西头一个摊子上买了四个。剩下的夹在……

十二点钟了。同住的朋友把房门推开，大声喊道：

"你一个人为什么不去？讨论对付众议院的方法！"

他没有话回答朋友，仍是呆呆地坐在那里，不觉额上流出冷汗。

（一九二三年一月）

柚　　子

柚子是我姨妈，也就是我妻姑妈的女儿。妻比柚子大两岁，我比妻小一岁；我用不着喊妻作姐姐，柚子却一定要称我作哥哥。近两年我同妻接触的机会自然比较多；当我们大约十岁以内的时候，我同柚子倒很亲密地过了小孩子的生活，妻则因为外祖母的媒介，在襁褓中便替我们把婚约定了，我和她的中间，好像有什么东西隔住，从没畅畅快快地玩耍过，虽然我背地里很爱她。

妻的家几乎也就是我同柚子的家。因为我同柚子都住在城里，邻近的孩子从小便被他们的父亲迫着做那提篮子卖糖果的生意，我们彼此对于这没有伴侣的单调生活，都感不着兴趣；出城不过三里，有一座热闹村庄，妻的家便在那里。何况我们的外祖母离了我们也吃饭不下哩。

我同别的孩子一样，每年到了腊月后十天，总是屈着指头数日子，不同的地方是，我更大的欢喜还在那最热闹的晚上以后——父亲再不能说外祖母年忙不准去吵闹了。我穿着簇新的衣服，大踏步跑去拜年，柚子早站在门口，大笑大嚷地接着——她照例连过年也不回去，这也就是她比我乖巧的好处。（现在想起来，也许是我的家运胜过她的缘故。）大孩子们赌纸牌或骨牌，我同柚子以及别的年纪相仿的小孩——我的妻除外——都团在门口地下的青石上播窟眼钱，谁播得汉字那一面，谁就算输。在这伙伴当中，要以我为最大量。外祖母给我同柚子一样的数目，柚

子掌里似乎比原来增加了，我却几乎要得一文也没有。柚子忽然停住了，很窘急地望着我，我也不睬她，仍然带着威吓的势子同其余的孩子耍。剩下的只有两只空掌了，求借于一个平素最相信我的朋友。柚子这才禁不住现出不得了的神气喊道："焱哥，不要再耍吧！"我很气忿地答她："谁向你借不成！"

许多糖果当中，我最爱的是饧糖。每逢年底，外祖母把自己家的糯谷向糖店里去换，并且嘱咐做糖的师父搓成指甲大的颗粒；拿回家来，盛在小小的釉罐里，作我正月的杂粮。柚子本不像我贪吃，为我预备着的东西，却也一定为她预备一份。外祖母当着我们面前点罐子，而且反复说道，反正只有这么多，谁先吃完了谁就看着别人吃。我心里也很懂得这话里的意义，我的手却由不得我，时刻伸到罐子里拿几颗。吃得最厉害，要算清早打开眼睛睡在床上的时候——这罐子本就放在床头。后来我知道我的罐子快完了，白天里便偷柚子名下的。柚子也很明白我的把戏，但她并不做声。末了仍然是我的先完，硬闹着把柚子剩下的拿出来再分。

外祖母的村庄，后面被一条小河抱住，河东约半里，横着起伏不定的山坡。清明时节，满山杜鹃，从河坝上望去，疑心是唱神戏的台棚——青松上扎着鲜红的纸彩。这是我们男孩子惟一的游戏，也是我成年对于柚子惟一的贡献。放牛的小孩，要我同他们上山去放牛；他们把系在牛鼻上的绳索沿着牛头缠住，让它们在山底下吃草，我们走上山顶折杜鹃。我捏着花回去，望见柚子在门口，便笑嘻嘻地扬起手来；柚子趁这机会也就嘲弄我几句："焱哥替芹姐折花回来了！"其实我折花的时候，并不想到柚子之外还有被柚子称作"芹姐"的我的妻。柚子接着花，坐在门槛上唱起歌来了。

杜鹃花，

朵朵红，

爷娘比我一条龙。

哥莫怨，

嫂莫嫌，

用心养我四五年；

好田好地我不要……

…………

"柚子只要好妆奁！"我得意极了，报复柚子刚才的嘲弄。

抱村的小河，下游通到县境内仅有的湖泽；滨湖的居民，逢着冬季水浅的时候，把长在湖底的水草，用竹篙子卷起，堆在陆地上面，等待次年三四月间，用木筏运载上来，卖给上乡人做肥料。外祖母的田庄颇多，隔年便托人把湖草定着。我同柚子毕竟是街上的孩子，见了载草的筏，比什么玩意儿都欢喜，要是哪天中午到筏，哪天早饭便没有心去吃。我比柚子固然更性急，然而这回是不能不候她的，有时候得冒火，帮着她拿剪刀同线，免不了把她芹姐的也误带了去。白皑皑的沙滩上，点缀着一堆堆的绿草；大人们赤着脚从木筏上跨上跨下；四五个婀娜的小孩，小狗似的弯着身子四散堆旁；拣粪的大孩子，手里拿着铁铲，也偷个空儿伴在一块。这小孩中的主人，要算我同柚子了，其余都是我两人要来的。这湖草同麻一般长，好像扯细了的棕榈树的叶子，我们拾了起来，系在线上，更用剪刀修成唱戏的胡子。这工作只有柚子做得顶好，做给我的好像更比别人的不同，套数也更多哩。

我小时欢喜吃菜心——现在也还是这样，据说家里每逢吃菜心的时候，母亲总是念我。四月间园里长一种春菜，茎短而

粗，把它割下来，剥去外层的皮，剩下嫩的部分，我们叫菜心；烹调的方法，最好和着豆粑一齐煮。这固然也是蔬菜，却不定人人可以吃得着；外祖母园里采回的，可说是我一人独享的了，柚子名义上虽也同坐一席。外祖母欢喜上园割菜，太阳落山的时候，总是牵我同柚子一路去。说是割春菜，不但我喜得做猪仔叫，在外祖母也确是一年中最得意的收获；柚子呢，口里虽然说，“你有好的吃了”，仿佛是妒我！看她遇见一棵很肥硕的，却又大大地喊起“焱哥！焱哥！”来了。

夏天的晚上，大家端竹榻坐在门口乘凉；倘若有月亮，孩子们便都跑到村东的稻场——不知不觉也就分起男女的界限来了。女的在场的一角平排坐着，一会儿唱月亮歌，一会儿做望月亮的游戏：从伙伴中挑两个出来，一个站开几步，抬头望月亮，一个拿块瓦片，挨次触着坐着的手，再由那望月亮的猜那瓦片到底是谁捏着，猜着了，归被猜的人出来望，否则仍然是她望。我们男孩站在场中间，最热闹的自然是我，我最欢喜的是同他们比力气，结果却总是我睡在地下。我愤极了，听得那边低语：“看你的焱哥！”接着是柚子的声音：“衣服弄坏了！衣服弄坏了！”

我们一年长大一年了。父亲再也不准我过这没有管束的生活了。我自己也好像渐渐懂得了什么，以前不同妻一路玩耍，不过莫名其妙地怕别人笑话，后来两人住在一家也觉着许多不方便。那年三月，外祖母引我同柚子进城，经过我的族人门口，屋子里走出来一位婶娘，请外祖母进去坐坐，并且指着柚子道：“这是奶奶的孙女儿，我们家的媳妇？”柚子的脸色，此时红得像桃子一样，我也笑着不大过意。同年六月，我进县里的小学，柚子听说仍然依着外祖母的日子多。在这几年当中，我也时常记起外祖母的村庄，但是，家里的大人都说光阴要爱惜，不准我自由走亲戚；外祖母间几天进城一趟，又找不着别的借口。有一回因事

到姨妈家去，柚子适逢在家，害了几个月的病，起不下床来，我只得在姨妈面前问一声好。后来我同哥哥到省城，在家的机会更少，我的记忆里的柚子也渐渐忘却了。外祖母也在这期间永远同我们分手了——父亲怕我们在外伤心，事后三四个月才给我们知道。姨妈的家况，不时由家信里带叙一点，却总不外乎叹息。

据说外祖母替姨妈定婚的时候，两头家势都很相衬。姨妈的公公，为人忠厚，又没有一定的职业，不上几年工夫，家产渐渐卖完了。姨妈初去，住着的一所高大房子，却还属自己——后来也典给别人。外祖母家这时正兴旺，自然不忍心叫姨妈受苦，商量姨妈的公公，请他把姨父分开，欠人的债项，姨父名下也承受一份。从此姨父姨妈两人，由乡村搬到县城，凭了外祖母的资本，开一所染店。我在十二岁以前，完全不知道这些底细，因为住在街上开店，本不能令人想到境遇的不好，而且姨妈铺面很光敞，柚子与两位表兄所穿戴的，同我们弟兄又没有什么分别，在外祖母家也是一样的欢喜不过；当时稍微有点想不通的，母亲总是嘱咐我不要在姨妈家里吃饭罢了。姨父晚年多病，店务由姨妈同两表兄主持。两表兄丝毫不染点城市的习气，不过早年来往外祖母家，没有尝过穷人的日子，而且同我一样，以为理想容易成为事实，成日同姨妈计划，只要怎样怎样，便可怎样怎样，因了舅爷的面子，借得很多的资本，于旧店以外，新开几个分店。悲剧也就从此开始了。

那年夏天我由省城学校毕业回家，见了母亲，把以前欠给外祖母的眼泪，统行哭出来了。母亲故作宽解——却也是实情："外祖母活在，更难堪哩！姨妈这样不幸！"母亲说，两表兄新开各店，生意都没有起色，每年欠人的债息，无力偿还；姨父同两表兄本地不能站脚，跑到外县替人当伙计；柚子呢，她伴着姨妈住在原来店屋里，这店屋是早年租了人家的，屋主而且也就是债

主,已经在知事衙门提起诉讼。母亲又极力称赞柚子的驯良:“没有她,这世上恐怕寻不出姨妈哩。”这些话对于我都很奇怪;记起柚子,很想会她一面,却也只想会一面,不再有别的感触。

到家第三天下午,告诉母亲,去看看姨妈;母亲说,不能走前街,因为前门是关着的,须得弯着走后门进去。我记得进后门须经过一大空坦,坦中间有一座坟,这坟便是那屋主家的,饰着很大的半圆形的石碑,姨妈往常总是坐在碑旁阳光射不到的地方,看守晒在坦上各种染就的布。我走到离空坦还有十几步远的塘岸,首先望见的是那碑,再是半开着的木板门,同屋顶上一行行好像被猫踏乱的瓦。忽然间几只泅水的鸭“扑”地作响,这才看出一个蓝布包着头的女人拄着吊桶在那里兜水,这女人有点像我的姨妈——她停住了!“不是我的焱儿吗?”“啊,姨妈!”不是我记忆里的姨妈了!颧骨突起,令人疑心是个骷髅。姨妈引我进门,院子里从前用竹竿围着的猪窠,满堆些杂乱的稻草,竿子却还剩下几根;从前放在染房的踩石,也横倒在地上,上面尽粘些污泥。踩石的形状,同旧式银子相仿,用来展压头号的布的,也是我小孩时最感着趣味的宝贝之一:把卷在圆柱形的木头上的布,放在一块平滑的青石当中,踩布的师父,两手支着木梁,两脚踏着踩石尖出的两端,左右摇动。我记得当时看这玩意儿,那师父总装着恐吓的势子,对我说“跌下来了”的话。姨妈的口气,与平时完全两样,一面走一面说着:“只有望我的儿发达!”要在平时,虽然也欢喜称奖我们兄弟上进,言外却总带点发财也不差比做官的意思。我慢慢地开着步子,怕姨妈手里提着东西走不得快,而且也伺望屋子里有没有人出来。房子里非常静寂,暗黑,只有挨近院子的那一间可以大概望得清白。进了这间,姨妈便把吊桶放下了。这在从前是堆积零细家具的地方;现在有一张木床,床上只缺少了帐子;一张小桌子,上面放着梳头用的木

盒;另外是炉子,水缸,同一堆木柴。我心里有点恍惚不定。姨妈似笑似惭,终于哭起来了。我也哭起来了,但又被什么惊醒似的:

"柚……柚子妹妹呢?"

"她……她到……东头……邻舍家里去了。"

我不能够多问。太阳落山的时候,仍然只有我的姨妈从后门口送我出来,不由我回想当年同我父亲对席吃饭的姨父,同我母亲一样被人欢接的姑妈,同我们一样在外祖母面前被人夸好的两位表兄,以及同我在一个小天地里哭着、笑着、争闹着的柚子妹妹。见了那饰着圆碑的坟,而且知道我的外祖母已经也是死了。临了仍然落到柚子,在我脑里还是那羞红了脸的柚子的身上。

那年秋天,我结婚了。我自己姑妈的几位姐儿都来我家,彼此谈笑,高兴得非常——我的脑里却好像有一点怆恨的影子,不过模糊得几乎看不出罢了。

这是八月十二那一天,外祖母移葬于离家十里远的地方,我同我的母亲、舅爷以及舅爷的几位哥儿一路送葬。母亲哭个不休,大半是伤心姨妈的境遇。我看着母亲哭,心里自然是不好过,却又有自己的一桩幻想:"倘若目及我同芹……欢送孙女儿呢?还是欢迎外孙媳?"晚上我同妻谈及此事,其时半轮月亮,挂在深蓝空中,我苦央着妻打开窗子,起初她还以我不能耐风为辞。我忽然问她:"小孩时为什么那样躲避?倘若同柚子一样,一块儿……"

"柚子……"

我无意间提起柚子,妻也没气力似的称她一声,接着两人没有言语,好像一对寒蝉。柚子啊!你惊破我们的好梦了。

"现在是不是同姨妈住在一块呢?"我突然问。

"我们婚期前一月,我父亲接她到我家,现在又回那屋里去了。"

"为什么不来我家呢?母亲也会打发人去接她。"

"她也向我谈过,这里的女伴儿多,没有合身的衣服。"

"我十多年没有会着她哩。"

"做孩子的时候太亲密很了。"

"六月间我曾到她屋里去过,她却不在家。"

"她在东头孙家的日子多——帮他们缝补衣服。姨妈的粮食,多半还由她赚回哩。"

"她两位嫂嫂呢?"

"各自回娘家去了。柚子同我谈及她们,总是摇头,成日里怨天恨地,还得她来解劝。"

我渐渐感着寒意了。推开帐子,由天井射进来的月光,已经移上靠窗的桌子。妻起来把窗关着,随又告诉我,姨妈有意送柚子到婆家去,但公姑先后死了,丈夫在人家店里,刚刚做满了三年学徒,去了也是没有依恃的。

"现在是怎样一个柚子呢?"我背地里时刻这样想。每逢兴高采烈地同妻话旧,结果总是我不做声,她也只有叹气。我有时拿一本书倒在床上,忽然又摔在一边,张开眼睛望着帐顶;妻这时坐在床面前的椅子上,不时把眼睛离开手里缝着的东西,向我一瞥,后来乘机问道:

"有什么使你烦恼的事呢?请告诉我,不然我也烦恼。"

"我——我想于柚子未到婆家以前,看一看她的丈夫。"

去年寒假,我由北京回家,姨妈的讼事,仍然没有了结,而且姨父已经拘在监狱里了。我想,再是忍无可忍的了,跑到与那屋主很是要好的一位绅士处,请他设法转圜。结果因姨父被拘的缘故,债权取消,另外给四十千出屋的费用。这宗款项,姨妈并

不顾忌两位嫂嫂,留十五千将来替柚子购办被帐,其余的偿还米店的陈欠,取回当店里的几件棉衣,剩下只有可以籴得五斗米的数目了。

出屋那一天,是一年最末的第二天,我的母亲托我的一位邻人去探看情形,因为习惯的势力,我们亲戚家是不能随意去的。下午,那邻人把姨妈同柚子带到我家来了!这柚子完全不是我记忆里的柚子了,却也不见得如妻所说那样为难人家的女儿;身材很高,颜面也很丰满,见了我,依然带着笑容叫一声"焱哥"。我几乎忘却柚子是为什么到我家来,也不知道到堂屋里去慰问含泪的姨妈;心里好像有所思,口里好像有所讲,却又没有思的,没有讲的。柚子并不同我多讲话,也不同家里任何人多讲话,跟着她的芹姐笔直到房里去。后来母亲向我说,母子两人预备明天同原来乡间的旧居——不是曾经典给人家的那所高大房子,是向一位族人暂借的一间房子,今天快黑了,只得来我家寄宿一夜。

天对于我的姨妈真是残酷极了,我还睡在床上,忽然下起大雨来了!我想,姨妈无论如何不能在我家勾留,因为明夜就是除夕;柚子总一定可以,因为她还是女孩子,孩子得在亲戚家过年,她从前在外祖母家便是好例。但是,起来,看见柚子向妻借钉鞋!我不禁大声诧异:"柚子也回去吗?千万行不得!"妻很窘的向我说,姨妈非要柚子同去不可,来年今日,也许在婆家。我又有什么勇气反抗妻的话呢?

吃过早饭,我眼看着十年久别、一夕重逢的柚子妹妹,跟着她的骷髅似的母亲,在泥泞街上并不回顾我的母亲的泣别,渐渐走不见了。

(一九二三年四月)

少年阮仁的失踪

今天上午邮差送来一封信，我看完不觉失惊——我的朋友阮仁逃走了。我且把他的信发表出来。

蕴是附记

蕴是！我要永远离开你及其他的一切朋友。就是我平素最思慕的家庭，也打算不给他们再见一面。若干年之后，我的父和母已经睡在山谷当中，我的悲伤而憔悴的妻却还活在，而我依然是流离转徙，没有饿死冻死，也许重回故乡，到父母墓前痛哭一番，再同我的妻商量一个最自然最合理的活在这世间的方法。然而这是后话，谁能保证我明天不倒在荒野地上给蛇蚁吃一顿大饱？现在所能够决定的，依着自己的兴趣，除开故乡同北京，想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罢了。我随身携带的，有个小小的提包，内盛一件夹袄、五件单衣，前些时由家里寄来的六十块洋钱，偿还京寓积欠外，也都放在里面。这钱是预备火车上用的：我很厌恶北方的气候，打算朝南边走；很害怕查票员的凶面孔，首先要购就车票。

你知我最深，爱我最切，我即不以我的去志劝你，却不能不以我的去意告你。

我虽然不是资本家的儿子，只要安分守己住在家里，吃饭穿衣是用不着愁的。我的父母对于我也没有几大的责望，我的身体强壮，便是他们的幸福。然而家庭终不能系住我，苦央着父亲

的允许，跑到北京——北京有大学，大学才是适合于我的地方。我生在世间刚满一年的时候，我的父亲很热闹地替我做寿：一张圆桌子放在堂屋当中，满排着世界上各种各色的物件，有糖饼，有布老虎，有写字的笔，还有小鸭似的坚白玩意儿大人称作银子；我在母亲的怀抱里，伸着小手，摸了这又摸那。我大约四五岁的时候，看见门口树上的鸦鹊，便也想做个鸦鹊，要飞就飞，能够飞几高就飞几高；除掉生下了鹊儿，便是自己肚子饿了，也要替它们觅捕食物，没有谁能够迫着我做别人吩咐的工作；除掉飞来飞去、飞得疲倦了，或是高兴起来了，要站在树枝上歌唱，没有谁能够迫着我叠下翅膀等候别人。我将是大学里的一员的时候，我的十年来忘掉了的稚梦，统行回复起来了。我的十年来被恶浊空气裹得几乎要闷死的心，重行跳跃起来了。我记得由家动身那一天，向着我的母亲道："再不用罣着儿瘦弱，来年归家，母亲要疑心是墙上挂的安琪儿哩！"唉！梦！梦！同一切的梦一样，张开眼睛什么也没有了。在那里仍然只有痴呆的笑，仍然只有令人看着发抖的脸。我所欢喜的渴望的，一点也不给我，给我的仍然只是些没有人味的怪物。起初我会着每一个朋友，以为他也同我一样受苦，告诉他我是怎样的难过——他们完全不懂得我的意思，用了漠不相关的神气，作了漠不相关的回答，甚至于站在旁边冷笑我癫狂。你总算能安慰我了。但是你前天的一番话，使我通晚没有睡着，我想来想去，总想不通。我说："这里为什么也让法律先生鬼混？"你说："这也是团体；凡属团体都该有法律。"世界上永没有离开法律的团体吗？倘若有，起首的该是谁呢？你说："天才总该屈就，因为天才毕竟是少数。"为什么因为少数便该屈就呢？不怜惜成天喊叫的叫花子，说是操心酒醉饭饱的相公的缘故，你们谁不相信他是欺骗呢？你们谁不踏死成千整万的臭虫，怕咬伤了你们的肌肤呢？你将责备："你的

话未免太残酷了。"这我却没有闲暇分辩，我的话都是从我的心里滚出来的，心里这样想，叫口里不这样说，在我是万万做不到；我自己没有觉到残酷以前，任你怎样说，我总没有法子改变，然而我可以回复你，残酷也只是我自己受着，对于别人是没有关系的。法律先生不仍就板起面孔站在那儿吗？你们多数不仍就跳出跳进摇得胜旗吗？我呢，火烧在我的心里罢了。我想，倘若有人，就是一个也好，同我一样心里被火烧着，我将拥抱着他，也不讲话，也不流泪，只把我俩的心紧紧贴着——我们彼此都是热的，感不着烫。这便是我逃走的萌芽了。最后的决定，却在昨天。昨天上午，我下课回来，在那转弯地方茶馆门口站着一个乞丐，头发蓬得像一球猪毛，穿的是一件破烂的蓝单褂，两条腿赤光光的现露出来。他站了一会没有人招呼，门角悬挂的雀笼里一只画眉鸟却唧唧地闹了起来；他把头摇了几摇，随即笑着大踏步走了，嘴里还不住地唱着歌调。我不大听得懂他的声音，好像是说："我到茶馆，你到饭馆，我翘尾巴，你翘下巴。"我看得出神，满肚子的闷气被幽幽一阵风吹跑了。"没有饭吃，算得什么？我哪天不是三餐大饱，可是几时唱得他那一曲歌词呢？"我这样想着，好像有了解决的方法了——到了晚上，才算真真决定。回寓后，心里着实徘徊，刚灭了这个念头，忽然又起了那个。吃过晚饭，打算一个人到什刹海散步，杨柳树底下也许可以润泽我枯焦的心，树枝上也许有一个雀子告诉我个主意。走到景山旁边，在我前面有一个哭哭啼啼的小孩，他的青布短夹袄，一边盖着右臂，那一边从左腋缴到前腰，我顿时又像久热后下了一阵大雨，不知不觉轻爽好些。他忽然被院墙里几乎要倒坍的亭子上面站着的几只黑老鸹哇哇地叫住了，抬头望着它们。我赶上他时，丰满的两颊，还吊着几滴泪珠，但没有作声，瞧一瞧我，又嗡嗡地干哭起来了。路旁走着一个中年妇人，穿的衣服很不整齐，她把孩



的话了。我且把我的两封家信抄在后面，因为你平素实爱我的一笔一画。

一

我的妻！我过不惯这里的生活，比过不惯乡里的生活更厉害。你将欢喜："既是这样，何不早日归来？"不，我决不归来。我害怕你们，你们天天愁我瘦弱。我没有得着最自然最合理的活在这世间的方法，怎肥胖得起来？住在家里，叫我到什么地方去找最自然最合理的活在这世间的方法？山上去斫柴吗？田里去拉犁吗？倘若只有我们两人，事情自然容易。疲倦了，亲一亲吻，立刻可以恢复转来；生病了，互相呻吟一声，什么苦痛也可以忘掉；瓮子的米完了，箱子的衣服烂了，便是我的气力，羼杂了你的笑声，也不怕做不出来。正如平素所说，甜的固然真是甜，苦的又何尝不是甜。但是这样两亲俱在，怎么办呢？他们允许我俩单独去吗？我们撇开他俩单独去吗？我怕听他们的呻吟，我怕见他们的疲倦了的眼睛！所以我只有一个方法——自己逃走。你问我逃到什么地方吗？这我可不能告诉你，就是我自己现在也不知道。去年我归家时，你不是时常埋怨"住在一块又相闹，不住在一块又相念"吗？我愿你体会你的名言，我也体会你的名言，而且转送你两句："笑也罢，哭也罢，只要你我心来死。"你不要悲伤，我的爹娘靠你侍候。

二

我的爹娘！儿不能再见爹娘了。儿要到各地方去走一

遭，只不到爹娘所在的地方。住京以来没有一天快乐。起初还打算就是这样混下去，仔细一想，觉得这太不稳妥：越住越骄傲，越骄傲越憔悴；越读书越与世人不相容，越与世人不相容越没有饭吃；将来家里的产业因了儿的学费卖完了，岂不眼看着爹娘受饿？所以儿只有采用这个方法——儿个人逃走。爹娘将埋怨，回来岂不是好？儿的回答是，不敢回去。儿不是怕爹娘打骂，儿料想爹娘决不打骂，但儿不敢回去。儿不是曾经害过大病，几乎保不了性命吗？望爹娘当儿那次大病死了，不必悲伤。儿也知道这是不中用的劝解，但儿想不出别的话来。

阮仁，一九二三年五月十日。

蕴是！我已经走了。

病　　人

下课之后，我回到宿舍，见了他的铺位搬得精光，知道他拒绝我的送车了。

我同他在这间屋子里住了将近一年，讲话却在一个月以前，他从医院归来，我才向他开始。他说，医生说，虽然吐血，并非痨病。然而他渐渐黄瘦下去了。

朋友们当做问好很郑重地问他："这不是玩的！"他好像优游不过，答着："不要紧。"然而他的眼睛张大而又发亮，每每于朋友走开之后，抬头觑着挂在墙上的镜子。我微笑而低声地告他："今天好得多。"他的答语却是"未见得"，便是正在那里收拾药瓶或写家信，也即刻停住，掉转身来，现出"这可当真?"的神气。

当着同住的朋友，他总是说着不久就归家的话。公用的痰盂，在去年初进来，我们彼此连名姓都不知道的时候，便已决议：放在适中地方，不得距离谁更近或更远。现在当然谁也不便推翻，他却暗地嘱咐听差，稍为偏近他那一方。每逢清早听差拿出去泼倒，在他似乎索性自己做了为爽快，然而他又没有这样宣言，有事喊叫的时候，较别位先生和气而吞缩一点罢了。

没有自己顶要好的朋友住在里面作介绍，想插足于宿舍，颇不是一件容易事。他还只是说着"回去"，同住的一位便当着我们申明"我已有一个朋友填缺"，随即把那朋友带进来同我们结识——首先当然要结识他。他同结识一切朋友一样，满脸赔笑，眼睛呢，衬着苍黄的面色，更大而亮。轮到结识我的时候，我说：

“你权且不必忙，他是病人，行止不能像我们斩截，而且他的家很远，还得觅伴。”这朋友此时也连声称是，随后间几天进来一趟，我很窘，他——病人，仍然总是赔笑。

他决定走的日期了，伴却没有觅着。动身前一晚，候补人这才很安心地走进来打量怎样布置。忽然正在高声嚷着英文读本的声音停住了，走出一位平素最热心于赶机会的英雄，好像不如此不足以表明懊丧与满足的真情，提议明天到市场去买点心，合欢送欢迎而为一会。被迎者极力称谢不敢；他，被送者，没有听见发言，其时我倒在床上，然而我的脑里已经绘出他的图形来了。

果真如他向我所说，记着家里母亲的挂心呢，还是另有不得不回去的原因？在我颇是一个疑问。那天早晨，我帮着他收拾东西，他再三催我上课。他很讲究整洁，吃药吧，也要用精致的杯碟，药瓶排在书架上，很像是医院里陈列的卖品。我却最是疏简，看他把衣服分作寒暑，很平展地垒在箱里，完全没有我动手的必要，所以名义上是帮助，其实是搅扰。然而他好像很乐意我的搅扰。检到皮袍，他忽然住手了，很踌躇似的用了仅能听见的声音：“没有晒。”“既然预备回去，为什么不晒？”我突然很粗重地这样说，把刚才小心侍候的私心，统行忘却了。随又笑道：“不妨，留着将来放在我的箱里。”从书夹中偶然翻出一张相片的时候，我又很鲁莽地喊起来了：“好胖！”他也摔开衣服，仔细看了一看：“送你吧，还是去年的。”

我极力劝他不要多带行李。他并不明言反对，只是低着头把预备带走的柳条箱同网篮装得满满。我气愤而且埋怨：“你不知道！你是病人！”马上又责备自己的唐突了。他好像也有点奇怪：“以前连话也不多讲的人……？”从休息的时候偶然用询问的眼光向我一瞥，可以认识得出来。最后我告诉他，下午有两点钟

功课，待我回来，一路到车站。他很冷淡地说着“不必”，我只当是照例地推辞，吃过午饭，同别的朋友一路上课堂。

为什么拒绝我呢？难道不愿吃他们的点心，拒绝我因而好拒绝他们吗？我不知道他们买与不买，买回了，也还有被款待的人在；只是我，见了这搬得精光的铺位，同剩下的几个空药瓶，禁不住怅惘。

我也原是病人啊。没有谁的病比我更久，没有谁尝病的味比我更深：有时如和风拂枯草，便是现在病了，也决不抱怨病不速愈；有时如疾雨打孤鸿，现在本无病，想起来也惟恐病之将至。

我的病状很罕见。起初于颈之右侧突然肿起如栗子那样大小，经过半年，几乎一年，由硬而软，终于破皮而流浓；接着左侧也一样肿起，一样由硬而软而流浓，然而右侧并不因先起而先愈；颈部如此，两腋又继续如此。其时我住在离家千里的地方，以学校功课繁重为辞，放假也不回去。我完全没有想到去医院就诊的事，大约是眼见着患别的疮疤的两个同学都被医院割伤了，因而推测那也是不中用。同学们每以“死”来警告——不是这样干脆地拿出来罢了，然而我丝毫不感着死的可怕，听了他们的恐怖而迟疑的声调，而且觉得死一定很好，不过人终不能有意去死，病又不能即刻致死。还有几个欢喜说笑的朋友，也一样向我说“死”，词气更为肯定而有趣，令我不得不比他们自己更觉着当笑。其实我危险的实在程度，还远过于他们的猜想，因为我从不告诉他们我的病状。有一位最使我胆怯，便是那与我住在一室的，常是善意地向我说着这里空气不好，不如自己到校外租一间为合卫生的话。我自然是感谢，然而我又想到这话的反面：住在这里，妨害公共的卫生。我于应付朋友以外，还有一件从没间断的工作：提水洗衬衣。起初原以较普通加倍的价钱托洗衣店去洗，浓绿的痕点，却不因多钱而去净；每逢送来，又免不了连声

称谢，在人虽然未见得是必要，在我却觉着非如此不可。有时疲倦难以行走，衬衣仍然不能不洗——留到明天便有两件。这时候流出的眼泪，真算是不少了，无意间叫出："倘若在家，不由得母亲不洗！"

不知是不幸的消息传到了，还是同平常一样怀念着健壮的儿子，我的父亲来信催促我回家了。我也本不能再坚持下去。这时是六月天气，我随身携带的，一个网篮，一捆被褥。走到轮船码头，喊挑夫代我挑去——喊一人围拢来四五人，我一面照顾东西，一面同他们争价目。他们大约看出了我的弱点，格外抬高；我自己也有点不可解，仿佛对着他们是不能讲实话的，心里本打算给那些，口里却说出比那些少。他们挤得我像一个囚犯，加之夏布长衫的摩擦，身子简直是被炙铁炙了的。我哭了。他们，挑夫，笑了。我站在跳板，向前更走三步，便是长江。我顿时得到一条脱路了！这路本坦平，只要更坚决一点，弹指间便可以跳出这无情的节节逼人的四围，而消融于没有边际、分不出甜苦、好像慈母的拥抱的当中。啊，慈母！我的慈母在哪方！我的眼光顿时又由水面转到天涯了。我要在我的母亲的面前而死，热的眼泪可以滴在冷的皮肉上。我要为我的母亲而延长我的生命。我要免避我的母亲因失去了儿子而发狂，不得不继续生存。

到家前一日，已经走进了故乡的地界，虽然也还在苦痛中挣扎，我的心却不像以前脆弱。那天下午，住在一个相识的饭店里，见面的时候，店主人很惊讶地问我："先生，消瘦多了！"我此时不想到怎样回答那主人，只想到明天怎样初见我的母亲。我极力隐藏我的病状，但同一切的秘密一样愈隐藏而愈易发觉。

"先生不是生瘰疬吧？"

"寻常的疮疤。"我带着不耐烦的神气答着。

"倘若是瘰疬，我们这里有一位外科圣手。"

我好像小孩子看见母亲快来了，于人便是有失礼的地方，也不怕受欺诳，并不理会这番好意；又好像这是故意咒诅我，急于拿别的话支吾过去。我的身子不比受病以来任何时舒服，我的心却比受病以来任何时充实了。

我用尽我的气力倒在我母亲的怀里，当母亲含泪埋怨，为什么至今才归，为什么不早日给家里知道。母亲解开我的衬衣，我也数给母亲，这是先起，那是后发。我从此知道我的患处实在疼痛，我的心极力想陈述我是怎样的疼痛，我的眼泪也只用来压过一日中最难抵抗的疼痛。而我在我的家庭，俨然是一个专制君王，哥哥让我，兄弟妹妹怕我，猫不好打猫，狗不好打狗，便是我性如烈火的父亲，见了我也低声下气。

他现在回去了。回去就可以见母亲，那是一定的。然而沿路下车，上船，住客栈，也是一定的。

（一九二三年七月）

浣衣母

自从李妈的离奇消息传出之后，这条街上，每到散在门口空坦的鸡都回进厨房的一角漆黑的窠里，年老的婆子们，按着平素的交情，自然地聚成许多小堆；诧异，叹惜而又有点愉快地摆着头："从那里说起！"孩子们也一伙伙团在墙角做他们的游戏；厌倦了或是同伴失和了，跑去抓住妈妈的衣裙，无意地得到妈妈眼睛的横视；倘若还不知退避，头上便是一凿。远远听得嚷起"爸爸"来了，妈妈的聚会不知不觉也就拆散，各瞄着大早出门，现在又拖着鞋子慢步走近家来的老板；骂声孩子不该这样纠累了爸爸，随即从屋子里端出一木盆水，给爸爸洗脚。

倘若出自任何人之口，谁也会骂："仔细！阎王钩舌头！"但是，王妈，从来不轻于讲话，同李妈又是那样亲密。倘若落在任何人身上，谈笑几句也就罢了，反正是少有守到终头的；但是，李妈受尽了全城的尊敬，年纪又是这么高。

李妈今年五十岁。除掉祖父们常说李妈曾经住过高大的瓦屋，大家所知道的，是李妈的茅草房；这茅草房建筑在沙滩上一个土坡，背后是城墙，左是沙滩，右是通到城门的一条大路，前面流着包围县城的小河，河的两岸连着一座石桥。

李妈的李爷，也只有祖父们知道，是一个酒鬼；当李妈还年轻，家运刚转到蹇滞的时候，确乎到什么地方做鬼去了，留给李妈的：两个哥儿，一个驼背姑娘，另外便是这间茅草房。

李妈利用这天然形势，包洗城里几家太太的衣服。孩子都

还小,自己生来又是小姐般的斯文,吃不上三碗就饱了;太太们也不像打发别的粗糙的婆子,逢着送来衣服的时候,总是很客气地留着,非待用过饭,不让回去:所以李妈并没实在感到穷的苦处。朝前望,又满布着欢喜:将来儿子成立……

李妈的异乎同行当的婆子,从她的纸扎的玩具似的一对脚,也可以看得出来——她的不适宜于这行当的地方,也就在这一点了。太阳落山以前,倘若站在城门旁边,可以看见一个轻巧的中年妇人,提着空篮,一步一伸腰,从街走近城;出了城门,篮子脱下手腕,倚着茅壁呻吟一声,当做换气;随即从茅壁里走出七八岁的姑娘,鸭子似的摆近篮子,拣起来:"妈妈!"

李妈虽没有当着人前咒诅她的命运,她的命运不是她做孩子时所猜想的,也绝不存个念头驼背姑娘将来也会如此的,那是很可以明白看得出的了。每天大早起来,首先替驼背姑娘,同自己的母亲以前替自己一样,做那不可间断的工作。驼背姑娘没有李妈少女时爱好,不知道忍住疼痛,动不动喊哭起来。这是李妈恼怒的时候了,用力把剪刀朝地一摔:"不知事的丫头!"驼背姑娘被别的孩子的母亲所夸奖而且视为模范的,也就在渐渐现出能够赶得上李妈的成绩,不过她是最驯良的孩子,不知道炫长——这长处实在也不是她自己所稀罕的了。

男孩子不上十岁,一个个送到城里去做艺徒。照例,艺徒在未满三年以前不准回家,李妈的哥儿却有点不受支配,师父令他下河挑水,别人来往两三趟的工夫,他一趟还不够。人都责备李妈教训不严;但是,做母亲的拿得出几大的威风呢?李妈只有哭了。这时也发点牢骚:"酒鬼害我!"驼背姑娘也最伶俐,不奈何哥哥,用心服侍妈妈:李妈趁着太阳还不大厉害,下河洗衣,她便像干偷窃的勾当一般,很匆忙地把早饭弄好——只有她自己以为好罢了;李妈回来,她张皇地带笑,站在门口。

“谁弄饭？——你”

“……”

“糟蹋粮食！丫头！”

李妈的愤气，统行吐在驼背姑娘头上了。驼背姑娘再也不能够笑，呜呜咽咽地哭着。她不是怪妈妈，也不是恼哥哥，酒鬼父亲脑里连影子也没有，更说不上怨，她只是呜呜咽咽地哭着。李妈放下衣篮，坐在门槛，又把她拉在怀里，理一理她的因了匆忙而散到额上的头毛。

从茅草房东走不远，平铺于城墙与河之间，有一块很大的荒地，高高低低，满是些坟坡。李妈的城外的惟一的邻居，没有李妈容易度日，老板在人家当长工，孩子不知道养到什么时候才止，那受了李妈不少的帮助的王妈，便在荒地的西头。夜晚，王妈门口很是热闹，大孩子固然也做艺徒去了，滚在地下的两三岁的宝贝以及他们的爸爸，不比李妈同驼背姑娘只是冷冷地坐着。驼背姑娘有一种特别本领——低声唱歌，尤其是学妇人们的啼哭；倘若有一个生人从城门经过，不知道她身体上的缺点，一定感着温柔的可爱——同她认识久了，她也着实可爱。她突然停住歌唱的时候，每每发出这样的惊问：“鬼火？”李妈也偏头望着她手指的方向，随即是一声喝：“王妈家的灯光！”

春夏间河水涨发，王妈的老板从城里散工回来，瞧一瞧李妈茅草房有没有罅隙地方；李妈虔心信托他的报告，说是不妨，也就同平常一样睡觉，不过时间稍为延迟一点罢了。流水激着桥柱，打破死一般的静寂，在这静寂的喧嚣当中，偶然听见尖锐而微弱的声音，便是驼背姑娘从梦里惊醒喊叫妈妈；李妈也不像正在酣睡，很迅速地作了清晰的回答；接着是用以抵抗恐怖的断续的谈话：

“明天叫哥哥回来。”

“那也是一样。而且他现在……”

“跑也比我们快哩！”

“好吧，明天再看。”

王妈的小宝贝，白天里总在李妈门口匍匐着；大人们的初意也许是借此偷一点闲散，而且李妈只有母子两人，吃饭时顺便喂一喂，不是几大的麻烦事；孩子却渐渐养成习惯了，除掉夜晚睡觉，几乎不知道有家。城里太太们的孩子，起初偶然跟着自己的妈妈出城游玩一两趟，后来也舍不得这新辟的自由世界了。驼背姑娘的爱孩子，至少也不差比孩子的母亲；李妈的荷包，从没有空过，也就是专门为着这班小天使，加以善于鉴别糖果的可吃与不可吃，母亲们更是放心。土坡上面——有时跑到沙滩，赤脚的，头上梳着牛角的，身上穿着彩衣的许许多多的小孩，围着口里不住歌唱、手里编出种种玩具、两条腿好像支不住身体而坐在石头上的小姑娘。将近黄昏，太太们从家里带来米同菜食，说是孩子们成天吵闹，权且也表示一点谢意；李妈此时顾不得承受，只是抚摸着孩子：“不要哭，明天再来。”临了，驼背姑娘牵引王妈的孩子回去，顺便也把刚才太太们的礼物转送给王妈。

李妈平安地度过四十岁了。李妈的茅草房，再也不专是孩子们的乐地了。

太太们的姑娘，吃过晚饭，偶然也下河洗衣，首先央求李妈在河的上流阳光射不到的地方寻觅最是清流的一角——洗衣在她们是一种游戏，好像久在樊笼，突然飞进树林的鹊子。洗完了，依着母亲的嘱咐，只能到李妈家休歇。李妈也俨然是见了自己的娇弱的孩子新从繁重的做工回来，拿一把芭扇，急于想挥散那苹果似的额上一两颗汗珠。驼背姑娘这时也确乎是丫头，捧上了茶，又要去看守放在门外的美丽而轻便的衣篮，然而失掉了照顾孩子的活泼和真诚，现出很是不屑的神气。

傍晚，河的对岸以及宽阔的桥石上，可以看出三五成群的少年，有刚从教师的羁绊下逃脱的，有赶早做完了工作修饰得胜过一切念书相公的。桥下满是偷闲出来洗衣的妇人（倘若以洗衣为职业，那也同别的工作一样是在上午），有带孩子的，让他们坐在沙滩上；有的还很是年轻。一呼一笑，忽上忽下，仿佛是夕阳快要不见了，林鸟更是歌唏得热闹。李妈这时刚从街上回来，坐在门口，很慈悲地张视他们；他们有了这公共的母亲，越发现得活泼而且近于神圣了。姑娘们回家去便是晚了一点，说声李妈也就抵得许多责备了。

卖柴的乡人歇下担子在桥头一棵杨柳树下乘凉，时常意外地得到李妈的一大杯凉茶，他们渐渐也带点自己田地里产出的豌豆、芋头之类作报酬。李妈知道他们变卖的钱，除盐同大布外，是不肯花费半文的，间或也买几件时新的点心给他们吃，这在他们感着活在世上最大的欢喜，城里的点心！虽然花不上几个铜子，它们却是从天降下来的一般了。费尽了他们的聪明，想到，皂荚出世的时候，选几串拿来；李妈接着，真个哈哈不住："难得这样肥硕！"

有水有树，夏天自然是最适宜的地方了；冬天又有太阳，老头子晒背，叫花子捉虱，无一不在李妈的门口。

李妈的哥儿长大了，酒鬼父亲的模型，也渐渐现得没有一点差讹了。李妈诅骂他们死；一个真的于是死了，那一个逃到什么地方当兵。

人都归咎李妈：早年不到幼婴堂抱养女孩给孩子做媳妇，有了媳妇是不会流荡的。李妈眼见着王妈快要做奶奶，柴米也不像以前缺乏，也深悔自己的失计。但是，高大的瓦屋，消灭于丈夫之手，不也可以希望儿子重行恢复吗？李妈愤恨而怅惘了。驼背姑娘这时很容易得到一顿骂："前世的冤孽！"

李妈很感空虚，然而别人的恐怖，无意间也能够使自己的空虚填实一点了。始而匪的劫掠，继而兵的骚扰，有财产，有家室，以及一切幸福的人们都闹得不能安居，只有李妈同驼背姑娘仍然好好地出入茅草房。

守城的兵士，渐渐同李妈认识。驼背姑娘起初躲避他们的亲近，后来也同伴耍小孩一样，真诚而更加同情了。李妈的名字遍知于全营，有两个很带着孩子气的，简直用了妈妈的称呼；从别处讹索来的蔬菜同鱼肉，都拿到李妈家，自己烹煮，客一般地款待李妈；衣服请李妈洗，有点破蔽的地方，又很顽皮地要求缝补；李妈的柴木快要烧完了，趁着李妈不在家，站在桥头勒买几担，李妈回来，很窘地叫怨，他们便一溜烟跑了。李妈用了寂寞的眼光望着他们跑，随又默默地坐在板凳上了。

李妈的不可挽救的命运到了——驼背姑娘死了。一切事由王妈布置，李妈只是不断地号哭。李爷死，不能够记忆，以后是没有这样号哭过的了。

李妈要埋在河边的荒地，王妈嘱人扛到城南十里的官山。李妈情愿独睡，王妈苦赖在一块儿做伴。这小小的死，牵动了全城的吊唁：祖父们从门口，小孩们从壁缝；太太用食点，同行当的婆子用哀词。李妈只是沉沉地想，抬头的勇气，大约也没有了。

李妈算是熟悉"死"的了，然而很少想到自己也会死的事。眼泪干了又有，终于也同平常一样，藏着不用。有时从街上回来，发现短少了几件衣服，便又记起了什么似的，仍是一场哭。太太们对于失物，虽然很难放心下去，落在李妈头上，是不会受苛责的，李妈也便并不十分艰苦一年一年地过下去了。

今年夏天来了一个单身汉，年纪三十岁上下，一向觅着孤婆婆家寄住，背地里时常奇怪李妈的哥儿：有娘不知道孝敬。一日，想到，李妈门口树阴下设茶座，生意必定很好，跑去商量李

妈;自然,李妈是无有不行方便的。

人们不是从前的吝惜了,用的是双铜子,每碗掏两枚,值得四十文;水不花本钱,除偿茶叶同柴炭,可以赚米半升。那汉子苦央着李妈不再洗衣服:“到了死的日子还是跪!”李妈也就过着未曾经验的安逸了。然而寂寞!疑心这不是事实:成天闲着。王妈带着孙儿来谈天:“老来的好缘法!”李妈也赔笑,然而不像王妈笑得自然;富人的骄傲,穷人的委随,竞争者的嫉视,失望者的丧气,统行凑合一起。

每天,那汉子提着铜壶忙出忙进。老实说,不是李妈,任凭怎样的仙地,来客也决不若是其拥挤。然而李妈并不现得几大的欢欣,照例招呼一声罢了。晚上,汉子进城备办明天的茶叶,门口错综的桌椅当中,坐着李妈一人;除掉远方的行人从桥上彳亍过来,只有杨柳树上的蝉鸣。朝南望去,远远一带山坡,山巅黑簇簇、好像正在操演的兵队,然而李妈知道这是松林;还有层层叠叠被青草覆盖着的地方,比河边荒地更是冷静。

李妈似乎渐渐热闹了,不时也帮着收拾茶碗。对待王妈,自然不是当年的体恤,然而也不是懒洋洋地赔笑,格外现出殷勤——不是向来于百忙中加给一般乡人的殷勤,令人受着不过意,而且感到有点不可猜测的了。

谣言轰动了全城,都说是王妈亲眼撞见的。王妈很不安:“我只私地向三太太讲过,三太太最是爱护李妈的,而且本家!”李妈这几日来往三太太很密,反复说着:“人很好,比大冤家只大四岁……唉,享不到自己儿的福,靠人的!”三太太失了往日的殷勤,无精打采地答着。李妈也只有无精打采地回去了。

姑娘们美丽而轻便的衣篮,好久没有放在李妈的茅草房当前。年轻的母亲们,苦拉着孩子吃奶:“城外有老虎,你不怕,我怕!”只有城门口面店的小家伙,同驴子贪恋河边的青草一样,时

时刻刻跑到土坡；然而李妈似乎看不见这爬来爬去的小虫，荷包里虽然有铜子，糖果是不再买的了。

那汉子不能不走。李妈在这世界上惟一的希望，是她的逃到什么地方的冤家，倘若他没有吃子弹，倘若他的脾气改过来。

（一九二三年八月）

半　年

我的十八元一月的差事被辞退了，这半年就决计住在家。

去年冬天，我曾这样想：同芹一块儿，多么有趣。现在，我的母亲见了病后的我一天一天地黄瘦下去，恼怒叹息人们不谅解她的孤僻而恬静的儿子，自己对于儿子的隔秋结婚，团聚不上十天便分别了的妻的亲密，却又很窘地加以言外的讽刺；结果，在城南鸡鸣寺里打扫小小的一间屋子，我个人读书。

书案的位置于我很合适：窗小而高，墙外是园，光线同湖水一般，绿清清的。阴郁的病态过久了吧，见了白得刺目的太阳，虚弱的心顿时干枯起来，犹之临了同世人应酬，急得想找个窟眼躲藏；倘若在暗淡所在，那便熨贴极了，好像暑天远行，偶然走近一株大树，阵阵凉风吹来。

来寺烧香的很多，原因是菩萨太灵。至于和尚，则素来以不修行著称——在我看，也确有令人生厌的地方。我把门关上，除掉回家吃饭，或到寺前院子里散步，绝少打开。

我读书不怕喧扰，打鼓放炮，于我都很习惯。虽然也笑：迷信；然而不能引起平素的憎恶。最欢喜的，是从门缝里窥望各种形色烧香的妇女；不待走进门，已经有一个记号，令我知道来的不是男子汉——这并不由于声音的不同，在未拜跪以前，是很少言语的，乃是寺门口满盛冷水的缸里传来的喔喔的响。这缸水是专门为着女香客洗手而备办的。

雨后，烧香的没有了，然而院子里接连有许多姑娘的叫喊。

我走出去探望：比平素更是嫩绿的草地当中，散聚着几个拣粪的姑娘，头顶近地，好像吃草的牛羊，左手捏一个半球形的柳条盒，右手不住地把草理来理去……“啊，地蘑菇！十年没有吃过然而想过的地蘑菇！”

四五月间，草地上经过大雨、长一种比木耳更小的菇子，大家都说是雷公用铁拳打下的，拣回去煮汤。我小时最爱吃这汤，常是伴着身份与我不相称的女孩，在城外野原，从早拣到午。我没有另拿东西盛着，用衣兜住。回去，不消说，鞋是完全湿的，衣上也染了许多斑点，好像装过丸药的盒子。母亲知道我的脾气，也不加责备，煮来做午饭的菜。记得那时外祖母常在我家，还称奖我，省得两块豆腐的费用哩。

现在，我的稚气又发了，加在这几个姑娘的一伙。她们抬起头来望我，我说，大家一齐拣。我们的职业隔得太远吧，她们并不觉什么嫌疑，依然旁若无人地俯下去，拣了满盒，拿着粪铲走了，我也把报纸包一大包，赶早回去。

我的母亲，自从我进寺读书以后，如一切母亲爱儿子以外，百般地将顺我——几乎可以说是畏怯，见我自己办菜回来了，而且追起了许多过去的欢喜，自然是高兴得了不得。我近来对于母亲确乎也有点愤意，这回却还是小孩似的：

“不要芹煮——母亲煮，再尝那样的味儿！”

哈哈！任凭几个十八元，也买不了这样的味儿！这决不是我的牢骚语；十年来，每当雷雨天气，我是怎样地想啊。

有时细雨接连下个不住。望天，好像是一大块肮脏的灰布；本来低洼的泥地，潮湿得被盐卤了一般。和尚在后房睡觉，阴暗的神龛，恍着比萤火更清淡的灯光，雨风吹来，已经是熄了，却又一亮。倘若在外方有这么个境地，我将感着读了好的诗歌而起的舒服；现在，气愤愤地不待母亲指定的时间跑回。走进我自己

的卧室,只有长几上的钟滴答滴答的。我退了鞋,横倒在床,心想:“芹最是装狠,拿针黹到母亲后房做,显得并不……”天井外渐渐听见脚步声了,我急忙把眼睛一闭。

“回来了!……也不盖……”

衣橱轻轻地开着,线毯慢慢地覆盖我的手同下身;我突然又把眼睛一张:

“弄醒了我!”

我极力消出我的气,用我的聪明所想得到的许多强横;然而终于忍不住,笑了。

我们真是别离了又相逢,相逢了又别离,似乎没有比这更多趣的了,然而我总是不平。做孩子时欢喜吃的食物,母亲还记得,只要是在这季节出世,都拣新鲜的买回——很少用在白天,多半煮来消夜。时日太长,没吃到的都吃到了,重复的便是鸡蛋。消过夜,有月亮,母亲便走在我前;没有月亮,提着灯笼跟在我侧。路本不远,母亲的话很多,我心里虽然都听见,除了“哼”是没有明晰地回复的。走到寺门,和尚接着母亲问候了一遍;我打开房门,高声地寻着洋火,母亲拿着灯笼的时候,不待我第二声已经进来了。

倘若被风吹伤了,我俨然是加了一番力气,大踏步跑回:“哪里像家里有楼板呢,抬头就看见瓦缝!”母亲喜啊。我喜啊。这晚便可以同芹安睡。可恼的芹,灯燃着了,还故意到母亲那里支吾一会;母亲很好,催促着:“问他要东西不。”

一天下午,和尚因事出去了,托付我暂时照顾,我的门也就例外打开。这时天气,穿得着单衫,风幽幽地从窗吹进来,送我馥郁的气息;我拿本诗集,靠着椅子读。忽然间感着深谷的回声似的,不觉头已偏了,竖着耳朵细听。声音渐渐落实了:“乖乖儿,不要同你娘斗!”我摔开书去看:院子的这头,站着十二三岁

的小孩，头低着，指甲放在嘴里咬；那头是六十岁上下的妇人，缓步走近小孩，见了我，又高声道："那先生不也是读书吗？人总要读书！"院墙颇高，话声空洞而响亮；我感着秋夜浴月的清澈，摸一摸孩子：

"读书？"

"是啊，娘为他气得哭——说声上学就跑！"老妇人皱着眉头说。

"不要她管！"

"是啊，信我的话，祖母的话。"

孩子很重地拖着鞋，在老妇人前慢慢走出院了。

我重行拿着书；翻开两页，又摔在一边，望着窗外用水洗了似的深蓝的天空。和尚回来，我也就回去。

这天是端阳节，家里很忙，打发了这个孩子粽子，那个孩子又来要鸭蛋。我吃过早饭，仍然往寺里去。香炉旁，有一个孩子寻炮壳——仔细看就是前次被祖母调劝的，炮引没有了，药还藏着未炸发，便一颗颗拣起来。小小的手掌再不能容了，又一颗颗折成半断，在地上摆着圆形；点燃一颗，其余的都"嘶"的一声放起火花。我帮着他拣，他问我：

"你不散馆？"

"啊，你们散馆。我没有先生，不散——前回你是逃学吧？"

他含羞地微笑，并不回答。

"你为什么不信娘的话呢？"

他一心低头拣炮。而我还是问：

"你的爷呢？"

"爷，爷死了。"

"死了？什么时候？"

"不知道，死了。"

我不再惊扰他的拣炮了。后来由和尚的话,知道他便是寺的右角小小一间房子的男主人。

院子里照常竖着衣架,我以为普通事,近邻借晒场,从没有留心过。一日,偶然瞥见那老妇人在架旁踱来踱去,我便偷伺秘密似的站在院墙后廊,从圆的彩花形的洞隙瞧过去。老妇人收折晒在架上的白布被包,坐下草地,反复展平;随又等候什么,掉头向街。由街走进一个中年妇人,肩膀搭着棉絮,腋下夹的是紫褐色的被面。这妇人很苗条,细小的脚,穿着灰鞋;棉絮铺在地上了,老妇人清检别的零星衣件出去,她一个人屈着身子,手里拿着针线,忽上忽下。太阳渐渐西偏,她的头发渐渐由闪烁转到墨黑;草更显得绿,被更现得白,被面的紫褐映着苍黄的脸,令我远远感到凄凉了。

以前,傍晚我便回家,芹坐在当户的矮凳,便于早一点相觑。我再有别的牵挂了,回家之先要登城——毕竟是乡镇,沿城可以登览。我的两次晤面的小朋友的屋,后有一块小园,横篱七八步,便是城墙。灌菜割菜,每次看见的,都是小朋友的祖母;母亲呢,当着由园进屋的门口做针黹,回答婆婆,眼睛才略为一睒。

是风暴之后。我穿着夏布短褂,很有几分凉意,当着正煮午饭的时候,回家添衣。我的小朋友的很少打开的前门这时也打开了,小朋友嗡嗡哭着,母亲很窘地一旁站着:

"上街买盐!"

"我不去!你去!"

我不能止步,只得慢一点走;心想,祖母呢?——祖母的声音果然从后喊到前了。

距离我家不远的时候,小朋友又笑嘻嘻地走来我的后面,愈是深的水荡,愈是高兴地踏下去。我说:"鞋子湿了,回去母亲要骂!"不知道是被我说失了体面呢,还是当心母亲的骂,他也就走

上没有水的地方了。我告诉他："耍一耍吧，这是我的家。"我是怎样欣慰而悲哀啊，他答着我："不，母亲等盐。"

这是过去的一个半年的事。现在我在北京，还时常羡念那半年的我，但也不能忘记我的小朋友，以及小朋友的祖母和母亲。

（一九二三年九月）

我的邻舍

我家的前门当街，后门对着在城镇里少有的宽阔的空坦，空坦当中，仅有同我家共壁的两间瓦屋，一间姓石，那一间姓李。两家大门互向着、于大坦中更范成一块小坦，为我家从后门出进的路。我在省城读书，见了那前面横着操场的营盘门口排立着两个卫兵，不知不觉便联想到那两间房子。

石姓算得老住。我家是从东门迁居的，现在也有十几年。李姓至多不过三年，因为我的记忆里还是那念着"'戒之哉，宜勉力'，读完《三字经》要肉吃"，鼓励我去向父亲刁难的单身老汉，直到前年暑假，才知道老汉已经死去了，房子也易了主人。

预计着暑假快到了，母亲便买好青松，靠后门竖起一架荫棚。荫棚底下，纵横放着竹榻，吃过早饭，弟兄们躺睡谈天。阿六总是强占那矮榻——确也矮得精致，我不禁想起清少纳言"凡是细小的都可爱"的话来。母亲醒了午觉，也加在一伙："阿六，只有你讲话的份儿，仿佛哥哥是外乡长大的，都要你来告诉。"阿六越发显得得意，我也并不感到厌倦，他好像再接不起头来了，我便故意挑剔一句。

阿六突然记起了什么，叮咛一声："不要坐我榻！"三步当做两步地跑进石家。随即引出比自己更小的孩子，赤臂膊，裤子——自然是开裆的，上卷到膝头，脚也光着，地面大约有点烫，而且铺了好些沙粒，脚板刚踏下，手也弹起来，然而还是要跑；一手捏的是橡皮球，那一手便是我久住都会也不知道名字的一种

抽水袋。我顿时有话要向母亲询问，然而六月天皮肉都露出来的小孩，是年来同故乡的肴味一样，想起来就要馋嘴的，好容易陈在我的面前；阿六又是那副旁若无人的气概，指着孩子的手："不只这些哩，从九江买回的！"我哪里还忙得开眼睛和耳朵。

我一面看阿六把袋子放在浴盘里吸水，然后对着堂屋射去，一面拉着那孩子叫他坐下矮椈，但他只顾拍水。我"哈"的一声大笑了——他的右手比我们的多一个指头！这在我是第一次眼见，然而并不如平素所想像，以为是一种讨厌的残疾，圆阔得很是有趣。当他把手浸到浴盘忽然只拿起来，那只指便首先出现，好像脚鱼在那里伸头。母亲这时才也出言：

"名字就叫做六指哩。他爷的意见：喊得贱也长得贱。"

我哄六指的手到我的手里："我替你数罗，不替阿六。"

一罗穷，

二罗富，

……

他突然像一条泥鳅从我的掌里脱跳了。我于是摸他的脚板；他"嘶"的一声把颈一缩。我又瞄见了他的脚搔很长，想替他剪短——并不另外用剪刀，只用我自己的手甲，我说："蚂蚁！那，那脚搔里的黑的！"然而他哭了。他也并不让阿六满足，转过背来："要，我的！"阿六也只得淡淡地递还他袋子。我暗地里埋怨自己："住在比九江更热闹的码头！"想起阿六刚才说话的神气更觉惭愧了。

我翻着手边杂志的插画，想招引六指再近我的身旁。阿六才也被我提醒，现着得意的颜色，跑来伏在我的兜里："看，看我哥的画。"忽然同阿六一样大的孩子闯进荫棚来了："我的球！六

指拿我的球！"我更有点稀奇。这孩子没有六指那么肥，然而俏俊，银项圈一半还用红布裹着，从六指手里夺下皮球，六指并不哭，好像不是因了夺而把的，不夺也自然要把，从一瞥见便徐徐地挨近去，可以看得出来。至于那插画，反不惹注意，便是阿六、也摔开一边，引新来的孩子走进自家堂屋里拍球了。

"啊，拍球，我同淑姐也是这样拍球。"

我家初搬到这来，我只有七岁，前几个月母亲便向我讲："要迁往南门了，就是看把戏的那坦。"相距本只有两条街，自从能够爬路以来，听了锣鼓的响声，总是牵着祖母要去看。祖母一手牵我，一手拿一条高不上五寸的板凳，冬天放在太阳底下，夏天乘杨树的阴。新近又结识了许多伴侣，有月亮的晚上，大家持着木刀跑到坦里学兵操；所以听了母亲的话，便是父亲下乡，免掉了夜课，也没有这样欢喜。一个人路过的时候，一定要停住脚睄一睄房子："哪一个呢？有玻璃窗的才好啊。"有一回问祖母，祖母却说这都是别人的，自己的还得新做。

"那玻璃窗吗？那天在庵里遇见的跟着她妈妈还愿的淑姐，便是这家。"

搬家是一个夏晚，祖母抱猫，我引着狗在前跑。这欢喜可真不比寻常了：间间房有玻璃窗，堂屋明晃晃地悬着玻璃灯，石灰同砖末碾成的地，差玻璃也不顶远。第二天清早打开后门望坦，倘不是那窗户，我直不认是我所羡慕的那两间房子了："好矮啊。"

前街都是铺店，放学回来，只有后门可以玩耍，伴侣也只有比我大两岁的淑姐。间壁的老汉，好像也在上学，我们刚出来，他才也从外进来，用钥匙开门。老汉最爱激起我同淑姐争强，比如说："淑姐的爸爸好！淑姐要什么买什么！"我明明知道我的爸爸比淑姐的富，然而应付不了老汉的驳诘。淑姐的衣服总比我

的好看，我不能即刻说出，“女孩子爱打扮，淑姐的爸爸又只有淑姐一个人”，虽也明知道其中有原因。然而这是我的夺不去的得意：淑姐不能不要求我到我的堂屋去拍球！好玩啊，冰一般的地上，淑姐好像一条龙，把自己做的球，红线衬着白线的球，翻来翻去。

“母亲！这两个孩子都是淑姐的弟弟吗？”

“啊，还没有告诉你，是的。淑姐——去年出嫁了……小松！过来，过了认过我的焱哥。”母亲一面说，一面用手招那拍球的孩子——阿六早把他推到我的面前了。他害羞，还没有站住脚，又拉着阿六一路进去了。

我想起我同淑姐现在都是有妇有夫的大人，倘若再会面，是何等多趣。我又想起当年游灯赛会，都是亲自抱着淑姐的石家叔叔，现在有了小松，又有六指，不觉也为他欢喜。看一看六指，并不像小松带有项圈，却又忍不住笑了。

堂屋里声音搅成一团，不消说，是阿六欺了小松。母亲很窘地喊：“发疯了！还不歇！”小松慢慢走出，好像从河里洗澡起来，满身是汗。我把他夹在兜里，他也并不像是刚才认识的，对我申诉着：“腰高也要我罚酒，讲定是头高。”阿六也抢了出来，一手一个指头拭着两额，意思是说，小松不爱脸——眼光突然射到前面去了：“瘌痢婆！瘌痢婆！”

李家门口站着一个女孩。我责备阿六白白地骂人，母亲却笑了：

“小松的媳妇哩。”

“哈哈！告诉我，什么名字？”

阿六忙帮着答应：

“细女，就叫做细女。”

我还是拉着小松：“你不答应，我不放！”我不放，他也就不答

应;我放了,他一溜烟跑了。细女站在门槛里伸出头来对我们望,我望她,她又缩进去——撒满了鸟粪的脑壳已经给我看得明白了。我很为小松不平:“将来岂不是同葫芦一般?”母亲似乎看出了我的心事:“这并不是好不了的——你们现在不是提倡女子剪发吗?”我笑了。这一层就算解决,面孔也万万配不上小松。

母亲说,李家乡下有田地,本比石家强,不过石叔叔新在正街开店——九江煤油公司的分栈,眼见得快要发财。我的脑里,石叔叔也是一个很可崇拜的人(倘若那老汉不在旁边),衣服穿得阔,商会议戏,极力主张头号的班子,我同淑姐伴在一块儿,极力夸奖我,吩咐淑姐,买糖要与我平分。

“替小松订媳妇,为什么不同买玩具一样到热闹码头拣那我们不知道名字的呢?”

一旁谈笑,阿六总是称瘌痢。母亲说不该,瘌痢的妈妈听见了,是不舒服的。然而“细女”、“细女”,在我也很难叫出口,仿佛是一根鸡毛,拿起来怪不称手。我们家人时常因此大笑一阵,母亲几乎要笑出眼泪来。而细女很作怪,我拉小松,小松也只扭扭捏捏;拉她,她却大声喊妈妈。她的妈妈料想不到省城回来的先生,会同孩子们挑衅,从屋子里发出“哪个?要死呀!要死呀!”的骂声。有时,她跟着妈妈的背后朝外走,我站在门口,故意咳嗽一声,她以为真个来缠她,很尖锐地叫起来,转到前面搂着妈妈;妈妈掉头一望,然后轻轻把癞疮一拍:“我道是有谁!”

一天清早,我还在睡觉,阿六跑到我的面前:“哥!看洋人,小松家里有洋人!”洋人下乡,我也觉得不是寻常事,然而怎会到小松的家呢?我拿脸盘往厨房打水,听得同母亲讲话的不是本家人的声音,便在间壁房子里站住了。

“只有子鸡说是合适——肉不吃。”

“几只呢?——来得正好,迟一点就要放笼。”

鸡的叫声，翅膀的劈啪，竹笼的开闭。

“今年抱得晚，过些时长大了，再还奶奶——天光起床，头还是蓬着。小松的爷，昨晚两点钟才弄清楚，这月是五百块。”

母亲唯唯地答着。话声已经出了后门。

原来是总公司的账房照例一月月地催款。

三十岁上下的妇人，很胖，粗布衣裳，很整洁；对待我不显得亲热，然而我的母亲是疼我的，父亲又在学务局办事，惯于毒骂别的孩子，也并不骂我；我也本不欢喜她，她在家，我招淑姐，总是站在门口：这便是淑姐的妈妈。现在的淑姐的妈妈自然不如我所描绘的了；我听了刚才的话音——虚夸掩不过张皇，也掉过了当年的心情，仿佛是自己的婶娘一般，要求父亲分给大宗款项，不干这迎接钦差似的买卖才好。

我出后门，李家的门口站着——我的感觉好像眼睛的一眨，很快地知道是淑姐的妈妈；大约也是乞借，细女的妈妈送到门外，还正在交语。见了我，很带踌躇的神气，我似乎已经听到了一个声音——“焱”，马上又没有了。过一会是：

“二先生！再真是先生模样了。”

我说：“婶子，不必客气，还是‘焱妹’。”她接着很高兴似的说了许多话，却不是单给我一人听的，意思是：我的洋话，不消说，讲得好；小松，爸爸也想送他读书，将来有一日上省，那才是福气，便是做通师，也比开店强，这位账房带来的，一个月八十块。

阿六从小松的院子里跑出来，抱歉似的回复我：“就回！就回！”洋人已经上街去了。随着阿六的好像一阵狗，是四五个年纪相仿的男孩，其中只有小松的腰挺得顶直，阿六也很现光彩，不时把脑壳贴近小松，提出自己的或赞成小松的意见；其余的，只要不受排斥，什么也情愿容纳，手里捏着可吃的东西，早就贡献给小松了。细女这时也在坦。小松的缘故呢，还是“女”本不

是一伙？总之她是孤立——眼光凝视着，嘴里预备“妈妈”，倘若谁敢来欺负。我注意一个人去了，小松不知缘何发恼：

……

大菩萨，

小菩萨，

保护瘌痢长头发！

我实在佩服小松的勇气！我同我的妻，儿时也常在一堆，从没有恶意或善意的表示。细女可哭起来了；结果妈妈走出，看一看是小松，又轻轻把癞疮一拍：“还不过来！”

洋人终于没有看见，说是趁着太阳不大厉害，两乘轿抬出城到五祖山看风景去了。

吃饭的时候，阿六才也回来；母亲责备他不洗脸，他对我唠叨：“小松跌破了碗，挨他爷几颗栗子。”

这是去年寒假的事：母亲扇燃炉子，要赶快地给归儿吃一顿肉；我站在母亲身旁，要赶快地知道离家以来的变故，首先讲到，便是石家叔叔于今年秋间永辞人世的话了。

到家，太阳快要落山，母亲恰好同几位婆婆在街旁坐叙，车刚转角，就有人报信，婆婆们都上前迎接，我也一一问好，然而我的欢喜好像学校里踢的足球，吹得紧紧，偶然刺破了一个窟眼。“进门，堂屋没有人——喊……”，坐在车上远远望见城墙的时候我这样想，同时不觉也在笑——谁耐烦许多意外的招呼呢？那人丛后面不是一位姑娘吗？“啊，淑姐！手牵的正是六指！”我又很自然地站住了。声音很多，却没有听见淑姐一句话，我徐徐地瞄她，她也正瞄着我哩。我们小孩子的亲密的生活，以及后来各在一方，随着许多有趣味的回忆而眷念着（至少在我是如此）的

心情，统行消融于我们的眼光当中了。淑姐不知道，我即刻改向了六指，六指鼓起他的铜铃似的眼睛紧贴着阿姐。直到母亲问我："还只吃过早饭吧？"妻也慢慢从后房走来，我才又转到另一世界了。

"是哪有那么亮呢？含泪吗？"我听了母亲的话，适才温存我令我释去了疲劳的六指的眼睛，忽然发生疑难了。我背转身来，说是沿路灰尘太重，寻手帕，然而哪能瞒得过我的聪明的母亲？——

"儿啊，老是这副心肠！——肚子还是空的，不要……"

阿六散学回来(二月里父亲给我写信已经谈到阿六上学的事)，一刻也难忍耐，把我带回的网篮扒来扒去；我说："不要嚷，母亲听了，埋怨你不让阿哥休息。"我拿起《阿丽斯漫游奇境记》同别的几张画报，阿六只管看画；我又拿起丝绳织的帽子，很快地剪在背后："猜得着吗？比画还要好！"阿六简直飞起来了，哪里还顾得及猜。我低声问道：

"同小松是不是一个学校呢？"

"小松？——小松在他伯伯家。"

"啊——近来看见他没有呢？"

"看见，他时常回来。"

"再一看见，回来叫我。"

我翻着《阿丽斯漫游奇境记》，说道："三十夜我们两个围炉守岁，讲许多许多有趣的故事。"

到家第三天，阿六的先生散馆。淑姐也预备这天同去。母亲说腊月初婆家约定了日期，连看起风又下雪，挨到现在；两口子很和好，家事也很充裕；还是石叔叔害病的时候上街来。淑姐个人的幸运，在我好像用不着母亲的报告，因为我想起她，总是觉得有趣。我正在归程，确乎天天起来有风雪，然而并不以为

苦，可以说是甜，希望在前面招引。现在，更要感谢了，俨然又在风雪里走，希望中添了那一瞄的淑姐。但是，淑姐的父亲啊，即刻想到了。淑姐的母亲啊，即刻又想到了。这母亲本不如父亲印在我的脑里可爱，想到了随即排遣不开，却要算她了。

我刚刚洗完脸，阿六飞奔到我的面前："小松在坦里！"我牵着阿六走出去，靠墙有一乘轿——这也是我多年没有看见的，粗蓝布围着长方形的木架，好像是专门为着姑娘们做的(本也算姑娘坐的多)，比我还要矮一平拳。轿杠的两头，三四个小孩忙着肩膀和手，想把轿扛起，然而轿动也不动一动。里面坐的是小松；我抽开帘子："认识我吗？""认识。"他很快地答应着。其余的孩子都围拢来，很羡慕小松似的——带眼镜的先生同他攀谈。阿六，不消说，更是得意。小松也立刻下了轿，仿佛是一个人坐着，是很可羞的；他比阿六长得高，衣服却又太长，要在平常，我以为是故意穿出来惹人笑，因为这样装饰格外显得皙白可爱。我替他抹一抹吊在嘴边的鼻涕：

"怎不同阿六到我家玩呢？"

阿六连忙插嘴：

"他晚上才回来。"

"白天总在伯伯家吗？"

"是的，伯伯家上学，伯伯家吃饭。"

小松的伯伯是城里有名的嫖客，一向在正街开南货店。兄弟间很不和好，尤其是妯娌；两家只有淑姐一个孩子的时候，伯母似乎还比伯伯疼爱淑姐的厉害，因为淑姐那时把糕饼当做瓦片一般的贱，我问她是哪有这么多，她说，一会见伯母，袋子就塞得满满。正月间游龙灯的时候，淑姐的父亲把淑姐抱上柜台，自己便走了(我也借光站在上面)，伯母立刻出来，从柜台里搂着淑姐，淑姐的头毛挤得蓬乱了，便慢慢用手梳理。淑姐的妈妈添了

小松了——母亲说——伯伯同小松倒很有缘法，无论到哪里都要携着一路去；伯母与自己妈妈间的嫌怨，反更深了一层，“不要小松去！带坏了我的儿！”便是妈妈迁怒于伯伯的说话。

伯母已经是五十岁的婆婆了，商量承继的事，也很愿意要小松，小松的父亲死后，曾经例外地亲临小松家一趟。小松的妈妈，却要让下么娃（便是六指，父亲死后，不愿意旁人这样称呼，自己首先改唤么娃。），么娃还没有订媳妇，承继在伯伯底下，做媒的也就多些。但是，那方再三拘执，这边也就不便过于坚持了：勉强拿得去，不喜欢，有什么好处。而且这也使爸爸睡在土里心安：一个大点儿子，妇人家照顾不了，跟着伯伯，只要不太蠢，读书是一定的。

小松时常挨打，因为他不大听妈妈的话。妈妈嘱咐他不要再喊伯伯，他老是喊伯伯；吃饭算是不偷偷跑回的了，睡觉，便打死他他也不去。“这样好像长了刺的，怎么能讨人家的欢喜呢？一年长到这么高，衣服都小得不合适，爸爸的拿来改做，又糟蹋了材料——放亲热一点，也许人家不阻拦伯伯，一年多做一两套。”妈妈平常这样说。

渗透了我的心灵的零零碎碎的报告，叫我见了小松只管从头到脚细细地端详，竟忘记了打断他们的游戏，待到让他们再来，他们又都没有以前的精神，一个一个地跑散了。而我还是纠着小松：

“跟我去看画吗？我有好多画。”

“不，妈妈就喊吃饭——今天送阿姐，抬轿的上街转头就吃。”

我的母亲把我同阿六唤回了。

吃过早饭，我们家人围着方桌，叙谈的便是淑姐回家的事——后门口传来“冯奶”“冯奶”的声音了，这便是淑姐辞行。

母亲和妻都迎上前去；我迟疑了一会："去呢不去？"忖着快要上轿了，假装喊叫阿六站在离桥十四五步的地方。淑姐穿的是大红缎子裙，绿湖绉棉袍，依依不舍地贴着么娃的脸，说些什么。小松伸起脖子望着阿姐，仿佛是不认识一般。妈妈裹着包头，喊么娃不要牵着阿姐。送客，我的母亲和妻之外，是细女的妈妈，手牵着细女，还有一位同我年纪相仿的姑娘，大约是妻时常告诉我的细女的姐姐，名叫贞姐。话要算我的母亲的最多；轿夫催着上轿的时候，妻才也跑上前挽住么娃，么娃"哇"的一声惊到半天云里去了——妈妈姐姐，也各自揩着眼角。阿六呆呆地站在我的面前；至于我自己，怀着难得再见的私心，而且映了一幅严肃的图画，令我终身不忘。淑姐倘若瞥见了，也有时忆起这一晨近在咫尺而没有闲暇留意到的故人吧。

妈妈抱住么娃，请大家进屋；我的母亲想是不待请的；细女的妈妈似乎是托词有事，牵着细女回自己的家。细女戴一顶牛角帽，癞疮好了没有，不得而知，我的看不起的心情却大大改变了，眼巴巴地望着她母子两个的后影。阿六又拉小松一路跑去玩；妻同那姑娘肩摩肩地谈话；我只好单独告退了。

我同妻站在后门口等候母亲。那姑娘果是贞姐，从小许了妻的一位本家，明年就要出嫁，女婿早年过了门。

"你们乡下不配有这样的媳妇！"

"好的都是我乡下的。你们街上只配瘌痢！"

"那么，你也是瘌痢了！"

妻笑了。

"近来贞姐可糟蹋贵本家没有呢？"

"中秋节还同妈妈大吵一场哩。那边买些糕点，亲自用篮子送来，她趁妈妈不看见，撕成细片！妈妈骂她不懂事：'种田的难道就不是人？'"

"她妈妈从前不也说睄不起这位令婿吗?"

母亲回来了。号哭的声音突然惊住我握着母亲的手的欢喜了！哭女儿，哭女儿的爸爸。

新年过了三天，我第一次打开后门望望——小松两弟兄也正在他门口，帽子，鞋子，马褂，都鲜艳夺目，赛过了我家同李家新贴的红纸对联。哥哥教导弟弟放洋枪；我挨近去：

"六——么娃也会吗?"

小松立刻帮着装子弹，立刻是火柴一般的光响——这便是到我写这篇文章为止，小松、么娃给与我最后的印象了。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

初　恋

我那时是“高等官小学堂”的学生，在乡里算是不容易攀上的资格，然而还是跟着祖母跑东跑西——这自然是由于祖母的疼爱，而我“年少登科”，也很可以明白地看出了。

我一见她就爱；祖母说“银姐”，就喊“银姐”；银姐也立刻含笑答应，笑的时候，一边一个酒窝。

银姐的母亲是有钱的寡妇，照年纪，还不能陪着祖母进菩萨，正因为这缘故，她进菩萨总要陪着祖母。头一次见我，摸摸我的脑壳：“好孩子！谁家的女婿呢？”我不是碍着祖母的面子，直要唾她不懂事：“年纪虽小，先生总是一样！”待到见了银姐，才暗自侥幸：“喜得没有出口！”

我们住在一个城圈子里，我又特别得了堂长的允许下课回来睡觉，所以同银姐时常有会面的机会。

一天，我去银姐家请祖母，祖母正在那里吃午饭，观音娘娘的生期，刚刚由庵里转头。祖母问，父亲打发我来呢，还是母亲？我说，天后宫的尼姑收月米，母亲不知道往年的例。

“这算什么了不得的事呢，叫我！”

我暗自得计，坐在银姐对面的椅子上。银姐的母亲连忙吩咐银姐把刚才带回的云片糕给我，拿回去分弟弟。我慢慢地伸手接着，银姐的手缓缓地离开我，那手腕简直同塘里挖起来的嫩藕一般。

银姐的母亲往天井取浴盘，我装着瞧一瞧街的势子走出去，

听得泼水的声响又走进来，银姐的母亲正在同祖母咕嗫："人家蠢笨的，哪知道这些躲避！"我几乎忍不住笑了，同时也探得了她们的确实的意见：阿焱还是一个娃娃。

早饭之后，我跑进银姐的家，银姐一个人靠着堂屋里八只手，脚踏莲花的画像前面的长几做针黹。我好像真个不知道：

"我的祖母在不在这里呢？"

"同妈妈在后房谈话。"银姐很和气地答着。

话正谈得高兴，祖母车转头："啊，今天是礼拜。"银姐的母亲也偏头呼喊一声："银儿，引哥儿到后院打桑葚。"

后院有一棵桑树，红的葚，紫的葚，天上星那样丛密着。银姐拿起晾衣的竹竿一下一下地打，身子便随着竿子一下一下地弯；嘭嘭的落在地上，银姐的眼睛矍矍地忙个不开：

"拣！焱哥哥！"

只有"焱哥哥"到我的耳朵更清脆，更回旋，仿佛今天才被人这样称呼着。

我蹲下去拣那大而紫的了。"用什么装呢？"一手牵着长衫的一角……

"行不得！涂坏了衣服！"

荷包里掏出小小的白手帕递过我了。

中元节是我最忙的日子，邻舍同附近的同族都来请我写包袱。现在，又添了银姐一家了。远远望见我来，银姐的母亲笑嘻嘻地站在门口迎接着(她对于我好像真是疼爱，我也渐渐不当她是泛泛的婆子)，仿佛经过相公的手，鬼拿去也更值钱些。墨同砚池都是银姐平素用来画花样的；笔，我自己早带在荷包；说声"水"，盛过香粉的玻璃瓶，早放在我的面前了。

"好一个水瓶！送给我不呢？"

"多着哩，只怕哥儿不要。"银姐的母亲忙帮着答应。随又坐

在椅子上拍鞋灰:“上街有事,就回。”

“哈哈！这屋子里将只有我同银姐两个了!”

屋子里只有我同银姐两个了,银姐而且就在我的身旁,写好了的包袱她搬过去,没有写的又搬过来。我不知怎的打不开眼睛,仿佛太阳光对着我射！而且不是坐在地下,是浮在天上！挣扎着偏头一觑,正觑在银姐的面庞！——这面庞啊——我啊,我是一只鸟,越飞越小,小到只有一颗黑点,看不见了,消融于太空之中了……

我照着簿子写下去,平素在学堂里竞争第一,也没有今天这样起劲。并不完全因为银姐的缘故,包袱封裹得十分匀净(大约也是银姐的工作吧),笔也是一枝新的,还只替自己家同一位堂婶子写过——那时嫌太新,不合适。写到:

故显考……冥中受用

孝女……化袱上荐

我迟疑了:我的祖父是父亲名字荐,我的死去了的堂叔是堂兄名字荐,都是“孝男”,哪里有什么“孝女”呢?——其实……“故曾祖”、“故祖”底下,又何尝不是……“孝曾孙女”、“孝孙女”?

我写给我的祖父,总私自照规定的数目多写几个,现在便也探一探银姐的意见:

“再是写给你的爸爸了。”

银姐突然把腰一伸,双手按住正在搬过来的一堆:

“哪——簿子上是什么记号呢?”

“三。”

“十二吧。”

银姐的母亲已经走进门来了。买回半斤蜜枣、两斤蛋糕,撤

开铺在我的面前。银姐立刻是一杯茶，也掏枚蜜枣放在自己的口里：

“妈妈，来吧！不吃，焱哥哥也不吃。”

有月亮的晚上，我同银姐，还杂着别的女孩，聚在银姐的门口玩。她们以为我会讲洋话，见了星也是问，见了蝙蝠也是问，“这叫什么呢？”其实我记得清楚的，只不过 wife、girl……之类，然而也不能不勉强答应，反正她们是一个不懂。各人的母亲唤回各人的女儿了，剩下的只有我同银姐(银姐的母亲知道在自己门口；我跟祖母来，自然也跟祖母去)，我的脚指才舒舒地踏地，不然，真要钩断了：“还不滚！”银姐坐在石阶的上级，我站在比银姐低一级；银姐望天河，我望银姐的下巴。我想说一句话，说到口边却又吞进去了。

“七月初八那一日，我大早起来望鸦鹊，果然有一只集在桑树……”

“羽毛蓬乱些不呢？”

“就是看这哩。倒不见得。”

“银姐！……”

“怎么？”

“我——我们两个斗嘴……”

“呸！下流！”

我羞到没有地方躲藏了。

这回我牵着祖母回家，心里懂懂不安：“该不告诉妈妈吧？”——倘在平时，“赶快！赶快把今天过完，就是明天！”

这已经是十年的间隔了：我结婚后第一次回乡，会见的祖母，只有设在堂屋里的灵位；“奶奶病愈勿念”，乃是家人对于千里外的爱孙的瞒词。妻告诉我，一位五十岁的婆婆，比姑妈还要

哭得厉害,哭完了又来看新娘,跟着的是一位嫂嫂模样的姐儿,拿了放在几上的我的相片:"这是焱哥哥吗?"

"啊……"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

阿　妹

阿妹的死，到现在已经是四年前的事了，今天忽然又浮上心头，排遣不开。

冬天的早晨，天还没有亮，我同三弟就醒了瞌睡，三弟用指头在我的脚胫上画字，我从这头默着画数猜。阿妹也在隔一道壁的被笼里画眉般地叫唱："几个哥哥呢？三个。几个姐姐呢？姐姐在人家。自己呢？自己只有一个。"母亲搂着阿妹舐，我们从这边也听得清楚。阿妹又同母亲合唱："爹爹，奶痛头生子；爷和娘痛断肠儿。"我起床总早些，衣还没有扣好，一声不响地蹲在母亲的床头，轻轻地敲着床柱；母亲道："猫呀！"阿妹紧缩在母亲的怀里，眼光灼灼地望着被——这时我已伸起头来，瞧见了我，又笑闭眼睛向母亲一贴，怕我撕痒。

阿妹的降生，是民国元年六月三十日；名字就叫做莲。那时我的外祖母还健在；母亲已经是四十五岁的婆婆了，一向又多病，挣扎着承担一份家务——父亲同两叔叔没有分家，直到阿妹五岁的时候。听说是女孩，外祖母急急忙忙跑上街来，坐在母亲的床沿，说着已经托付收鸡蛋的石奶奶在离城不远的地方探听了一个木匠家要抱养孩子做媳妇的话。母亲也满口称是，不过声音没有外祖母那样洪大——怎洪大得起来呢？我慌了，两只眼睛亮晶晶地望着外祖母；外祖母也就看出了我的心事："那边的爹爹说也是教蒙书的哩！"我的妹妹要做木匠的媳妇，自然是使我伤心的重要原因，然而穿衣吃饭不同我在一块，就是皇帝家

宰相家,我也以为比我受苦,何况教蒙书——至多不过同我的先生一样,而且说是爹爹,则爸爸可想而知了。外祖母把我当了一个大人,我的抗议将要影响于她的计划似的,极力同我诘难,最后很气忿地说一句:"那么,阿母是劳不得的,尿片请你洗!"我也连忙答应:"洗! 洗!"

这天晚上我上床睡觉,有好大一会没有闭眼。这木匠我好像很熟,曾经到过他的村庄;在一块很大的野原——原上有坟,坟头有嵌着二龙抢珠的石碑——放着许多许多的牛,牧童就是阿妹,起初阿妹是背着我来的方向坐在石碑下抠土,一面还用很细很细的声音唱歌,听见我的衣服的擦擦,掉转头来看,一看是我,赶忙跑来伏在我的兜里,放声大哭,告诉我,褂子是姐姐在家不要的纱绿布做的,木头上刨下的皮,她用来卷喇叭,姑姑打她,说她不拿到灶里当柴烧。我说,"我引你回去,不要哭",然而我自己……

"焱儿! 焱儿! 妈妈在这里!"

我的枕头都湿了。

其实我只要推论一下,外祖母的计划是万万不行的:爸爸在学务局办事,怎能同木匠做亲家呢? 有饭吃的把女儿给人家抱养,没有饭吃的将怎样呢? 外祖母没有瞧见母亲怀里的阿妹罢了,第三天抱出来拜送子娘娘,哪由得外祖母不爱呢?

然而我同阿妹都因此吃了不少的亏。我有什么向母亲吵,母亲发恼:"还说你洗片!"我也就不做声了。阿妹有什么向母亲吵,母亲发恼:"当初该信家婆的话,送把木匠!"阿妹也就惧怕了。

我的祖父不大疼爱我的母亲,母亲生下来的孩子,也都不及婶娘的见爱。比阿妹大两岁的,有三婶娘的阿八,小一岁的有阿九。每天清早起来,祖父给阿八、阿九买油条,正午买包子;一回

一人虽只一个，三百六十日却不少一回。阿妹呢，仿佛没有这么一个孩子——说因为女儿吧，二婶娘的阿菊，比无论哪一个孩子也看得贵，现在是十五岁的姑娘了，买包子总要照定额加倍。阿妹有时起得早，无意走出大门，卖油条的老吴正在递给阿八同阿九，告诉祖父道（祖父的眼睛模糊得看不清人）："阿莲也站在这里哩。"阿妹连忙舍笑答应："我不欢喜带油气的杂粮。"随又低头走进门了。

祖父欢喜抱孩子游街，右手抱了一个，左手还要牵。吃过早饭，阿妹同阿八、阿九在院子里玩，把沙子瓦片聚拢一堆做饭；做得懒做的时候，祖父自然而然地好像是规定的功课走了出来，怀抱里不消说是阿九，牵着的便是阿八。阿妹拍拍垃圾，歌唱一般地说得十分好听："爹爹啊，把阿九抱到城外，城外有野猫。"祖父倘若给一个回答："是啊，阿九怪吵人的！"阿妹真不知怎样高兴哩。阿妹这时只不过四岁。

驯良的阿妹，哪有同阿八、阿九开衅的事呢？然而同阿八吵架，祖父说："阿八是忠厚的，一定是阿莲不是！"同阿九吵架，祖父又说："阿九是弟弟，便是抓了一下，阿莲也该让！"阿妹只得含一包眼泪走到母亲那里去，见了母亲便呜呜咽咽哭起来了。母亲问清了原因："这算什么了不得的事呢？值得哭！"阿妹的眼泪是再多没有的，哭起来了不容易叫她不哭，自己也知道不哭的好，然而还是一滴一滴往下掉；母亲眉毛眼睛皱成一团，手指着堂屋，意思是说："爹爹听见了，又埋怨阿母娇养！"

我第一次从省城回乡过年，阿妹也第一次离开母亲到外祖母家去了。到家第二天，我要去引回阿妹；母亲说："也好，给家婆看看，在外方还长得好些。"阿妹见了我，不知怎的又是哭！瓜子模样的眼睛，皴裂的两颊红得像点了胭脂一般，至今犹映在我脑里。外祖母连忙拉在怀，用手替她揩眼泪："乖乖儿，哪有这样

呆呢？阿哥回了，多么欢喜的事！”接着又告诉我：“这个孩子也不合伴，那个孩子也不合伴，终日只跟着我，我到菜园，也到菜园。”当天下午，我同阿妹回家，外祖母也一路上坝，拿着包好了的染红的鸡蛋，说是各房舅母送把阿莲的，快要下坝了，才递交我，“阿莲啊，拜年再同阿哥来”，抚着阿妹不肯放。阿妹前走，我跟着慢慢地踏；转过树丛就是大路了，掉头一望，外祖母还站在那里，见了我们望，又把手向前一招。由外祖母家上街，三里路还不足，我闭眼也摸索得到。我同哥哥姐姐，从小都是赶也赶不回，阿妹只住过这一趟。后来母亲哭外祖母，总连带着哭阿妹：“一个真心的奶奶，儿啊，你知道去亲近吧。”

阿妹从周岁便患耳漏，随后也信了乡间医生的许多方药，都不曾见效。父亲每天令三弟写一张大字，到了晚上，阿妹就把这天的字纸要了来，交给母亲替她绞耳脓。阿哥们说：“滚开吧！怪臭的！”她偏偏挨拢来；倘若是外人，你便再请她，她也不去。

在阿妹自己看来，七年的人世，感到大大的苦恼，就在这耳朵。至于“死”——奇怪，阿妹很小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这件事——仿佛，确实如此，很欣然地去接近，倘若它来。母亲有时同她谈笑：

“阿莲，算命先生说你打不过三，六，九。”

“打不过无非是死。”

“死了你不怕吗？”

“怕什么呢。”

“你一个人睡在山上，下雨下雪都是这样睡。”

阿妹愕然无以对了。

有一天晚上，我们大家坐在母亲房里，我开始道：

“阿莲，省城有洋人，什么病也会诊，带你去诊耳朵好不好呢？”

女孩子哪里会上省呢？聪明的阿妹，自然知道是说来开玩笑的，然而母亲装着很郑重的神气：

“只要诊得好，就去。爸爸是肯把钱的。”

“怎么睡觉呢？”三弟说。

“就同猋哥。”阿妹突然大声地说。

我们大家哈哈地大笑，阿妹羞得伏在母亲兜里咬衣服了。

阿妹啊，阿哥想到这里，真不知怎样哭哩。

谈到我自己，唉，六岁的时候，一病几乎不起，父亲正是壮年，终日替公家办事，母亲一个人，忙了厨房，又跑到房来守着我。现在阿妹的死，总括一句，又是为了我的缘故了。

五年的中学光阴，三年半是病，最后的夏秋两季，完全住在家。母亲的忧愁，似乎还不及父亲。父亲的正言厉色，谁也怕敢亲近；见了我，声音变小了，而且微笑着。母亲牵着阿妹从外回来，“人都说阿莲一天一天的憔悴了哩”，父亲哪里能够听见呢？母亲说说也就算了。阿妹的眼泪，比从前更多，动不动就哭，又怕父亲发恼！便总说腹痛——倘若真是腹痛，为什么哭完了痛也完了呢？我的父亲向来不打我们，我们使得他恼，从脸色可以看得出来，好像天上布满了乌云——自然，这比打还厉害，打了我们哭，哭了什么也没有了，关在心里害怕，是多么难过。父亲的恼，并不问我们有理无理；自己不顺畅，我们一点触犯，便是炮燃了引，立刻爆发。一天，母亲呼唤阿妹吃午饭，阿妹为了什么正在那里哭；母亲说（母亲也是怕父亲的）：“阿莲那孩子又是腹痛！”父亲一心扒饭，我的脚趾钩断了：“阿莲，不哭了吧！”阿妹慢慢走来了，眼角虽然很红，眼泪是没有的，我便安心地吃。阿妹扒不上两口，又在掉眼泪！我首先瞧见——父亲也立刻瞧见了！阿妹瞄一瞄父亲，不哭却大哭。父亲把筷子一挞，拉阿妹到院子里毒热的太阳底下，阿妹简直是剥了皮的蛤蟆，晒得只管跳。末

了还是二姑母从婶娘那边来牵过去。

阿妹失掉了从前的活泼，那是很明显的。母亲问："不舒服吗？"她却说不出哪里不舒服；"怎不同阿八、阿九一路去玩呢？"她又很窘地答应："不要玩也要我玩！"是正午，母亲把藤椅搬到堂屋，叫我就在那里躺着，比较的凉快。我忽然想吃梨子了，母亲一时喊不出人来去买，两眼望着阿妹，阿妹不现得欢笑，但也不辞烦，从母亲掌里接下铜子。我以为一手拿一个，再轻便没有的事，便也让阿妹去了。阿妹穿一件背褡，母亲还给一把芭扇遮太阳；去走后门——后门到街近些，回来却是进前门，正对我躺着的方向，刚进门槛的时候，那只脚格外踏得重，扇子也从头上垂下来。梨子递过我，吁吁地坐在竹榻，要哭不哭，很是难过的神气。母亲埋怨："谁叫你近不走走远呢？"阿妹的眼泪经这样一催，不住地往下滚了，而且盛气地嚷着："后门坦里都是太阳！前街靠墙走，不晒人些！"

阿妹这时，明明是痨病初萌，见了太阳，五心烦躁了。

阿妹渐渐好睡。母亲吃完饭，到客房来陪我坐："阿莲那孩子又去睡了吧？"走去看，果然倒在床上。母亲埋怨："刚刚吃过饭！再叫腹痛，是没有人管的！"阿妹并不答应。母亲轻轻用手打她，突然很惊讶地一声："这孩子的脚是哪有这么光！肿了吗？……乖乖儿，起来！"阿妹这才得了申诉似的慢慢翻着身子，让母亲摸她的脚。

父亲引来了医生给我看脉，母亲牵着阿妹向父亲道："阿莲怕也要请先生瞧瞧。"父亲眉毛一皱："真真多事！""可不是玩的！看她的脚！"母亲又很窘地说。医生反做了调人："看看不妨。"父亲也就不做声了。我们当时都把这位医生当做救星，其实阿妹的病一天沉重一天，未必不是吃坏了他的药。他说阿妹是疟疾；母亲说："不错，时常也说冷的。"七岁的阿妹，自然是任人摆布，

而且很有几分高兴;药端在她的面前,一口气吞下去,并不同我一样,还要母亲守着喝干净。傍晚,我们都在院子里乘凉,父亲提两包药回来,我看了很觉得父亲可怜,妒忌似的觑着阿妹:"这也赶伴儿!"阿妹把头向我一偏,又是要哭的神气:"就只替你诊!"待到母亲说她,"多么伶俐的孩子,玩笑也不知道",果然低头掉了两颗眼泪了。

憔悴的阿妹,渐渐肿得像刮过了毛又粗又亮的猪儿一般;然而我并不以为这样就会死的,晚上睡觉,心想:"明天清早起来,总细小的多。"父亲趁着阿妹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跑进房来探望;母亲差不多终日守在旁边——现在有了嫂子照料厨房的事了。阿妹的食量并不减少,天气又非常热,所以也间或走到客房坐坐。我看了阿妹从门槛这边跨到那边,转过身来不出声地哭;哭了,自己的患处也更加疼痛,虽也勉强镇静下去,然而瞒不过父亲,吃饭的时候,一面吃,一面对着我端详。

那天间壁祠堂做雷公会,打鼓放炮,把阿八、阿九都招进去了。阿妹向来就不大赶热闹,现在哪里还想到出去玩的事?然而父亲再三要母亲引阿妹去。父亲的意思,我是知道的,走动一下,血脉也许流通些。我望着阿妹走也走不动的样子,暗地里又在哭——却没有想到阿妹走到大门口突然尖锐地喊叫起来了!门槛再也跨不过去,母亲说抱,刚刚搂着,又叫身子疼。这是阿妹最后一次到大门口了。

母亲到了不得了的时候,总是虔心信托菩萨,叮咛阿妹一声:"儿啊,我去求斗姥娘娘,一定会好的!"便一个人匆匆走出城。父亲也想他的救济方法去了。哥哥虽然放假回家,恰巧同嫂嫂回到嫂嫂的娘家。留在家里陪阿妹的,只有三弟同我。阿妹的眼睛老是闭着,听了堂屋的脚步声才张开,张到顶大也只是一条缝。

"妈妈还不回!"

"要什么呢?我给你拿。"三弟伏在床沿说。

"不要什么。"阿妹又很平和地答着。

父亲进房来了。我从向着天井的那门走出去,站在堂屋里哭。二弟也由后廊折进来,一面用手揩眼泪。

母亲回头了。

菩萨的药还在炉子上煎,阿妹并不等候,永远永远地同我们分别了。过三天,要在平常,说是我们替她做生的日期。

人们哄哄地把阿妹扛走了。屋子里非常寂静,地下一块块残剩的石灰,印着横的直的许多草鞋的痕迹。父亲四处找我,我站在后院劈柴堆的旁边;找着了,又唤三弟一齐跟着二姑母到二姑母家去——二姑母就住在北门。二姑母留我们吃午饭,我偷偷地跑了,三弟随后也追了来。我们站在城墙根的空坦上,我说:

"黄昏时分,要给妹妹送乳,你到篾匠店买一个竹筒,随便请哪一位婶子,只要有,挤一点乳盛着,我们再弯到舅母家去,请舅母叫人扭一捆稻草做烟把,然后上山。"

"现在回家去不呢?"

我已望见沿城的巷子里走来一个人:"那不是泉哥吗?"果然是阿姐得了消息打发泉哥上街来了。我同三弟好像阿妹再生一样地欢喜着,欢喜得哭了。三弟牵着泉哥回家。我们有话再可以向泉哥讲;父亲再也可以躺在椅子上歇一歇;接连三夜,阿妹在山上吃的、喝的、照亮的,也都是泉哥一手安置的了。

头几天,父亲比母亲更显得失神;到后来,母亲却几乎入魔了:见了阿九拉着,见了阿九的更小的妹妹也拉着:"你知道阿莲到哪里去了不呢?"意思是,小孩子无意间的话,可以泄露出阿妹的灵魂究竟何在。阿九说:"在山上,我引伯母去。"阿九的妹妹

连话也听不懂，瞪着眼睛只摆头。洗衣婆婆的女孩每天下午送衣来，母亲又抱在怀里不肯放；阿妹的衣服，一件一件地给她穿，有一件丝布棉袍，阿妹只穿着过一个新年，也清检出来，说交给那孩子穿来拜年；三弟埋怨："这不比那破衲的！拜年！中秋还没有过哩！"

阿妹死后第四十九日，父亲一早起来买半块纸钱，吃过饭，话也不讲，带着三弟一路往山上去。回来，我问三弟，在山顶呢，还是在山中间？三弟说，在山顶的顶上，站在那里，望得见城墙，间壁祠堂的垛子也可以望得清楚。还告诉我，他点燃了纸钱跪下去作揖，父亲说用不着作揖，作揖也不必跪。又说，他哭，父亲不哭，只说着"阿莲啊，保佑你的焱哥病好"的话——我全身冷得打颤了。

我至今未到阿妹的坟前，听说母亲嘱泉哥搬了一块砖立在坟头，上面的镌字是三弟写的。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

火神庙的和尚

金喜现在已经是六十岁的和尚了，王四爹的眼睛里恐怕还是那赤脚癞头一日要挑二十四担水灌园的沙弥哩——这位老爹，三十年前就不大看得清楚人。

金喜第一次在街上出现，就是拄一根棍子站在王四爹门口，给王四爹的狗拣那裤子遮掩不到的地方咬去了一块肉，王四爹可怜他，才把他荐到火神庙做徒弟。

冬天，吃过早饭，王四爹照常牵一大群孙子走来庙门口晒太阳，几十步以外就喊金喜，金喜也“啊”的一声跑将出迎接。金喜见了王四爹，小到同王四爹的孙子一般小了：“爹爹，孩儿的面庞一点也看不见吗？”可惜王四爹实在是看不见，金喜的嘴巴笑张得塞得下一个拳头。

王四爹有时倒在椅子上睡午觉，小猴儿们抓胡子的抓胡子，牵长褂角的牵长褂角，非把老爹吵得站起来，不肯放手；站起来了，猴儿们就算不再吵，王四爹自己也是要走的了。金喜从楼上砰撞砰撞地下来，一个孩子塞一掌五香糖豆，这却喜得王四爹看不见，不然，孩子会哭，金喜的面子也要扫一层光：豆子霉得长了许多的绿斑斑！——王四爹不怕他的孙子吃下去坏肚子吗？然而金喜总不能不说是一番苦心：从正月初一起，有人上庙许愿，买给菩萨面前的贡果，都一碟一碟地攒积在罐头。

金喜上街割肉，一年也有三回，都是割给王四爹煨汤的。要在别个，一定免不了屠户的盘问：“和尚吃荤啊！”——屠户也并

非关心风化，这样一恐吓，可以多搭几块骨头罢了。然而金喜，谁也敬重他的修行，把钱交货，提在手上撞过正街。

王四爹是决不让金喜空篮转头的：端午、中秋装些糯米粑；年节，粑不算，还要包一大包炒米。金喜万万想不到这许多的回礼，而且照他的意见，这在来世都是偿还不清的债——拿回到窗户底下瞧了一瞧，却又等耐不得平素煮饭的时分了。大米饭，一餐五海碗；粑，今天完了明天没有，节省一点也要十二个。炒米无论如何不肯尝，像那盛着五香糖豆的罐头，楼上共是三四罐，一罐便是炒米。

梅雨时节，腰背酸疼，金喜一个人躺睡在床上；虽也明知道吃了当年挑水的亏，然而不敢这样想，这样想便是追怨师父，罪过。楼上唧吱唧吱地响："老鼠！又是老鼠！小女那个贱东西，整日不在家，白白地买鱼它吃！"庙里有一只母猫——这也是金喜的一番苦心，母猫下儿，邻舍的，尤其是王四爹的猫不见了，捉一只去，多么方便——名字叫做小女，吃饭，除了菩萨它当先，肚子满了又出去，不是找公猫，便是探听猫儿在哪一家给它们哺乳。金喜闭着眼睛翻来翻去，最后还是翻起来踏上楼看一看。果然，罐头都没有以前密合。伸手摸炒米："浅了好些哩！"搂下楼来，橱柜里拿出升筒量着："足足要少半升！"一面量，一面抓一把到嘴——这天中午便用不着煮饭，咀嚼着如同破絮一般的炒米，就算少了，也有四升半，另外还有泥壶里一满壶茶。

终日伴着金喜的，菩萨之外只有小宝——金喜的狗。小宝也并不是不出去逛，听了金喜的一声唤，立刻又摇头摆尾地窜到金喜的面前。庙门口时常聚着许多狗打架，小宝也羼在里面，然而它老是吠出金喜来帮忙。金喜向着别的狗掷一块石头，同时也给小宝一顿骂；倘若是小宝嗅着别的狗的尾巴，那便先掷小宝，再把被嗅的狗仔细一端详，随后遇见了，就拣起石头来掷，不

准拢到庙的近旁。有时正在煮饭，听见门口打狗的喧闹，以为又是那油榨房放牛的小家伙在欺小宝，然而非得滤完了米不能够出来——出来却是小宝同那一只狗在那里屁股挨屁股！一群放学的孩子，有的拍掌喝彩，有的拿着竹篙当着两个屁股中间斫。小宝见了金喜，越是吠得厉害，然而金喜哪里还来帮忙，从孩子的手上接过竹篙——两个屁股却已分开一溜烟跑了。

大月天，个个狗生虱，小宝蓬得像狮子一样的毛发虽也稀疏了不少，然而光泽，这就因为小宝也天天洗澡。出庙是坦，临坦是城墙，墙那边横着一条小河。太阳西斜到树梢了，金喜穿一双草鞋，捏一把芭扇；小宝飞奔在前面，颈上的铜铃，丁当丁当的，一跑跑到河沿，金喜还落后好远，便又跑转头来。金喜站在河中间，对着岸上的小宝招；小宝前两只脚伏地，后两只随着尾巴不移地地跳，金喜催一声快，已经跳下了水，仅仅现出来一个黑脑壳。金喜把芭扇插在背后的裤腰，从荷包里掏出篦子，一下一下地替小宝梳；小宝偶然一动弹，喷得金喜满脸是水，金喜喝它一声，再动便是一巴掌。

金喜自己也洗完了澡，端条板凳坐在门口乘凉；小宝尾巴垫着后腿，伸出舌头来吁吁地喘气。那油榨房的牛都在沿着城根吃草；放牛的是两个十四五岁的顽皮孩子，刚刚从城门洞的石条上醒了瞌睡，预备牵牛回家，见了小宝，迎面就是一块石头，金喜很叹惜似的骂道："老板请了你们，没有不倒霉的！牛老放在一个地方，哪里有这些草吃？"其中一个，一面解散缠在牛头上的索，一面唱山歌："和尚头，光流流，烧开水，泡和尚的头。"接着又喊："师父不要见怪，我是说我的这个癞头。"那一个确乎光得一根头毛也没有。金喜依然是关在心里叹惜，小宝却已气愤愤地打上阵了。

金喜自己每天也要进四次香。第一次是贡水给菩萨洗脸；

二次三次，早午贡饭；最后一次，便是现在这黄昏时分请菩萨睡觉。像这六月炎天，皂布道袍，袖子拖到地下，也一个个扣子扣好；袜却不穿，因为师父曾经教过他、赤脚可以见佛。有时正在作揖，邻近的婆子从门口喊道："师父！我的鸡窜到你的菜园没有？——怎的，今天上埘少了一只！"金喜好像没有听见似的，跪了又爬起来，爬起来又跪；脱下了袍子，才盛气地啐她一顿："进香也比别的！打岔！"

天上是许多星；夜风吹布草气息，夹着些微的湿意；野坂里蛤蟆的叫声，如同水泡翻腾腾的，分不清这个和那个的界线；城门洞横着四五张竹榻，都是做工的伙计特为来赶凉快。只有金喜，拜了菩萨就关在家给蚊子咬，然而到现在已经是二十年的习惯了。

二十年前，正是这样一个晚上，还添了一轮月亮，不过没有小宅。坦，望去好像是一大块青苔，金喜坐在上面，脑壳弯到膝头——幽幽几阵风吹得人睡了。忽然一仰，眼睛也就一张开——"那不是两个人吗？"是的，一个面着城墙，黑头白身，还正在讲话，女人的声音！那一个似乎是赤膊，下身也是白的。金喜明白了，左望不是，右望也不是；抬头，一片青天，点缀着几朵浮云——好大的镜子啊！一，两，不是他们的倒像吗？金喜头上也有一朵哩。月亮已经射不过屋顶，坐的又是矮凳，远远看来，一只没有归窠的狗，然而金喜以为他将惊动他们了，伏到地下同草一样高才好。白的动了——远了——消融于月色之中了……

"就算他们不知道是我，我不已经看见了他们吗？……十年的修行！……坏种！那里不准你们到！到庙门口！"

金喜三十年接不了一个徒弟。两支一斤的蜡烛，前后花费了四五对，菩萨面前红光闪闪地替他们落发，待到缝了满身新衣（来的时候只有一身皮），人走了，大菩萨脚下的小铜菩萨也跟着

一齐失踪。一天，王四爹很怜恤地说道："年纪现在也不小——倘若有一个不测，难道靠小宝报信不成？请个老头子做做伴儿。"这一段话，正中了金喜的心坎；自己好久就像有话要向王四爹讲，讲到别的事件头上又忘记了。

"还是爹爹替孩儿想得周到。文公祠的老张听说辞退了，把他请来，他横竖是闲着，料也只要一碗饭吃。"

第二天下午老张进庙了，六十八岁的胡子，讲得一满肚子字，带来的一床被，一口篾箱，箱子里几件换洗衣服同四五本歌本。

金喜为了"字"，曾经吃苦不少。庙里平素的进款，全在乎抽签；签上从一到百的号码，当年烦了王四爹的大相公坐教了三天，自己又一天一天地实习下去，可以说是一见便知了，然而乡下的妇人接了签还要请师父念；不会念，在金喜固然不算是失了体面，二十文大钱却来得慢得多了。现在，有了老张，不请他，他也要高声地诵给你听，金喜真不知怎样地欢喜。

金喜的旧例：哪天的进款超过一百五十，哪天中午饱吃一顿豆腐。火神不比城隍主宰，东岳大帝广于招来，金喜每月吃豆腐的机会，靠的也就只有朔望两日了。添了老张，发签自然更快，抽签的却不见更多，要想两个肚子都饱，豆腐里面不得不和着白菜——白菜只用拿刀到菜园去割。热气勃勃的一大钵端在桌上，金喜一手是匙，一手是筷，围抱着好像一个箩圈，占去了桌子的一半："张爹，请！"剩下的只有汤了，还没有看见老张请，金喜这才偏头一瞥老张眼睛望钵，嘴唇打皱，两只手不住地贴着跨子只管抓！

"张爹！你怎的？——长疮吗？"

老张不长疮，金喜哪能够一个人吃一钵豆腐？豆腐已经完了，却又虑到长了疮不会做事——老张在文公祠革职，原因就是不会做事。

老张的不会做事，一天一天地现露出来了。桶子的米，比以

前浅得更快;房子好像也更小,动不动鼻子撞鼻子——另外有什么好处呢?

金喜天光起床——老张还正在被笼里抓痒——打开大门,暗黑的佛殿,除了神座,立刻都涂上一层白光;要在平时,首先是把天井里的炮壳打扫得干净,然后烧一壶开水,自己洗了脸,端一杯贡菩萨——现在,从门口到厨房,从厨房到菜园,焦闷得脑壳也在痒,声音却勉强舒徐着:

"张爹,卖菜的一个个都进了城门。"

"这么早那就有人买?"

"这么早!——你到底起来不起来?"

"啊,我——起来了。"

"起来,怎么不出来呢?"

其实金喜索性自己动手的好——哪一件又不是自己重新动手呢?扫地,简直是在地上写"飞白";烧柴,金喜预备两餐的,一餐还不够;挑水回来,扁担没有放手,裤子已经扯起来了。

然而老张的长处依然不能埋没。这是四月天气,乡下人忙,庙里却最清闲。老张坐在灶门口石条上,十个指甲像是宰了牲口一般,鲜血点点的;忽然想起替代的方法了,手把裤子一擦,打开篾箱,拿出一本歌本,又坐下石条,用了与年纪不相称的响亮的声音慢慢往下唱。金喜正在栽午觉,睡眼蒙眬的:

"张爹!有人抽签哪?"

"抽签!——几时抽了这么多的签?"

"你念什么呢?"

"歌本。"

"啊,歌本。——拿到这边来,我也听听。"

老张没有唱,也不是起身往金喜那边去,不转眼地对着歌本的封面看;慢慢说一句:

"这个——你不欢喜。"

"醒醒瞌睡。"

接着又没有听见老张的声音。金喜的瞌睡飞跑了，盛气地窜到灶门口：

"我识不得字——难道懂也不懂吗？"

老张就是怕的金喜懂；他唱的是一本《杀子报》，箱子里的也都不合适，曾经有一本《韩湘子》，给文公祠的和尚留着了。

金喜接二连三地说了许多愤话，老张恼了，手指着画像：

"你看！你看！寡妇偷和尚，自己的儿子也不要！"

中秋前三天，东城大火。没有烧的人家不用说，烧了的也还要上庙安神；有的自己带香烛，有的把钱折算。老张经手的，都记在簿子上，当晚报给金喜听；金喜也暗自盘计，算是没有瞒昧的情事。这回上街割肉，比平素多割半斤，酒也打了四两，拿回来伸在老张的面前：

"张爹，老年人皮枯，煨点汤喝喝——这个，我也来得一杯。"说着指着酒壶。

老头的疮早已好了；然而抓，依然不能免，白的粉末代替鲜红的血罢了。汤还煨在炉子上，似乎已经奏了效——不然，是哪有这么多的涎呢？

喝完了酒，两人兴高采烈地谈到三更。上床的时候，金喜再三嘱咐："要仔细园里的葫芦！街上的风俗，八月十五夜偷菜，名之曰'摸秋'，是不能算贼的。"老张连声称是："哪怕他是孙悟空，也没有这大的本领！"

金喜毕竟放心不下，越睡越醒。老张不知怎的，反大抓而特抓："难道汤都屙到粪缸里去了不成？"然而一闭眼，立刻呼呼地打起鼾来了。金喜在这边听得清清楚楚，"张爹"喊了几十声，然而掩不过鼾声的大。最后，小宝从天井里答应；接着是板门的打

开，园墙石块的倒坍。金喜使尽生平的气力昂头一叱咤！园外回了一阵笑："好大！真真大！"

庙前，庙后，慢的，快的许多脚步，一齐作响——渐渐静寂了，只有金喜的耳朵里还在回旋，好像一块石头摔在塘里，擅的一声之后，水面不住地起皱。金喜咕噜咕噜地挨到架下——预备做种的几个大的，一个也不给留着！金喜顿时好像跌下了深坑，忽然又气愤地掉转身，回到屋子里问谁赔偿似的。什么绊住脚了！一踢，一个大葫芦！——难道是有意遗漏，留待明年再摸吗？又白，又圆！金喜简直不相信是真的，抬头望一望月亮。

金喜一手抱葫芦，一手拼命地把板门一关。老张这时也打开了眼睛：

"谁呀？"

中秋夜的一顿肉，便是老张在火神庙最后的一顿饭了。

然而金喜的故事，也就结束在这一个葫芦。

这一个葫芦，金喜拿来做三桩用处：煮了一钵，留了一包种子，葫芦壳切成两个瓢。这两个瓢一直晒到十月，然后抱上楼收检，一面踏楼梯，一面骂老张，骂摸秋的王八蛋。

骂声已经是在楼门口——楼梯脚下突然又是谁哼呢？

没有饭吃，小女勤快得多，这里那里喵喵地叫。忠心的小宝，望见王四爹来，癫狂似的抓着王四爹的长褂，直到进了庙门。

王四爹的孩子搂着葫芦瓢出去玩。金喜抬上了床，王四爹看不清瞳子的眼睛里掉出许多眼泪。金喜的嘴还在微微地动，仿佛是说：

"孩儿能够报答爹爹的，爹爹也给了孩儿。"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

鹧　鸪

醒来听不见桨声，从篷里伸头一望，原来东方已经发白，四五株杨柳包围两间茅舍的船埠立在眼前了。

到家还有十五里的旱程，我跟在挑夫后面循着田塍走，两旁水田里四散着隔夜挑来的秧捆，农人也正从村里走下田来——突然惊住我的，是远远传来的鹧鸪的声音了！我在都会地方住了近十年，每到乡间种田的季节，便想念起鹧鸪。

我还没有动身的时候，接到弟弟的来信，说近年年岁丰收，县城里举行赛会，最后一句是："各亲戚都派代表来家。"到家，首先迎着我的是母亲同弟弟，我坐下竹榻，母亲拿着芭扇站在我的身旁，我纠住弟弟坐在我前：

"怎么一个代表也不见呢？"

弟弟发气似的："回去了不久哩！"接着数一大串，没有一个不是姐妹的称呼，有的我仅知道名字，有的在我还是那同我拍球踢毽子的对手，现在据说也是插花傅粉大人模样。弟弟又告诉我会是赛得怎样地热闹，我暗地里笑，而且仿佛是羡念一种诗境："这都是我当年见过的！"但我又好像寻觅什么而记忆不起，感到一点空虚，突然问道：

"柚子姐姐来了没有呢？"

"柚子姐姐——正在做新娘哩！"

我不做声。弟弟莫名其妙地瞪着眼睛对我看。母亲催我到自己的卧室去躺着休息。

我刚刚跨过门槛，芹已经站在长几旁边对了我的眼光一笑，我也一笑，而我在路上准备的许多话却一句也说不出来了。芹让下她做针黹的矮竹椅叫我坐，我也就挽住她的手坐着，这时无意间瞥到的是粉壁上悬挂的我自己画的四块画屏……

"这是从哪里说起！"

经了芹再三的摸抚，我才知道我是在掉眼泪，接着是白的绢帕拂到我的面上了。

"妻啊，刚才弟弟告诉我柚子妹妹正在做新娘。"

"是啊，做新娘——你缘何突如其来地发呆呢？"

"你该还记得！"我手指着壁。

"我不比你记得许多！——老是这样起头，要说的话多着哩！"

芹弯着身子娇媚地把嘴鼓着，我也抬头相觑，不觉间她的唇落在我的——我微笑了：

"'快活快活！'我适才在路上……"

我突然又觉得心伤，母亲也把芹唤去给我备早饭了。

去年冬天我曾回家一趟，母亲要我下乡给姨妈看看，而我也实在地想会一会我的柚子妹妹；姨妈是寄住在她的族人家的，我走进堂屋，张望了一会，听得里面纺线的车喔喔地响，左边渐渐走出一个四十岁上下的婆婆，我迎上前去："请问，我的姨妈……"这婆婆瞪目不知所对，而我已望见从右角的板门探出了一个头来！我猛然一奋发，堂屋的静寂也立刻打破了：

"焱儿！原来是我的焱儿！"

"哈哈！妈妈清早打喷嚏，我就知道是有客来！"柚子妹妹出来笑成一团。

"车呢？——唉唉，这是你妈妈担心我开不起车脚，亏了我的儿，怎么走！"

纺线的就是我的姨妈。纺车脚下一条矮凳，凳上是姑娘们

用的柳条盒,用了红帕子盖着。姨妈一面欢笑,一面用衣角揩眼泪——这是我所习见的脾气;然而柚子似乎是哭过了不久的:依然孩子似的天真烂漫地笑,却又很不自在,当我无意地瞥见她的眼角。

姨妈说我来得正好,旅居在数千里外,归来不是容易事,而自己身体的羸弱也正是朝不保夕。又说,柚子平常总是念芹……

"那么,怎不上街去呢?"我突然问。

姨妈手指着柳条盒:

"她忙得连饭也不吃哩!"

柚子端了一把椅子给我坐过之后,本站在姨妈身旁,一手支着腰,一手抚着姨妈的肩膀,这时转过身把盒子拿起坐下矮凳咕噜着:

"你不打搅,早就绣完了哩!"

"真真是孩子气!你问焱哥哥我说的是不是,刚才还要……"

我一见柚子打开了盒子,知道柚子是快要出嫁了;对于姨妈"那里用不着这些装饰玩意儿,把这钱用来缝几件大布衣裳"的话,反觉得姨妈太是唠叨,加在柚子的一伙了。

最后姨妈说:

"芹姐房里悬挂的什么画儿,总是说好。"

"那容易,我一定为妹妹画得更好。"

回到家来,我心里打算,颜料要顶上的,纸不要用绢,可惜须得到外方才有,不然此刻呵冻写成,岂不早安了妹妹的心?我也一一告诉了芹,芹见我为柚子不平,笑道:"你当年笑我的哩——其实我的倒有许多是柚子出的花样,比如那枕头上的两个柿子同如意[①]。"接着又说:"这画也实在可爱——那鹅被芦草衬得格外

① "如意"是一种玉器。梅俗,出嫁的姑娘在枕头上绣些花样,义取双关;两个柿子同如意,是说"事事如意"。

好看，那腊梅，那篱笆下的鸡……再画自然又是新鲜样儿。”

我躺在床上，这种种都浮上心来。我这回的归家，固然不专为柚子妹妹的画，有了画也实在使得我一路上更觉高兴，而谁知竟因了姨妈病笃要目睹柚子妹妹的婚事而提前了嫁期。“现在送去不呢？相隔虽只半年，怕未必还是那纺车脚下捧着柳条盒同妈妈争闹的姑娘的心情吧？”我吃过饭打开网篮清检带回的东西这样想。

晚上我们家人在院子里乘凉，钟楼上报三更，母亲才催我们去睡。我同芹常相恼悔，新婚夜匆匆混过了，以后要于久别后的团聚，在灯前月下仔细道离情；现在走进房来，忖着大家已经就睡，静静地走到阶沿，对着天井坐着。阶下一方砖地，满长青苔，两钵玉簪花在中间放着，依稀的星光可以辨出白的花来，不时一阵风吹送馥郁气息。天上的星，我越看越丛密，觉得很是不可思议。我们的话，比蟋蟀的叫声还低，芹的声音的清脆以及流水一般地说了又说，也实在赶得上蟋蟀。同时我们也在笑，不过只有各人自己才能够觉察罢了。我问道：

“我们第一次交谈，你记得吗？”

“你倒还不及我们姑娘！”

“柚……”

“不谈这个吧。”

记得正是这初夏，我同柚子都住在外祖母的家里。大人们忙庄稼去了，柚子、芹对坐在后房做针黹，各人的装线的盒子里还放着一本《女儿经》，互相挑选着背诵。房而前是篱墙围着的一方空坦，出坦便是河坝，我们从坂里回来，总是沿坝朝这里进。吃了早饭，我跟外祖母去看插秧——在坝的中段一棵枫树下，把锄头粪铲的柄垫着坐，插秧的人不时也上来喝茶，用泥罐装着的茶三四罐，都是外祖母亲自提来的，喝完了又回去提。

坝的尽头有一家粑店，是专门卖给过路的人吃的，间或也送到外祖母的村庄来——说是外祖母的村庄，其实就是外祖母罢了。我坐在坝上，渐渐失了最初的高兴，一个一个爬在腿上的黑蚂蚁都拿来打死出气，外祖母也就看出来了，笑道："你看，那边！"我掉转头，卖粑的婆婆顶着粑篮走来了！我才又醒了瞌睡一般，翻起身张开腿望着那婆子走来的方向。秧田里也在笑："今天奶奶是赏我们的，哥儿没有份！"然而我知道这是戏弄我的，他们不吃这个——一对粑还塞不了他们的嘴。

我围着粑篮吃，外祖母另拿两份递我："送给你柚子妹妹……"说着停住了，然而我已经懂得，接着向家里跑。河里咕咚咕咚，偏头望，一队鸭子在泅水——走近篱墙才看见芹正站在门口，卒然道："这是你的。"芹笑接着，我却羞红了脸了。柚子也捏着针黹哈哈地笑出房门来了。

我实在不好意思抬头望柚子，柚子立刻不笑了，把针穿在褂子上，接下粑来——这时芹走进她妈妈那边去了，柚子倚着篱墙吃粑，我拾些小石头朝河里掷，隔岸的鹧鸪叫，我也学着叫：

"'快活快活！'"

柚子笑道：

"是呼焱哥哩！听：'焱哥快活！'"

我仿佛这是非报复不可的：

"是呼柚子：'柚子快活！'"

从后廊传来母亲的咳嗽，我们的暂时默默才又搅动了。我伸手合在芹的上面，彼此都有点冷意，依然静静地走进房门，灯光下映出我们的面相，觉得为什么分成了两个，更不知世界上除我们外还有人了。

（一九二四年九月）

竹林的故事

出城一条河，过河西走，坝脚下有一簇竹林，竹林里露出一重茅屋，茅屋两边都是菜园：十二年前，它们的主人是一个很和气的汉子，大家呼他老程。

那时我们是专门请一位先生在祠堂里讲了凡《纲鉴》，为得拣到这菜园来割菜，因而结识了老程，老程有一个小姑娘，非常地害羞而又爱笑，我们以后就借了割菜来逗她玩笑。我们起初不知道她的名字，问她，她笑而不答，有一回见了老程呼“阿三”，我才挽住她的手：“哈哈，三姑娘！”我们从此就呼她三姑娘。从名字看来，三姑娘应该还有姊妹或兄弟，然而我们除掉她的爸爸同妈妈，实在没有看见别的谁。

一天我们的先生不在家，我们大家聚在门口掷瓦片，老程家的捏着香纸走我们的面前过去，不一刻又望见她转来——不笔直地循走原路，勉强带笑地弯近我们：“先生！替我看看这签。”我们围着念菩萨的绝句，问道：“你求的是什么呢？”她对我们诉一大串，我们才知道她的阿三头上本来还有两个姑娘，而现在只要让她有这一个，不再三朝两病的就好了。

老程除了种菜，也还打鱼卖。四五月间，霪雨之后，河里满河山水，他照例拿着摇网走到河边的一个草墩上——这墩也就是老程家的洗衣裳的地方，因为太阳射不到这来，一边一棵树交阴着成一座天然的凉棚。水涨了，搓衣的石头沉在河底，剩现绿团团的坡，刚刚高过水面，老程好像乘着划船一般站在上面把摇

网朝水里兜来兜去；倘若兜着了，那就不移地地转过身倒在挖就了的荡里——三姑娘的小小的手掌，这时跟着她的欢跃的叫声热闹起来，一直等到碰跳碰跳好容易给捉住了，才又坐下草地望着爸爸。

流水潺潺，摇网从水里探起，一滴滴的水点打在水上，浸在水当中的枝条也冲击着查查作响。三姑娘渐渐把爸爸站在哪里都忘掉了，只是不住地抠土，嘴里还低声地歌唱；头毛低到眼边，才把脑壳一扬，不觉也就瞥到那滔滔水流上的一堆白沫，顿时兴奋起来，然而立刻不见了，偏头又给树叶子遮住了——使得眼光回复到爸爸的身上，是突然一声"啊呀！"这回是一尾大鱼！而妈妈也沿坝走来，说盐钵里的盐怕还够不了一餐饭。

老程由街转头，茅屋顶上正在冒烟，叱咤一声，躲在园里吃菜的猪飞奔地跑——三姑娘也就出来了，老程从荷包里掏出一把大红头绳："阿三，这个打辫好吗？"三姑娘抢在手上，一面还接下酒壶，奔向灶角里去。"留到端午扎艾啊，别糟蹋了！"妈妈这样答应着，随即把酒壶伸到灶孔烫。三姑娘到房里去了一会又出来，见了妈妈抽筷子，便赶快拿出杯子——家里只有这一个，老是归三姑娘照管——点着脚尖送在桌上；然而老程终于还是要亲自朝中间挪一挪，然后又取出壶来。"爸爸喝酒，我吃豆腐干！"老程实在用不着下酒的菜，对着三姑娘慢慢地喝了。

三姑娘八岁的时候，就能够代替妈妈洗衣。然而绿团团的坡上，从此也不见老程的踪迹了——这只要看竹林的那边河坝倾斜成一块平坦的上面，高耸着一个不毛的同教书先生（自然不是我们的先生）用的戒方一般模样的土堆，堆前竖着三四根只有杪梢还没有斩去的枝丫吊着被雨黏住的纸幡残片的竹竿，就可以知道是什么意义。

老程家的已经是四十岁的婆婆，就在平常，穿的衣服也都是

青蓝大布，现在不过系鞋的带子也不用那水红颜色的罢了，所以并不显得十分异样。独有三姑娘的黑地绿花鞋的尖头蒙上一层白布，虽然更显得好看，却叫人见了也同三姑娘自己一样懒懒地没有话可说了。

然而那也并非是长久的情形。母子都是那样勤敏，家事的兴旺，正如这块小天地，春天来了，林里的竹子，园里的菜，都一天一天地绿得可爱。老程的死却正相反，一天比一天淡漠起来，只有鹞鹰在屋头上打圈子，妈妈呼喊女儿道："去，去看坦里放的鸡娃。"三姑娘才走到竹林那边，知道这里睡的是爸爸了。到后来，青草铺平了一切，连曾经有个爸爸这件事实几乎也没有了。

正二月间城里赛龙灯，大街小巷，真是人山人海。最多的还要算邻近各村上的女人，她们像一阵旋风，大大小小牵成一串从这街冲到那街，街上的汉子也借这个机会撞一撞她们的奶。然而能够看得见三姑娘同三姑娘的妈妈吗？不，一回也没有看见！锣鼓喧天，惊不了她母子两个，正如惊不了栖在竹林的雀子。鸡上埘的时候，比这里更西也是住在坝下的堂嫂子们顺便也邀请一声"三姐"，三姑娘总是微笑地推辞。妈妈则极力鼓励着一路去，三姑娘送客到坝上，也跟着出来，看到底攀缠着走了不；然而别人的渐渐走得远了，自己的不还是影子一般地依在身边吗？

三姑娘的拒绝，本是很自然的，妈妈的神情反而有点莫名其妙了！用询问的眼光朝妈妈脸上一睄——却也正在睄过来，于是又掉头望着嫂子们走去的方向：

"有什么可看？成群打阵，好像是发了疯的！"

这话本来想使妈妈热闹起来，而妈妈依然是无精打采沉着面孔。河里没有水，平沙一片，显得这坝从远远看来是蜿蜒着一条蛇，站在上面的人，更小到同一颗黑子了。由这里望过去，半圆形的城门，也低斜得快要同地面合成了一起；木桥俨然是画中

见过的，而往来蠕动都在沙滩；在坝上分明数得清楚，及至到了沙滩，一转眼就失了心目中的标记，只觉得一簇簇的仿佛是远山上的树林罢了。至于哄哄的喧声，却比站在近旁更能入耳，虽然听不着说的是什么，听者的心早被它牵引了去了。竹林里也同平常一样，雀子在奏它们的晚歌，然而对于听惯了的人只能够增加静寂。

打破这静寂的终于还是妈妈：

"阿三！我就是死了也不怕猫跳！你老这样守着我，到底……"

妈妈不做声，三姑娘抱歉似的不安，突然来了这埋怨，刚才的事倒好像给一阵风赶跑了，增长了一番力气娇恼着：

"到底！这也什么到底不到底！我不欢喜玩！"

三姑娘同妈妈间的争吵，其原因都在自己的过于乖巧，比如每天清早起来，把房里的家具抹得干净，妈妈却说："乡户人家啊，要这样？"偶然一出门做客，只对着镜子把散在额上的头毛梳理一梳理，妈妈却硬从盒子里拿出一枝花来。现在站在坝上，眶子里的眼泪快要迸出来了，妈妈才不做声。这时节难为的是妈妈了，皱着眉头不转睛地望，而三姑娘老不抬头！待到点燃了案上的灯，才知道已经走进了茅屋，这其间的时刻竟是在梦中过去了。

灯光下也立刻照见了三姑娘，拿一束稻草，一菜篮适才饭后同妈妈在园里割回的白菜，坐下板凳三棵捆成一把。

"妈妈，这比以前大得多了！两棵怕就有一斤。"

妈妈哪想到屋里还放着明天早晨要卖的菜呢？三姑娘本不依恃妈妈的帮忙，妈妈终于不出声地叹一口气伴着三姑娘捆了。

三姑娘不上街看灯，然而当年背在爸爸的背上是看过了多少次的，所以听了敲在城里响在城外的锣鼓，都能够在记忆中画出是怎样的情境来。"再是上东门，再是在衙门口领赏……"忖

着声音所来的地方自言自语地这样猜。妈妈正在做嫂子的时候，也是一样地欢喜赶热闹，那情境也许比三姑娘更记得清白，然而对于三姑娘的仿佛亲临一般地高兴，只是无意地吐出来几声"是"——这几乎要使得三姑娘稀奇得伸起腰来了："刚才还催我去玩哩！"

三姑娘实在是站起来了，一二三四地点着把数，然后又一把把地摆在菜篮，以便于明天一大早挑上街去卖。

见了三姑娘活泼泼的肩上一担菜，一定要奇怪，昨夜晚为什么那样没出息，不在火烛之下现一现那黑然而美的瓜子模样的面庞的呢？不——倘若奇怪，只有自己的妈妈。人一见了三姑娘挑菜，就只有三姑娘同三姑娘的菜，其余的什么也不记得，因为耽误了一刻，三姑娘的菜就买不到手；三姑娘的白菜原是这样好，隔夜没有浸水，煮起来比别人的多，吃起来比别人的甜了。

我在祠堂里足足住了六年之久，三姑娘最后留给我的印象，也就在卖菜这一件事。

三姑娘这时已经是十二三岁的姑娘，因为是暑天，穿的是竹布单衣，颜色淡得同月色一般——这自然是旧的了，然而倘若是新的，怕没有这样合适，不过这也不能够说定，因为我们从没有看见三姑娘穿过新衣：总之三姑娘是好看罢了。三姑娘在我们的眼睛里同我们的先生一样熟，所不同的，我们一望见先生就往里跑，望见三姑娘都不知不觉地站在那里笑。然而三姑娘是这样淑静，愈走近我们，我们的热闹便愈是消灭下去，等到我们从她的篮里拣起菜来，又从自己的荷包里掏出了铜子，简直是犯了罪孽似的觉得这太对不起三姑娘了。而三姑娘始终是很习惯的，接了铜子又把菜篮肩上。

一天三姑娘是卖青椒。这时青椒出世还不久，我们大家商议买四两来煮鱼吃——鲜青椒煮鲜鱼，是再好吃没有的。三姑

娘在用秤称，我们都高兴得了不得，有的说买鲫鱼，有的说鲫鱼还不及鳊鱼。其中有一位是最会说笑的，向着三姑娘道：

"三姑娘，你多称一两，回头我们的饭熟了，你也来吃，好不好呢？"

三姑娘笑了：

"吃先生们的一餐饭使不得？难道就要我出东西？"

我们大家也都笑了，不提防三姑娘果然从篮子里抓起一把掷在原来称就了的堆里。

"三姑娘是不吃我们的饭的，妈妈在家里等吃饭。我们没有什么谢三姑娘，只望三姑娘将来碰一个好姑爷。"

我这样说，然而三姑娘也就赶跑了。

从此我没有见到三姑娘。到今年，我远道回家过清明，阴雨天气，打算去郊外看烧香，走到坝上，远远望见竹林，我的记忆又好像一塘春水，被微风吹起波皱了。正在徘徊，从竹林上坝的小径，走来两个妇人，一个站住了，前面的一个且走且回应，而我即刻认定了是三姑娘！

"我的三姐，就有这样忙，端午中秋接不来，为得先人来了饭也不吃！"

那妇人的话也分明听到。

再没有别的声息；三姑娘的鞋踏着沙土。我急于要走过竹林看看，然而也暂时面对流水，让三姑娘低头过去。

（一九二四年十月）

河上柳

陈老爹向来是最热闹没有的，逢着人便从盘古说到如今，然而这半年，老是蹲在柳树脚下，朝对面的青山望，仿佛船家探望天气一般。问他："老爹，不舒服了吧？"他又连忙点头，笑着对你打招呼。这原因很容易明白，就是，衙门口的禁令，连木头戏也在禁止之列了，他老爹再没有法子赚钱买酒，而酒店里的陈欠，又一天一天地催。

清早起来，太阳仿佛是一盏红灯，射到桥这边一棵围抱不住的杨柳，同时惹得你看见的，是"东方朔日暖""柳下惠风和"褪了色的红纸上的十个大字——这就是陈老爹的茅棚。这红纸自然是一年一换了；而那字，当年亏了卖春联的王茂才特地替老爹选定——老爹得意极了，于照例四十文大钱加成一条绳串，另外还同上"会贤馆"，席上则茂才公满口的"古之贤人也"。

陈老爹也想到典卖他全副的彩衣同锣鼓，免得酒店的小家伙来捣麻烦，然而天下终当有太平之日——老爹又哼哼地踱出茅棚了。

"真真反变！连木头戏——"

这时老爹不知不觉转到隔岸坝上"路遇居"的泥黄山头，"姜太公在此，诸神回避"，不出声地念给自己听——也许只是念，并不听。其实老爹所看见的，模模糊糊一条红纸而已，不过"姜太公"也同"柳下惠"一样，在此有年罢了。

太公真个立刻活现了。

陈老爹的姜太公同郭令公是一副脑壳——我们在“祈福”时所见的，自然，连声音也是一般，而我们见了令公，并不想到太公。现在浮在老爹眼睛里的，是箱子里的太公了——老爹也并不想到令公。

老爹突然注视水面。

太阳正射屋顶，水上柳阴，随波荡漾。初夏天气，河清而浅，老爹直看到沙里去了，但看不出什么来，然而这才听见鸦鹊噪了，树枝倒映，一层层分外浓深。

老爹用了平素的声调昂头唱：

“八十三岁遇——”

劲太大了，本是蹲着的，跌坐下去，而刚才的心事同声音一路斩截地失掉了。那鸦鹊正笔直的瞥见，绿叶青天，使得眉毛不住地起皱，渐渐地不能耐了，拱着腰，双手抱定膝头。

“三天没有酒，我要斫掉我的杨柳——”

说到这里，老爹又昂一昂头：

“不，你跟我活到九十九，箱子里我还有木头。”

接着是平常的夏午，除了潺潺水流，都消灭在老爹的一双闭眼。

老爹的心里渐渐又滋长起杨柳来了，然而并非是这屏着声息蓬蓬立在上面蔽荫老爹的杨柳——到现在有了许多许多的岁月。

漆黑的夜里，老爹背着锣鼓回来，一走一窜地唱：

驼子妈妈不等我上床了，

桥头上一柱灯笼，

驼子妈妈给我照亮了。

灯笼就挂在柳树，是老爹有一回险些跌到桥底下去了，驼子妈妈乃于逢朔的这趟生意，早办一枝烛，忖着时分，点起来朝枝头上挂。

从此老爹更尽量地喝，驼子妈妈手植的杨柳，也不再只是受怨——这以前，一月两遭生意，缺欠不得，否则是黑老鸹清早不该叫：

“不是你的杨柳，老鸹哪里会来呢？”

杨柳一年茂盛一年——那灯笼，老爹不是常说，可怜的妈妈最后还要嘱咐，带去而又记得点回吗？

清明时节，家家插柳，住在镇上的，傍晚都走来攀折，老爹坐在门槛：

“密叶就好，不伤那大——”

人散夜静，老爹自己也折一枝下来。明天早起，把桌子抹得干净，一枝撇成两份，挨着妈妈的灵屋放。

老鸹自然时常有的，但生意十分顺遂，木锁却被人偷开了几次——不消说是归家晚了。

最使得老爹伤心的，要算那回的大水。

梅雨连绵，河水快要平岸，老爹正在灶里烧柴，远远沙岸倒坍，不觉抬起头来，张口细听，只听得吼吼的是水声，但又疑心耳朵在作怪；雨住的当儿，踏着木屐，沿茅棚周围四看——沙地被雨打得紧结，柳根凸出，甚是分明，一直盘到岸石的缝里去了。

“还是妈妈想得——”

老爹伸一伸腰，环抱着臂，而眼睛，同天云低处的青山一样，浸在霭里了。

这晚比平常更难熟睡，愈到中夜，愈是清醒，清醒得害怕了！——坝上警锣响——屋背后脚步声——

“陈老爹！赶快！快！”

地保敲门。

第二天，老爹住在祠堂。土坡企眺，一片汪洋，绿茸茸的好像一丛芦草，老爹知道是柳叶：

“我的——”

“嘛——”

“老爹！——好睡啊？——今天呢？——老板骂我，说我是混玩一趟！”

下午，老爹从镇上引一个木匠回来。

霹雳一声，杨柳倒了——老爹直望到天上去了，仿佛向来没有见过这样宽敞的青空。而那褪了色的红纸，顿时也鲜明不少。

（一九二五年四月）

去　乡

——S的遗稿

病里作客，渐渐有点不能耐了，于是想到回家。吃了老母的几天茶饭，我的心算是从来没有这样温暖过了，但那米是借来的，分明地偷偷听到，于是我又去作客。

母亲的心事我是知道的："三岁上丧了父亲，这副倔强脾气！"然而除了坐在桌子旁边，望着我一粒一粒地把饭吃完，可能说一句阻挡的话吗？

"儿啊，病——"我的伞却已经拿在手上，一步一步地跨出门槛了。

我没有同我的邻舍打招呼。儿时差不多不分寒暑昼夜伴着那般哥儿姐儿在上面游戏的稻场，也未曾博得我眼睛的一瞥。而我打算掉头，掉头看一看母亲含眶未发的——怕接着就印在我的足迹了吧？——我哪里又有这大的力气呢？

这样，我已经出了我的村庄，在荒冢累累的野原上走。

我真是飘飘欲仙，仿佛身子是没有重量的。而又有点悚然——青天绿草，这才照见了可怕的憔悴！陡然一阵咳嗽，颤抖而微细的声音，跟着眼光远及于天际——"后面在喊我哩！"……

我感到的是怎样亲切之感啊——立刻消失于泪海之中了——这时我还未掉头。

远远草坡上，正是白发的——

我顿时觉得要转去，而我的声音不能为我传报，亮晶晶双

眼，却明明映着那挥挥的手了。

“母亲啊，你的系念，照护儿的前程。”

我已经到了码头。

围住我的，四五个舟子，我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无目的的伸头四顾，快要开棹的一只，舱首是女——

“S先生！上京吗？”

我凄惨地笑了。

“萍姑娘！——回家？——几时来的？月半？——啊，中元上坟。”

有谁在问她似的，她回向舱里，咕嗫着。

“一个人吗？”我问。

“不，我的弟弟。”

“上船好久了吧？”

“门茶的工夫。”

朋友，你曾经受过旅路的寂寞吗？想一想我这时的欢喜！虽然并不意识着，已足够使我挺挺立住，觉到我的存在了。同时我的前进是充满热力的，而又非毅然决然地同半个钟头以前一样以为是要走路，只抖着精神在预备——冲口而出的：

“姑娘先走吧，N镇再会。”

待到自己也听见了，船头已经驶过去，仿佛一声要把天喊破，其实是瘦伶伶地立在港岸。

终于是要走的，何况舟子不住地敦促——我的心也不是完全的没有凭借吧？“N镇再会”，不单单留在耳朵响着？一眼望去，广阔得叫人害怕，而不也可以不望？只要你紧紧地睡，张开眼睛不就是……

“开头啊，先生！”

我独坐在船舱，视线与水天相齐，望去蜻蜓一般地平伏着四

五只，想认记一只出来，而分不清哪是在前，哪是在后——我的孤单总算是牵连住了，舟子一声：“那位姐姐是先生的亲戚吗？”我才掉转身，抬一抬眼光，再是答：

“邻居。”

看出了这两个声音并不比摇橹那样不费气力吧，舟子不再问我，而我这才听见橹声了，慢慢地问他：

“赶得到那头的午饭不呢？”

“顺风倒快哩。像这——怕要太阳落山。”

我不自觉地朝他凝视着，我的奄奄一息不能伴着他的橹声而延续地凝视着，截然地又掉过去，自己听见了——齐滴在衣衫，自然，也瞒不过他，世间上有什么比憔悴的面庞所含住的眼泪更为晶莹呢？

水面已经宽阔了许多，前乎我们的，也趁这当儿参差在湖上——舟子啊，你们是靠着鹰也似的攫搏的眼光并不互相告诉的循着自己的路径吗？

洋洋湖水渐渐成了一片绿，不消说，是芦柴。船只也渐渐地少——隐没了，我就一只一只地跟着踪迹，左右流视，这却搅起了喜悦，仿佛儿时看水鸟蘸水——最后一转，什么也不见！——绿丛里望见了孤帆！——“不，那里也是哩！”——这明明乘风而来了。

“难道欢喜者伴来的都是欢喜？——几时再载着我的笑容奔向——”

那白发，那挥挥的手，突然又浮在我的眼前了。而脱芦而出的，迎面飞来，船头上坐着一人，解开胸襟纳凉——搀起一条水线，过去了，洪亮的话声，却还留有余响。

“你们当中，有以我的故乡当做旅舍的吗？我想是没有的。”

自然，我并不能掉头，然而我望见了他们的前程：水的尽头

是山,山是青的,天也是青的,在山的尽头——不,中间还有云,白的云,三岁时候,玩的糖寿星,一个一个地摆在那架上,指着母亲要买,正是那样;两岸又望得见村里,低在地上只不过一球黑林,在冒烟……

"嗤——"

这一声——船已经进了芦柴——似乎又停住了,因为不再响。仔细听,虽然响,是风。我于是掉头——

舟子果然蹲在船板,寻觅什么。

"先生,我认识您。"

"你——你认识我!? 你怎么认识!?"

我真是咬住了我的牙关,发出这声驳诘——其实比话声还快的掷过去的眼光,已经为我释然了。

"不上十天工夫,我不是从那头载先生回来吗? 是不是? 要像那天——那天先生正赶到家吃饭吧,是不是?"

他一面说,一面又低下头寻找,随就对我坐住。

我好容易吐一吐气——得了转变我的眼睛的地方了。

那是他的烟筒。自然,他并不是拿出来做认识我的见证——他何从知道,我曾经默默地赏识过,的确是这样一个红得发亮的古老的竹根。

这,我立刻也以为可喜——只是一暂啊。

"为什么总是回来才——"

我没有说完,他在一口气吸下去。

"什么? 先生。"

"没有什么。"

他依然是吸。

"母亲啊,你想探一探儿的消息吗? 最好是来访他,他收进了儿的笑,儿的——"

我伸头到舱外，站在船头朝来处——怎的，阴沉沉的！不见青山，不见白云，简直同刚才——不过心里知道那里不是我的去向，另外那扬帆骄傲的指示我也有跟我而来的罢了。

我只得又来搜视芦柴。原来并非连成一片，一丛丛有带水之隔——那里也在吹烟哩！……

"是——"我要昂头叱咤了，茫茫草莽，喊出我的萍姑娘来回答！这个勇气我是有的，萍姑娘也决不抱怨我唐突——谁不可怜我呢？

于是我又掉头，用询问的眼光看舟子，而他放下烟筒：

"走，先生。"

"我是说，那里不也有人吃——"

"是的，这就叫做'中路停'，我们来往，多要歇息一会的。"

"请你问一问，看是不是——"

"啊，不是，我们只听了声音就知道。载那位姐姐的是我的侄儿，好孩子，茶烟什么都不来。"

"唉，我的舟子，你那粗糙而皱折的而额，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藏住了天时人事多少？"——其实我没有出声。

他慢慢地一句：

"先生，您睡一睡吧。"

我呜呜咽咽哭起来了！——我怎忍耐得住呢？——我更何须忍耐呢？

"睡吗？不！平素我坐船老是睡，此岸紧接彼岸．今天，老翁啊，我要为你倾吐——我受载了许多人世的哀愁，它就成了鲜红的花，开在我的心上，我的血一天一天地被它吸干了，所以现在——"

"先生，您——"

"老翁，这我更难受了，你不要——我为什么最后还来赚你

的眼泪呢？我是一个孤儿，在这世界上天天计算我的行止的，只有我的母亲，最近的十年当中，我挨她住过七天，就是——”

“是的。”

“老人的眼泪是要把我的心都湮了的，请——我真算是福气，最后又遇见了我的萍姑娘，那位姐姐，她比我大一岁，小孩时我们常伴在一块。早年她跟她的男人在C城开锡店，你知道，我们乡里是有许多人跑到C城寻生意的。还有她的母亲，现在是不在了，最是赏识我的聪明，简直比自己的姑娘还爱。我只身住在京城，我的脾气坏，也没有爱过什么女子，可是我时常想起我的萍姑娘，想起她的笑，她的话音，她的——我就为她祝福——我老是这样的，捧着一副虔心，寄念天下诸般孤弱。”

“先生，您还是年少——”

我们突然好像落在深坑了！——失却芦柴的合奏，前面又是汪洋。

我再讲不下去，他也歇一歇手，揩抹着脸——此时我向着船头躺卧——静听橹声断续。

不消说，我终于睡着了。

N镇是县境极西边界，去C城也有半日的水程。我们决定就在这晚走夜船——其实我只是唯唯而已，萍姑娘又坚留我同坐一只。萍姑娘的心事，我是知道的：虽说是初秋天气，夜深露重，毕竟要比陆上为冷——我的行装，除了一个手提的小包还有什么呢？

吃过饭，我们在久于相识的饭店主人执住的豆一般的灯光之下，一步一提心地踏上船了。

我最后下舱，舱板好像一片白——萍姑娘打开她的被囊来垫坐了。我靠船尾这一头，萍姑娘的弟弟紧挨萍姑娘，偏斜地对我。

"漆黑的!"

小人儿用了细小的声音发出他的愁闷,回答的却从我的背后:

"'十九二十边,月出二更天'———一会就亮的。"

这明明是很生疏地送到我的耳鼓,而我的心动弹了,仿佛有意来告我:又在开头!

"萍姑娘,难道我们不欢喜吗?我记得你曾经要我叫你一声姐姐,我不叫;我叫,你笑——"我转到这样的思想——萍姑娘抚摩她的弟弟:

"睡一睡好不呢?靠我兜里——明天清早不就到了吗?"

接着我们两个谈话——饭店里只即时即地地讲几句,因为我不愿把我这样形貌惊扰萍姑娘的平安,并不坐在一块。我说:"我的母亲知道姑娘来了,一定要留姑娘安住几天的。"萍姑娘抱歉地笑:"我就是忘记不了奶奶!——家里实在不能耽误一天,烧了香,顺便在舅家歇了两夜。先生这一提——"模糊当中,似乎是把衣角牵到脸上。我呢,本有点生气,要急促地拦住,结果依然慢慢一句:

"姑娘,不那样称呼吧。"

"阿弟就跟姑娘过日子吗?"萍姑娘没有话回了,我又问。

"是的,就在店里做学徒——阿母丢下他,只有五岁。"

我是想从萍姑娘得到什么的,现在萍姑娘的话,萍姑娘的笑,都给我听见了,反而使得我在搜寻,从我的并未干枯的脑海远远的一角。

笑上我的脸,儿时的机智活泼真个回复了:

"姑娘!你记得吗?我——我愿我是那样——"

唉唉,勉强终于是不行——我怎能再那样沿门送欢喜呢?

我立刻又省悟,我还是没有讲完的好,因为——朋友,让我

补给你听吗?

那时萍姑娘住在我家右手,我们是十二三岁的小孩。村里一位哥哥结婚,我去看新娘,萍姑娘同别的姐儿们已经先我而在了。这位哥哥是游荡子,新娘同我们只隔一条河,平素我常往她家玩,据说是非常忧愁的,而且染了痨瘵。我走进新房,萍姑娘抢笑道:"S! S! 你惹得新娘笑,就算你有本事!"我自然是高兴得了不得了,挨近新娘,揭开她的面幕:

"原来是我的姐姐!——姐姐,给我笑一笑吧?"

我讨得了笑,一房大笑。

十年当中,首先进了死之国的,是这位姐姐了,母亲告诉我。

"我愿我是那样健壮,像小的时候。"我改变话。

"是的,奶奶才欢喜哩!"

萍姑娘不是熟悉我病的消息吗?这口气!——小人儿的鼾声引动了我。

我们大概走了不少了吧——那码头的喧嚣曾经腾涌在我们的周围,这才觉出了。

并不同白天一样,由湾港渐渐走进湖,这是一条内港,更深,保持着相等的宽阔。我没有存心瞻眺,而舱篷遮盖不了眼睛:岸上的草,田里的禾稼,连成一簇黑,水底则单单映出草来,星在其中闪动;远远平坂,也点点地发亮,告诉我那里有人烟;时隐时现的是萤火,仿佛分外同我相识,在侦探我,它的光使我疑到泪——

泪,成了幕——我以外不见了,想挤出去,我把眼闭着——落到萍姑娘的被上了,我用指头点印,想永远留一个伤痕。

"唉,我要紧紧地闭!我们不是一刻一刻地在移进吗?景色何曾为我们改变?"我枕在倚着的横木,想。

我吃惊了,猛抬头,躲避似的缩在一角,望着与我适才相反的方向,是明明白白显露出来的萍姑娘!

那面庞,凄凉而有异彩——月啊,你涂上了我的姑娘吧。那半边呢?姑娘,给我一个完全吧!我别无所有,带了它——同我的母亲的泪,跟我到坟墓里去,也算是——难道你不情愿吗?我想,你什么也甘心的,只要不冲突了命运之神,只要你这一做,在你的故人是添一滴血。掉过来吧,姑娘!那边只是空虚,就是给月亮照在水里,也还得我才看见这是你的影子哩!

其实我当时是极力地屏住声息,怕他泄了我吞含未吐的一声"姐姐"。

小人儿突然辗转,我低头,另是一副惨白而圆小——萍姑娘已经掉过来了,然而给予我的是蓬松黑发——两面紧对着。

"姑娘,你的那弟弟是呼呼睡。"

这话我是说了。

"是的,他不再醒的。"

小人儿轻轻地被移到被上;包袱里又拿出了一件衣服,在覆盖着。

"S哥,你也睡一睡好。"

这是萍姑娘第二次在船上称呼我了。

"我想看一看月亮。"我答。

我移身伏在船边,与萍姑娘适成对角。

夜是静的,但萍姑娘决不会分别,潺潺水声里杂了一点——自然,这并不是指那摇橹。

我吟唱了:

水是尽尽地流,
尽尽地流——
谁能寻得出你的踪迹呢,
我的泪?

我是那样唱，叫萍姑娘懂不清我的字句，我的意义——这怕也是徒然地费力吧，月亮不会代我解释吗？

朋友，这月是怎样的明啊，我的皮肉照得没有了！水天真是一色，不见星——有，水底的天，一，两……不见萤火，岸上的草，田里是芝麻吧，却都晶莹着；还有杨柳，低低的，满载露珠。而这些似乎并不是孤立，是织在梦一般的网，这网是不可思议地伸张，青青的是山吧，也包在当中——终于冲破了，犬吠！船尾又一声：

"露不小，先生，姑娘，受得起吗？我还有篷，两头也搭起来好不呢？"

我几乎忘记了，我们之外，更有舟子，他——给我们听到的，连这实在只有两句。

"姑娘还是在望吗？"我不专向谁地答着，转进舱来，正合——我的姑娘啊！

"S哥，你睡一睡的好，叫船家搭块篷遮风——我耐得住的。"

"搭起来怪闷，这样睡可以。"

我横躺在阴影之下了。

这港我曾经走过不少的次数，却还未留心它的方向，现在我计算，计算月的起落，希望我这里老是阴影——倘若照到我的面上，萍姑娘不害怕我是骷髅吗？

我哪能熟睡下去呢？一呼一吸，疑心吹动了萍姑娘淡绿的衣裙——既然答应了是睡，除了静静地听，似乎又没有别的方法了。

"姑娘啊，不怪我好哭，高秋冷月，哪里有这样一声笛呢？——你的清脆的咳嗽！"

月——哎哟，我没有算到，船是要转弯的！我只得把眼闭住。

什么盖住了我的手，我的——我挣扎——眼开了。

萍姑娘端端正正摄进了月下的我的面庞，留下——是她的被包吧。

我们听到鸡叫，听到C城第一足音，一直到上岸，萍姑娘说：

"S哥，一路家去。"

我说：

"多谢姑娘，我去住旅馆。"

（一九二五年六月）


枣
ZAO

《枣》和《桥》的序

最初废名君的《竹林的故事》刊行的时候，我写过一篇序，随后《桃园》出版，我又给他写了一篇跋。现在这《枣》和《桥》两部书又要印好了，我觉得似乎不得不再来写一篇小文——为什么呢？也没有什么理由，只是想借此做点文章，并未规定替废名君包写序文，而且实在也没有多少意思要说，又因为太懒，所以只预备写一篇短序，给两部书去合用罢了。

废名君的小说，差不多每篇我都是读过了的。这些长短篇陆续在报章杂志上发表，我陆续读过，但也陆续地大都忘记了。读小说看故事，从前是有过的，有如看电影，近来不大热心了：讲派别，论主义，有一时也觉得很重要，但是如禅和子们所说，依旧贩在眉毛下，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归根结底，赤口白舌，都是多事。分别作品中的人物，穿凿著者的思想，不久还是喜欢做，即如《桃园》跋中尚未能免，可是想起来煞是可笑，口口声声称赞"不知为不知"的古训，结局何曾受用得一毫分。俗语云："吃过肚饥，话过忘记。"读过也就忘记，原是莫怪莫怪。然而忘记之余却也并不是没有记得的东西，这就是记得为记得，似乎比较地是忠实可靠的了。我读过废名君这些小说所未忘记的是这里边的文章，如有人批评我说是买椟还珠。我也可以承认，聊以息事宁人，但是容我诚实地说，我觉得废名君的著作在现代中国小说界有他独特的价值者，其第一的原因是其文章之美。

关于文章之美的话，我前在《桃园》跋里已曾说及，现在的意

思却略有不同。废名君用了他简练的文章写所独有的意境，固然是很可喜，再从近来文体的变迁上着眼看去，更觉得有意义。废名君的文章近一二年来很被人称为晦涩。据友人在河北某女校询问学生的结果，废名君的文章是第一名的难懂，而第二名乃是平伯。本来晦涩的原因普通有两种，即是思想之深奥或混乱，但也可以由于文体之简洁或奇僻生辣，我想现今所说的便是属于这一方面。在这里我不禁想起明季的竟陵派来。当时前后七子专门做假古董，文学界上当然生了反动，这就是公安派的新文学运动。依照文学发达的原则，正如袁中郎自己所预言："夫法因于敝而成于过者也：矫六朝骈俪饤饾之习者以流丽胜，饤饾者固流丽之因也，然其过在轻纤，盛唐诸人以阔大矫之；已阔矣，又因阔而生莽，是故续盛唐者以情实矫之；已实矣，又因实而生俚，是故续中唐者以奇僻矫之。"公安派的流丽遂亦不得不继以竟陵派的奇僻，我们读三袁和谭元春刘侗的文章，时时感到这种消息，令人慨然。公安与竟陵同是反拟古的文学，形似相反而实相成，观于张宗子辈之融和二者以成更为完美的文章可以知之，但是其间变迁之故却是很可思的。民国的新文学差不多即是公安派复兴，惟其所吸收的外来影响不止佛教而为现代文明，故其变化较丰富，然其文学之以流丽取胜初无二致，至"其过在轻纤"，盖亦同样地不能免焉。现代的文学悉本于"诗言志"的主张，所谓"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标准原是一样，但庸俗之极不能不趋于变，简洁生辣的文章之兴起，正是当然的事，我们再看诗坛上那种"豆腐干"式的诗体如何盛行，可以知道大势所趋了。诗的事情我不知道，散文的这个趋势我以为是很对的，同是新文学而公安之后继以竟陵，犹言志派新文学之后总有载道派的反动，此正是运命的必然，无所逃于天壤之间。进化论后笃生尼采，有人悦服其超人说而成诸领袖，我乃只保守其世事轮回的落伍意见，

岂不冤哉。

废名君近作《莫须有先生传》,似与我所说的话更相近一点,但是等他那部书将要出版,我再来做序时,我的说话又得从头去另找了。

二十年七月五日,岂明。

小五放牛

我现在想起来，陈大爷原来应该叫做“乌龟”，不是吗？

那时我是替油榨房放牛，牵牛到陈大爷的门口来放。离我们榨房最近的地方只有陈大爷的门口有草吃。陈大爷是我的好朋友。他喜欢打骨牌，就把他的骨牌拿到草地上来同我打。我是没有钱的，陈大爷也没有钱，但打牌总是好玩的事。两个人当然是“搬家”，陈大爷总是给我搬空了，一十六双骨牌都摆在我的面前。我赢了我又觉得不好玩。我不捉弄陈大爷。有些孩子也时常跑来玩，捉弄陈大爷，比如陈大爷坐在粪缸上拉屎，他们拿小石头掷过去，石头不是碰了陈大爷的屁股就是陈大爷的屁股碰了一两滴粪。有一回陈大爷要骑我的牛玩，我却赶得牛飞跑，跌了陈大爷一跤。毛妈妈总是骂陈大爷，比如陈大爷跟我们一路去赶狗——狗在那里“连屁股”，回来毛妈妈骂道：

“亏你这么小的孩子！”

毛妈妈也给我一个当头棒：

“滚出去！”

我的一只腿已经跨进了陈大爷的门槛，连忙又退出来，退到草地上。草地上毛妈妈无论如何是不敢赶我的。

我还是盯了眼睛去伺望陈大爷，陈大爷低了脑壳坐在那里动也不动一动。

陈大爷大概跑得累了，他的样子实在像一个老猴。我后悔我不该同陈大爷一路玩。

一看陈大爷望了我笑，我又跑去看我的牛。

这位毛妈妈我不大喜欢，并不因为她骂我——骂我的人多着哩！她有点摆架子，老是端起她的白铜烟袋。她是一个胖堂客，走起路来脚跟对脚跟，仿佛地球都奈她不何，那么扭得屁股动，夸她的一双好小脚！我想，她身上的肉再多一斤，她的脚就真载不住了。

毛妈妈为什么叫做毛妈妈呢？我常是平白地这样纳罕问我自己。有一回问我们榨房的厨子，他答道：

"毛妈妈有毛。"

这当然是骂毛妈妈。厨子骂毛妈妈，我骂他：

"你也想毛妈妈吧！"

我又这样想过：毛妈妈是陈大爷的娘子吗？那么陈大爷是干什么的呢？这第二问使得我很有趣，我知道我没有问出来我的意思，但有一个意思。我是随便地想了一想罢了，见了陈大爷就一路玩耍。

这个则不成问题：王胖子是住在陈大爷家里，而毛妈妈决不是王胖子的娘子。

王胖子虽阔，我看他不起，他是一个屠户。我到现在见了人家穿纺绸裤子还是一点也不心羡，恐怕就是王胖子穿纺绸裤穿得讨厌了。

王胖子老是穿纺绸裤——裤脚那么大，纺绸不要钱买哩！穿纺绸就应该穿袜，自己也晓得自己是一个屠户，不配穿袜，纺绸还不如拿来我小五穿！

正是这么热的一天，王胖子大摇大摆地走来。王胖子来了，风也来了，他的屁股简直鼓得起风！我看他皱了眉毛，嘴里只管嘘呀嘘呀的，心头着实凉快。我的牛见了王胖子来了也在那里喘气，一尾巴扫得蝇子飞。我立地翻了一个筋斗。

我们这个地，据说是一个球，我翻了筋斗起来什么变动也没有一个！王胖子同毛妈妈坐了一个竹榻，毛妈妈跷了脚端她的烟袋。陈大爷门口这几棵杨柳真是为这两个胖子栽的！但该竹榻吃亏。两个胖子，谁也没有打谁的招呼，谁也就是这样打招呼：一个偏了眼睛歇住不吹烟灰，一个一眼看定了扇子（毛妈妈的大腿上搁了一把蒲扇）拿过来嘁喳嘁喳地对裤裆里扇。满脸油汗，正是捉猪的王胖子，多了一条纺绸裤罢了。

王胖子大概再不热了，蒲扇又还了原。

我也坐到树脚下来乘一乘凉。

"吃饭没有？"

毛妈妈开口说话，说了话又衔了烟袋。

王胖子臂膊一掉——毛妈妈的话虽来得娇，但小五也听见了，而王胖子凑近毛妈妈这么答：

"还有一脚没有卖掉。这么晚没有卖掉就卖不掉。"

"割半斤来炒青椒。"毛妈妈吞了烟说。

"打四两酒。"

王胖子这是吩咐他自己——但他光顾我小五了：

"小五，替我到店里去割半斤肉来，另外打四两酒。"

陈大爷叫我去我是去的，王胖子我回他一个摆头。

"你这个懒鬼——告诉你的老板打你！"

"我的老板又不是请我来替你割肉哩。"

但我只是咕噜了一句。

"大爷哪里去了呢？"

毛妈妈叫。

"这里——就来。"

大爷坐在粪缸上答。

大爷大概听见了为什么事喊他，裤子还没有扎好，一径走到

屋里去——拿出了酒壶。

毛妈妈却喊一声——

"来!"

大爷就走近跟前来了。

"去把手洗一洗!"

毛妈妈从陈大爷的手上夺下了酒壶。

他们三人吃完饭,太阳已经落了山,是我牧童歌牛背的时候了。我连翻两个筋斗。王胖子喝酒喝得通红——坐在那里解他的裤带子,解也解不开。

"要扎那么紧!"毛妈妈昂着脑壳拿了耳挖子钳她的牙齿,很叹息地说。

"你来帮把忙。"

王胖子站起来——毛妈妈蹲了下去,替他解。

这时由得我作主,我真要掷一块石头过去,打这个胖肚子!胖肚子偏要装进那么多。

陈大爷跟在我的牛后,很舍不得我的样子。我还回头看他打了一个翻圈儿玩再走。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日)

毛儿的爸爸

毛儿晓得他的爸爸疼他。除了他的爸爸，别人捏他的耳朵，叫他小胖子，他就张大他的阔嘴，好像猪嘴，嚷："我告诉我爸爸。"爸爸也捏他的耳朵，那时他是双腿跨了爸爸的大腿——这个名叫骑马。他三岁的时候，骑马是骑妈妈，妈妈还唱歌，现在上了学，妈妈不疼他了，他说。妈妈打他一巴掌，他也躲过一边来吞声地说一句："我告诉我爸爸。"这时不看见他的嘴，看见他的"老儿辫"；小胖子也垂头丧气的。但不一会儿又跑过去，妈妈正在厨房里干活，手上拿着菜刀，他钻头要吃奶的样子要饭熟了。老儿辫又好像一个猪尾巴，摆。人家也喜欢捏这小辫子玩。

"我一刀！"

妈妈喝他一声，但是怕刀碰了孩子的头。小胖子又站开了，墙上画字。

"妈，'人'字你认得吗？——'大'字。"

妈低头切菜。

赵志祥家的是一个美人。这是客观的描写。这话或者有语病，什么叫客观？不如就照大家的话："赵志祥家的很贤快。"曾经有过这一句："媳妇生得好看。"那时赵志祥是做新郎，十七八年前。赵志祥也一度地见美人：不敢抬头，抬头一见，好看的媳妇；仿佛一个人打开门迎面就见太阳，打不开眼睛，是要张开，眨眼。

赵志祥，赵志，赵胖子，爸爸——都是他的爸爸，毛儿的爸

爸。小胖子也到衙门口去玩，他听见里头喊赵志，就帮着爸爸道："爸爸，喊你。"还有赵先生，那也是他的爸爸。好比乡下人，上街来告状的——不晓得是人家告他的状还是他告人家，看他的样子是人家告他，望着赵先生的大门道：

"赵先生在家吗？"

开了门，没有人，赵志祥向来又不要狗。问赵先生的轻轻地走了。

毛儿同好几个孩子在门口玩。妈妈捏着针线活房里头走出来。

"毛，有人叫，是吗？"

"找我爸爸的。"

毛儿出现了一下他的阔嘴。只一现，又是老儿辫，好几个小脑壳当中。妈妈都不看，都看见了。

"你告诉他爸爸吃了饭就走了吗？"

毛儿连妈妈也不答应了，贪玩。他晓得找他爸爸是了。

赵志祥家的有点放不下。她在堂屋里坐了好大的工夫，刚一进房去乡下人就来了。赵志祥临走时告诉了她，说恐怕有一个人来找他。吃午饭的时候，她同毛儿两人吃，一位堂客进来了，说她的老板来了一趟，现在她来。赵志祥家的倒一碗茶这堂客喝。她很可怜她，看她的样子很可怜。这堂客很能说话，说了一气走了。赵志祥家的同她的毛儿饭还没有吃完。吃完了，她，筷子没有放下，读书人拿笔似的拿着，看她的毛儿吃。这个样子很美。这是客观的描写。她是一个得意的神气。但她还是可怜那乡下妇人，她后悔她没有问她吃饭没有。

"毛，饭冷了就不要吃。"

说着拿她的筷子伸到毛儿碗里把那一块肉夹出来。肉已经不好吃了，放在碗里好大的工夫。毛儿吃肉总是一筷子夹几块，

吃一块多余的放在饭边下。爸爸在家吃饭就替他夹两筷子，一碗饭。

毛就放下他的半碗饭不要了。

赵志祥是衙吏，传案的。人都晓得赵志祥。晓得赵胖子的人更要多些。一日，那一日赵志祥"做孝子"，爸爸死了第三天，出殡，穿过大街，店铺的人，站在柜台里，伸头看，看到赵志祥，倒不认识赵志祥了。赵志祥生来胖，很白，那时正是冬天，孝衣衬了棉袄，棉袄衬了短棉袄，又是叫人看的，走路当然动，又不动，所以，大街上，棺材过了，大家一时都不说话，虽然笑，孝子！一个白胖子！——没有赵志祥。赵志祥再走一脚，看官冷落一下了，这一下子忘记买卖：

"赵志祥。"

或者：

"赵胖子——赵胖子的爸爸什么时候走了？"

赵志祥渐渐地不是叫人看，他那样脖子不高一下，又不低，仿佛是生成的样子，不然就不是赵胖子。他什么也不知，后来知道他要小便。

三天前，赵志祥家的开始试一试她的孝衣，镜子里头她喜欢地看了一看了。十年以来她没有这一看，喜欢地看，虽然她欢喜照镜子，随便穿戴什么要照镜子。她平常也爱打扮，正如久当厨子的人不晓得东西好吃，做出来总好吃，总是那么做。穿上这一件白衣，她的孝衣，大概她没有看见过这个样子了，这个样子好看。的确，她头一回穿孝衣。她连忙把她的毛喊进房来。毛已经自己穿上了。毛的孝衣比毛长，白到地。爸爸的也比爸爸长。爸爸是孝子的孝衣，毛为得明年就要长高起来了。看了一看毛，她似乎忘记了什么，记不起什么。什么也没有。是她的毛。坐下，把毛拉到兜里，拿出她的小梳子来，捏住小辫子，道：

"重新扎一下——不要同人打架，记得吗?"

又道：

"不要吵你爸爸，你爸爸两夜没有睡好觉，晓得吗?"

老儿辫扎起来新鲜，好像今天才有的。妈妈用了一根新红头绳。

因为这个辫子，毛儿倒不像赵志祥了。或者赵志祥这几天累了，侍候垂死的爸爸，晚上没有好好地睡，眼睛有点肿。

没有几天的工夫，毛儿在门口哭了："我告诉我妈妈。"他一直哭到厨房里去，妈妈在那里。毛儿打败了。打架他向来不哭，他家来了许多客，都笑他打败了，所以他哭。他对妈妈说王金火。

"王金火，他在墙上画我，画我一个大嘴。"

"我总是叫你不要和他玩，你偏要和他玩——那一个短命鬼!"

妈妈恨不得一巴掌打干毛儿的眼泪。她实实在在地恨王金火。

"哭出这个鬼样子!"

说着轻轻地把毛儿的眼泪揩了，挈起她的衣裳，她的新穿的孝衣。因为在厨房里干活，孝衣外还系了一个围裙。

赵志祥的大门当街，偏街，只有几家做小买卖的，好比他间壁的一家卖纸钱。赵志祥家的清早起床比人家晏一些，除了煮饭她没有多的事做，起来还没有梳头，街上，她的门外，有小孩子拉的粪，她也不问是谁家的小孩拉的，她认得是对门王金火的粪，她拿了她的扫帚把它扫干净。张四婶子看见了——毛儿叫张四奶，总是忍不住地要心头纳罕："好贤快的媳妇!"她站在上风，偏着她张四奶的脸道：

"起来了玉姐?"

张四奶叫赵志祥家的叫玉姐。

“四奶，哪家没有小孩？”

张四奶暗地称贤快，见了玉姐扫别人孩子的粪，玉姐就看出来了，听了一声玉姐。

“是呀，妇人家总要这么贤快才好。”

人都要人说好。赵志祥家的实在又不愿别人诅怨她的小孩。小胖子也拉粪。

这条街，到了赵志祥的门口到了尽头，过去，土渣堆。再走，荒地长了草，赵志祥做孝子的时候就在这里搭帐篷，吹了三天喇叭。草的坡上两棵杨柳，六月天，赵志祥家的清早起来树脚下梳头。赵志祥也躺在树下睡觉，那时白日当天，闲着无事，从衙门口走回家来。一天，他午觉睡醒了，还是躺着，躺着竹榻，打了一个呵欠。他的呵欠是一个做爸爸的呵欠。连忙坐起来，人都猜不到他坐起来是有一叫：

“你妈妈，毛在家吗？”

“在家，在间壁玩。”

“剃头。”

这一句，两个字，赵志祥他也不晓得他是叫“你妈妈”听还是叫剃头的不要走站住。剃头的站住了，放下他的剃头的担子。

爸爸自己先剃，他的竹榻坐到剃头的剃头凳。

“呵呵呵。”

坐到剃头的剃头凳很新鲜地打一欠。

赵志祥剃头是剃光头。挑担子的剃头的都是剃光头。毛儿虽然要蓄一个老儿辫，也属于光头。爸爸坐在那里洗头，洗头发，毛儿来了，妈妈跟着出来了。

“剃头。”

爸爸说，抬头见了他的毛。他仿佛这时才睡醒过来，他好大

的工夫没有见他的毛了。他说他是告诉毛要剃头不要跑。他刚从剃头的盆里抬起头来他说。没有抬起来，等着揩干脸。爸爸的脸好像毛儿要哭的脸了。

剃头的什么也不晓得，剃头。赵志祥闭了眼睛又闭嘴。

毛儿掉过身，一跑跑到妈妈那里去了，仿佛他忽然觉得站在这里看爸爸干什么。

他的门口又来了一个摇鼓的。妈妈要买布。布未卖成功，摇鼓的又摇了他的鼓走了。

"上街到铺子里去买。"

赵志祥家的自己说一句。

"铺子里去买。"

摇鼓的远远的说一句。

赵志祥家的说话时看了王金火一眼。王金火同毛儿平排着站，看毛儿的妈妈买布。看了一眼就完了，叫一声毛儿道：

"你爸爸剃完了。"

王金火是"平头"。赵志祥家的有一回见了王金火的平头好看，想到她的毛儿将来也把头发都蓄起来，到街上去剪平头。平头要上理发店。今天看王金火，只看了王金火一眼，没有想。王金火的平头差不多有一年了，常日碰见的事。

爸爸已经在那里取耳。万籁无声。赵志祥实在地享乐，斜了眼睛，偏着头，新头，什么都不管，等他的耳屎看。赵志祥家的又叫一声毛儿道：

"你爸爸剃完了。"

她没有看赵志祥，看见了，正如看见了太阳，虽然没有去看它。赵志祥，一个新头，常日碰见的事。只有冷天，赵志祥剃完了头走到房里去，她手上做着针线活，抬头一看，道：

"要戴帽子。"

毛儿剃完头，妈妈拉住他，看头上有毛没有，脸上的汗毛修干净了没有。这一位剃头的是一个老实人，不爱说话，赵志祥也说他老实，会取耳，他却不大乐意赵志家的这么的瞧她的毛儿，心想："只有你的孩子剃头！"他在那里收拾家伙。

赵志祥家的瞧她的毛儿，可以说不是瞧她的毛儿，是她自己照镜子。因为她一心看一个东西，不记得这个面相是她的毛儿，不记得她对了这面相瞧。

剩了他们三个人。竹榻另外一把小竹椅子，赵志祥家的坐了椅手。她是乘凉，两手抱着膝头。树阴下很凉快。这一刻工夫，她简直没有听见毛儿和他的爸爸说话，说什么。她望着有凉意的风吹着柳叶儿动，好像采花的蜂儿要飞上花心，两下都是轻轻地惹着。看她的后影就晓得她很凉快了。这一棵树上的叶儿都是要来吹着她的眉毛动了。两棵杨柳她看了一棵。慢慢地她掉了头，她的眉毛，叶子底下显得更乌黑，似乎真动了一下了，见毛儿那么地贴住爸爸，道：

"要挨这么近！——多热的天！"

赵志祥心头的舒服不能比拟了。他坐着，毛儿站着，赤脚站了竹榻，驼爸爸的背，同爸爸一般高。妈妈同毛儿的话爸爸两个耳朵都听见了，嘴里还说话。毛儿还是答应爸爸：

"人山水日月，父母子女兄弟姊妹。还有左手右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还有小猫三只四只。"

妈妈听来很新奇，笑了。

赵志祥道：

"这些东西也要书上说！还是'人之初'好。"

他很看不起的样子。他也不晓得他这一说是说给毛儿听还是说给谁听。毛儿上了半年学，今天他才有工夫问毛儿书怎么读——早已晓得读的叫做《国文》第一册。

“妈，爸爸耳朵里有一个痣。”

毛儿欢喜得叫，他发现了一个东西。

妈妈不答应。爸爸未听见。赵志祥的右耳朵里有一个黑痣，赵志祥家的做新媳妇的时候就看见了。她还听见人说耳朵痣是“好痣”。

“毛，你的西瓜都吃了没有？”

爸爸说。

“下回再不要买许多这个东西，吃了又要拉稀。”

妈妈说。

毛儿看见程四牛、王金火，还有两个同学，都来了，自己也跕下地来了。

“四牛，算你大些，不要欺负我毛儿，欺负我毛儿我就告诉先生打你。”

四牛说他总是同毛儿好。

赵志祥今天高兴，他就逗着这几个孩子玩，忽然提着嗓子一声唱：

“耶稣爱我！我爱耶稣！”

惹得孩子们哈哈大笑，赵志祥家的坐在一旁，不知不觉地抱了她的膝头，含笑地一说：

“讨厌。”

她说的样子美。

（一九二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四　火

四火本来在干顺猪肉店捉脚。猪肉店的伙计分两等，一是掌屠刀的称师父，一则叫捉脚。捉脚，等于打杂。猪从豢户的猪窠里赶出来，以至抱上肉凳——已经不是猪而是肉了，都只有捉脚的卖气力。不但猪正在杀的时候要他捉猪的脚。

四火姓王。他也有三间茅屋（他只有一个嫂子，侄儿三个，又还小，茅屋，所以口头上人家都说是四火的茅屋），堂屋占了一间大的，居中，有天地君亲师位，王氏堂上历代祖宗，九天东厨司命。还有一条贴在一边，是总是发财了。但都等于无有。因为烟尘。然而到底是红纸。烟尘等于无有，因为都是，反而不见。四火总是偷油而已。偷油也确乎发财。捉脚偷油，算不了什么，犹之乎裁缝偷布，你自己莫谈国事——这当然是破一个谜儿猜猜，叫你小心。偷油，当然是偷猪油，猪油贵，故举之以概其余，所偷尚不止此，猪肠，猪血——总之凡属猪的，但除了猪粪，无所不偷。（按，猪粪别有偷者，不过不是在这场合，盖与胡适之先生拜金主义的拾煤渣的老婆子可以相提并论，牧猪场上常常看见一两个老婆子拿着家伙追踪几口猪，便是她们。）

干顺有两位主顾，与干顺同在一条街上，都是堂客——似乎无须声明，顾主而是堂客，其为寡妇无疑，一张氏，一赵氏。这个却得首先声明：猪肉店的顾主分为两种（指豢户而言，吃肉者另算），一卖毛猪，这就是说以猪卖，经了经纪的手称他一称，赶出门算干净，只付钱来；其二活猪不过秤，宰了再称，猪肠猪血豢户

拿回去,不计斤两,而油也当肉称,称了也准其拿回,扣总数。前者猪一斤钱二百四,后者肉一斤钱三百。张家大嫂同她的五岁的小姑娘,吃不了什么,“拿回来倒不够分人!”猪血拿回来煮熟了要端出几碗给邻家吃。也何苦让人家偷?计猪一只。赵二妈计肉。她有两位令郎,大的不过十一,而另有女婿。而且,赵二妈自己爱猪肠。而且,“省吃省喝,喂一只猪,吃他一个便宜油!”——哪里有三百钱一斤的猪油卖呢?语云,“有错买的,无错卖的”,那么反正这里是该屠户吃亏!

闲话少讲,且说四火。四火,不待说,是欢迎赵二妈的。赵二妈的狗儿,也格外欢迎四火。他一天不上学了。杀猪是天刚破晓,头一天晚上四火把猪赶了去。狗儿跟了猪尾巴叫:“哈哈哈,真会捉!”却不是说四火捉脚,是此刻一把捉住猪尾巴。猪不捉不去。赵二妈还在一旁喊:“莫把我的鸡赶跑了!”鸡飞狗跳端。赵二妈寂寞得很。狗儿通宵不睡也行,赵二妈要他早点睡,还要再三说:

“明天早晨不用我叫吧?”

“一天光我就起来!”

说着比一比手势,简直要一大为天。

“他不称得平平的,我就说他为屠户!——你想他不为屠户吧?”(“他”是指陈七叔,猪经纪。“你”非是指妈妈,当然也不必说不是,是泛问的口气。)

“多嘴!这你也管得了?——人家几时不公平?为屠户?”

但先是一巴掌。不公平就为屠户,非为屠户乃为狗。赵二妈的大意实如此。

“你只要看四火,眼睛莫离开他。”

狗点头。但又是——

“四火哥他不偷我的油。”

又一巴掌——

“你晓得什么?”

狗又点头。

终于还是赵二妈轻轻地拍狗屁股——

“狗,狗,起来。”

一面替自己梳头。

狗一夜做了猪梦。懵懵懂懂的,但根本上知道不是叫他起来上学。睁开眼睛——灯还没有吹熄。

当然非昨夜的灯。赵二妈今天起来点的。

有子万事足,赵二妈望着她的狗走近干顺的门,吃一点亏似乎也是可以的。

猪主照例必得去,正如别的买卖一样,三人当面——合经纪而为三。陈七叔本来兼做狗的干爹,已有一年之久,狗儿忽然很自重地否认了,小东人大有闯下滔天大祸之势。他听了许多坏话,讲他妈妈的——这个太出乎题外,只好不谈。简单一句:孩儿若去说公平,倒把为娘挂了心。

“狗。”

陈七叔先到了,端了烟袋向狗儿打招呼。

狗不答。不答即是不承认干爹。

“我们杀猪。你来干什么?”干顺的师父问。

“我不来,看你敢不敢杀!”

这个杀,是一刀把猪剖开。猪刮了毛挂在钩上。早已过了四火捉脚的时候。师父那么说,屠刀捏上了手。

“当然不敢,回头我说五十斤,你说一百斤,那我可赔不起,你干爹也赔不起。”干顺的掌柜说。

“七叔,今天不要做干爹啊,公平公平。”师父真是行其所无事,且剖且说话。

“干爹不吃饭！”

陈七叔鼻子里一句，且笑。

这个，可难解。而且，干爹的话，狗儿绝对不听。猪经纪当然靠屠户吃饭。师父歇了一歇手，瞄七叔一眼。这一瞄，屠户的眼色，却不是有意来耽误工夫，瞄得人心寒：“七叔，你没有良心！”

狗儿两眼不离开他的四火哥。四火蹲在那里守候，默无言语——耳朵可听？说时迟，那时快，四火尽猪之所有而空之了，就以他的怀抱。

“你妈妈叫你来看四火，怕他偷油，是不是？”

又是师父说。

狗儿嗤的一声笑——

“不是。”

一跳跳到四火的胁下去了。

“尿泡呢？尿泡呢？”

“等一会，等一会儿就是，我说给你就给你。”四火口若悬河——说得快。

他们两人昨天预约了，预约猪的尿泡。尿泡这东西——是的，著者几乎忘记了，既不经秤，又没有听说那一个豢户拿尿泡回家，大概都是捉脚的拿去做人情。即如我也曾经得过两回尿泡，都是捉脚的给我的。小孩子总喜欢玩。

狗儿就鹄立以待。

“我说给你就给你。”

四火又一句。他到底不是师父，未免手忙脚乱。

“我有一个好尿泡，给你，要不要？”

师父说。狗儿就掉一掉头。又回转去，扯四火一下——

“给我！”

"不要急,等一等。"

狗儿又如命——四火哥突然拿什么向他手上一塞:

"好吧好吧。"

狗儿喜出望外——正是猪尿泡!眉飞色舞,对干爹也笑了几笑。

连忙又光顾他的四火哥——不见四火。

四火在大街上。店外街旁,放着一个大木盘,四火傍着木盘翻猪肠。两只狗,伸了舌头傍盘舐,甚且舐到了盘子里去。非是舐猪粪,猪肠子里翻出来的猪粪。屠户的狗——一只就是干顺的狗,其他一只不详——吃不到猪粪头上去。

"狗!狗!"

四火踢狗,狗绊了他的脚。

狗儿捧了尿泡来了。

"四火哥,我吹不起来,你替我吹一吹。"

他以为四火一定比他吹得大。刚才刮了毛的他的猪就是四火吹得那么大。他一向佩服四火哥吹猪,暗地里纳罕。

四火不顾狗儿而说:

"你看,我一手的粪——ter!拿回去,叫你妈妈给一根线你,吹起来用线把它缠住,抛球玩。"

"Ter"所以喝狗,狗又近来了——我们且把他们留在街上来谈别的。

王二嫂,四火之嫂,系一个收生婆。一天,她洗三回家——谁家的毛头生下地三天了,她又去,去把毛头洗得干干净净,拜天地,拜祖先。未拜之先,干净了以后,王二嫂一手握了两个鸡蛋:"滚滚头,头戴顶;滚滚脚,脚穿靴。"这个毛头当然不是丫头。这两个鸡蛋滚来滚去滚到王二嫂的荷包里去了。她洗三回家,过张妈妈门口。张妈妈与四火为邻,是摆摊子的,卖花生,卖烟

卷,卖盐鸡蛋。一见王二嫂,张妈妈笑迎道:

“回来了。”

(这里又得声明:明明白白地“回来了”,是著者写的,张妈妈是一个咬舌,回读若肥,余类推。)

王二嫂趋而赴之。

张妈妈站起来俨然知道是要办了他的耳朵来就她的话。王二嫂就咕噜咕噜了一大堆。更一句,但已经冷落了张妈妈的耳朵,声音嘹亮——

“妈妈,你说好笑不好笑?”

妈妈连听连点头,但实耳边风而已。张妈妈只摆摊子,不管闲事。方其耳边话时,王二嫂连说连眨眼。

“喂——”

险些儿忘记了,一声“喂”,一手插进荷包,掏出来——

张妈妈先看见,两个蛋。

“妈妈,你就只给四十。”

妈妈一眼看破了蛋,然后——

“晚上给你。”

“不忙,不忙。”

王二嫂望见她的痢痢跑来了,第二个不忙已经开步走了。

张妈妈放在盐水里浸他一浸,是一百廿。盐蛋六枚一个。

王二嫂要吃晚饭,张妈妈来了。

大痢痢小痢痢团在那里吃桌子——捏了筷子占了天地君亲师位面前的一张八仙儿的三方。

王二嫂尚在厨房,厨房即王二嫂的房。

“妈妈,你来了?”

王二嫂双手端出一钵。

“猪血。”

张妈妈自己告诉自己，自己请坐，大癞痢坐着的一条板凳。

癞痢的筷子一齐下去，张妈妈似乎一无所见，筷子亦似无声响。

"把了葱？"

张妈妈眼见葱，葱亦钻鼻子。

"把了一点葱。妈妈，你尝一尝。"

王二嫂一看是空手，赶忙去拿筷子。癞痢都是各管各，不过方其取筷子时大癞痢助了小癞痢一脚之劳，大癞痢点起脚尖来够得着。

"妈妈，你尝一尝——就只晓得吃菜，去端饭！"

下半句当然是喝癞痢。妈妈接了筷子——

"好，好。"

多了一块东西，"好"却要算张妈妈最分明地咬出来。

"没有打酱油，把点酱油怕好一点。"

"好。"

此一"好"时，嘴里又只有舌头。孔子曰，富而无骄易，贫而无谄盖难。

看官如曰：张妈妈是馋；谄者王二嫂，她要卖鸡蛋。我亦无话说。

张妈妈递筷子于王二嫂——王二嫂是不由己地接过来，因为没有一句再尝，一嘴凑近张妈妈的耳边。此回屈了一点身，亦不十分入耳——

"妈妈，简直流了我一身冷汗！这堂客，一连两胎——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你说好笑不好笑？"

与之连接——

"不忙不忙。"

张妈妈拿出了四十了。双钞两枚。大癞痢连忙掉过头来，

但筷子不放手。

掉过来瘌痢挨一栗——

"吃你的!"

啬了瘌痢,手插荷包——王二嫂。

天作保来地作保,

陈桥出现龙一条,

昔日打马过金桥,

偶遇先生把卦摇,

你说孤王八字好,

到后来必定坐九朝。

到今日前言果验了,

你比诸葛凤雏算得高……

在外四火是也。只是三个瘌痢没有听。

"四哥回来了。"

"四火,店里回?"

张妈妈打招呼,四火则已进门。

王二嫂迎上前去,四火一手递阿嫂。

"油。"

王二嫂的眼睛告诉王二嫂。张妈妈的眼睛也看见了,她与四火之间是王二嫂,她以背向她,为她遮了四火。

王二嫂风车一般地车进厨房——看官将着急,问能有几步的路程?曰,王二嫂半夜三更起来小便,固亦如睛脚踏车之瞒其文明脚,而茅厕、马桶而已,尚在闽以内。在先就介绍过,闽内亦即厨房。

"四火,几时替我也留一点,你卖给面馆卖多少钱,我也出多

少钱。"

张妈妈同四火当面讲话。

你们总以为我得了好多！你看，分到我名下就只有这一点。

说话时一吊猪油不知挂在哪里，但张妈妈实看见了，这一点实在不多。

四火是酒醉回来。

四火之一落千丈，是此夜过了不久的事。

简单一句：四火的差事革掉了。在先在别儿家肉店里"一共混过好几年"(四火常是这样君子不重地说)，革掉了才到干顺，这一革，简直没有希望。偷油总不至于影响他的职业，有什么了不得的事屠户说不出？

在先也并不阔，言其服装，六月天更只一条裤，现在亦不过依然不阔。世态炎凉，人心不古，见乎阿嫂一人。起初也还好，但四火已不免寂寞之感了。一日大街回来，口唱抓王酒醉桃花宫——还是朱颜吗？当然不是。赤脚，六月炎天，太阳底下的石头大概很不容易踏下去，走得很像一个贼晚上在暗地里走路，探走。陈七保，警察，正站在那儿，他大概也很无聊，叫四火一声：

"四火。"

四火也光顾他一下，然而不答，还是走路。大癞痢端了一碗饭站在门口吃。王二嫂也在门口。门口有一棵树。望见四火，妈妈塞孩儿一拳。癞痢赶忙进去了，四火佯不见。

"四哥，煮饭今天晚上米怕不够，晚上煮粥吧。"

"米不够炒油饭吃。"

"这是怎么说的呢?！我同你侄儿背了你叔叔炒油饭吃不成？我娘儿们可怜！头上有天！"

四火冷冷的那一句，王二嫂喊破了喉咙。王二嫂羞恼成怒，四火自讨没趣。

“侄儿是我的侄儿，我难道就不疼不成？他要吃点什么，我做叔叔的难道还争嘴不成？背地里偷吃偷喝，成个什么样子？教坏了孩子。”

四火这一说时，王二嫂紧紧地把嘴闭住了，心里很喜欢。大癞痢已经又出来了，空手，赤条条的，张开眼睛莫名其妙，但紧紧地闭住他的油嘴。

没有他的座位，四火又踱出去，口唱：

“怕只怕五丈原哎哎哎哎哎……”

哎得不可收拾。诸葛忧天也。

一走走到城隍庙，城隍庙的石头上面睡午觉。四火既然到了城隍庙，则城隍庙不可以不写。城隍庙分上下殿。下殿只有两个“城隍庙的差人”——大家都是这样累赘地叫，但又叫“二百钱”，分立两旁。一位做了一个二百钱的手势，向你要二百钱，所以连那一位一齐叫做二百钱，其实那一位是手拿旱烟袋抽。因此，衙门口的张和气绰号二百钱。但或者因为先有二百钱的衙门口的差人再有二百钱的城隍庙的差人也说不定。然而张和气的二百钱确是跟着城隍庙的二百钱来的。男妇老幼一见张和气——当然本城的熟人，乡下人岂敢？张和气见了诸父老昆弟，以至于团头王八贼，也真是为人要学刘奉三，和气生财做大官。一见张和气，就叫二百钱，一叫二百钱，则张和气与城隍庙的差人，二而一，一而二了，不知道到底记得是谁。城隍庙的二百钱——这是专指那一位做手势的，凑巧也是一个麻子。那么张和气是麻子。此刻二百钱的跟前睡着王四火。六月天睡午觉这一块大石头上面真凉快。

城隍庙的上殿，当中，当然是县城隍。排立两墙者一共有八位，老爷正在升堂打板子的样子。这八位，有一个也是麻子，一个是塌鼻，一个是歪嘴，其余的记不清，不是记不清，我写不出那

毛病的名儿。诸位的形色——如果要逼真，请就近到中央公园卫生陈列所看一看那几副患梅疮的面孔。著者昨天恰好去参观一次，所以这样说。当初塑神像的不知缘何这样胡闹令人不起好感，未必是年代久远的关系。确乎有好几十年未加髹漆。但这个于我有大大的好处，曾经在城隍庙烧了一回香，至今不敢同人打官司，凡事退一步想，自己拷问一下。

城隍庙的和尚这时正在和尚的房里抽他的大烟——抽大烟？四火缘何不去把他抓住？岂不是一笔财喜？要知道，和尚有他的来历。即如刚才，四火未进来以先，石大先生娘子来了，穿了石大先生娘子的裙子来烧香。今天原来是七月初一。统共计算，穿裙子城里只有两位，石大先生娘子算第一个。石大先生抽大烟常在城隍庙，县长——如今叫县长，县长常在石大先生的家里打牌。这一说你自然没有话说了。石大先生家距城隍庙不远。城隍庙的和尚做的点心比厨子还做得好吃。这并不是说石大先生家里有厨子。有时也有厨子。刚才，石大先生娘子来烧香，上殿以下打一个招呼：

"和尚在家吗？"

"先生娘子来了？"

和尚出来了，笑得不可以再笑，一眼就见——但不知是先见石大先生娘子的青绉裙子呢还是先见石大先生娘子的一双小脚？总之这两件东西很少见。小脚岂少见？但石大先生娘子的青绉裙子恰恰掩到石大先生娘子的小脚，所以地球上只有石大先生娘子的小脚了。石大先生娘子的脸皮也搽了粉。

"菩萨保护！"

和尚双手接过石大先生娘子的一份城隍庙香纸说。石大先生娘子也说。

石大先生娘子大概站不住脚，不是走路缘何也循环踏脚？

这是城隍庙,她的大先生常来:这样汗流得意,得意忘形,进香是来求菩萨,是来作揖,出门曾几何时居然忘记了。和尚放了炮,炮响了,这才一扭弯,跑到当中跪下去。头上还插了花。和尚也看见了。为什么耽误了一会,又回到原地方,等候石大先生娘子起来。头上还是插了花。肓照样再看。石大先生娘子叩首不肯起来。起来,要走路——

“再到天后宫去。”

“歇一会,喝点茶。”

“不,不——和尚,你不要信你大先生的话,他总说没有菩萨,连天上雷都不是菩萨!没有菩萨人人都进香做什么?”

“菩萨保护,保护大少爷明年添一个孙子。”

你道和尚忽然记起了什么,望着石大先生娘子头上插的花?记起今年正月里石大先生在城隍庙整躲了一天半,石大先生娘子同石大先生吵架,说不该又到婊子那里去。后来是石大先生娘子亲自上城隍庙来,然而石大先生已经走了。和尚送了石大先生娘子出了下殿,回进去,抽大烟。所以四火躺在那里打鼾,和尚并不晓得。四火睡了几大的工夫,四火也不晓得,一睁眼,听得里面放炮,还不打算起来,但听得和尚嚷——

“这不行!这不行!”

和尚手下立刻多余了一个四火了。和尚也是刚刚出和尚的房,听了外面放炮。原来来了一个乡下汉子进香,自插香,自烧纸,放了炮正要拧鸡头,和尚一眼瞧见了,一双手跑去拦住他——自然是脚跑,而手拦:“这不行!这不行!”四火也拦住他:“不行!不行!”于是那汉子把鸡一搂,搂在怀里,对了他们两位轮了眼睛看,发抖。

“你有什么你说!”

“人家的牲口跑到他的田里吃了粮食,他说是我的牲口!说

是我害他！我只有一个孩子，凭城隍老爷！他一锄头把我的猪打死了！有理说不清！求城隍老爷开眼！他有两个孩子！我只有一个！师父！”

师父解劝道：

“我看你是一个老实人，哪里会害人？你也不要生气。进了香就算得事。拧鸡头不是玩得的！我出家人总是劝人好，冤仇可解不可结。”

汉子没的话说了，又掉过去听四火一篇——

“师父说的不错，你要听人家劝。你自然不是害人的人，然而你的猪到底跑到他的田里去了没有呢，你不也是不晓得吗？是不是？——那你这一下不是害了你自家吗？”

四火看得出他的道理战胜了，连忙加那一句。连忙又接下去——

“今天你喜得师父看见了，要不然的话，吓，你自己说的，你只有一个孩子！”

“我看你这个人将来还有好处，今天你就信我的话，回去、晓得吗？”

“多谢师父。”

“你的鸡，既然烧了香，拿回去不得，你就放在庙里。”

“你将来还要发财。”

“多谢师父。”

结果他赤脚探走了。不知他的下文如何？城隍庙立刻有了一只黄毛公鸡。而四火伸手问和尚借钱。他说：

“今天实在没有办法。”

和尚说：

“你不要向我打主意。”

“二百五不好听，给我一个张和气，多了我也不要。”

有一句俗言："二百五，卖屁股。"

"你的算盘打就了，这个鸡就算他一斤半，顶多值四百钱，你就要一半。"

"话不是这样说。今天给我一个面子。"

四火也得罪不得，和尚给了他一个面子，二百钱拿走了。走出城隍庙，他要小便，就朝那"君子自重小便远行"的地方，一个拐角，小便一下。一下未了，背后有人喊他：

"王四火！"

一看是马旺火，警察。这可不由得四火不答了，马旺火板起他的警察的面孔。四火好笑——

"你干什么？"

"你说干什么！不准你屙尿！"

四火更好笑——

"这是干什么？"

好笑，歇一会，把裤子重新扎一下。

"你不认得我，我不认得你？"

"不准你说话！跟我走！"

四火不肯白费气力，而马旺火要带四火走——这里且得补一笔，有一条警察署的告示贴在小便远行的旁边，只贴了三天，"此处禁止便溺如违带署罚办"。因为到了一位新署长，是一个学生出身，见了这个城市太不讲究清洁。所以马旺火要带四火走。四火也就有点舵转不过来。幸亏卖麻糖的吴细叔走来了，上前解劝。马旺火说明原委。

"好好，算了，算了，都是眼面前的几个人。"

于是吴细叔插在当间，他们两位隔了吴细叔吵嘴。

"你是狠你就跟我走！"

"跟我走！走到九江去了王八你晓得吗？"

“四火，这就是你的不是。”

然而四火走了。气坏了这一位警察，吴细叔一把拉住他。马旺火的女人去年冬大跟人逃了，所以四火这样下场。拿了二百钱哪里去混了一大半天？我们所晓得的，他走张大嫂门口路过的时候喝得脸红。这位张大嫂就是首先就介绍过的那个张大嫂，寡妇人家。四火过路，一个挑大粪的也过路。今天真是多事之秋，四火一碰把一桶的大粪碰泼了许多。四火只碰了挑大粪的一下，而大粪就碰泼了。张大嫂同她的小姑娘正在那里吃饭，张大嫂就不吃饭，跑出来一把拉住挑大粪的。

“你走！看你走得脱走不脱！”

拉住了怎么走得脱？然而挑大粪的想一脚走脱。

“你把我怎么样？又不是我有心碰泼的，是他碰了我一下。”

指四火的背。

“我不管许多，你把我的门口扫干净！”

扫干净算不了什么，挑大粪的就放下他的担子。

“你给一把扫帚我——没有扫帚我怎样扫呢？”

“啐你妈的脸！我给扫帚你扫大粪？”

“不要开口就骂人，我不是今天上街的乡下人，多不说，这条街我一天要走两回。”

于是他走回路了，丢下他的大粪。

“我不看你是一个寡妇人家，算不给你扫。”

且走且低头说。他也知道张大嫂是寡妇人家。四火早已走得不见了，落得干净，他怕张大嫂把他也拉住。寡妇人家，谁都不敢惹，尊重。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这位挑大粪的为什么走回路呢？不远，他刚从那里挑粪的，又回到那里去，那个人家的茅厕里他放了一把扫帚。那么他还得来回一趟。

四火回家很晚，王二嫂统率了三个瘌痢早睡了。睡了王二

嫂的破蒲扇没有放手,喳喳不休,蚊子太多。留得大门未闩。四火轻轻一推开。还咳他一声。天上打雷,打雷不下雨。四火趁着电光一倒倒到他的竹床上睡下去了。言其北窗之外电闪而已,不然难道他不睡不成?还给他留一盏灯不成?

"喳!"

扇子拍蚊子——一喳便悟,用不着想。他的头上也有蚊子,然而不管。

"喳嗒!"

扇子滚到地下来了,没有捏稳,睡着了——稍想了一下。然而王二嫂一翻翻下来了,起初四火毫不知,等待忽然——

"喊兮喊兮……"

那么起来屙尿!

"轰轰!"

打雷。

闪。

"轰轰!"

打雷。

"呼呼。"

四火打鼾了。四火毫不知。这样今天过了。过了一天又一天。不过半月工夫,四火这才实在没有办法。王二嫂动不动打瘌痢,打得王二嫂巴掌红,瘌痢屁股红。四火说王二嫂是打气,是打他。也只好不论。出去,回来,回来,出去。回来,白日就躺在门口树脚下睡觉。一天,睡觉醒来,大瘌痢一屁股黄泥巴捏在四叔面前,瘌痢们和土作盘筵,四叔打他一巴掌。瘌痢倒不在乎,掉转头来同四叔玩。

"四叔,我妈说你不要脸。"

四火打一个呵欠。

又一天,睡觉醒来,听得张妈妈在那里咬舌,或者是张妈妈把他喊醒了也未可知。张妈妈的鸡被谁偷走了一只。张妈妈喊得甚费气力,叫人想到人是应该有舌头的,舌头不应该有毛病。

"哪一个短阳寿的!害我!偷我的鸡!"

四火既然醒了,也还不起来,躺在那里学舌:

"偷你的□(从尸从穴)!"

(应该声明:此地是记者遵照唐有壬先生的写法,四火只不过故意把音变了一下。)

于是讲一个故事自己听,以醒瞌睡——

"一个咬舌婆,一天晚上,深更半夜里,有一个人摸到她家里去,把她的鸡偷走了,把她的鸭子也压死了,还朝她的墙上屙一泡屎。第二天清早她爬起来,一看,鸡不见了,鸭也压死了,墙上还屙了一泡屎,她就跑到大门外一喊!一喊:'是哪一个短寿的!夜里跑来偷我的□(从尸从穴)!把我压也压死了!还要屙一泡屎我的床上!'大家听见了都跑来了……"

"我可怜!害我!偷我的鸡!"

(一九二九年九月)

李教授

李教授李方正——李方正平常喜欢人家称他称教授，朋友们一见面便呼他曰李教授。他晓得这是同他开玩笑的，但也喜欢听，而且晓得大家都没有含一点恶意，都是高兴，大家都是教授。要说真正的喜欢，是李方正教授一齐来，单就教授二字而论，还不及 Professor 好。他看见报纸上称提倡白话的急先锋胡适为胡适之博士，很羡慕——胡适之博士在社会上的地位他当然是不敢梦想的了，压根儿就没有想过，他只是觉得胡适之博士五个字说来尊贵而又亲切，李方正于李方正之外没有别的名字。他自己当初讨厌中国的陋习首先废去了"字"！倘若他也有一个外号，那就不必说李方正教授——他是一个 M.A.，所以由胡适之博士一想想到不必说李方正教授就好了。

李方正教授——以下简称李方正，他刚才是从他的一位朋友家里出来。这位朋友编辑《光报》。他到那里去，是同他商量，问他写那样的文章是不是一定是一个好方法。文章的 subject 是："知识阶级难道一定要打倒吗？"照李方正的意思，还是无声无息的好，什么也不说，等下去，心头的烦恼那自然是无可如何想不也不不了的。那里方且高喊打倒知识阶级，你又在这里发表这样的文章，"那适足为知识阶级张目"。出口这几个字，编辑先生对他一笑，笑他这几个字用得不妥。十几年的老友，笑也不算什么，你也晓得我，我也晓得你。李方正好几天没有这样笑过，就笑道：

“我总不像你们得善后委员的津贴。”

李方正国文不大行，英文好。

连忙又说明他的意思：

“你这样发表文章，那就明明白白地我们是知识阶级了。一声也不做，过了一些日子，喊的人或者也就不喊了，知识阶级或者也就忘记了——我是说大家再也不记得这四个字。”

编辑先生忙着要上报馆，李方正，就过去许多事情看来，朋友们的主意实在比他强得多（所以他另外又有一个“书呆子”的名字），没有商量好出来了。这样的事以前实在没有见过。但他总觉得文章不该发表。而且，看朋友的神情，既然也有点张皇，益发地觉得发表不该了。

路上他遇见一位同乡——今天他没有坐车，或者他同那位编辑先生相距不远，所以一走就走去了。他同同乡打招呼，他一向知道他思想急进，似乎也没有“入党”，而又是一个忠实人，便同他攀谈起来，一路走进了东安市场。叙谈一阵，好容易说上了他的题目：“打倒知识阶级，听说有这样的标语，但这里头也应不应该有一个界限呢？”同乡的一诺便是千金，侥幸他是一个例外，也就顾不得平素太惹人注目的几位朋友了。同乡却同他一笑：

“翰林是早已打倒了，但现在乡里人还称留学生为洋翰林，可见是打不倒的。”

李方正好大一会没有作声。同乡同他作别了。他懊悔，平白地同他攀谈！当了李方正面前直说留学生，明明白白地含了李方正是知识阶级这个意思了！的确，乡里人都说他是洋翰林，而且他也喜欢听，虽然乡里人敬他不如敬他的祖父，他也觉得他不能比祖父名贵，祖父是“真”翰林。这一个真字是李方正替翰林添的。这个还未打倒的知识阶级李方正不知怎的怕听，并怕想，--推论推到这个上头来了就冷住了。其实这也是一个好听

的字眼，他轻易不肯辱没的，比如，有一回，朋友们闲谈，谈到“像姑”，有一位笑着拍着他的肩膀道：“就是卖屁股！”他简直要洗耳，因为一掉头，然而既然也听了，只好也笑道：

“这也是知识阶级的人说的话！”

东安市场的美容理发馆，楼上，是李方正理发的地方。他今天也可以理发，就进去理发。原来他理发在青年会，青年会更讲究，自从反基督教大同盟发生以后迁到美容来了。有时他叫他的听差打电话要剃头的上他家里来（在剃头的目录上为“外叫”），就说：“打电话到美容。”他记起“一封未寄的信”，胡适之博士翻译的，每每是亲身坐在美容的时候。“倘若寄去了，事情不知道怎样？”于是一瞧，剃头的也一瞧，对象同为镜子里头的李方正。“这样分。”自己拿手分给剃头的看，分头。“那一位教授真可佩服，剃头没有剃完又跑去上讲堂。”又一瞧，惭愧他不能这样。“但也不必。那样惹得学生笑……”于是觉得人生太苦了。这是一个衷心的苦痛，脸都红了，抬了眼睛瞧剃头的一眼，怕剃头的看出了他的羞惭——吓得剃头的怕李先生不多给小费了，以为又分错了。有一回他也惹得一堂学生大笑，自己该死要夸博雅，说一个书名字说错了。一个平常的错误，但李方正很讳言这个，兹亦从略。

今天的烦恼，放心不下，比那个苦痛还好受得多，那是一时无可容身之地，此刻躺在剃头的安乐椅子上，人于睡眠的状态了，什么都丢开了，不丢开而也丢开了，只有一个疲倦后的舒服。一睁眼睛，剃头的正捏了刮脸的刀子要刮他的胡子——当然不是说李方正一定就有胡子。他不晓得他的脸很难看，一嘴的胰子沫，他以为他是“开用雪花之膏”的李方正，梅兰芳同他穿了一样的西装。他就是李方正，何待以为？言他的意识里的他同剃头的手下的他不是一个罢了。而他的意识里的他确乎是离不开

雪花膏的时候多。忽然他又一怕，怕剃头的一不小心刀子溜了——那一下子不晓得要伤了他的什么地方？割了鼻子……晓得是闭了嘴，不晓得，嘴实闭了，乃把牙齿紧一关，仿佛这样这个害怕的思想就不来了。果然，只这样想：其实这也并不算什么奇事，不能怎样责备剃头的，谁能心里没有事，一有事，一不小心，刀子就溜了。总没有听说剃头的碰伤了人，洋车倒有时跌坏人。不，剃头也流血……

李方正记起另一个李方正了。那个李方正是上蒙学，头上还是瘌痢。他没有父亲，有母亲，已经十岁，应该蓄辫子的，母亲说蓄了辫子瘌痢更不易好，且不蓄。他爱赖头，不肯剃，剃得痛，剃了一头血，母亲总是拿好话来哄他，并且对剃头师父说：

“师父，拿一把好刀子，快刀子。”

他事后常纳罕，快刀子，血不越发流得多吗？不越发剃得痛吗？当时他却不会说，专哭。

李方正很奇怪，怎的那个样子，那个瘌痢头太不像李方正了。但那个瘌痢头如在目前。他还留了他儿童时代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其实也是一个面目端秀的孩子，看不见头上有瘌痢，因了瘌痢二字他就把别个孩子的瘌痢拿到自己的头上来了。他自己的瘌痢头他没有看见过。他儿童时代，虽然很娇，剃头是站着，面前并没有玻璃镜。一想到瘌痢剃头剃出血来，简直是皮破血出，那么红。他看见了一个死人，僵在地上，头偏着，同脖子没有连起来，杀了的……

他怕。当时他也是怕，吵得母亲一夜没有睡觉，母亲埋怨他为什么跟着别人跑去看，这一怕他就不记得了。就是辛亥光复那一年他们县城里杀了一个土匪。他怕，睁开眼睛剃头的在他的身旁。他觉得很亲热了，身旁有人。好像做了一场梦醒来，摸不着头脑——剃头的一扶把他从安乐椅子上扶起来了。

走出美容，下了楼梯，两个女学生迎面而来，他也没有留心。一个是他的学生。两双眼睛都瞧着李方正。李方正走过了，李方正的学生——那一天一堂大笑，李方正后来想起来她没有笑，她微动一动她的嘴告诉她的同伴：

"李方正。"

说话时的方便，说李方正便含了李方正教授这一个意思。那一位也就领会了，不，是她先看见，不过她不说，装在心里。有一回哥伦比亚的某教授来此地公开演讲，李方正教授翻译，她在那里听讲。

李方正刚刚走出东安市场的大门，一群洋车夫跑拢来包围他。他并不一定打算坐车，他依然是摸不着头脑，但坐上了一辆了。坐到家，多给了洋车夫好几枚。吃了饭，他似乎什么也丢开了，不烦恼。黄昏时分，倒在沙发上，忆起他的母亲。他的母亲说过："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书人总有出头的日子，凡百事都离不开读书人。"他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母亲虽是自言自语，而是坐在他的面前说，他暗地虽好笑。他还是觉得母亲的话可笑。"Benjamin Franklin 也有过这样的话！"忽然若有心得。Franklin 的话当然与他的母亲不同了。当然要说得好听些。但到底是怎样的几句，要问李方正才明白。当初他也轻轻地读过去了，虽然读得熟。他的一本破烂的《富兰克林自传》就出现眼前，书皮子有一面脱下来了。忆起那一天的样子真可笑，拿了这一本破书卖给旧书摊子。那时他刚在某地大学预料卒了业。

忽然一站站起来了，从沙发上。这一站起才真个的是自觉，意识鲜明——

"没有事做我就回家去。未必真到了那样的日子，乱杀人。"

来回走了一趟了。回家去还是不行，乡里人一定笑他没有事干！

他去年暑假回乡，他的一位本家问他干什么差事，他迟疑了一会，说教授怕他们不懂，他又不会撒谎，而且，当到教授，还要撒谎才好，李方正简直有点不平，感到被了解之难。慢慢地加两个字道：

"大学教授。"

"你该弄一个知事做一做，当教员干什么呢？"

这一位本家并且看不起西装——就是他，又要李方正没有主意了。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卜　居

A 君是诗人。因为要做诗，所以就做隐士，就——用一个典故就卜居。其实他已经从首善之区的街上卜到首善之区的乡下来了，二月倒数第三天，A 君同他的房主——一个老婆子，A 君倒很喜欢她讲究清洁，这一天他同她干脆地说：

“我是要找一个清净地方，你这儿闹得很！”

A 君已经质问了她两遍，问是哪有那么多的女人来往，乡下女人专门晓得说话！

“昨儿来的是我的姑娘，去年腊月里出了门子——她那儿倒不错，有好些日子没有来，昨儿来了吃两顿饭就走了。”

“那是你的姑娘？”A 君头一偏，诗人的回忆。但他不得要领地撤身进去了，进了他的诗坛。三间房 A 君赁了一间，房主人祖传的一张吃饭的桌子 A 君拿来做诗。

老婆子咕噜了一句：

“我这儿闹得很！——那你就只有到山上庙里住去！”

“她是你的姑娘，那两个老妖精是你的什么东西呢？”

A 君也咕噜一句，没有咕出来，闷在肚子里。昨天又来了两个老婆子。

“你的姑娘”，似乎不大要紧，没有多大的工夫姑爷来了，A 君只有提了他的 stick 走了。

一走走了五里，走进了大悲寺。大悲寺茂林修竹，在这个沙漠地方真是稀罕物儿，A 君说。不禁惹动乡愁了。这些地方都

是资本家住！又说。又记起他的一位劲敌，那是住西湖的，住烟霞洞。A君尝愤他："为什么是你一手奠定了文坛？"要打倒他。那诗人盖发了一张传单，有这样的话。

大悲寺有浴水池一个，好几位住客，都是来避暑的，正在那里浴。A君一看——那两个真是女子。A君看了一半天还以为时髦的男学生蓄了分头。

A君读过梭罗古勃的《微笑》，记得那个借钱借不着的可怜人是跳到水里淹死的。A君俨然就站在那个河岸上，四近并没有一个人。"那真是无声无臭……"A君觉得寂寞而可哀了。

A君走出了大悲寺的大门，还隐约地听见那两个浴女的笑声。

他还没有着落。"那你就只有到山上庙里住去！"——老婆子的话忽然提醒了A君。是的，他目下住的当儿，屋后有山，山上一个小庙，她一定是说这一个庙！

A君，他从街上搬来的时候，没有到，走在路上，就望见这一个庙，小庙躲在树林里，一条白道若隐若现，牵引诗人的心灵。

A君提了他的stick直去看这个庙了。

到了这个庙，汗如雨下，抚孤松而盘桓，自谓是羲皇上人。没有一径就进去，松树下，庙门口，留恋一下。这实在是一个好凉快的所在。庙墙颇倒塌——正是A君所要的，房价必不高。门虽设而常关，没有要它就开，就开了，只轻轻地一推……

"干什么的？"

一个烂疮脚的老婆子坐在她的门槛上睄她的疮腿，纸，街上的老妈子要拿来换取灯的纸，粘住了，揭也揭不开；问而没有抬头，毫不在乎的样子，但轻轻便便地来这一个"干什么的？"简直是娇声，说了她一个月没有睄见人，人来了。

A君不答，一眼都看见了，一切。她一定是住在那个小屋子

里，原来大库是放鼓，大悲寺则叫做鼓楼。

“你这个庙里怎么没有菩萨？”

“什么？”抬了头。

“菩萨。”

“不知道。”又低下去。

A君窘。他所再找得出来的是“偶像”，偶像当然更不知道。一定还有后重，那里有一扇门。A君就往前进——或者应说往后退。后重更糟糕，好几只鸡，扒粪渣子。偶像——用老婆子的话是“佛爷”二字，是有的，刚刚剩了一只手，塌了，露天之下。山脚下望见的树林，不像树林。

“她也进来了。”A君权且不看她的脚，看一看她的手。“你这怎么吃饭！”咬牙切齿地叹。是想，眉毛也不便皱。意思是，吃饭是靠这手端碗——她抓疮！

这里简直无话可说，A君又退出前重来了，她跟着来。

“你这是什么庙？”

“什么庙？家庙。”

家庙，A君点头。

“你看庙？”

“看庙。”

“你这庙归谁管呢？”

“底下有人管，归二大爷，路北就是。”

“路北，哪个路北？”

A君是问，不一定是问她。问她：

“你这庙出租吗？”

“出租？你租吗？有人租我们就搬下去，一月我们也得点盘缠。”

“从前租过人没有？”

"去年还有一个外国人,要把这山全租给他。"

"不干净。"

A君一眼看尽四方。

"一扫就干净。"

"你们就在这里拉屎!"

A君是报告这一个事实,看着拉的屎,并不一定是责备。烂疮脚蹭下去,蹭下去摸腿。

"租人要多少钱一月?"

"五百块吧。"

"五百块?——五百块是多少?"

"五百块。"

"你这个破庙也要五百块!?你晓得五百块是多少!?"

A君的"混账"险些儿来了,喜得带住了。他知道,一混账就非"揍你"不可,那么厉害,这个地方。

"可不是吗?去年那个外国人要租就说五百块。"

"啊,那一定是论长年。我是问一月多少钱,而且我只要这两间。"

一脚跨进了那两间。其实只有这两间,如果要房子。

"你这房子太不堪,都是老鼠咬的。"

"是。"

望着A君说"是"。然而心想:"说什么?"

A君又站下来,一跨跨了两层阶级。

"你这儿清净倒清净,没有人闹。"

"有人闹?谁闹?谁也不上来!"

有点愤,A君简直是冤枉了她一下。

"我是要找一个清净的地方,我现在住的那儿不清净,时常有人来往,房子倒还好,也不贵。"

A君是诉苦，至于此一个清净的地方出租他租不租——租？这个在他的脑里已经是一个空白了，走了，走了他不晓得。

“谁也不上这儿来。去年七月里有两个贼，上来偷我的小鸡子！”

A君抢着道：

“是什么样于的人？”

她又不让A君说，抢着说：

“两个贼！我就一嚷。”

“那恐怕是弄得好玩的，贼他哪里偷鸡？我们乡里，偷鸡不算什么，是常事。”

十年以前，A君在他的故乡听一位举人讲了凡《纲鉴》，窗友们便都喜欢偷邻近一家菜园的鸡，并偷豌豆。

“我一嚷，人都上来了。好些个人，都上来了。巡警也上来了。”

“你的鸡到底偷走了没有呢？”

“二妹妹，你来。”

A君稍吃一惊：“怎么还有一个人？”

对，还有一个人，也在那一间屋子里，屋子的角里，躺了一床破席。

“二妹妹”就进去了。

“要什么？”

“跟他说什么！闹得玩儿的。”

A君很愤，平白地说他闹得玩儿的！而且，一听那说话的神气，简直是看不起他，那个要死的老婆子！于是就愤走了——

“谁来住你这个庙？连你的小鸡子也有人偷！”

盖分明地肯定了，他不住这个庙。

回到他那儿，一进门就告诉老婆子——

“我在山上庙里来。”

老婆子暗地里这一惊不小：“山上庙里来？”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八日）

文公庙

文公庙供奉的是韩文公。韩文公青袍纸扇，白面书生，同吕祖庙的吕洞宾大仙是一副模样。最初是王大奶同她的孙女儿晓得"文公菩萨"就是韩文公——话是这样说："不错，韩文公，文公庙的文公菩萨就是。戏台上还唱文公走雪的戏哩。"不错，真个的说对了。县志载得有，接着城隍庙叙文公庙，二庙盖同在东门，叙明了昌黎韩文公。母孙二人都喜欢"韩湘子度叔"的唱本，孙女儿唱，祖母听，"韩湘子度叔"上面有"韩文公"，而且，"谪贬潮阳路八千"。渐渐知道的也就多了，文公庙烧香的还是少。这一位老太太同这一位小姐初一十五不断地来烧香。

张七先生久在文公庙教书。文公庙的和尚——和尚文公庙至多只能有一个，无须再加区别字，恰巧又有这一位张七先生，简直有口皆碑。和尚老诚。张七先生呢，"先生不回家"，即是说不耽误学生上学。每年总有好几十个学生，年年有不来的，年年有新来的，读到"离娄"就不来了，去学生意。有一回王大奶烧了香抽了一张"家宅"，请张七先生念给她听，先听为快。张七先生正在那里嚷："读熟了背！"不嚷就听不见了。可怜的是孩子们，有的快要读熟了。王大奶刚刚站到门槛以外，张七先生连忙离开他的先生的位，刚刚走到门槛以内，自然不用得走了。接了签又回去，回去戴上眼镜，首先说："家宅，上上。"王大奶听了念完了，要赶回去看媳妇打米煮饭，米桶放在她老人家自己的房里，还要对张七先生说一句道：

“七先生，文公菩萨就是韩文公，好不伤心，谪贬潮阳路八千，四九寒天，多冷。”

七先生点头。实在他不关心韩文公，没有听清楚，晓得是说这个庙里的菩萨。

王大奶开步走了，叫七先生不要送，七先生要送，走了还要问：

“瘌痢今天来了没有？他爸爸昨天晚上要打死他！总是逃学。老五那东西委实也太拙，现他有孩子！哪一家孩子不贪玩？”

老五者，王大奶之令侄，瘌痢的爸爸。瘌痢来了，“自羲农，至黄帝！自羲农，至黄帝！”是瘌痢嚷。他此刻连先生也不在眼中了，他的大奶进了他的学房，同先生说话！张大火以下（张大火是最大的一个），皆大喜欢，不过他们是帮王瘌痢喜欢还是他们自己喜欢，颇难得分清。总之王瘌痢的大奶来了，又走了。

可怜，十几双眼睛，高低不差多少，一齐朝着学门的方向往外望，嘴也差不多是一样动——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都读得没有气力了。学门外是一方天井，哪里还望得见走出了大门的王大奶？有的坐得偏于一角，自始就没有望见王大奶，望得眼睛是黑的。先生进来得那么快，张大火刚刚下了位要去拍王长江的脑袋瓜，倒惊坏了自家，下了位又一屁股坐上去了。都是高声一唱，张大火更是高声一唱：“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先生也听清楚了。先生的步子总是慢，但一点也不显得他乏，仿佛他的路程是绕行地球一周，永远慢开他的慢步。

张七先生绰号张驴子。张大火以下在外淘气，坐在茶馆里的人便道：“告诉张驴子打你的屁股。”他们只印了“告诉”两字，害怕。说话者，待他说了，作用在“张驴子”，起了张七先生的印象了。张七先生脸皮黑，眉毛又生得恶，学生怕他怕这个眉毛，

一板子打下来了倒不怕。真的,到现在差不多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张七先生的学生还记得张七先生,是因为张七先生的眉毛,一放开这个眉毛,张七先生没有了,张七先生多年死去了。然而,就是当面一个人,五官缺少了一官,虽然只缺少这么一点,就不像一个人,世上也就没有这样一个人。戴上先生的眼镜,先生简直不可怕,且可乐,先生怕他的眼镜了,俨然是,张大火以下都不亦乐乎,看先生戴眼镜。张七先生的眼镜不常戴,请他干什么才戴。比如刚才替王大奶念家宅。最普通的是写"天作之合",婚书。有的慎重其事,请七先生上他府上去写,"贴七先生一餐饭",大多数则是亲自拿了红纸帖子上文公庙来。眼镜有一个眼镜盒。眼镜盒有了三十年,新媳妇为新郎做的,皂角的形状,"绉布的",什么绉布,张七先生自己也说不清,他当初也没有问他的先生娘子,下垂一绺红丝,当然早已不红了。张七先生的先生娘子给七先生留下的纪念,还有七先生的一双鞋,这个,七先生打开箱子,分外地伤心。"好好的死去了。"当时有眼镜盒没有眼镜,教书也不在文公庙,在乡下自己的村里。眼镜只买了十年,先生娘子是不能晓得的了,花五百钱,从湖北汉口来的一个叫卖眼镜的玻璃匣子里头买了下来。话说这一位卖眼镜的年年有一个时候还是见他背了他的匣子沿街卖,一天,经文公庙过,站在门口,放下匣子,"歇一会儿"。张七先生也走出来了,看眼镜,问价钱。

"这样的两串,这样的一串二。"

"当先五百个钱,如今那就要费那么些?都还没有我的一副好。"

张七先生显得他得意。卖眼镜的就背上他的匣子走了。他一点也不显他的失意,且走且说了一句:"这位老先生一副眼镜要用他一生。"这时和尚走出来了。和尚他总是忙。煮饭他倒费

不了多大的工夫,一会儿就看见他端了他的饭吃,他忙菜园,虽然他的菜卖不了钱,也不多;忙着上楼,上了楼就不看见他下来,楼上动得响;忙着舂米,他的米是一次舂就,不说一年,一季是要吃的,所以这一天就只看见他忙了;忙着买盘香,他要买那"顶干顶干的",不顶干又回头换,或者先几天去定着,来回是空手,而是买盘香,来回二十里。向来他同十里铺的万盛香店通买卖,乡下东西比城里好。十里铺,尚是从东门口计算,十里。文公庙到东门口还有一里半吧。他的庙,"一个月也没有两个人进香。"他晓得——是他说的他不晓得吗?但他的庙一年三百六十日点盘香。盘香的工用盖等于取灯儿。文公菩萨面前长明灯也长明着,不能拿菩萨的灯来点火,"一点点熄了呢?"还有许多事要忙。他走出来,手上的扫帚还没有放下,刚刚吃了饭扫一扫厨房,听得门口有人说话,就走出来,出来只看见七先生站在门口。虽然不能说他看见,因为他的眼睛不大看得见,但说他看见七先生是可以的了。他一看见七先生就是七先生。七先生是打算进来。看见和尚来了又不进去了。

"那个卖眼镜的又来了。"

七先生告诉和尚。

"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湖北佬没有一个好东西,先生你再也莫买他的眼镜!"

"都赶不上我的一副好,要一串二两串钱!"

七先生的得意和尚看不见了,捏了他的扫帚转身要进去,又转过来,猛的一下盯了七先生的脸向上看,七先生比他高一些——原来是有话说:

"七先生,你看怎么样,王小毛那孩子我劝你老人家再也莫打他,我看他简直成了呆子!今天我上茅厕,他也跑进去了,我问是哪一个,他不晓得答应,我一看,是他!我说你这孩子,人家

问你你怎么不答应呢？他说他没有屙了，你没有屙了你就不答应吗？要不是我仔细，一脚撞到粪缸里去了呢？"

七先生没有意见。王小毛是最小的一个学生。但他老人家今天很高兴王小毛，见了王小毛，虽然不笑，心里很喜欢这个孩子。昨天下午王小毛家里送斤半猪肉来了。七先生告诉来人道："这孩子倒不是不能读书的，聪明。"张七先生有两个学生，他们家都有钱，一个叫做冯炎生，一个就是王小毛。每逢初一十五，冯炎生同王小毛都要"送菜先生"，即是家里做一碗菜送到学房来，或是一碗鱼，或是一碗豆腐或海带煮肉。王小毛家里做的菜总好吃些，七先生说。这回初一，即七月初一，王小毛没有送，今天十五，昨天他爸爸打发人送斤半猪肉来了。张七先生还同王小毛谈了一会儿话，张大火以下都看先生同小毛说话，小毛却说不出，坐在他的位上，他的小脑壳不知安放到哪里才好，不肯抬起来。慢慢地先生捏他的耳朵要他说了一句，他说得好玩：

"我家杀猪，八十一斤。"

张七先生才晓得他家那一只大肥猪宰了。人家家里有猪张七先生何以晓得呢？原来如此：文公庙门口差不多等于一个牧场，一大片荒地，长了几棵树，邻近的猪同磨坊的驴子都在这里放，王小毛之祖母常是拿着家伙追踪一头猪，她老人家不甘心旁人捡她的猪粪，要拿去卖钱。

这一斤半肉张七先生拿来腌起来了，就在这个十五的早晨，放学叫学生回去吃饭，然后煮自己的饭，而且腌肉。等待吃了饭，牧拾了碗筷，时候已经不早，而学生还没有来。因为今天十五。门口听得有讨饭的叫："师父，打发一点！"接连只听得"师父，打发一点！"惹得张七先生慢步走出，忙开口道：

"'师父'！叫师娘也不打发！"

张七先生诙谐一下，心里快乐。讨饭的是一月老要来几回

的一个小孩子，下穿一条破裤。和尚有时打发一点，有时则骂，说小孩子不该讨饭。

“先生，你老人家今天打发我一点。”

“来，把裤子脱下，打屁股。”

说着做手势。相隔还有几步远。小孩笑着敲着他的讨饭的碗走了，且走且唱：

“人之初，

我不读，

我的丈母娘下狗儿下了一只草狗。”

“读”，读若“偷”。他的肚子已经很饱。到和尚庙里来讨饭，是回家路过，余兴。这时和尚正在那里端碗。“端碗”，犹言吃饭。

转瞬就是七月二十一。和尚从七月初一算起：“七月二十一，我妈的生日。”我妈的生日其实也没有什么，反正“不能尽心，到我妈坟面前去烧香”。相隔一百九十里。他从来不提起他的爸爸，不知何以故？也没有人问。妈妈还留了他一个忌日，还留了他自己的生日。这回的七月二十一有了桩事，又是上茅厕，他一不仔细，踏了一脚粪，“哪一个歪屁股屙屎屙到粪缸板上！”踏了一脚粪，更是糊涂，拿手去摸鞋子！张七先生正在那里嚷：“读熟了背！”忽然看见和尚气势汹汹地来了，门槛以外霹雳一声——

“七先生，你看这是怎么说！”

两手前伸若乌龟，一若不敢沾身。眼睛虽然是盯了七先生的位置去看，而是叫七先生看他的鞋子。张大火以下一时都住了嘴，侧耳而听，张大火则眼睛也有用处了，因为他首先望见了窗户以外。

“哪一个歪屁股屙屎屙到粪缸板上！踏我一鞋！”

孩子们一阵又嚷起来了，心里都不怕，都是一句：

"我不怕，不是我。"

张七先生嚷了一下：

"这些东西，都要打！"

和尚掉背而返了，若有所失，怎么只骂了这么几句？因为他气得好像一个蛤蟆，一肚子气。他的一只大黄狗沿他的足迹舔。他仔细地想："不是孩子的粪，孩子的粪是哪有这么粗一筒呢？踏得我一鞋！"他归究"这个先生"。今天早晨起来不知何以故他很恨这个先生。

晚半天学生各自还家今天不再来的时候，不知何以故和尚很是逍遥了，我妈的生日今年也不再有了，忘记了，站在门槛以外同七先生攀谈。或曰如此：十天以前有一位乡下老太太进城，沿庙烧香，烧到文公庙，抽一张签，拿回去请她女婿念，是四言四句："尔心不诚，叩我神明，斋戒沐浴，助油十斤。"所以今天兀地送二斤香油来了——何以只送二斤？但这件事是和尚还没有十分息怒的当儿就发生了。他站在门槛以外，问了七先生一件事，然后当面谈话。因为他在门口拾得了一条洗澡手巾，所以他问七先生，这样问：

"是你老人家的不是？"

"不是。"

"一定是哪一位乘凉的丢下的。"思忖着。

文公庙门口常有舂米的以及其他赤膊人等来乘凉。

"我伸手去摸，'这是哪一位丢了什么东西？'——先生，你看，如今的人心多么坏，王二家的她在那里捡粪，听见我这一说，连忙答应：'是我丢的。'我说：'你丢的？你丢了什么东西？'我把手巾剪在背后，她没有看清楚是洗澡手巾，'我的裹脚布！'你看如今的人心多么坏，喜的是一条手巾不是银子！"

七先生且听且欢乐。话来话去，又提到今天上茅厕上面去了，很是一个余兴的样子——

"先生，今天粪缸上的粪，我看不像小孩子的粪——这可应了一句俗言：'夫妻两个来尿，不是你也是我。'"

说着盯了七先生看，也笑。七先生笑而不答。"来尿"云者，是说睡在床上屙尿，实际上是指十岁以下的小孩子说，若一岁两岁又不大适用，因为那是当然的，来尿则有个责备的意思，不应该。

门口外是吴盛记的那一头叫驴又来了，兀地一叫。和尚连忙跑去，指着吴盛记放驴的孩子厉声说道：

"你这头驴！把我的园墙又挤塌了！你这个鸟东西！你再不好好地照管它我就驮根棍子打！"

鸟东西躺在地下玩。骂了这几句——怎么只骂了这几句？站在那里不晓得回去了。回去、且走，又骂：

"倒运的铺子养这么个驴，连尿也闻！打都打不走！"

"闻什么尿，和尚？"

王二家的远远地站着打趣他。

"你说闻什么尿！母驴尿什么尿！"

"这个和尚不是好和尚。"

"不是好和尚！你叫你王二把和尚赶走了他！——不是好和尚！"

不屑于同王二家的多说话的一个神气，回去。

枣

（旅客的话一）

我当然不能谈年纪，但过着这么一个放荡的生活。东西南北，颇有点儿行脚僧的风流，而时怀一个求安息之念，因此，很不觉得自己还应算是一个少年了。我的哀愁大概是少年的吧，也还真是一个少年的欢喜，落日西山，总无改于野花芳草的我的道上，我总是一个生意哩。

近数年来，北京这地方我彷徨得较久，来去无常，平常多半住客栈，今年，夏末到中秋，逍遥于所谓会馆的寒窗之下了。到此刻，这三个月的时光，还好像舍不得似的。我不知怎的，实在地不要听故乡人说话，我的故乡人似乎又都是一些笨脚色，舌头改变不过来，胡同口里，有时无意间碰到他们，我却不是相识，那个声音是那样地容易人耳……唉，人何必丢魂呢？实在要说是“乞怜”才好。没有法，道旁的我是那么感觉着。至于会馆，向来是不辨方向的了。今年那时为什么下这一着棋，我也不大说得清。总之两个院子只住着我一人。因为北京忽然不吉利，人们随着火车走了。我从哪得了这消息，也不大说得清。

我住的是后院，窗外两株枣树，一株颇大。一架葡萄，不在我的门口，荫着谁之门，锁上了，里面还存放有东西。平常也自负能谈诗的，只有这时，才甚以古人“青锁对芳菲”之句为妙了，多半是黄昏时，孑然一身，葡萄架下贪凉。

我的先生走来看我，他老人家算是上岁数的人了，从琉璃厂

来，拿了刻的印章给我看。我表示我的意见，说："我喜欢这个。"这是刻着苦雨翁玺四个字的。先生含笑。先生卜居于一个低洼所在，经不得北京的大雨，一下就非脱脚不可，水都装到屋子里去了——倘若深更半夜倾盆而注怎么办呢，梨枣倒真有了无妄之灾，还要首先起来捞那些捞什子，所以苦雨哩。但后来听说院子里已经挖了一个大坑，水由地中行。

先生常说《聊斋》这两句话不错：

姑妄言之姑听之
豆棚瓜架雨如丝

所以我写给先生的信里有云：

"豆棚瓜架雨如丝，一心贪看雨，一旦又记起了是一个过路人，走到这儿躲雨，到底天气不好也。钓鱼的他自不一样，雨里头有生意做，自然是斜风细雨不须归。我以为惟有这个躲雨的人最没有放过雨的美……"

这算是我的"苦雨翁"吟，虽然有点咬文嚼字之嫌，但当面告诉先生说："我的意境实好。"先生回答道：

"你完全是江南生长的，总是江南景物作用。"

我简直受了一大打击，默而无语了。

不知怎么一谈谈起朱舜水先生，这又给了我一个诗思，先生道：

"日本的书上说朱舜水，他平常是能操和语的，方病榻弥留，讲的话友人不懂，几句土话。"

我说：

"先生，是什么书上的？"

看我的神气不能漠然听之了，先生也不由得正襟而危坐，屋

子里很寂静了。他老人家是唯物论者。我呢？——虽是顺便的话，还是不要多说的好。这个节制，于做文章的人颇紧要，否则文章很损失。

有一个女人，大概住在邻近，时常带了孩子来打枣吃。看她的样子很不招人喜欢，所以我关门一室让她打了。然而窗外我的树一天一天地失了精神了，我乃吩咐长班："请她以后不要来吧。"

果然不见她来了。

一到八月，枣渐渐地熟了。树顶的顶上，夜人不能及。夜半大风，一阵阵落地声响，我枕在枕头上喜欢极了。我想那"雨中山果落"恐怕不及我这个。清早开门，满地枣红，简直是意外地欢喜，昨夜的落地不算事了。

一天，我知道，前院新搬进了一个人，当然是我的同乡了。小便时，我望见他，心想："这就是他了。"这人，五十岁上下，简直不招我的反感——唉，说话每每不自觉地说出来了，怎么说反感呢？我这人是那样的，甚是苦了自己，见人易生反感。我很想同他谈谈。第二天早晨，我正在那里写字，他推开我的房门进来了。见面拱手，但真不讨厌，合适，笑得是一个苦笑，或者只是我那么地觉着。倒一杯茶，请他坐下了。

他很要知道似的，问我：

"贵姓？"

"姓岳。"

"府上在哪里？"

"岳家湾。"

"那么北乡。"

这样说时，轮了一下他的眼睛，头也一偏，不消说，那个岳家湾在这个迟钝的思索里指定了一遍了。

"你住在哪里呢?"

"我是西乡——感湖你晓得吗? 你们北乡的鱼贩子总在我那里买鱼。"

失礼吧,或者说,这人还年轻吧,我竟没有问他贵姓,而问:"你住在哪里呢?"做人大概是要经过长久训练的,自以为很好了,其实距那个自由地步还很远,动不动露出马脚来了。后来他告诉我,他的夫人去年此地死了,尚停柩在城外庙里,想设法搬运回去,新近往济南去了一趟,又回北京来。

唉,再没有比这动我的乡愁了,一日的傍午我照例在那里写字玩,院子很是寂静,但总仿佛不是这么个寂静似的,抬起头来,朝着冷布往窗外望,见了我的同乡昂着他的秃头望那树顶上疏疏几吊枣子想吃了。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墓

（旅客的话二）·

三月杪，四月初，北地也已渐渐是春天了，写信问友人："西山的房子空着吗？"回信道："你如果去，那真是不胜借光之至了。"于是我又作西山之客了，这所谓春天，只在树上，树又只是杨柳，如果都同我的那位朋友一样（神安他的灵魂！），要那个草的春天，春雨细，那哪里行呢？实在我也算得同党。杨柳而外，山阿土埂，看得见桃杏开花，但这格外使人荒凉，因为，从我们来看，桃花总要流水，所谓花落水流红，为什么在这个不毛之地开得全无兴会呢？

天气是暖和的，山上的路，骑驴走，平原在望，远远近近尽是杨柳村，倘若早出晚归，夕阳自然地没有了，转过山阿，忽然看见那边山上，天边，娥眉之月，那这个春天才美哩。若有人兮天一方！

这即不是春又不能说秋的北京春天。

西山之横山，就葬着我的那位朋友。横过横山。一条马路，通往八大处的，山南山北亦所必经，上山第三天我出去玩，不由得下了驴子一觅"徐君"了。荒冢累累，认得一块碑。"江西铜鼓欧阳丁武之墓"，这是几个大字，右边则刻着：

春草明年绿

王孙归不归

吾友生平爱好此句爰为

书之于其墓

往下署了我的名字。我喜欢照我的排列,空白多好看,不肯补以年月日。三年以前,记得是过了重九不久,所以不是九月也必定是十月,欧阳君竟以养病西山而长辞了。其时我是偶尔来玩,适逢其会,他的长兄在场,说我们是朋友,请写一块碑,我承认了。这些事我是不大有意见的,但写好了一看,觉得可哀了。

颇有意兴地想到身世这个题目上面去。小毛驴一走一颠簸,赶驴子的一脸的土,很是诙谐的样子,自己便仿佛是“吉诃德先生”一流人物了。孟轲骂杨墨,“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断章取义,我倒有点喜欢借用这一个批辞。我不知因为疲倦了的缘故呢还是什么,对于人世间成立的关系,都颇漠漠然,惟独说不出道理地忠实于某一种工作。或者是忠实罢了,实在这两个字也用得我自己不大明白。但对于这一句话好像很明白:“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为什么想到这一句话?今之世其乱世乎?唉,这恐怕还是少年血气用事,莫以为得了意思才好。人何必要显得人类的野蛮呢?野蛮也要让他与我无关。这些话都跟着驴子跑起来了,原来我所分明地可怜我自己的是这一点:惟独当面对了死人,有时仅是一张照片,无论与我什么关系——死人啊,我又不胜惶恐了,生怕我有什么罪过似的,但我不能不天真地说,那一下子我简直地起了一个侥幸的心喜,“我不管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意识。唉,原来我同人类是这样的共运命。

死人而已盖黄土者那又不然,于我的朋友更不相干,他是诗人,自有世界,自然应该疏远了。

本地女人驾驭的本领比我高明得多,她的驴本来在后面响铃,一下跑过我好远了。我看她自由自在,打坐而骑行,好不羡人。

我住的是横山南。所谓"山南山北",大概就以横山为言。西山名胜都在山北,我却不要多走,讨厌那一块儿的人物摆布得如同电影上出现,因此便是卧佛寺之楸树,古树开花我所爱看的,也打断了探访的兴致了。邻居是一些满人,生活苦行为则大方,尤其是女人和姑娘们,见面同我招呼,那话就说得好。一天我向一位老太太打听:"你们这儿还有哪儿可玩吗?""可玩的你都到过了,山北你又不去——实在没有哪儿可玩。""昨天我跑到山顶上,望见东南一个很大的树林,是什么地方呢?""啊,你说的是王坟吧。"她思索了一会。

那必然是"王坟",我乃徒步去看王坟了。首先夺目的是那树林的颜色,我没有见过这么样子的树,真是绿得醉人。但一点也不显得它浓艳,不,怎么想到这个字面上去,依然是叫人清明的,非一日之可几了,经历岁时的光芒。不是白杨,是什么树呢?我踟蹰于路上,遇见摇鼓卖糖果的,问他他说"小叶杨"。反正什么也罢,我今天能够站在这个树林底下了。

仰望许多叶子我歇息着,我不晓得要感激什么才好,这实在是一个恩惠。我又颇寂寂然,起来徘徊着走,这么一个深林里为什么不见一个人呢?我的意思是一个理想中人。我又实是不懂恋爱的。我的灵魂是多么崇高啊,这样我很自傲岸。

范围甚不小,有不少的陈迹,我都不喜欢查考,一径去过桥,最前面一对石狮子,一架弓形的石桥。我是喜欢过桥的。可惜桥下无水流了。

是什么人呢,要在我们江南一定是放牛的小孩子淘气了,于一株盘根错节的松树之阴可以坐下两个人的长石头中央刻着棋盘,分明不是原来之物。仔细一看,这个棋盘讲究得很,或者世间有那样的高人也未可知。我不禁记起一句诗来了:"世间甲子须臾事,逢着仙人莫看棋。"生怕见笑于大方之家,只好掉头不顾

地循了我的归途了。

有一个地方名叫小熊儿，名字殊不可解，离西山畜牧场不远。小熊儿的井泉据说最好，其实都是些穷朋友，朝不保夕的，三四里路之远也来挑他一担回去泡茶喝。我曾经在这井泉旁边坐过不少的时间的，银杏二株临其上，那是因为白日当天，走路走得热了，绕道去乘凉。但这个已经不是我的小熊儿了——小熊儿，莫非我真怀恋你吗？

春天告诉我们要来，终于我不像看见了春天，此地的夏又来得太无情意了，明明牛山濯濯，几日的大雨，开窗一看，忽而草何深呢？然而已经够我欢喜了。我想小熊儿那里必定好玩，太阳落到山那边去了，我去逛小熊儿。宿雨初晴，一路上新鲜之气，一块小石头也自臭得出，山色如画，晚照宜人，在我简直是一种晨光，我不知从何而来，往何而去了。殊动了音乐之感，想那嵇康的顾日影而弹琴恐怕很有意思，那个音乐应该好听。小熊儿已经在望了，一条小径上蜒，草绿成波，到了顶上头才有那两棵大树，石头牌坊很是白，几步阶石好像草里头长的。这些我忽然都不见了，是哪里来的一位姑娘肩上一担水踏了石阶下来——

唉，这难道是人间走路的样子？女人她的步态与腰身格外好看的，她的衣裳也无有不合身材的了，何况肩上挑了一担水。

我已到了这草坡的中途，只好拣了一块石头上坐下了。此刻回想起来，很是可怜，有似于罗丹的一座雕刻，那么的垂头枕肱，着地而想，不过实在没有思想，平白地飞不起一个没有翅膀的爱神罢了。她跃我而过，我未抬头。慢慢地我朝下望，她把她的担子放下了，那里聚着男女好几人，大概都是眼下那个村子里的。她同他们谈话，我听不见声音。我想她一偏头，始终只是头发看得分明。畜牧场的牛在路边放，一只大弯角牛走近姑娘的水桶要喝水，她反跑开水桶好远了。并不真是怎么害怕，女人的

最是美好的一种表现罢了，站在那里惊异地笑一声了。

我看着那牛越走越近，心里实在着急，仿佛世上的事都没有办法。后来那个放牛的一声喝，赶快几步来赶开，我是怎样地怅惘啊，为什么我没有做了这一个高贵的工作呢？

姑娘的后影草上不见了，转进那个村子里去了。

后来我什么时候走了，我不记得，但我总若置身在那个黄昏里，夜不曾袭来。

（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二日）


桥
QIAO

上篇（上部）

自　　序

我开始写这部小说是在十四年十一月，至去年三月本卷最后一章脱稿，这其间虽然还作了一些别的文章，而大部分的时光是写我的这个《桥》。上下两篇共四十三章刊成此卷，大概占全部的一半，屡次三番自己策励自己两卷一气写完，终于还是有待来日。本卷上篇在原来的计划还有三分之一没有写，因为我写到“碑”就跳过去写下篇了，以为留下那一部分将来再补写，现在则似乎就补不成。以前我还常常不免有点性急，我的陈年的账总不能了结，我总是给我昨日的功课系住了，有一天我却一旦忽然贯通之，我感谢我的光阴是这样地过去了，从此我仿佛认识一个“创造”。真的，我的《桥》它教了我学会作文，懂得道理。

这一卷里而有一章题作“塔”，当初也想就以“塔”做全书的名字，后来听说别人有书曰《塔》，于是乃定名曰《桥》，我也喜欢《塔》这个名字，不只一回，我总想把我的桥岸立一座塔，自己好好地在上面刻几个字，到了今日仿佛老眼有点昏花似的，那些字迹已经模糊，也一点没有意思去追认它了。至于《桥》的下半，兴趣还是始终未减，几时再来动笔写下去。

二十年四月二十日，废名。

第一章 第一回

我在展开我的故事之前，总很喜欢地想起了别的一个小故事。这故事，出自远方的一个海国。一个乡村，深夜失火，一个十二岁的小孩，睡梦中被他的母亲喊醒，叫他跟着使女一路到他的叔父家躲避去，并且叮咛使女立刻又要让他好好地睡，否则明天他会不舒服的。使女牵着孩子走，小孩的母亲又从后面追来了，另外一个小姑娘也要跟他们去。

这个小姑娘，她的父亲只有她这一个孩子，他正在奔忙救火，要从窗户当中搬出他的家具。

于是他们三人走，到了要到的所在。这个地方正好望得见火，他们就靠近窗户往那里望，这真是他们永远忘记不了的一个景致，远远的海同山都映照出来了，要不是天上的星，简直天已经亮了哩。

这个男孩子，与其说他不安，倒不如说他乐得有这一遭，简直喜欢得出奇。但是，那个小姑娘，她的心痛楚了，她有一个doll，她不知道她把它放在哪一个角落里，倘若火烧进了她的家，她的doll将怎么样呢？有谁救她没有呢？

小姑娘开始哭了，孩子他也不能再睡了，她的哭使得他不安。

大家都去睡了。孩子他爬起来，对他的小邻家说道：

“我去拿你的doll。”

他轻轻地走，这时火已经快要灭了，一会儿他走到小姑娘的

门口,伸手向小姑娘的爸爸道:

"亚斯巴斯的 doll!"

亚斯巴斯的父亲正在那里搬东西,吃惊不小,荷包里掏出亚斯巴斯的 doll 给了他,而且叫他赶快地走了。

这个故事算是完了。那位著者,最后这么地赞叹一句:这两个孩子,现在在这个村里是一对佳偶了。我的故事,有趣得很,与这有差不多的地方,开始的掐花。

第二章　金银花

小林放午学回来，见了饭还没有熟，跑到“城外”去玩。这是东城外，离家只拐一两个弯就到了，小林的口里叫城外。他平常不在家，在“祠堂”，他们的学馆，不在祠堂那多半是在城外了。

初夏天气，日光之下显得额上一颗颗的汗珠，这招引一般洗衣的妇人，就算不认识他也要眼巴巴地望着他笑。

这时洗衣的渐渐都回去了。小林在那河边站了一会，忽然他在桥上了，一两声捣衣的声响轻轻地送他到对岸坝上树林里去了。

坝上也很少行人，吱唔吱唔的蝉的声音，正同树叶子一样，那么密，把这小小一个人儿藏起来了。他一步一探地走，仿佛倾听什么，不，没有听，是往树上看。

这样他也不知道他走了多远。

前面一只黑狗——小林止步了。他哪里会怕狗？然而实在有点怕，回了一回头——你看，俨然是走进了一条深巷子！他一个人！

其实他已经快要穿过了这树林，他的心立刻随着眼睛放开去了——

一边也是河，河却不紧挨着坝，中间隔了一片草地，一边是满坂的庄稼。

草地上有一位“奶奶”带着一个小姑娘坐在那里放牛。

她们望着小林哩，还低声地讲些什么。小林看牛，好一头黄

牛，它的背上集着一只八哥儿，翻着翅膀跳。但他不敢下去，截然地一转身，“回去”。回头走不过十步——

“呀！”

抬起头来稀罕一声了。

一棵树，不同那密林相连，独立，就在道旁，满树缠的是金银花。他真不知怎样地高兴，他最喜欢金银花。

树是高高的，但好像一个拐棍，近地的部分盘错着，他爬得上去。他爬，一直到伸手恰够那花藤，而藤子，只要捉住了，牵拢来一大串。一面牵藤子，一面又抹汗。

树上的花不形得少了，依然黄的，白的，绿叶之中，古干之周，小林的手上却多得不可奈何，沿着颈圈儿挂。忽然他动也不动地坐住——

树脚下是那放牛的小姑娘。

暂时间两双黑眼睛猫一般的相对。

下得树来，理出一串花，伸到小姑娘面前——

“给你。”

“琴儿，谢谢。”

那位奶奶也走上坝来了。

“哥儿——你姓程是不是？今年——十二岁了吧！吃过饭没有呢？”

“我还没有吃饭，放学回来我出来玩。”

“那么到我们家里去吃饭好不好呢？”

“你家在哪里呢？”

“那坂里就是——哈哈。”

小林的手已经给这位奶奶握住了。他本是那样大方，无论什么生人马上可以成为熟友。金银花绕得他很好看，他简直忘记了。

琴儿一手也牵祖母，那手是小林给她的花，两人惊讶而偷偷地相觑。奶奶俯视着笑，蒙眬的眼里似乎又有泪……

这是两个孤儿，而琴儿，母亲也没有了。

"同你的父亲一般模样，你那父亲，当年总是……"

听得见的却是：

"哥儿，你叫什么呢？"

"我叫程小林。"

"那么，琴儿，叫小林哥哥，小林哥哥比你大两岁。小林哥哥，你叫琴子妹妹吧。"

"琴子妹妹。"

小林就这么叫。立刻他又回转头去把草地上的牛望一下——

"你的牛没有人看哩。"

"不要紧的。"

琴子妹妹说。

这样他们下坂走进那绿油油的一片稻田上一簇瓦屋。

第三章　史家庄

小林每逢到一个生地方，他的精神，同他的眼睛一样，新鲜得现射一种光芒。无论这是一间茅棚，好比下乡“做清明”，走进茶铺休歇，他也不住地搜寻，一条板凳，一根烟管，甚至牛屎黏搭的土墙，都给他神秘的欢喜。现在这一座村庄，几十步之外，望见白垛青墙，三面是大树包围，树叶子那么一层一层地绿，疑心有无限的故事藏在里面，露出来的高枝，更加对了鹞鹰的脚爪，阴森得攫人。瓦，墨一般地黑，仰对碧蓝深空。

没有提防，稻田下去是一片芋田！好白的水光。团团的小叶也真有趣。芋头，小林吃过，芋头的叶子长大了他也看见过，而这，好像许许多多的孩子赤脚站在水里。

迎面来了一个黑皮汉子，跟着的正是坝上遇见的那只黑狗。汉子笑闭了眼睛，嘴巴却张得那么大。先开言的是牵他的奶奶：

“三哑叔，我们家来了新客。”

“哈哈哈，新客，这么一个好新客。”

“街上的小林哥儿。”

“小林哥儿？——金银花，跑到我们坝上来掐花？”

“我自己上树掐的。”

“琴儿也是哥儿给的。”

“哈哈哈。”

那狗也表示它的欢迎，尾巴只管摇。小林指着芋田问：

“这是吃的芋头吗？”

“是的，吃的芋头，都是我栽的——认得我三哑叔吗?”

三哑叔蹲下去对了他的眼睛看，又站起来，嘴巴还是张得那么大，奶奶嘱耳他几句话，他走了。走了他回头望，忽然一声喊，比一个手势——

“奶奶，我在河里摸了这么长一条鲫鱼哩。”

“那好极了，款待哥儿。”

这时小林站住，呆呆地望着这位奶奶。

奶奶也立刻站住，但她不能知道小林心上这陡起的念头——

“奶奶，我的妈妈要寻我吃饭。”

到了小林说出口，奶奶笑哈哈地解释他听了，刚才三哑是去牵牛，已经嘱咐了他，叫他先进城去，到东门火神庙那块打听姓程的，见了那家主母，说小林哥儿被史家庄的奶奶留住，晚上就打发人送回的。这原不是唐突的事，素来是相识，妇人家没有来往罢了。

奶奶的笑里又有泪哩，又牵着两个孩子走。

绕一道石铺的路，跨上台阶，便是史家奶奶的大门。

第四章　井

小林家所在的地方叫做“后街”。后街者，以别于市肆，在这里都是“住家人”，其不同乎乡村，只不过没有种田，有种园的。

从他家出来，绕一两户人家，是一块坦。就在这坦的一隅，一口井。小林放学回来，他的姐姐正往井沿洗菜，他连忙跑近去，取水在他是怎样欢喜的事！替姐姐拉绳子。深深的、圆圆的水面，映出姐弟两个，连姐姐的头发也看得清楚。姐姐暂时真在看，而他把吊桶使劲一撞——影子随着水摇个不住了。

姐姐提了水蹲在一旁洗菜，小林又抱着井石朝井底静静地望，一面还故意讲话，逗引回声。姐姐道：

“小林，我说问你——”

“问我什么？”

他掉转头了。

“你把我的扇子画得像什么样子！我又没有叫你画。”

“画得不像吗？”

“像——像一堆石头！”

“我是画石头哩。真的，我是画石头。”

说着窘。姐姐笑了。

“人家都说我的父亲会画画，我看父亲画的都是石头，我也画石头。”

“你的石头是这地下的石头，不是画上的石头。”

“那么——它会把你的扇子压破！”

笑着跑了。姐姐菜已经洗完了,他提了菜篮。

母亲忖着他快要回来,在院子里候他,见了他,却道:

"怎么今天放学放得早?"

"我怕是饭没有熟吧——放得早!"

姐姐也已经进来了。

"拿来妈妈看,姐姐说我的石头是地下的石头!——石头不是地下的那还有天上的?"

"什么石头,这么争?"

"就是那扇子,他说他是学父亲画石头。"

"画石头?这些画我都藏起来了,你怎么也翻见了?——不要学这,画别的好画。"

"先生告诉我,我的父亲为得画石头,跑到山上,跑到水边,有时半夜也出去,看月亮底下的石头。"

"是的,先生是告诉你要那么用功读书。"

母亲说着给钱他叫他去买馒头吃。他一口气跑到城外去了。

一个庄稼汉进门,自称史家庄的长工,不消说,是意外的事。

史家庄离城有三里之远。

"淘气东西,跑那么远,那是你父亲——"

正在吃饭,姐姐不觉停了筷子,端首对母亲——母亲知道的多了。

"你父亲的一个朋友,也多年亡故了,家里一位奶奶还在。"

第五章　落　日

太阳快要落山，小林动身回家。

说声走，三哑拿进了小小的一根竹子，绿枝上插了许多红花。

“哥儿，你说奇不奇，竹子开花。”

“不是开的，我知道，是把野花插上去的。”

但他已经从三哑的手上接去了。

“是我们庄上一个泼皮做的，我要他送哥儿。”

“替我谢谢。”

笑着对三哑鞠了一个躬。

至于他自己掐的金银花，放在一个盘子里养着，大家似乎都忘记了。

“三哑叔，你送哥儿过桥才好哩。”史家奶奶说。

“那个自然，奶奶。”

大家一齐送出门，好些个孩子跑拢来看，从坂里朝门口走是一个放牛的，骑在牛上。

骑牛在他又是怎样好玩的事，望着三哑叔他也要骑牛了。

“我把你的牛骑了走好吗？”

“那好极了，有我不怕的。”

牛就在那阶下稻草堆旁，三哑牵来，他就骑。

孩子们喝彩，三哑牵牛绳，牛一脚一脚地踏，空中摇曳着竹枝花。

渐渐地走进了稻田，门口望得见的，三哑的蓬发，牛尾巴不时扫过禾，小林则蚕子一般高出一切。

他们两人是在讲话。

"哥儿，我还没有听见你叫我哩，我自己叫自己，'三哑叔'！"

"三哑叔。"

"哈哈哈。王家湾，老儿铺，前后左右都晓得我三哑叔，三哑叔就是史家庄，史家庄就是三哑叔——三哑叔也有他的老家哩，三哑叔！"

三哑叔忽然对谁发气似的。

"你不是奶奶自家屋的人吗？"

"不是，不是，我也不叫三哑，我是叫老三。"

"是的，这个名字不好，三哑叔——"

"哈哈哈，叫吧，就是三哑叔。三哑叔是个讨米的哩，哥儿，正是哥儿这么大，讨米讨到奶奶门口，讨米的有什么话讲？看见我只晓得吃饭，不说话，就说我是哑巴！"

小林竖着耳朵听，三哑叔这样的好人也讨饭！立刻记起了他家隔壁"村庙"里也有一个叫花子，回去要同姐姐商量瞒着母亲偷饭给那叫花子吃。

他家隔壁确乎是一个村庙，这是可以做这个故事的考证材料的。

"哥儿——你看你这眼睛是多么玲珑！你怕我吗？哈哈哈，不要怕，三哑叔现在不是讨米的，是一个忠心的长工，除非我家奶奶百岁升天，三哑叔是不离开史家庄的。"

小林又有点奇怪，讨米的怎么又变到长工，他急于想问一问底细，舌头在那里动，觉得这是不好开口的。总之三哑叔是再好没有的一个人。

"三哑叔，今天你就在我家过夜好不好呢？我上街买好东西

你吃。你喝酒不呢?"

"哈哈哈,我的哥儿,不,不,我送你过桥我就回来。"

一大会儿没有言语,牛蹄子一下一下地踏得响。

要上坝了,三哑叫他下来,上坝不好骑。

下得牛来,他一跑跑到坝上去了,平素习见得几乎没有看见的城圈儿,展在眼前异样地新鲜。树林满被金光,不比来时像是垂着耳朵打瞌睡,蝉也更叫得热闹,疑心那叫的就是树叶子。一轮落日,挂在城头,祠堂,庙,南门,北门,最高的典当铺的凉亭,一一看得清楚。

"这牲口,我一吼它就不走了,我把它拴在树上。哥儿,它跟我有十几年哩,奶奶留我放牛,二十五年共是三头。"

小林望着三哑。

"你先前到我家你怎么会找得到呢?那有绿鼎的是火神庙,庙后边那房子就是的——三哑叔,我说你还是一路到我家去。"

三哑笑着摆头。

"你不去你就牵牛回去,我会过桥的,我总是一个人过桥玩。"

"那么你走,我看你过去就是了。"

小林一手捏竹枝,石桥上慢慢地过去,过去了,回身,三哑还站在这头望他,笑闭了眼睛,小林只听得见声音——

"走,哥儿。"

第六章　洲

小林并没有一直进城。

这里，我已经说过，小林的口里叫“城外”，其实远如西城的人也每每是这么称呼，提起来真是一个最亲昵的所在。这缘故，便因为一条河，差不多全城的妇女都来洗衣，桥北城墙根的洲上。这洲一直接到北门，青青草地横着两三条小道，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但开辟出来的，除了女人只有孩子，孩子跟着母亲或姐姐。生长在城里而又嫁在城里者，有她孩子的足迹，也就有她做母亲的足迹。河本来好，洲岸不高，春夏水涨，不另外更退出了沙滩，搓衣的石头挨着岸放，恰好一半在水。

关于这河有一首小诗，一位青年人做的，给予我看：

> 小河的水，
> 昨夜我梦见我的爱人，
> 她叫我静静地走，
> 一直追到那一角清流，
> 我的爱人照过她的黑发，
> 濯过她的素手。

小林现在上学，母亲不准他闲耍，前四五年，当着这样天气，这样时分，母亲洗衣，他就坐在草地玩。草是那么青，头上碧蓝一片天，有的姑娘们轻轻地躲在他的背后，双手去蒙住他的眼

猜——

“你猜，猜不着我不放。”

这一说话，是叫他猜着了。

然而他最欢喜的是望那塔。

塔立在北城那边，比城墙高得多多，相传是当年大水，城里的人统统淹死了，大慈大悲的观世音用乱石堆成（错乱之中却又有一种特别的整齐，此刻同墨一般颜色，长了许多青苔），站在高头，超度并无罪过的童男女。观世音见了那凄惨的景象，不觉流出一滴眼泪，就在承受这眼泪的石头上，长起一棵树，名叫“千年矮”，至今居民朝拜。

城墙外一切，涂上了淡淡的暮色，塔的尖端同千年矮独放光霞，终于也渐渐暗了下去，乌鸦一只只地飞来，小林异想天开了，一滴眼泪居然能长一棵树，将来妈妈打他，他跑到这儿来哭，他的树却要万丈高，五湖四海都一眼看得见，到了晚上，一颗颗的星不啻一朵朵的花哩。

今天来洗衣的是他的姐姐。

小林走过桥来，自然而然地朝洲上望。姐姐也已经伸起腰来在招手了。她是一面洗衣一面留意她的弟弟的。

小林赶忙跑去，那竹枝摇曳得甚是别致。

“小林，你真淘气，怎么跑那么远呢？”

接着不知道讲什么好了，仿佛是好久好久的一个分别。而在小林的生活上，这一刹那也的确立了一大标杆，因为他心里的话并不直率地讲给姐姐听了，这在以前是没有的，倘若要他讲，那是金银花同“琴子妹妹”了。

“你是怎么认识的呢？怎么无缘无故地一个人跑到人家家里去呢？”

“我在坝上玩，遇见的。那位奶奶，她说她明天上我家

来玩。”

“那——你赶快回去吧。妈妈在家里望你哩。”

这时才轮到他手上的花,好几位姑娘都掉转头来看。

“小林,你这花真好。”

第七章　猫

吃过早饭，祖母上街去了，琴子跟着“烧火的”王妈在家。全个村里静悄悄的，村外稻田则点点的是人，响亮地相呼应。

是在客房里，王妈纺线，琴子望着那窗外的枇杷同天竹。祖母平常谈给她听，天井里的花台、树，都是她父亲一手经营的，她因此想，该是怎样一个好父亲，栽这样的好树，一个的叶子那么大，一个那么小，结起果子来一个黄，一个红，团团满树。太阳渐渐升到天顶去了，看得见的是一角青空，大叶小叶交映在粉墙，动也不动一动。这时节最吵人的是那许多雏鸡，也都跑出去了，坝上坝下扒抓松土，只有可爱的花猫伏着由天井进来的门槛，脑壳向里，看它那眼睛，一线光芒，引得琴子去看它。

“王妈，猫在夜里也会看的，是不是？”

“是的，它到夜里眼睛格外放得大。”

“几时我不睡，来看它——哪怕有点吓人，我看得见它，它看不见我。”

“说错了，它看得见你，你看不见它。”

“不——”

琴子答不过来了，她本不错，她的意思是，我们包在黑夜之中，同没有一样，而猫独有眼睛在那里发亮。

“奶告诉我说她就回来，怎么还不回来？”

“小林哥哥的妈妈是要留奶奶吃中饭的。”

“叫三哑叔去问问。”

“人家笑话你哩——看小林哥哥，昨天一个人在我们这里玩了一半天。”

琴子是从未离开祖母吃过一次饭的，今天祖母说是到小林哥哥家去，当时的欢喜都聚在小林哥哥家，仿佛去并不是祖母要离开她。

突然一偏头，喜欢得笑了：“奶回来了”，立刻跑到堂屋里去，堂屋同客房只隔一道壁。

是一个婆婆，却不是她的祖母。

“唱命画的进门，

喜鹊叫得好听。”

“你又来唱命画吗？我奶不在家。”琴子惘然地说。

“奶奶不在家，

姑娘打发糯米粑，

我替姑娘唱一个好命画。”

王妈妈也出来了——

“婆婆，好久没有看见你呀。”

“妈妈，你好呀？这一晌跑得远——姑娘长高了许多哩，可怜伤心，好姑娘，怪不得奶奶那么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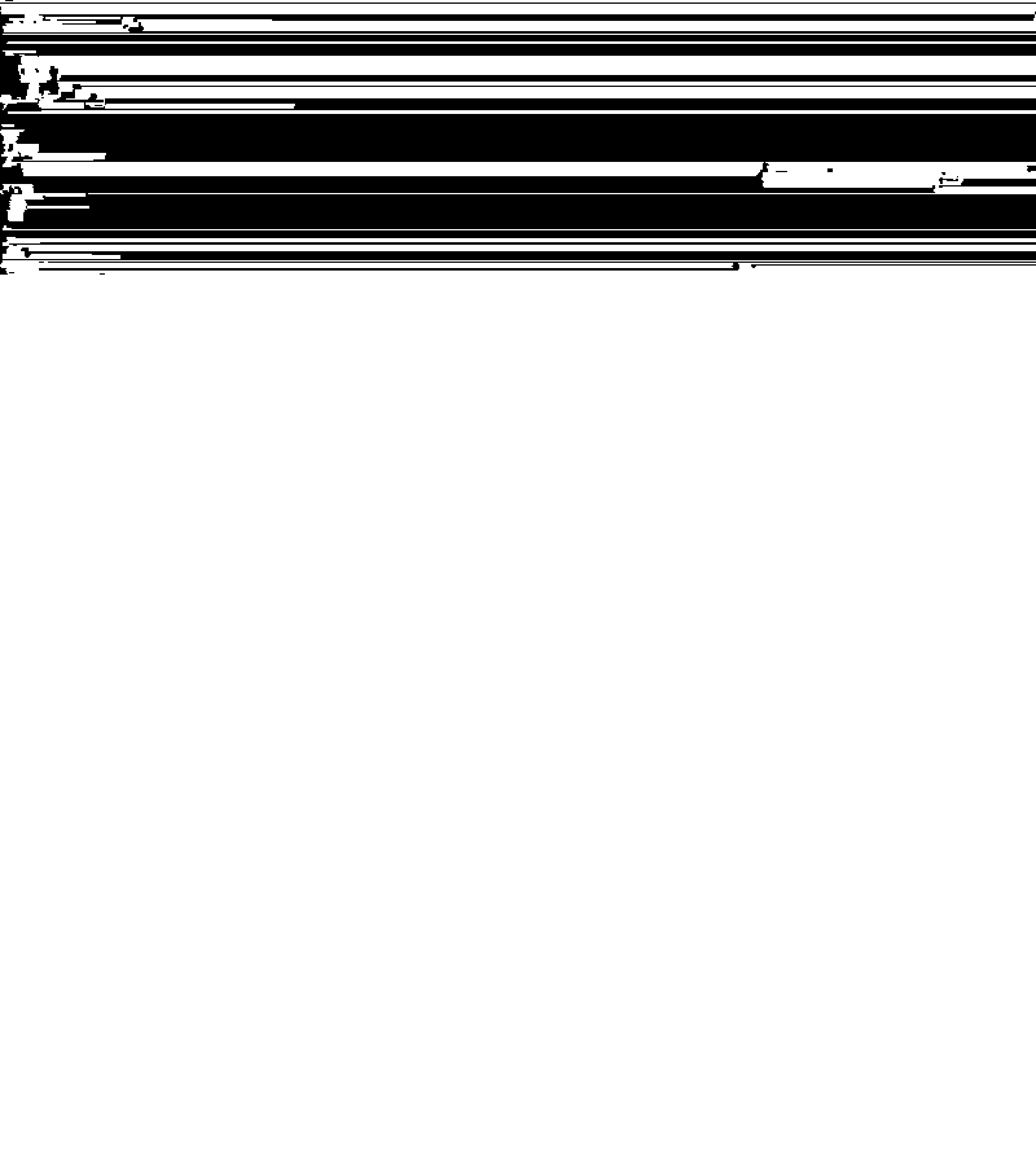
婆婆说着握一握琴子的手。琴子还没有出世，她早已夹着她的画包走进史家庄了。什么地方她都到过，但似乎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名姓。“唱命画的。”大家就这么称呼着。琴子时常记起她那一包画，一张张打开看才好，然而要你抽了哪一张，他才给你看哪一张。

“婆婆，你今天来得正好——姑娘你抽一张吧。”

王妈叫琴子挨一张。琴子挨了近去，她是要抽一张的。

婆婆展开画——

“相公小姐听我讲，



第八章　万寿宫

到今日，我们如果走进那祠堂那一间屋子里（二十年来这里没有人教书），可以看见那褪色的墙上许多大小不等的歪斜的字迹。这真是一件有意义的发现，字体是那样孩子气，话句也是那样孩子气，叫你又是欢喜，又是惆怅，一瞬间你要唤起了儿时种种，立刻你又意识出来你是踯躅于一室之中，捉那不知谁何的小小的灵魂了。也许你在路上天天碰着他，而你无从认识，他也早已连梦也梦不见曾经留下这样的涂抹劳你搜寻了。

请看，这里有名字，“程小林之水壶不要动”，这不是我们的主人公吗？

同样的字迹的，“初十散馆”，“把二个铜子王毛儿”，“薛仁贵”，“万寿宫丁丁响”，还有的单单写着日月的序数。

是的，王毛儿，我们的街上的确还有一个卖油果的王毛儿，大家都叫“王毛毛”了，因此我拜访过他，从他直接间接地得了一些材料，我的故事有一部分应该致谢于他。

“万寿宫丁丁响”，这是小林时常谈给他的姐姐听的。万寿宫在祠堂隔壁，是城里有名的古老的建筑，除了麻雀、乌鸦、吃草的鸡，只有孩子到。后层正中一座殿，它的形式，小林比作李铁拐戴的帽子，一角系一个铃，风吹铃响，真叫小林爱。他那样写在墙上，不消说，是先生坐在那里大家动也不敢动，铃远远地响起来了。

冬天，万寿宫连草也没有了，风是特别起的，小林放了学一

个人进来看铃。他立在殿前的石台上，用了他那黑黑的眼睛望着它响。他并没有出声的，但他仿佛是对着全世界讲话，不知道自己是在倾听了。檐前乌鸦忒楞楞地飞，屙的屎滴在地下响，他害怕了，探探地转身，担心那两旁房屋子里走出狐狸，大家都说这里是出狐狸的。

跨出了大门，望见街上有人走路，他的心稳住了，这时又注意那“天灯”。

凡属僻静的街角都有天灯的，黄昏时分聚着一大堆人谈天，也都是女人同小孩。离小林家的大门不远有一盏，他在四五年前，跟着母亲坐在门槛，小小的脸庞贴住母亲的脸，眼睛驰到那高高的豆一般的火。他看见的万寿宫门口的天灯，在白天，然而他的时间已经是黄昏了，他所习见的自己门口的灯火，也移在这灯上，头上还有太阳的惟一的证据，故他并不怕——夜间他一个人敢站在这样的地方吗？灯下坐着那狐狸精，完全如平素所听说的，年轻的女子，面孔非常白，低头做鞋，她的鞋要与世上的人同数，天天有人出世，她也做得无穷尽，倘若你走近前去，她就拿出你的鞋来，要你穿着，那么你再也不能离开她了……

想到这里，小林又怕，眉毛一皱——灯是没有亮的，街上有人走路。

气喘喘地回去见了姐姐——

“姐姐，打更的他怎么不怕狐狸精呢？夜里我听了更响，总是把头钻到被窝里，替他害怕。”

“你又在万寿宫看铃来吗？”

姐姐很窘地说。母亲是不许他一个人到这样的地方的。

第九章　闹　学

连小林一起共是八个学生，有一个比小林大的名叫老四，一切事都以他两人为领袖。小林同老四已经读到《左传》了，三八日还要作文，还要听讲《纲鉴》，其余的或读《国文》，或读“四书”，只有王毛儿是读《三字经》。

一天，先生被一个老头子邀出去了——这个老头子他们真是欢迎，一进门各人都关在心里笑。先生刚刚跨出门槛，他们的面孔不知不觉地碰在一块，然而还不敢笑出声，老四探起头来向窗外一望，等到他戏台上的花脸一般地连跳连嚷，小喽罗才喜得发痒，你搓我，我搓你。读《国文》的数“菩萨”，讲“四书”的寻“之”字，罚款则同为打巴掌。小林老四呢，正如先生替戏台上写的对子，“为豪杰英雄吐气”。

小林的英雄是楚霸王。先生正讲到《纲鉴》上楚汉之争。

他非常惋惜而且气愤，所以今天先生的不在家，他并不怎样地感到不同。

“小林，我们一路到万寿宫去捉羊好吗?”老四忽然说。

小林没听见似的，说自己的话：

“学剑不成!”

“总是记得那句话。”

“我说他倘若把剑学好了，天下早归了他。”

老四瞪着眼睛对小林看，他不懂得小林这话是怎么讲，却又不敢开口，因为先生总是夸奖小林做文章会翻案。

“他同汉高祖挑战，射汉高祖没有射死！射到他的脚上，倘若他有小李广花荣那样高的本事，汉高祖不就死了吗？”

老四倒得意起来了，他好容易比小林强这一回——

“学剑？这个剑不是那个箭，这是宝剑——你不信你问先生。”

小林想，不错的，宝剑，但他的心反而轻松了许多。这时他瞥见王毛儿坐在那里打瞌睡，连忙对老四摇手，叫老四不要作声。

他是去拿笔的，拿了笔，轻轻地走到毛儿面前，朝毛儿的嘴上画胡子。

王毛儿睁开眼睛，许多人围着他笑，他哭了，说他做一个梦。

“做梦吗？做什么梦呢？”

“爸爸打我。”

小林的高兴统统失掉了，毛儿这么可怜的样子！

大家还是笑，小林气愤他们，啐着一个孩子道：

“你这个小虫！回头我告诉先生！”

“是你画他胡子哩！”

另外一个，拉住小林的袖子——

“是的，小林哥，他是不要脸的家伙，输了我五巴掌就跑。”

王毛儿看着他们嚷，不哭了，眼泪掉在胡子旁边，小林又拿手替他抹，抹成了一脸墨！自己的手上更是不用说的。

第十章　芭　茅

先生还没有回来，小林提议到“家家坟”摘芭茅做喇叭。

“家家坟”在南城脚下，由祠堂去，走城上，上东城下南城出去，不过一里。据说是明朝末年，流寇犯城，杀尽了全城的居民，事后聚葬在一块，辨不出谁属谁家，但家家都有，故名曰“家家坟”。坟头立一大石碑，便题着那三个大字。两旁许许多多的小字，是建坟者留名。

坟地是一个圆形，周围环植芭茅，芭茅与城墙之间，可以通过一乘车子的一条小径，石头铺的——这一直接到县境内惟一的驿道，我记得我从外方回乡的时候，坐在车上，远远望见城墙，虽然总是日暮，太阳就要落下了，心头的欢喜，什么清早也比不上。等到进了芭茅巷，车轮滚着石地，有如敲鼓，城墙耸立，我举头而看，伸手而摸，芭茅擦着我的衣袖，又好像说我忘记了它，招引我——是的，我哪里会忘记它呢，自从有芭茅以来，远溯上去，凡曾经在这儿做过孩子的，谁不拿它来卷喇叭？

这一群孩子走进芭茅巷，虽然人多，心头倒有点冷然，不过没有说出口，只各人笑闹突然停住了，眼光也彼此一瞥，因为他们的说话、笑以及跑跳的声音，仿佛有谁替他们限定着，留在巷子里净有余音，正同头上的一道青天一样，深深地牵引人的心灵，说狭窄吗，可是到今天才觉得天是青的似的。同时芭茅也真绿，城墙上长的苔，丛丛的不知名的紫红花，也都在那里哑着不动——我写了这么多的字，他们是一瞬间的事，立刻在那石碑底

下蹲着找名字了。

他们每逢到了“家家坟”，首先是找名字。比如小林，找姓程的，不但眼巴巴地记认这名字，这名字俨然就是一个活人，非常亲稔，要说是自己的祖父才好。姓程的碰巧有好几个，所以小林格外得意——“家家坟”里他家有好几个了。

他们以为那些名字是代表死人的，埋在“家家坟”里的死人的。

小喽罗们连字也未见得都认识，甚者还没有人解释他们听，“家家坟”是什么一个意义，也同“前街”“后街”一样，这么惯听了的也就这么说。至于这么蹲在它面前，是见了他们的两位领袖那么蹲，好玩。小林虽然被称为会做翻案文章，会翻案未必会通，何况接着名字的最末一行，某年某月某日敬立，字迹已很是模糊，那年号又不是如铜钱上所习见的，超过他们的知识范围之外。老四也不能，而且也不及订正，他同小林恰得其反，非常地颓唐——找遍了也找不出与他同姓的！那么“家家坟”缺少他一家了，比先生夸奖小林还失体面。以前也颓唐过几回，然而说是到“家家坟”总是欢喜的，也总还是要找。

“啊，看哪个的喇叭做得响！”

许许多多的脑壳当中，老四突然抽出他的来，挤得一两个竟跌坐下去了。

大家都在坟坦里，除了王毛儿——他还跪在碑前，并不是看碑，他起先就没有加到一伙的。

暂时间又好像没有孩子在这里，各人都不言不语地低头卷自己的喇叭了。

小林坐在坟头——他最喜欢上到坟头，比背着母亲登城还觉得好玩。一面卷，一面用嘴来蘸，不时又偷着眼睛着地下的草，草是那么吞着阳光绿，疑心它在那里慢慢地闪跳，或者数也

数不清的唧咕。仔细一看，这地方是多么圆，而且相信它是深的哩。越看越深，同平素看姐姐眼睛里的瞳人一样，他简直以为这是一口塘了——草本是那么平平的，密密的，可以做成深渊的水面。两边一转，芭茅森森地立住，好像许多宝剑，青青的天，就在尖头。仰起头来，又有更高的遮不住的城垛——

“小林哥，坟头上坐不得的，我烧我妈妈香，跑到我妈坟头上玩，爸爸喝我下来。”

毛儿的话，出乎小林的意外，他是跪在那里望小林，猫一般的缩成了一团，小林望他，他笑，笑得更叫人可怜他，太阳照着墨污了的脸发汗。小林十分抱歉，他把毛儿画得这个样子！

“你妈妈在哪里呢？”

“在好远。”

“你记得你妈妈吗？”

毛儿没有答出来，一惊，接着哈哈大笑——

老四的喇叭首先响了。

第十一章　狮子的影子

他们从“家家坟”转头，先生还没有回。有几个说回家去吃饭，老四不准：“人家烟囱里不看见出烟哩。”先生临走嘱咐过他：“吃饭的时候，我如果没有回，可以放学。”

大家气喘喘地坐在门槛上乘凉。小林披着短褂，两个膀子露了出来，顺口一句：

“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也。”

老四暗地里又失悔，这一句好文章被小林用了去了，本于《古文观止》上的《黄州快哉亭记》，曾经一路读过的。

“姜太公在那里钓鱼。”

一个是坐在地下，眼望檐前石头雕的菩萨。大家也立刻起来，又蹲下去，一齐望，仿佛真在看钓鱼，一声不响的。

“你猜这边的那个小孩子是什么人？”

小林的话。

好几个争着说：

“《国文》上也有，也是夹一本书站在他妈妈面前——孟子，是不是？”

“是的，这典故就叫做孟母断机。”

老四倒不屑于羼在一起了，也掉转眼睛看了一看，终于还是注意姜太公。而王毛儿，跟着小林的“机”字霹雳一声：

“拳头一捋，打死一只鸡！”

这一喊，大家的脑壳统统偏过来，笑得毛儿无所措手足了，

辛而没有掉出眼泪。然而他之所以那么一喊，也实在是欢喜，今天早晨他读到“除隋乱，创国基”，觉得非常有意思，杂在许多声音当中高声地唱：“拳头一捋，打死一只鸡！”（此地方音，拳头的拳读若除，捋与乱音近。）

这里乘凉，是再好没有的。一个大院子，除了一条宽道，大麻石铺的，从门口起成丁字形伸出去，都是野花绿草，就在石头缝里也还是长了草的。一棵柏树，周围四五抱，在门口不远，树枝子直挨到粉墙，檐前那许多雕刻，有的也在阴下。石地上影子簇簇，便遮着这一群小人物。

毛儿在那里不得开交，小林突然双手朝地上一扑，大家也因之转变了方向了。小林是捉日头，斑斑驳驳的日光，恰好他面前的一小丛草给照住了，疑心有人在什么地方打镜子。他是打镜子的能手，常是把姐姐的镜子拿到太阳地方向姐姐脸上打。抬头，本是想透过树顶望，而两边只管摆，那光又正照住了他的眼睛，摆也摆不脱，大家好笑。等到他再低头，一丛草分成了两半圆，一半是阴的，显得分外绿。

“小林，快！快！那边，蜻蜓！”

老四急促而又吞声地喊他，喊他捕蜻蜓，一个大黄蜻蜓，集在他那边草上，只要他朝前一探手，可以捕得够。

“快！快！”

他循着老四手指的方向看过去，看见了，但他不动手。

“小林哥，快点！要飞了！”

他依然没有动手，看——

“好大的黄眼睛！”

大家急得不得了，他接着且拍手，想试一试那眼睛看的是什么，或者还逗出它一声叫来哩。

“这样的东西总不叫！”

他很窘地不出声地说。其时他这时是寂寞，不过他不知道这两个字是用在这场合——不，“寂”“寞”他还不能连在一起，他所经验的古人无有用过而留下他的心目。看这类动物，在他不动乎看老鼠或看虎，那时他充分地欢喜，欢喜随着号笑倾倒出来了。而这，总有什么余剩着似的。

老四不耐烦，窜到前面去，蜻蜓却也不让他捉住，大家都怅望着它的飞程，到了看不见，不期然而然地注意那两个燕子。

院子既大，天又无云，燕子真足以牵引他们，渐渐飞得近，箭一般地几乎是要互相擦过。

“好长的尾巴！”小林说。

“燕，候鸟也。”另外一个说。

“你读得来，讲得来吗？候鸟是怎么讲法呢？”小林问。

“小林，不要想，连忙说出来，燕子同雁哪个是秋来春去，春去秋来？”老四说。

小林预备说，嘴一合，笑起来了，果然一口气说不清。

小喽罗也都笑，看了小林的笑而笑。

“老四，你是喜欢春天还是喜欢秋天？”小林问。

首先答应的却是王毛儿：

“我喜欢冷天，冷天下雪。”

出乎毛儿的意外，大家不再笑他，他立刻热闹了许多。

“我喜欢秋天，‘八月初一雁门开’，我喜欢看雁。”小林自己说。

“是的，我也喜欢看雁，雁会排字，‘或成一字，或成八字’。”另外一个说。

“你看见两个字一齐排吗？我看见的，那时我还没有读书，就认得这两个字。”小林说。

“雁教你认的！”老四嘲笑似的说。

"哈哈哈。"大家笑。

小林认识这两个字,的确可以说是雁教的。六七岁的光景,他跟他的母亲下河洗衣,坐在洲上,见了雁,喊母亲看。一字形,母亲说,"这是一字",人字形,"这是人字"。母亲还说雁可以带信,他说:"何不叫它多排几个呢?省得写。"后来他同母亲看戏,看到汾河湾,那扮薛丁山的同他差不多年纪,他问母亲:"这么一个小孩子,会射什么呢?"母亲的心里已经是一阵阵伤痛,知道丁山将有怎样的运遇,轻轻答道:"射雁。"他顿时拉住母亲的手,仿佛是母亲打发那孩子去的:"雁那么好的鸟,射它做什么呢?"有一回,母亲衣洗完了,也坐下沙滩,替他系鞋带,远远两排雁飞来,写着很大的"一人"在天上,深秋天气,没有太阳,也没有浓重的云,淡淡的,他两手抚着母亲的发,静静地望。

"老四,你喜欢放野火不呢?那也要到下半年。"小林又问。

"野火我放过好几回,我到我外婆家,许多人一路上官山上玩,点起火来满山红。"

"官山上都是坟哩!"

"坟怕什么呢?坟烧得还好玩些,高高低低的。"

"是的,去年,我记得,天已经黑了!我跟我的姐姐在城外玩,望见对面山上有火,我拉姐姐上城去看,那简直比玩龙灯还好玩。"

说到这里,有一个又在那里吹起喇叭来了。只有他的喇叭还装在荷包里,其余的一到门口就扯散,叶子撒得满地。

"这许多芭茅叶,不收起来,先生回来问哩。"老四说。

各人赶忙拾起。

"拿来我!"

小林斩截的一声,芭茅都交给了他。他团成一个球,四面望——向狮子跑。

那里立着一对石狮子。

他把芭茅球塞在狮子口里。

“哈哈哈。”

大家笑。

他看一看狮子的影子——躺下去了，狮子的影子大过他的身子。

老四对大家摇手，叫不要笑——他的意思是，让小林一个人睡着，他们偷偷地回去。

第十二章　“送牛”

今天小林要接到一头牛儿，紫绛色的牛儿，头上扎一个彩红球。

照习惯，孩子初次临门，无论是至亲或好友，都要打发一点什么，最讲究的是牛儿，名曰“送牛”。即如我，曾经有过一头，是我的外婆打发我的，后来就卖给那替我豢养的庄稼汉。小林那回走进史家庄，匆匆又回去了，史家奶奶天天盘计在心，催促三哑看哪一个村上有长得茁壮样子好看的牛儿没有。

刚好小林新从病愈，特地趁这日子送去贺喜他。

送牛的自然也是三哑，他打扮得格外不同，一头蓬发，不知在哪里找得了一根红线，束将起来。牵牛更担一挑担子，这担子真别致，青篾匽箩盛着二十四个大桃子。然而三哑的主意却还在底下衬托着的稻草，他用了一下午的工夫从稻草堆上理出了这许多嫩黄草来，才想到去买桃子。他这样的心计，史家奶奶是明白的，见他赤着脚兜了桃子回来，说道：

“你也该洗脚了。”

他弯着腰，对奶奶的眼睛看，笑道：

“牛到哥儿家，两天要停留吧，吃什么起？我办了许多草去。”

“是的。”

“挑草不好看，我挑一担桃子去。”

“是的，谢谢三哑叔。”

牛儿进城,不消说,引起个个观望。还没有走过桥,满河的杵声冷落了下去,只见得循着河岸,妇人家,姑娘们,有的在竹篱子撑着的遮阳之下,都已经抬起身子了。是笑呢,还是对了太阳——总之拿这时的河水来比她们的面容,是很合适的吧。

史家庄的长工,程小林的牛,知道的说,不知道的问。

三哑——他是怎样地欢喜,一面走,一面总是笑,扁担简直是他的翅膀,飞。但他并不回看人,眼睛时而落在箩筐,时而又偏到牛儿那边去。城门两丈高,平素他最是留意,讲给那不惯上街的人听,现在他挤进去了他也不觉得。

走过了火神庙,昂头,正是那白白的门墙——

“三哑叔!”

“哈,哥儿。”

小林跳出来了,立刻放炮。他早已得了信竿子上挂了一吊炮等着。

三哑喝了酒才回去,预备一两日后又来牵牛,牵到王家湾去,因为他买的时候也就代为约定了一个豢养的人家。

小林的院子里有一棵石榴,牛儿就拴在石榴树下。邻近的孩子们三三五五地走进来看,同小林要好的小林引到屋子里去,看桃子——二十四个大桃母亲用了三个盘子盛着摆在堂屋正中悬挂的寿星面前。

“寿星老头子手上有桃子,还要把我的桃子给他,让我们偷他一个吧。”

小林自己这么说,别个自然没有不乐意的。然而他的姐姐躲在背后瞄着他,他刚刚爬到几上,伸手,姐姐一声——

“吓,捉贼!”

小林回转身来笑了——

“我要偷寿星老头子手上的桃子。”

"那个桃子你偷，你只不要动他的这个。"姐姐笑。

"怎么是他的这个呢？是我的！"

"不管是你的是他的，你且偷那个桃子我看看。"

"画的怎么偷法呢？"

最小的一个孩子说。小林笑得跑来倒在姐姐怀里了。

"我们还是去看牛儿。"孩子们说。

牛儿站在那里，动也不动一动。他们用尽种种法子逗它。小林拿草伸到它的口边，它也不以为这是主人，一样的只看见它的眼睛在表示，表示的什么可说不清了。

有一个去拉它的尾巴，他是名叫铁牛的，用了那么大的力，牛突然抱着树碰跳碰跳了，吓得大家退后好几步，石榴的花叶也撒了一阵下来，撒到牛身上，好看极了。

然而大家气愤——

"真是个铁牛！"

铁牛一溜烟跑了。

到了天快黑了，牛儿兀地叫几声，只有小林一个人在院，他也随着叫一声，起初是一惊，立刻喜得什么似的，仿佛这才放心。他午饭没有吃，虽然被母亲迫着在桌上坐了一会，一心守着看牛吃不吃草。

姐姐提了水到院子里来浇花，他说：

"我忘记了！三哑叔告诉我天黑的时候，把点水牛喝哩。"

姐姐笑道：

"你牵到河里去喝。"

"好，我把它牵到河里去喝。"

说着去解绳子，但母亲也已经走出来了——

"姐姐说得玩，你就当真的了——舀一钵水来它喝。"

小林背着牛，就在牛的身旁，站住了。

“这时候城外人多极了，你牵到河里去喝，要是人家问你是哪个送你的牛，你怎么答应呢？”

“三哑叔送的。”

他斩截地说。妈妈姐姐都笑。

石榴树做了一个大翅膀，牛儿掩护下去了，花花叶叶终于也隐隐于模糊之中——一定又都到小林的梦里去出现吧，正如一颗颗的星出现在天上。

第十三章 "松树脚下"

第二天小林自己牵了牛儿往史家庄去，下得坝来，知道要循那一条路走——"有人喊我哩。"掉头向声音之所自来了。是的，是史家奶奶

他想不到这样出乎意外地到了，并没有听清史家奶奶的话，远远地只管说——

"我妈妈叫我牵来的，它一早起来就叫，哞哞哞的，又不吃草，妈妈说：'今天你就自己牵去吧，牵到奶奶家去，交给三哑叔。'"

史家奶奶不消说高兴得了不得，小林来了，何况是病后。而小林，仿佛史家庄他来得太多，当他一面走路的时候一面就想，牵牛，这个理由充不充足？所以他的步子开得很慢，几乎是画之字，时时又盼一盼牛。牛儿大约也懂得这个意思，要下坝，两个平排的，临着绿野，站了一会。

自然，这因为史家庄现在在他的心上是怎样一个地方。

奶奶走到他的面前来了——

"是的，牲口也怕生，来得好——病都好了吗？我看长得很好。"

牵牛的绳子从小林的手上接过来，又说：

"来，跟我来，松树脚下，琴子妹妹也在那里。"

琴子妹妹——小林望得见了。

"松树脚下"，就在那头的坝脚下，这么叫，很明白，因了一棵

松树。

我们可以想像这棵松树的古老，史家奶奶今年近七十岁，很年轻的时候，便是这样不待思索地听大家说，“松树脚下”，又说给别人听，而且松树同此刻也不见得有怎样的不同——它从不能特别地惹起史家奶奶的留意。还有，去看那碑铭——这里我得声明，松树脚下是史家庄的坟地，有一块碑，叫琴子来称呼要称高祖的，碑铭是死者自撰，已经提到松树，借了李白的两句：

蟪蛄啼青松
安见此树老

如果从远处望，松树也并不看见，它曲而不高，同许多树合成一个绿林，于稻田之中很容易识别。我们以下坝进庄的大路为标准，未尽的坝直绕到屋后，在路左，坟地正面是路，走在路上，坟，颇多的，才不为树所遮掩。

不是琴子，小林见了松树要爬上去——不是小林，琴子也要稀奇牛儿今天又回来了。

总之羞涩——还是欢喜呢？完全占据了这两个小人物。

“琴儿，你看，小林哥哥把牛牵到这里来了。”

“我不晓得那替我豢养的人他家在哪里。”

“是的，一会儿我叫三哑叔牵去——坐下歇一歇。”

小林就坐下坟前草地。琴子本来是坐着的。

“琴儿，问小林哥好。”

“小林哥好。”

小林笑着谢了一下。

史家奶奶让牛在一旁，挨近两个孩子坐。

小林终于看松树。

“那是松树吗？松树怎么这么盘了又盘？”

琴子好笑，盘了又盘就不是松树！但她不答。奶奶道：

“你没有见过这么的松树吗？”

“我在我父亲的画帖上见过，我以为那只是画的。”

“画的多是有的。”

奶奶说着不觉心伤了。慢慢又说：

“今天是琴子妈的忌日，才烧了香，林儿，你也上前去作一作揖。”

小林伸起腰来，预备前去，突然眉毛一扬，问：

“哪一个坟是呢？”

真的，哪一个坟是呢？老年人到底有点模糊。

“这个。”琴子指点与他。

说声作揖，小林简直喜欢得很，跪下去，一揖，想起了什么似的又一掉头——

“奶奶，是不是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得那个罪字？”

他的样子实在好笑，琴子忍不住真笑了。奶奶摸不着头脑。

他是问忌日的忌，——“忌日”对于他是一个新名词。

“啊，不是，是百无禁忌的忌。”

小林又想：“忌日，什么叫做忌日？是不是就是生日？”

他却不再问了，连忙爬起来，喝一声牛儿，牛儿踏近一个坟的高头。

第十四章 习 字

史家奶奶留他多住几天再回去，而且他在这里做起先生来了。

奶奶说："你就教琴子读书。"

琴子好久没有读书，庄上的家塾她不喜欢去。小林教她，自然是绰然有余的。

琴子先在客房里，小林走进去——

"奶奶叫我教你读书。"

琴子不理会似的，心里是非常之喜。

小林笑：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哈哈哈。"

史家奶奶从外笑。

"你们笑我，我不读！"

这把小林吓了一跳，他此时已经坐下了椅子，面前一个方桌，完全是先生模样。

"不是笑你。"轻轻地望着琴子说。

"我喜欢习字。"

"好，我写一个印本，你照我的写。"

什么"印本"呢？上大人，不稀罕；百家姓，姓赵的偏偏放在第一，他也不高兴。想起了一个好的，连忙对琴子道：

"你磨墨！"

琴子磨了墨，他又道：

“你把眼睛闭住。”

“不——你涂墨我脸上！”

“你真糊涂！涂墨你脸上那怎么好看呢？我替你写一个好印本，要写起了才让你看。”

“我不看，你写。”

小林写的是：

一去二三里
烟村四五家
楼台六七座
八九十枝花

琴子看——

“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都有。”说一个手点一个。

小林又瞥见壁上的一横幅小画，仿照那画的款式在纸的末端添这几个小字：

程小林写意

琴子看着道：

“这是做什么呢？”

“我的名字。”

“我的印本怎么写你的名字呢？要写学生史琴子用心端正习字。”

他还要在空缝里写，一个“我”字，指着叫琴子认。

“这个字也不认得？我字。”

“我再写一个。”

说他再写一个，写了一笔却不写了，对了琴子看。连忙又写，写了一个“你”字，写得非常小，像一个小蚂蚁。

“写这么小。”

琴子说他写这么小。

于是又快快地写得一个，一个“爱”字，写起了又一笔涂了，羞得脸都红了。

“你把我的印本涂坏了。”

琴子惘然地说。

这时奶奶走进来了，拿起印本看，忍不住笑——

“这四句改成画，那才真是一个通先生。”

小林也站起来，眼巴巴地望那一朵墨，看那字涂没有涂掉。

“琴子，你在学里读什么书呢？”

“读《大学》。”

“《大学》读到什么地方呢？”

“一本书只剩了几页，我读到那几个难字就没有读下去。”

“难字——我猜得着，‘鼋鼍蛟龙’是不是？”

“是的。”

“那要说《中庸》，不是《大学》。”奶奶说。

“这几个字真难，我们从前也是一样——你倘若讲得来，你还怕哩，鼋鼍蛟龙，吓得死人的东西！”

“是的，我见了那字就害怕。”

“可是我有一回做文章，说天地是多么大，多么长久，抄了这里几句，‘日月星辰，天覆地载，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得了先生许多圈圈。”

琴子莫名其妙，史家奶奶，当小林流水一般地说，望着

她——

“孩子啊——”

声音很低，接着又没有别的。慢慢地叫两人出去玩，道：

“今天就这样放学吧，出去凉快。”

第十五章　花

灯下，自己躺着打滚，别人围着走，谈故事自然更好——这大概孩子们都是喜欢的吧。

小林现在便是在这个欢喜之下。

只可惜三哑跑去睡觉去了，史家奶奶又老是坐在椅子上栽瞌睡。还有琴子，但她不说话，靠着灯扎纸船。

小林望天花板，望粉墙，望琴子散了的头发。

“哈哈哈，你看！”

“看什么？”琴子掉过头来问。

小林伸了指头在那里指，琴子的影子。

“呀，我怕。”

“你自己的影子也怕？”

影子比她自己大得多多。

琴子仿佛今天才看见影子似的，看，渐渐觉得好玩，伸手，把船也映出来，比起自己算是一个老鼠。

“你坐在你的船上，你会沉到水里去！”

这时他也映在墙上了，一站站起来了。

“你笑它也笑。”琴子看着小林的影子说。

“我哭它也哭。”他又装一个哭脸。奶奶突然睁开眼，慌忙着一句——

“唔，哭什么？好好地玩。”

“哈哈哈，我们是在这里玩哩。”

奶奶又栽了下去。

“你看奶奶的影子——奶奶的白辫子同你的黑辫子一样是黑的。”

“你真是胡叫，要我的才叫辫子。”

琴子看着奶奶的白发，惘然地说。

“你走开，我替你掉一个，看你认不认得。”

琴子就掉到灯的那边去了，一看墙上没有她，拍手一叫道：

“不见了。”

“你看那边墙上。”

“你真掉了，比先前小得多哩。”

“哈哈哈——你到这里来，我再替你掉一个。”

他叫琴子到他的面前来，他站在灯面前。琴子道：

“我不玩，我要困——你当我真不知道，你把灯挡住了，我哪里还有影子呢？”

一面说，一面拿手揩眼睛，要困。

“我同你说正经话，昨天夜里我听见鸡叫，今天我不睡，听听哪一个鸡先叫。”

“鸡叫，鸡天天夜里叫。”

“我在我家里总没有听见。”

“夜里还有夜火虫，你在你家看见吗？我们坂里非常之多。”

“夜火虫，我们常常捉夜火虫玩哩。”

“还有一样东西，别个看不见，它也能够亮——你猜是什么东西？”

小林使劲地答：

“鬼火！”

琴子又怕了，两手一振。

“不要吓我——我是说猫，猫的眼睛。”

“我看花也是夜里亮的。”

“你又哄我，花怎么会亮呢？”

“真的，不是哄你，我家的玫瑰花，头一天晚上我看它，还是一个绿苞苞，第二天清早，它全红了，不是夜里红的吗？所以我说花也是夜里亮的。不过我们睡觉去了，不知道。”

“我们不睡觉，也看它不见。”

“它总红了。”

但无论如何是不能服琴子之心的。

“今天我真不睡，这许多东西都不睡觉。”

“你不睡，你就坐在这里，叫影子陪——”

琴子话没有说完，瓦上猫打架，连小林也怕起来了。

史家奶奶醒了，抬头见了两个小人儿面面相觑。

第十六章 “送路灯”

小林只不过那么说，他不睡觉，然而在睡觉之前，又跑到大门口玩了一趟。邻近村上一个人家送路灯，要经过史家庄坝上，他同琴子拉着奶奶引他们去。

“昨天，前天——今天是最后一个晚上哩，明天没有了。”琴子这么说。

“送路灯”者，比如你家今天死了人，接连三天晚上，所有你的亲戚朋友都提着灯笼来，然后一人裹一白头巾——穿“孝衣”那就显得你更阔绰，点起灯笼排成队伍走，走到你所属的那一“村”的村庙，烧了香，回头喝酒而散。这所谓“村”，当然不是村庄之村，而是村庙之简称，沿用了来，即在街上，也是一样叫法。村庙是不是专为这而设，我不得而知，但每数村或数条街公共有一个，那是的确的。

倘若死者是小孩，随时自然可来吊问，却用不着晚上提灯笼来，因为小孩仿佛是飞了去，不“投村”。

那么，送路灯的用意无非是替死者留一道光明，以便“投村”。

村庙其实就是土地庙。何以要投土地庙？史家奶奶这样解释小林听：土地神等于地保，死者离开这边而到那边去，首先要向他登记一下。

“死了还要自已写自己的名字，那是多么可怜的事！”小林说。

但三哑前天也告诉了琴子，同史家奶奶说的又不同。琴子道：

“三哑叔说是，死人，漆黑的，叫他往哪里走呢？所以他到村庙里歇一歇，叫土地菩萨引他去。”

“我怕他是舍不得死，到村庙里躲一躲！哈哈——那土地菩萨，一大堆白胡子，庙又不像别的庙，同你们的牛栏那么大，里面住的有叫花子，我一个人总不敢进去。”

史家奶奶预备喝小林，说他不该那么说，而琴子连忙一句：“你到村庙里去过吗？”

说的时候面孔凑近小林，很奇怪似的。

奶奶的声音很大——

“不要胡说。”

“真的，奶奶，我家隔壁就是一个村庙，我时常邀许多人进去玩，打钟，我喜欢打钟玩。”

琴子更奇怪，街上也有村庙！

“我那个村庙里那个叫花子，住了好几年。”

“他不害怕吗？”

“害怕又有什么办法？自己没有房子住，只好同鬼住！”

说得琴子害怕起来了。

“哎哟，人死了真可怜，投村！倘若有两个熟人一天死了倒好，一路进去——两人见面该不哭吧？”

他说着自己问自己。忽然抬头问奶奶——

“奶奶，叫花子死了怎么投村呢？他家里不也有一个村庙吗？他又住在这个庙里。”

这叫史家奶奶不好答复了。他们已经走出了大门，望见坝上的灯，小林喝彩：

“啊呀！”

史家庄出来看的不只他们三人，都在那里说话。在小林，不

但说话人的面孔看不见，声音也生疏得很，偏了一偏头，又向坝上望。

这真可以说是隔岸观火，坂里虽然有塘，而同稻田分不出来，共成了一片黑，倘若是一个大湖，也不过如此吧？萤火满坂是，正如水底的天上的星。时而一条条的仿佛是金蛇远远出现，是灯笼的光映在水田。可是没有声响，除了蛙叫。那边大队的人，不是打仗的兵要衔枚，自然也同这边一样免不了说话，但不听见，同在一边的，说几句，在夜里也不能算是什么。

其实是心里知道一人提一灯笼，看得见的，既不是人，也不是灯，是比萤火大的光，沿着一条线动——说是一条线，不对，点点的光而高下不齐。不消说，提灯者有大人，有小孩，有高的，也有矮的。

这样的"送路灯"，小林是初见，使得他不做声。他还有点怕，当那灯光走得近，偶然现一现提灯者的脚在那里动，同时也看得见白衣的一角。他简直想起了鬼，鬼没有头！他在自己街上看送路灯，是多么热闹的事，大半的人他都认识，提着灯笼望他笑，他呼他们的名字，有他的孩子朋友杂在里面算是一员，跑出队，扬灯笼他看，谈笑一阵再走。然而他此时只是不自觉地心中添了这么一个分别，依然是望着一点点的光慢慢移动，沿一定的方向——一定，自然不是就他来说，他要灯动到哪里，才是走到了哪里。

"完了！没有了！"

最后他望着黑暗，怅然地说。

"到树林那边去了。"琴子说。

许许多多的火聚成了一个光，照出了树林，照出了绿坡，坡上小小一个白庙——不照它，它也在这块，琴子想告诉小林的正是如此。

第十七章　瞳　人

小林睁开眼睛，窗外射进了红日头，又是一天的清早。昨夜的事，远远的，但他知道是昨夜。

只有琴子还在那一个床上睡着，奶奶早已起来上园摘菜去了。

琴子的辫子蓬得什么似的，一眼就看见。昨天上床的时候，他明明地看了她，哪里是这样？除了这一个蓬松的辫子，他还看得见她一双赤脚，一直赤到膝头。

琴子偏向里边睡，那边是墙。

小林坐起来，揩一揩眼屎。倘若在家里，哪怕是他的姐姐，他一定翻下床，去抓她的脚板，或者在膝头上画字。现在，他的心是无量的大，既没有一个分明的界，似乎又空空的——谁能在它上面画出一点说这是小林此刻意念之所限呢？

琴子的辫子是一个秘密之林，牵起他一切，而他又管不住这一切。

“琴子你醒来！”他仿佛是这样说。琴子如果立刻醒来了，而且是他叫醒的，恐怕他兀地一声哭吧，因为琴子的一睁眼会在他的心上落定了。

什么地方郭公鸟儿叫，“郭公郭公！郭公郭公！”这一叫倒叫醒了她，不，简直救了他，使得他说：“让你一个人睡，我到河里去看郭公。”他刚刚翻到床下，记起昨夜里他还做了一个梦，自言自语道：“我还做了一个梦！”这时琴子一掉掉过身来了，眼睛是半

睁开的。

"起来，我告诉你听，昨夜我做了一个梦。"

琴子慢慢一句：

"清早起来就说梦，吃饭我砸了碗，怪你！"

"我不信那些话，我在我家里，一做了梦，起来就告诉我的姐姐，总没有见她砸过碗。"

小林是梦见"活无常"。"活无常"，虽是他同他的同学们谈话的好材料，而昨夜的梦见当是因了瞥见送路灯的白衣。"活无常"是穿白衣的，面孔也涂得粉白，眉毛则较之我们平常人格外黑。映在小林的脑里最深的，还不是城隍庙东岳庙的"活无常"，那虽然更大，却不白的多，是古旧的，甚且有蜘蛛在他高高的纸帽上做网。七月半"放猖"，人扮的"活无常"，真白，脚登草鞋，所以跟着大家走路他别无声响——小林因此想到他也不说话。是的，不准他说话。

据说真的"活无常"，倘若在夜里碰见了，可以抱他。他貌异而心则善，因为他前世是一个孝子，抱他要他把路上的石子称作金子。不知怎的，小林时常觉得他要碰见"活无常"，一动念俨然是已经碰见了，在城外的洲上。何以必在城外的洲上？这可很难说。大概洲上于他最熟，他所住的世界里又是一个最空旷的地方，容易出鬼。至于称石作金，则每每是等到意识出来了，他并没有碰见"活无常"，才记起。

他告诉琴子他梦见"活无常"，正是洲上碰见"活无常"的一个梦。

分明是梦，说是夜里，"活无常"却依然那么白，白得他害怕。不见天，不见地，真是夜的模样，而这夜连"活无常"的眉毛也不能遮住，几乎愈是漆黑，"活无常"愈是白得近来，眉毛也愈在白脸当中黑。同样，自己在洲上走，仿佛人人可以看得见。不过到

底是夜里，不看见有人。尤其古怪的，当他盯眼望“活无常”的眉毛的时候——“活无常”是想说话吧，也就在这时猛然知道是做了一个梦。

小林唧唧咕咕地说，把琴子的眼睛说得那么大。琴子一听到“活无常”三个字，联想到的是称石作金，小林的梦里没有提到，她也慢慢地随着眼睛的张大而忘却了。

“这么一个梦。”

她惘然地说。起初说小林不该一早起来说梦，梦说完了又觉得完得太快似的。此时她已经从被褥上头移坐在床沿，双脚吊着。

小林站在她面前，眼睛落在她的赤脚，他简直想她去过河玩。她拿手揩眼屎，他抬头道：

“哭什么呢？”

琴子知道是说来玩的，笑了。

“你这样看我做什么？”

“我看你的瞳人。”

其实除非更凑近琴子的眼睛跟前，瞳人是看不见的。

第十八章　碑

太阳远在西方，小林一个人旷野上走。

“这是什么地方呢？”

眼睛在那里转，吐出这几个声音。

他本是记起了琴子昨天晚上的话，偷偷地来找村庙，村庙没有看见，来到这么一个地方。

这虽然平平的，差不多一眼望不见尽头，地位却最高，他是走上了那斜坡才不意地收不住眼睛，而且暂时地立定了——倘若从那一头来，也是一样，要上一个坡。一条白路长长而直，一个大原分成了两半，小林自然而然地走在中间，草上微风吹。

此刻别无行人——也许坡下各有人，或者来，或者刚刚去，走的正是这条路，但小林不能看见，以他来分路之左右，是可以的。

那么西方是路左，一层一层地低下去，连太阳也不见得比他高几多。他仿佛是一眼把这一块大大地吞进去了，一点也不流连——真的，吞进去了，将来多读几句书会在古人口中吐出，这正是一些唐诗的境界，“白水明田外”，“天边树若荠”。然则流连于路之右吗？是的，看了又看，不掉头，无数的山，山上又有许多的大石头。

其实山何曾是陡然而起？他一路而来，触目皆是。他也不是今天才看见，他知道这都叫做牛背山，平素在城上望见的，正是这个，不但望见牛背山上的野火，清早起来更望见过牛背山的

日出。所以他这样看,恐怕还是那边的空旷使得他看吧,空旷上的太阳也在内。石头倒的确是特别的大,而且黑!石头怎么是黑的?又不是画的……这一迟疑,满山的石头都看出来了,都是黑的。树枝子也是黑的。山的绿,树叶子的绿,那自然是不能生问题。山顶的顶上有一个石头,惟它最高哩,挨了天——上面什么动?一只鹞鹰!一动,飞在石头之上了,不,飞在天之间,打圈子。青青的天是远在山之上,黑的鹞鹰,黑的石头,都在其间。

一刹间随山为界偌大一片没有了那黑而高飞的东西了,石头又与天相接。

鹞鹰是飞到山的那边去了,他默默地相信。

"山上也有路!"

是说山之洼处一条小路。可见他没有见过山上的路,而一见知其为路。到底是山上的路,仿佛是动上去,并不是路上有人,路蜿蜒得很,忽而这儿出现,忽面又在那儿,事实上又从山脚出现到山顶。这路要到哪里才走?他问。自然只问一问就算了。然而他是何等地想上去走一走!此时倘若有人问他,做什么人最好,他一定毫不踌躇地答应是上这条路的人了。他设想桃花湾正是这山的那边,他有一个远房亲戚住在桃花湾,母亲说是一个山脚下。他可以到桃花湾,他可以走这条路。但他又明白这仅仅是一个设想似的,不怎样用力地想。

他没有想到立刻上去——是何故?我只能推测地说是有这么一个事实暗示着,太阳在那边,是要与夜相近,不等他上到高头,或者正上到高头,昏黑会袭在他的头上。

总之青山之上一条白道,要他仰止了。至于他是走在绿野当中大路上,简直忘却——也真是被忘却,他的一切相知,无论是大人或小孩,谁能平白地添进此时这样的一个小林呢?倘若顷刻之间有人一路攀谈,谈话的当儿也许早已离开了这地方吧。

但是，一个人，一掉头，如落深坑，那边的山又使得这边的空旷更加空旷了，山上有路，空旷上有太阳。

依然慢慢地开步子，望前面，路还长得很哩，他几乎要哭了，窘——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呢？"

突然停住了，远远路旁好像一只——不，是立着的什么碑。

多么可喜的发现，他跑。

见了碑很瞧不起似的——不是说不好看，一块麻石头，是看了碑上的四个大字：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谁也会念，时常到他家来的一个瘾头尼姑见了他的母亲总是念。

他又有一点稀奇——

"就是这么'阿弥陀佛'。"

听惯了而今天才知道是这么写。

石碑在他的心上，正如在这地方一样，总算有了一个东西，两手把着碑头，看不起的字也静静地看。到了抬头，想到回去，他可怕了，对面坡上，刚才他望是很远，现在离碑比他所从来的那一方近得多，走来一个和尚。

他顿时想起了昨夜的梦，怪不得做了那么一个梦！

虽然是一天的近晚，究竟是白天，和尚的走来随着和尚的袍子的扩大填实了他，哪里还用得着相信真的是一个人来了？

未开言，和尚望他笑，他觉得他喜欢这个和尚。

最有趣的，和尚走近碑，正面而立，念一声阿弥陀佛，合什，深深地鞠一个躬，道袍撒在路上，拖到草边。

“小孩，你在这里做什么？”

“师父，你对这石头作揖做什么呢？”

两人的问差不多是同时。

“这石头——”

和尚不往下说了。这是所以镇压鬼的。相传此地白昼出鬼。

他又问：

“这一齐叫做什么地方呢？”

“这地方吗？——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从史家庄来。”

“那么你怎不知道这地方呢？这叫做放马场。”

放马场，小林放眼向这放马场问了。一听这三个字，他唤起了一匹一匹的白马。

马到这里来吃草倒实在好，然而很明白，这只是一个地名，马在县里同骆驼一样少，很小很小的时候他在衙门口的马房里见过几匹。

他是怎样地怅惘，真叫他念马。

“小孩，你头上净是汗。”

和尚拿他的袍袖替他扇。

“从前总一定放过的。”他暗地里说，以为从前这里总一定放过马的了。著者因此也想翻一翻县志，可惜手下无有，不知哪里是否有一个说明？

“你回去吗？我们两人一路走。”

“师父往哪里去呢？”

“我就在关帝庙，离史家庄不远——你知道吗？”

“不知道——我找了一半天村庙没有找到。”

和尚好笑，这个孩子不会说话。

一句一句地谈，和尚知道了底细。村庙就在关帝庙之侧，不错，树林过去，如琴子所说，小林却也恰恰为树林所误了，另外一个树林过去，到放马场。

两个人慢慢与碑相远。

“师父，关公的刀后来又找着了——我起初读到关公被杀了的时候，很着急，他的马也不吃草死了，他的青龙偃月刀落到什么人手上去了呢？”

突然来这么一问——问出来虽是突然，脑子里却不断地纠缠了一过，我们也很容易找出他的线索，关帝庙，于是而关公，关公的刀，和尚又是关公庙里的和尚。

和尚此刻的心事小林也猜不出啊，和尚曾经是一个戏子，会扮赵匡胤，会扮关云长，最后流落这关帝庙做和尚，在庙里便时常望着关公的通红的脸发笑，至今“靠菩萨吃饭”已经是十几年了。

“你倒把《三国演义》记得熟——青龙偃月刀曾经落到我手上，你信吗？”和尚笑。

这个反而叫他不肯再说话了。和尚也不说下去。

他走在和尚前，和尚的道袍好比一阵云，遮得放马场一步一步地小，渐渐整个的摆在后面。

一到斜坡，他一口气跑下去。

跑下了而又掉头站住，和尚还正在下坡。

山是看得见的，太阳也依然在那块，比来时自然更要低些。

上篇(下部)

第一章 “第一的哭处”

在读者的眼前，这同以前所写的只隔着一页的空白，这个空白实代表了十年的光阴。

小林——已经不是“程小林之水壶”那个小林了，是走了几千里路又回到这“第一的哭处”。这五个字也是借他自己的，我曾经觅得的他的信札，有一封信，早年他写给他的姐姐，这样称呼生地。人生下地是哭的。

其实他现在的名字也不是小林，好在这没有关系，读者既然与“小林”熟了，依然用它。

他到了些什么地方，生活怎样，我们也并不是一无所知，但这个故事不必牵扯太多，从应该讲的讲起。我也曾起了一个好奇心，想知道他为什么忽然跑回这乡下来，因为他的学业似乎是中途而废了。这个其说不一。其实都是说话的人自己为主，好比一班赌博朋友，侥幸他是一位“公子王孙”，有财喜可寻，说他是丢了书不念，一夜输光了，逃回来，当然不足置信。然而我也折中不出一个合理的说法，等待将来能够得到可靠的证明。

第二章　“且听下回分解”

小林在回家以前两三年，也时常接到琴子的信。摆在面前的是今日之字，所捉得住的则无论如何是昔日之人，一个小姑娘！这其间便增了无限的有趣，设想一旦碰见了……于是乎笑。

然而那一天从外方回来以后第一次从史家庄回来，一路之上，他简直感到一个“晚间的来客”了，觉得世上的事情都“奇”得很！其欢喜，真不是执笔的人所能为力了。我一语道破事实吧——

“我也会见了细竹，她叫我，我简直不认识。”

这就是事实，他一进门告诉他的母亲的话。

细竹——对于读者也唐突！她是什么一个人呢？这是很容易答复的，有了那一个“她”字已经答复了一半，在小林的记忆里是熟得忘记了的一个“小东西”，而一天之内，她竟在他的瞳孔里长大了，多么好看的一个大姑娘。

这个小东西真是与琴子相依为命，寝食常在一块，不相识的人看来要以为是姊妹，其实不过是同族。她比琴子小两岁，那时小两岁便有那样的差别，就是，同一个男孩子没有差别，以至于小林抹杀了她。

读者将问：“请说小林同琴子的会见吧。”他们俩的会见只费一转眼，而这一转眼俨然是一“点睛”，点在各人久已画在心上的一条龙，龙到这时才真活了，再飞了也不要紧。

写到这里我只好套一句老话——

“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章　灯

小林的归来,正当春天。蟪蛄不知春秋,春天对于它们或者没有用处,除此以外谁不说春光好呢?然而要说出小林的史家庄的春天,却实在是一件难事。幸而我还留下了他的一点点故事在前——跟着时光退得远了吧,草只是绿,花只是香,它,从何而闻得着见得着呢?不然,天地之间到底曾经有过它,它简直不知在哪里造化了此刻的史家庄!

何况人物里添了细竹。比如她最爱破口一声笑,笑完了本应该就了事,一个人的声音算得什么?在小林则有弥漫于大空之概,远远的池岸一棵柳树都与这一笑有关系。

他能像史家庄的放牛的孩子一样连屋背后的草皮被人挖了一锄也认得出吗?自然是不能,史家庄还有许多好玩的地方他没有到过,就是琴子与细竹两人间有趣的生活,他喝的也不过是东海的一滴。但这无损于他的春天的美满——反似乎更是美满得古怪!

接着浮上我的心头的,是史家庄的一个晚上。史家奶奶已经睡了,细竹跟着琴子在另一间房里,她突然想到要去看鬼火。看鬼火是三月三的事,今天还是二月二十六,她说:"三月三有鬼火,今天我不信就没有,去!"琴子答应她,她赶忙点灯笼。琴子问:

"你做什么?"

"才答应我去,又问我做什么?"

"我问你这是做什么?"指着灯笼对她笑。

"不要亮怎么行呢?"

"看鬼火要亮?人家当你是一个鬼火哩!"

不要灯笼把奶奶的拐杖拄着走。

并不用走得远,打开后园的门,下坝河岸上就是看鬼火的最好的地方,三月三少不了有许多人来看。河在面前是不成问题的,有它而不看它,看也看不见,一直朝极东边望,倘若有鬼火一定在那里,那里尽是野坟。

细竹首先跨出门,首先看见今夜是这么黑——然而也就这样在看不见之中拉回头了。

最使得她耐不住的,是话要到房里才能破口说。灯光又照见了她们的面孔,同时她也顿足一声:

"琴姐,你说我淘气,你倒真有点淘气!出去了为什么又转来呢?"

"那么漆黑的,你看怎么走得下去!"

鬼火没有看,拐杖倒丢在园里。是琴子拿着,关门的时候随手放下了。

"不要生气,我们再去。"琴子笑。

"去——去屙尿睡觉!"

"真的,奶奶的拐杖我忘了带进来,再一路去拿。"

琴子端了洋灯,走,细竹跟在后面。

出房小小的天井,灯光慢慢移动,细竹不觉很清新,看那洞黑里白白的墙渐渐展出,墙高而促,仰头望——一个壁虎在突现!

"琴姐!"

琴子走到了由天井进到另一间房的门框之下,探转头——灯掉到那一边去了,壁虎又入于阴黑。

此时纷白的墙算是最白，除外只有她们两人的面孔。细竹的头发更特别显得黑而乱散，琴子拿灯直对她。

“来，站在那里做什么呢？”

她依然面着黑黑的一角不动。

“你来看！”

琴子举灯，依着那方向望——灯光与眼光一齐落定壁角画的红山茶。

“这是我不如你，你还留心了这一朵花。”琴子顿时也很欢喜，轻轻地说。

“我哪里是叫你看这花呢？”

倒是琴子引起她来看这花了。等她再记起壁虎，琴子又转身走进了两步，把她也留在灯光以外。

“我见了一条蛇，你不看！”抢上前去说。

“你又在见鬼。”

“真的，一条蛇匐在墙上，你不信你拿灯去照。”

“我拿灯去照——我要到园里去照花你看。”

“不但是蛇，而且是虎，回头你再看。”

“你不用打谜儿，我猜得着。‘阶前虎心善’，真是老虎也吓不了我。”

“吓不了你，我写一个虎字就吓得你坏！大胆刚才就不该转来。”

说着进了园，两人一时都不则一声——而前真是花！

“照花你看”，琴子不过是见了壁上的花随便说来添趣，手上有一盏灯哪里还格外留心去记住呢？灯——就能见花，一点也不容你停留！白日这些花是看得何等的熟，而且刚才不正擦衣而过吗？及至此刻，则颇用得着“惊心动魄”四个字。

但这到底是平常不过的事，琴子一心又去拿拐杖，举灯照。

细竹道：

“桃花真算得树，单有它高些。”

她虽也朝园门那里走，而偏头看。只有桃花最红，确也最高，还没有几多的叶子，暗空里真是欲燃模样。其余的绿叶当中开花，花不易见。

琴子拿起了拐杖。

“你看，几大的工夫就露湿了。”

“奶奶的拐杖见太阳多，怕只今天才见露水。”

“你这话叫人伤心。”

说的时候两人脑壳凑在一块。花径很窄，琴子递灯细竹，叫她先走。

琴子果然也注意桃花，进屋还得关一个小门，并不砰然一关，沉思地望，不禁忆起儿时听小林说，花在夜里红了，我们不晓得。

第四章　日　记

她们两人走进房来，灯放在桌上解衣睡觉。

琴子已经上了床，不过没有躺下去，披衣坐。细竹袜子也脱好了，忽然又拖着鞋窜到桌子面前，把灯扭得一亮。

“你又发什么疯？”

细竹并不答，坐下去，一手弯在怀里抱住衣服——纽扣都解散了，一手伸到那里动水瓶。

“我来写一个日记，把今夜我们两人的事都写下来，等程小林来叫他看。”

“我不管，受了凉就不要怪我。”琴子说，简直不拿眼睛去理会她。

“你这杨柳倒是替我摘来写字的。”

小小一条柳枝，黄昏时候，两人在河边玩，琴子特地摘回插在瓶里。她并不真是拿杨柳来写字，是用它蘸水磨墨，一面蘸，一面注视着砚池笑，觉得很好玩。

“你磨墨，我替你做了一句。”琴子转过头来望她一望，见她一言不发，故意打动她。

“真的吗？”

“寒壁画花开。”

“这是庾信的一句诗，哪里是你做的？——我正在想那壁上的花，这真算得一句。”

“你只会替人家磨墨。”

琴子这句话是双关，因为她会写字，过年写春联，细竹把庄上许多人家的纸都拿来要她写，自己自告奋勇磨墨。

"我也跟你一路胡闹起来了——你再不睡，我就喊奶奶。"

琴子动手要吹灯，细竹才上床。但两人还是对坐而谈。

"我舍不得那一砚池好墨——观世音的净水磨的！"

这又是笑琴子。琴子从小在镇上看赛会，有一套故事是观音洒净，就引起了很大的欢喜。今天摘杨柳回来，还写了这么两行：

一叶杨柳便是天下之春

南无观世音的净瓶

"可惜此刻还没有到放焰口的时候，不然就把南无观世音的净瓶端上台。"细竹又说。

"这有什么可笑呢？那我才真有点喜欢，教孩子们都来兜一兜我的杨柳水——我可不要你来！"

这是还细竹一礼。七月半庄上放焰口，竖起一座高台，台上放一张桌子，桌子中间有一碗清水，和尚拿杨柳枝子向台前洒，孩子们都兜起衣来，争着沾一滴以为甘露。就在去年，细竹也还是抢上前去兜，惹得大家笑。

"我们真是十八扯，一夜过了春秋！"

琴子又说，伸腰到桌子跟前吹熄了灯。

她们自己是面面不见，史家庄的春之夜却不因此更要黑，当灯光照着她们刺刺不休，也不能从那里看出一点亮来。自然，天上的星除外。

第五章　棕　榈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细竹唱。未唱之先，仿佛河洲上的白鹭要飞的时候展一展翅膀，已经高高地伸一伸手告诉她要醒了。这个比方是很对的。不过倘若问细竹自己，她一定不肯承认，因为她时常在河边看见鹭鸶，那是多么宽旷的青天，碧水白沙之间，他们睡觉的地方只是小小一间房子。她却没有想一想，她的手是那么随兴地朝上一伸，伸的时候何曾留心到她是在家里睡觉？更何曾记得头上有一个屋顶，屋顶之外才是青天？如果同夏天一样，屋子里睡得热又跑到天井外竹榻上去睡，清早醒来睁开眼睛就是青天，那才真觉得天上地下好不局促哩。

坐起来，看见琴子也睁开了眼睛，道：

“我怕你还在睡哩。”

琴子不但听见鸟啼，更听了细竹唱，她醒得很早，只要看一看她的眼睛便知她早已在春朝的颜色与声音之中了。她的眼睛是多么清澈，有如桃花潭的水，声响是没有声响，而桃花不能躲避它的红。

“那是哪一位，这么早就下了河？”细竹听了河边有人在那里捣衣，说。

“你这么时候醒来说这么时候早——倘若听见的是鸡叫，鸡也叫得太早哩！”

细竹穿了衣走了。不过一会的工夫又走进来。她打开园门

到外面望了一望。

“赶快起来梳头，好晴的天！”说着在那里解头发。

“六月天好，起来不用穿得衣服。”琴子穿衣，说。

“穿衣服还在其次，我喜欢大家都到坝上树脚下梳头。”

“你还没有在树脚下梳过头，去年你在城里过一个夏天，前年还是我替你打辫子。”

“我记得，你们坐在那里梳，我就想起了戏台上的鬼，大家都把头发那么披下来。”

“今年我来看你这个鬼！”

“我并不是骂人。现在我倒还有点讨厌我的头发，奈它不何，小孩子的时候，巴不得辫子一下就长大，跟你们一路做鬼。我记得，我坐着看你们梳，想天上突然起一阵风，把你们的头发吹乱了它，或者下一阵雨也好。”

“下雨倒真下过，大概就是去年，天很热，我起得很早，没有太阳，四房的二嫂子端了一乘竹椅先在那里梳，我也去，头发刚刚解散，下雨。”

“可惜我不在家——那你不真要散了头发走回吗？”

“雨不大，树叶子又是那么密，不漏雨。”

“小孩子想的事格外印得深，就是现在我还总仿佛坝上许多树都是为我们梳头栽的，并不想到六月天到那里乘凉，只想要到那里梳头。”

“哈哈。”

琴子突然笑。

“你又想起了什么，这么笑？”

“你一句话提醒我一个好名字，我们平常说话不是叫头发叫头发林吗？——”

“我晓得，我晓得，真好！我们就称那树林曰头发林。”细竹

连忙说。

"我说出来了你就'晓得'!"

她们此刻梳头是对着房内那后窗,靠窗放了一张桌子,窗外有一个长方形的小院,两棵棕榈树站在桌上可以探手得到。院墙那边就是河坝,棕榈树一半露在墙外。

小林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见过琴子细竹到"头发林"里披发,只见了两次她们披发于棕榈树之前。他曾对细竹说:"你们的窗子内也应该长草,因为你们的头发拖得快要近地。"细竹笑他,说她们当不起他这样的崇拜。他更说:"我儿时引你们到高山上去挂发,教你们的头发成了人间的瀑布。"凑巧细竹那时同琴子为一件事争了好久,答道:"那我可要怒发冲天!"小林说得这么豪放,或许是高歌以当泣吧。有时他一个人走在坝上,静静地望那棕榈树不做声,好像是想:棕榈树的叶子应该这样绿!还有,院墙有一日怕要如山崩地裂!——琴子与细竹的多少言语它不应该进一个总回响吗?院墙到底是石头,不能因了她们的话而点头。

细竹是先梳,所以也先拿镜子照,两个镜子,一个举在发后,一个,自然在前,又用来照那镜子里的头发。

"你看,这里也是一个头发林。"

琴子知道她是指镜子里面返照出来的棕榈树。

这时坝上走着一个放牛的孩子,孩子骑在牛背。牛踏沙地响。她们两人没有听见,但忽然都抬头,因为棕榈树飒然一响——

那孩子顺手把树摇了一摇。

细竹只略为一惊,琴子的头发则正在扭成一绺,一时又都散了。细竹反而笑,她立刻跑出去,看是谁摇她们的树。

第六章　沙　滩

站在史家庄的田坂当中望史家庄，史家庄是一个“青”庄。三面都是坝，坝脚下竹林这里一簇，那里一簇。树则沿坝有，屋背后又格外地可以算得是茂林。草更不用说，除了踏出来的路只见它在那里绿。站在史家庄的坝上，史家庄被水包住了，而这水并不是一样的宽阔，也并不处处是靠着坝流。每家有一个后门上坝，在这里河流最深，河与坝间一带草地，是最好玩的地方，河岸尽是垂杨。迤西，河渐宽，草地连着沙滩，一架木桥，到王家湾，到老儿铺，史家庄的女人洗衣都在此。

天气好极了，吃了早饭，琴子下河洗衣。

琴子真是一个可爱的姑娘，什么人也喜欢她。小林常说她“老者安之，少者怀之”，虽是笑话，却是真心的评语。沙滩上有不少的孩子在那里“拣河壳”，见了他们的琴姐，围拢来，要替琴姐提衣篮。琴子笑道：

“你们去拣你们的河壳，回头来都数给我，一个河壳一个钱。”

“姐姐替我们扎一个风筝！”

他们望见远远的天上有风筝。

“扎风筝，你们要什么样的风筝呢？”

“扎一个蜈蚣到天上飞。”一个孩子说。

“蜈蚣扎起来太大，你们放不了——就是你们许多一齐拉着线也拉不住它。”

琴子说着一眼看尽了他们。

"姐姐说扎什么就是什么。"

"我替你们扎一个蝴蝶。"

"就是蝴蝶！蝴蝶放得高高的，同真蝴蝶一样。"

一个孩子说：

"姐姐，你——你前回替我扎的球，昨天——昨天——昨天天黑的时候，我——我们在稻场上拍，我拍得那么高，拍得天上飞的蝙蝠中间去了！"

"哈哈，一口气说这么长。"

这孩子有点口吃，他以为是了不得的事，一句一句地对琴子说，其余的居然也一时都不做声让他说。

琴子来得比较晚，等她洗完了衣，别的洗衣的都回去了，剩下她一个人坐在沙上。她是脱了鞋坐在沙上晒——刚才没有留心给水溅湿了，而且坐着望望，觉得也很是新鲜。那头沙上她看见了一个鹭鸶——并不能说是看见，她知道是一个鹭鸶。沙白得炫目，天与水也无一不是炫目，要她那样心境平和，才辨得出沙上是有东西在那里动。她想，此时此地真是鹭鸶之场，什么人的诗把鹭鸶用"静"字来形容，确也是对，不过似乎还没有说尽她的心意——这也就是说没有说尽鹭鸶。静物很多，鹞鹰也最静不过，鹭鸶与鹞鹰是怎样的不能说在一起！鹞鹰栖岩石，鹭鸶则踏步于这样的平沙。她听得沙响，有人来，掉头，是紫云阁的老尼姑。她本是双手抱住膝头，连忙穿鞋。老尼姑对她打招呼：

"姑娘，你在这里洗衣啊。"

"是的。师父过河吗？"

"是的，我才在姑娘家来，现在到王家湾去——这是你家奶奶打发我的米。"

尼姑说着把装米的布袋与手拄的棍子放下来，坐下去。

“哎哟，我也歇一歇。”

“师父该在我家多坐一坐，喝茶，有工夫就吃了午饭再去。”

“是的，我坐了好大一会，奶奶泡了炒米我吃——此刻就要去。我喜欢同姑娘坐坐谈谈。”

琴子看了老尼的棍子横在沙上，起一种虔敬之感。

“姑娘啊，像我们这样的人是打到了十八层地狱——比如这个棍子，就好比是一个讨米棍。”

这越发叫琴子有一点肃然。

“师父不要这样说。”

这个尼姑无论见了什么人，尤其是年轻的姑娘，总是述说她的一套故事，紫云阁附近的村庄差不多没有人不晓得这套故事，然而她还是说。她请琴子有工夫到她庙里去玩玩，接着道：

“我们修行人当中也有好人——”

听这句，琴子知道了，但也虔敬地去听——

“从前有两个老人在一个庵里修行。原来只有老道姑一个人，一天一个七十多岁的老汉来进香，进了香，他讨茶喝，他接了茶，坐在菩萨面前喝，坐在拜席上喝——姑娘，修行人总要热心热肠才好，我们庙里，进香的问我讨茶，没有茶我也要重新去烧一点茶。”

歇了一会，问一问琴子的意见似的。

“是的。”琴子点一点头。

“他坐在拜席上喝。他叹气。好心肠的道姑问他还要不要茶，他不要。他说：‘真是不恼白日，真心是松柏长青，世上惟有真字好。’道姑问他：‘香客，你心里有什么事呢？我看你的样子心里有什么事。’姑娘，他就告诉好心肠的道姑，说他心里有事，说他走了一百五十里路，走了三天，走到这深山里来，他朝山拜庙，到了许多许多地方。”

说到许多许多四个字，伸手到沙上握住棍子，仿佛这样可以表示许多。倘若是庄上的别一个姑娘，一定一口气替尼姑把下文都说了，琴子还是听——

"他说他年轻的时候生得体面，娶一个丑媳妇，他不要他的媳妇，媳妇真心爱他，一日自己逃走了，让丈夫另外娶一个体面的。现在他七十多岁，哪里还讲'体面'二字，他只念他从前的'真心'，他有数不尽的忏悔。"

说到这里也知道加重起语势了，说那老道姑就是那老汉的"真心"，他们两人接着是如何地哭，两个老人从此一处修行。琴子倒忽略了老尼的用力，只不自觉地把那习听了的结果幻成为一幕，有山，有庵堂，庵堂之内老人，老道姑……

尼姑说完也就算了，并没有丝毫意思问这套故事好不好。琴子慢慢地开言：

"师父还是回我家去喝茶，吃了饭再到王家湾去。"

"不，你家奶奶刚才也留了又留——回头再来。"

但也还不立刻起来，两人暂时地望着河，河水如可喝，琴子一定上前去捧一掌敬奉老尼。

老尼拄着棍，背着袋，一步一探地走过了桥，琴子提衣篮回家。

第七章　杨　柳

小林来到史家庄过清明。明天就是清明节。

太阳快要落山，史家庄好多人在河岸“打杨柳”，拿回去明天挂在门口。人渐渐走了，一人至少拿去了一枝，而杨柳还是那样蓬勃。史家庄的杨柳大概都颇有了岁数。它失掉了什么呢？正同高高的晴空一样，失掉了一阵又一阵欢喜的呼喊，那是越发显得高，这越发显得绿，仿佛用了无数精神尽量绿出来。这时倘若陡然生风，杨柳一齐抖擞，一点也不叫人奇怪，奇怪倒在它这样哑着绿。小林在树下是作如是想。

但这里的声音是无息或停——河不在那里流吗？而小林确是追寻声音，追寻史家庄人们的呼喊，向天上，向杨柳。不过这也只在人们刚刚离开了的当儿。草地上还有小人儿，小人儿围着细竹姐姐。

他们偏也能这样默默地立住，把他们的姐姐围在中间坐！其实这不足奇，他们是怎样地巴不得“柳球”立刻捏在手上，说话既然不是拿眼睛来说，当然没有话说。

打杨柳，孩子们于各为着各家要打一个大枝而且要叶子多以外，便是扎柳球。长长的嫩条，剥开一点皮，尽朝那尖头捋，结果一个绿球系在白条之上。不知怎的，柳球总是归做姑娘的扎，不独史家庄为然。

中间隔了几棵杨柳，彼此都是在杨柳阴下。杨柳一丝丝的遮得细竹——这里遮了她，那里更缀满了她一身。小林也看得

见。孩子们你一枝我一枝堆在细竹姐姐的怀里，鞋子上有，肩膀上也有！却还没有那样大胆，敢于放到姐姐的发上，放到发上会蒙住了眼睛，细竹姐姐是容易动怒的，动了怒不替他们扎。

"你们索性不要说话啊。"小林一心在那里画画，惟恐有声音不能收入他的画图。他想细竹抬一抬头，她的眼睛他看不见……

"哈哈，这是我的！"

"我的！"

不但是说，而且是叫。然而细竹确也抬了头。

"不要吵！归我给。"细竹拂一拂披上前来的头发，说。

一声命令，果然都不做声，等候第二个。柳球已经捏在手上的，慢慢走过来，尽他的手朝高上举。不消说，举到什么地方，他的眼睛跟到什么地方。就是还在围住细竹的那几个，也一时都不看细竹手上的，逐空中的。

"锵锵锵，锵，锵锵！"举球的用他的嘴做锣鼓。

"小林先生，好不好？"又对小林说。

"好得很——让我捏一捏。"

小林也尽他的两手朝上一伸。

"哈哈，举得好高！"

小林先生没有答话，只是笑。小林先生的眼睛里只有杨柳球——除了杨柳球眼睛之上虽还有天空，他没有看，也就可以说没有映进来。小林先生的杨柳球浸了露水，但他自己也不觉得——他也不觉得他笑。小林先生的眼睛如果说话，便是：

"小人儿啊，我是高高地举起你们细竹姐姐的灵魂！"

小林终于是一个空手，而白条线球舞动了这一个树林，同时声音也布满了。最后扎的是一个大枝，球有好几个，举起来弹动不住。因此又使得先得者失望，大家都丢开自己的不看，单看这

一个。草地上又冷静了许多。这一层细竹是不能留心得到——她还在那里坐着没有起身，对小林笑：

“杨柳把我累坏了。”

“最后的一个你不该扎。”小林也笑。

“那个才扎得最好——”

细竹说着见孩子们一齐跑了，捏那大枝的跑在先，其余的跟着跑。

“哈哈，你看！”

细竹指着叫小林看，一个一个的球弹动得很好看。

“就因为一个最好，惹得他们跑，他们都是追那个孩子。”

“是呀，——那个我该自己留着，另外再扎一个给他！”

“上帝创造万物，本也就不平均。”小林笑。

“你不要说笑话。他们争着吵起来了，真是我的不是——我去看一看。”

细竹一跃跑了。

“草色青青送马蹄。”

小林望着她的后影信口一唱。

“你不要骂人！”

细竹又掉转头来，说他骂人。随又笑了，又跑。

小林这时才想一想这一句诗是讲马的，依然望着她的后影答：

“在诗国里哪里会有这些分别呢？”

细竹把他一个人留在河上。

寂寞真是上帝加于人的一个最厉害的刑罚。然而上帝要赦免你也很容易，有时只需一个脚步。小林望见三哑担了水桶下河来挑水，用了很响亮的声音道：

“三哑叔，刚才这里很好玩。”

“是的，清明时节我史家庄是热闹的——哥儿街上也打杨柳吗？”

“一样的打，我从小就喜欢打杨柳。”

“哈哈哈。”

三哑笑。小林“从小”这两个字，掘开了三哑无限的宝藏，现在顶天立地的小林哥儿站在他面前，那小小的小林似乎也离开他不远。小林，他自然懂得他的三哑叔之所以欢喜。

“三哑叔，你笑我现在长得这么大了？”

“哈——”

三哑不给一个分明的回答，他觉得那样是唐突。

“明天大家到松树脚下烧香，哥儿也去看一看。”

“那一定是去。”

三哑渐渐走近了河岸。

“哥儿！这两棵杨柳是我栽的。哥儿当初到史家庄来的时候——哥儿怕不记得，它大概不过栽了一两年。”

三哑说，沿树根一直望到树杪，望到树杪担着水桶站住了，尽望，嘴张得那么大，仿佛要数一数到底有几多叶子。

“记得记得。”小林连忙答。

小林突然感到可哀，三哑叔还是三哑叔，同当年并没有什么分别！他记起他第一次看见三哑叔，三哑叔就是张那么大的嘴。在他所最有关系的人当中，他想——史家奶奶也还是那样！

其实，确切地说，最没有分别的只是春天，春天无今昔。我们不能把这里栽了一棵树那里伐了一棵树归到春天的改变。

那两棵杨柳之间就是取水的地方，河岸在这里有青石砌成的几步阶级。

三哑取水。小林说：

“我住在史家庄要百岁长寿，喝三哑叔这样的好水！”

"哈哈哈。"

"三哑叔栽的杨柳的露水我一定也从河水当中喝了。"

"哈哈哈。"

三哑这一笑，依然是因为小林第一句，第二句他还没有听清白。

第八章　黄　昏

三哑挑完了水，小林一个人还在河上。

他真应该感谢他的三哑叔。他此刻沉在深思里，游于这黄昏的美之中——当细竹去了，三哑未来，他是怎样的无着落啊。但他不知道感谢，只是深思，只是享受。心境之推移，正同时间推移是一样，推移了而并不向你打一个招呼。

头上的杨柳，一丝丝下挂的杨柳——虽然是头上，到底是在树上啊，但黄昏是这么静，静仿佛做了船，乘上这船什么也探手得到，所以小林简直是攀杨柳而喝。

“你无须乎再待明天的朝阳，那样你绿得是一棵树。”

真的，这样的杨柳不只是一棵树，花和尚的力量也不能从黄昏里单把它拔得走，除非一枝笔一扫——这是说“夜”。

“叫它什么一种颜色？”

他想一口说定这个颜色。可是，立刻为之怅然，要跳出眼睛来问似的。他相信他的眼睛是与杨柳同色，他喝得醉了。

走过树行，上视到天，真是一个极好的天气的黄昏的天。望着天笑起来了，记起今天早晨细竹厉声对琴子说的话：“绿了你的眼睛！”这是一句成语，凡有人不知恶汉的厉害，敢于惹他，他便这样说，意思是：“我你也不看清楚！？”细竹当然是张大其词，因琴子无意地打了她一下。小林很以这话为有趣，用了他的解释。

但此刻他的眼睛里不是绿字。

踱来踱去，又踱到树下！又昂了头——

“古人也曾说柳发。”

这样就算是满足了，一眼低下了水。

“呀！”

几条柳垂近了水面，这才看见——还没有十分挨近，河水那么流，不能叫柳丝动一动。

他转向河的上流望，仿佛这一望河水要长高了这一个方寸，杨柳来击水响。

天上现了几颗星。河却还不是那样地阔，叫此岸已经看见彼岸的夜，河之外——如果真要画它，沙，树，尚得算作黄昏里的东西。山——对面是有山的，做了这个 horizon 的极限，有意地望远些，说看山……

看不见了。

想到怕看不见才去看，看不见，山倒没有在他的心上失掉。否则举头一见远远地落在天地之间了吧。

“有多少地方，多少人物，与我同存在，而首先消灭于我？不，在我他们根本上就没有存在过。然而，倘若是我的相识，哪怕画图上的相识，我的梦灵也会牵进他来组成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梦——可以只是一棵树。”

是的，谁能指出这棵树的分际呢？

“没有梦则是什么一个光景？……”

这个使得他失了言词，我们平常一个简单的酣睡。

“……that vivid dreaming which makes the margin of our deeper rest.”

念着英国的一位著作家的话。

“史家庄啊，我是怎样地同你相识！”

奇怪，他的眼睛里突然又是泪——这个为他遮住了是什么

时分哩。

这当然要叫做哭啊。没有细竹，恐怕也就没有这哭——这是可以说的。为什么呢？……

星光下这等于无有的晶莹的点滴，不可测其深，是汪洋大海。

小林站在这海的当前却不自小，他怀抱着。

"哎呀！"

这才看见夜。

在他思念之中夜早已袭上了他。

望一望天——觉得太黑了。又笑，记起两位朋友。一年前，正是这么黑洞洞的晚，三人在一个果树园里走路，N说：

"天上有星，地下的一切也还是有着——试来画这么一幅图画，无边的黑而实是无量的色相。"

T思索得很窘，说：

"那倒是很美的一幅画，苦于不可能。比如就花说，有许多颜色的花我们还没有见过，当你着手的时候，就未免忽略了这些颜色，你的颜色就有了缺欠。"

N笑道：

"我们还不知道此时有多少狗叫。"

因为听见狗叫。

T是一个小说家。

第九章　灯　笼

史家奶奶琴子两人坐在灯下谈天，尽是属于传说上的。这回的清明对于史家奶奶大大地不同了，欢欢喜喜地也说过节。原因自然是多了小林这一个客。老人，像史家奶奶这样的老人，狂风怒涛行在大海，恐怕不如我们害怕；同我们一路祭奠死人，站在坟场之中——青草也堆成了波啊，则其眼睛看见的是什么，决不是我们所能够推测。往年，陪了琴子细竹去上坟，回转头来，细竹常是埋怨琴子"不该掉眼泪，惹得奶奶几乎要哭！"她实在地觉得奶奶这么大的年纪不哭才好。然而奶奶有时到底哭了一哭，她也哭而已，算是"大家伤心一场"，哭就同是伤心，掉眼泪就是哭——本来，泪珠儿落了下来，哪里还有白头与少女的标记呢？但这都不是今年的话。今年连琴子也格外地壮观起来了。"清明是人间的事，与大地原无关。"奶奶同她谈，她恰用得着野心二字——这在以前是决没有的。

这时小林徘徊于河上，细竹也还在大门口没有进来。灯点在屋子里，要照见的倒不如说是四壁以外，因为琴子的眼睛虽是牢牢地对住这一颗光，而她一忽儿站在杨柳树底下，一忽儿又跑到屋对面的麦垄里去了。这一些稔熟的地方，谁也不知谁是最福气偏偏赶得上这一位姑娘的想像！不然就只好在夜色之中。

"清明插杨柳，端午插菖蒲，哎，中秋个个又要到塘里折荷叶——这都有来历没有？到处是不是一样？"史家奶奶说。

"不晓得。"

琴子答,眼睛依然没有离开灯火——忽然她替史家庄惟一的一棵梅花开了一树花!

这是一棵腊梅,长在"东头"一家的院子里,花开的时候她喜欢去看。

这个新鲜的思想居然自成一幕,刚才一个一个地出现的都不知退避到哪一角落里去了。抬头,很兴奋地对奶奶道:

"过年有什么可插呢?要插就只有梅花。但梅花太少。"

史家奶奶的眼睛闭住了。仿佛一时觉得灯光太强,而且同小孩子背书一般随口这样一声: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

话出了口,再也不听见别的什么了,眼睛还是闭着。这实在只等于打了一个呵欠,一点意思也没有。而琴子,立时目光炯然,望着老人,那一双眼睛就真是瞎子的眼睛她也要它重明似的,道:

"奶,过年家家贴对子,红纸上写的也就是些春风杨柳之类。"

"哈,我的孩子——史家庄所有的春联,都是你一人的心裁,亏你记得许多。"

"细竹倒也帮了许多忙。"

琴子笑。连忙又道:

"她跑到哪里玩去了?还没有回来。"

"小林也没有回来哩——他跑到哪里去了?外面都是漆黑的。"

没有答话,静得很。

灯光无助于祖母之爱,少女的心又不能自己燃起来——真是"随风潜人夜"。

细竹回来了。步子是快的,慢开口,随便的歌些什么。走进

这屋子的门，站住，一眼之间，看了一看琴子，又看史家奶奶，但没有停唱。

“小林哥哥哪里去了呢？你看见他吗？”史家奶奶问。

“他还没有回来吗？”

这个声音太响，而且是那样的一个神气，碰出了所经过的一切，史家奶奶同琴子不必再问而当知道！

“一定还在那里，我去看。”

琴子的样子是一个 statue——当然要如 Hermione 那样的一个 statue，专候细竹说。这个深，却不比小林的深难于推测——她自己就分明的见到底。此后常用这样的话在她心里讲：“我很觉得我自己的不平常处，我不胆大，但大胆的绝对的反面我又决不是，我的灵魂里根本就无有畏缩的地位。人家笑我慈悲——这两个字倒很像，可惜他们是一般妇人女子的意义。”想了这么些，思想的起源反而忘记了：对了小林她总有点退缩——此其一。这个实在无道理，太平常。不过世间还没有那大的距离可以供爱去退缩。再者，她的爱里何以时常飞来一个影子，恰如池塘里飞鸟的影子？这简直是一个不祥的东西——爱！这个影，如果刻出来，要她仔细认一认，应该像一个“妒”字，她才怕哩。

听完那句话，又好像好久没有看见她的妹妹似的，而且笑——

“你去看！”

自然没有说出声。

细竹就凑近她道：

“我们两人一路去，他一定一个人还在河上。”

“你们不要去，我打灯笼去。”

史家奶奶说。

黑夜游出了一个光——小林的思想也正是一个黑夜。

“小林儿!”

“奶奶吗? 哎呀,不要下坝,我正预备回来。”

这些地方,史家奶奶就不打灯笼也不会失足的。光照一处草绿——史家奶奶的白头发也格外照见。

第十章　清　明

松树脚下都是陈死人，最新的也快二十年了，绿草与石碑，宛如出于一个画家的手，彼此是互相生长。怕也要拿一幅古画来相比才合适。这是就看官所得的印象说话，若论实物的浓淡，虽同样不能与时间无关系，一则要经剥蚀，一则过一个春天惟有加一春之色——沧海桑田权且不管。

清明上坟，照例有这样的秩序：男的，挑了"香担"，尽一日之长，凡属一族的死人所占的一块土都走到；女的就其最亲者，与最近之处。这一天小林起得很早，看天，是一个阴天，但似不至有雨落。吃了早饭，他独自沿史家庄的坝走，已望见东边山上，四方树林，冒烟。一片青山，不大分得出坟，这里那里的人看得见，因了穿的衣服。走到松树脚下，琴子细竹坐在坟前，等候三哑点火。已经烧了好几阵火过去了。他小的时候也跟他的族人一路遍走二十里路的远近，有几位好事者把那奠死人的腌肉，或者鲤鱼，就香火烧吃。他当然要尝一脔。那几位现在都是死人了，有一个，与小林是兄弟辈，流落外方。

阴天，更为松树脚下生色，树深草浅，但是一个绿。绿是一面镜子，不知挂在什么地方，当中两位美人，比肩——小林首先洞见额下的眼睛，额上发……

叫他站住了，浅草也格外意深，帮他沉默。

细竹对他点一点头。这个招呼，应该是忙人行的，她不过两手拄了草地闲坐。琴子微露笑貌，但眉毛，不是人生有一个哀

字，没有那样地好看。

莫名其所以的境地，逝去的时光又来帮忙——他在这里牵过牛儿！劈口问三哑道：

“三哑叔，我的牛儿还活在世上没有？”

牛儿就在他的记忆里吃草。

三哑正在点炮放。细竹接着响起来了——

“哪里还是牛儿呢？耕田耕了几十石！——你不信我就替你们放过牛。”

琴子暗地里笑，又记起《红楼梦》上的一个“你们”。

三哑站起身，拂一拂眼睛，答小林——

“哥儿应该得不少的租钱了。明天有工夫我引你到王家湾去看。前回细竹姑娘看见了，说是一头好黄牛，牵到坝上吃草。”

站了一会，看他们三个坐地，又道：

“放了炮应该作揖了。”

小林笑：

“我是来玩的。”

细竹也对了三哑笑：

“你作揖，我们就这样算了。”

小林慢慢地看些什么？所见者小。眼睛没有逃出圈子以外，而圈子内就只有那点淡淡的东西——琴子的眉毛。所以，不着颜料之眉，实是使尽了这一个树林。古今的山色且凑在一起哩！——真的，那一个不相干的黛字。那样的眉毛是否好看，他还不晓得，那些眼睛，因为是诗人写的，却一时都挤进他的眼睛了，就在那里作壁上观，但不敢喝彩。

“拿什么画得这样呢？”

这句话就是脱口而出，琴子也决不会猜到自己头上去——或者猜画松树。

“你们这个地方我很喜欢。”

这是四顾而说。

细竹答道：

“黄梅时节，河里发了山洪，坐在这里，哗啦哗啦的，真是‘如听万壑松’。”

“你真是异想天开。”

“什么异想天开？我们实地听过。五年以前我还骑松树马哩——骑在马上，绿林外是洪水。”

小林笑。又看一看琴子道：

“你怎么一言不……”

树上的黄莺儿叫把他叫住了。望着声音所自来的枝子，是——

“画眉。”

“这哪里是画眉呢？黄莺儿也不认识！”细竹也抬头望了树枝说。

琴子开口道：

“回去吧。”

此时三哑已经先他们回去了。但琴子依然不像起身的样子，坐得很踏实。

小林又看坟。

“谁能平白地砌出这样的花台呢？‘死’是人生最好的装饰。不但此也，地面没有坟，我儿时的生活简直要成了一大块空白，我记得我非常喜欢上到坟头上玩。我没有登过几多的高山，坟对于我确同山一样是大地的景致。”

“你到那边路上去看，那里就有一个景致。”琴子说。

小林凛然了。他刚才经过那一座坟而来，一个中年妇人，当是新孀，蓬头垢面坟前哭，坟是一堆土。

“坟放在路旁，颇有嘲弄的意味。”

“你这又是自相矛盾。”细竹笑他。

琴子道：

“这倒是古已有之：‘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

“我想年轻死了是长春，我们对了青草，永远是一个青年。”

“不要这样乱说。”细竹说。

他们真是见地不同。

“要下雨。”

细竹又望了天说，天上的云渐渐布得厚了。

“这也是从古以来的一个诗材料，清明时节。”小林也望天说。

“下雨我们就在这里看雨境，看雨往麦田上落。”

细竹一眼望到坂当中的麦田。

琴子道：

“那你恐怕首先跑了。”

一面心里喜欢——

“想像的雨不湿人。”

第十一章　路　上

往花红山的途中，细竹同琴子两个。上花红山去折映山红。花红山脚下就是老儿铺——"铺"者茶铺，离史家庄四里路。

穿着夹衣，太阳照得脸上发汗。今天的衣服系着色的。遇着一个两个人，对她们看。细竹，人家看她，她也看人家，她的脸上也格外地现着日光强。一路多杨柳，两人没有一个是绿的。杨柳因她们失了颜色，行人不觉得是在树行里，只远远地来了两个女人——一个像豹皮，一个橘红。渐渐走得近了——其实你也不知道你在走路，你的耳朵里仿佛有千人之诺诺，但来得近了。这时衣服又失了颜色，两幅汗颜——连帮你看这个颜面的黑头发你也不见！越来越明白，你又肃静不过，斜着你的身子驶过去了。过去了你掉一掉头。你还要掉一掉头，但是，极目而绿，垂杨夹道！你误了路程一般地快开你的步子了。"说些什么？"你问你自己。你实没有听见。两幅汗颜，还是分明的——你始终不记得照得这春光明媚的你头上的日头！

这个路上，如果竟不碰着一个人，这个景色殊等于乌有。细竹喜欢做日记，这个，她们自己的事情，却决不会入她们的记录啊。女人爱照镜，这就表示她们何所见？一路之上尚非是一个妆台之前。

"我有点渴。"

"那边荸荠田，去拔荸荠吃。"

"给人家看见了可叫人笑话。"

“谁认得你是细竹?”

琴子说着笑。

“你不要笑,我知道你是要我的。”

“一会儿就到了,到茶铺里去喝茶。”

细竹朝树底下走,让杨柳枝子拂她的脸,摆头——

“你看,戏台上唱戏的正是这样吊许多珠子。”

“我要看花脸,不看你这个旦儿。”

“你才不晓得哩!——‘轻红拂花脸’,我也就是花脸。”

“呸!不要脸。”

琴子实在觉得好笑。慢慢她另起一题——

“唐人的诗句,说杨柳每每说马,确不错。你看,这个路上骑一匹白马,多好看!”

“有马今天我也不骑——人家笑我们‘走马看花’。”

“这四个字——”

这四个字居然能够引姐姐人胜。

“你这句话格外叫我想骑马。”

这是她个人的意境。立刻之间,跑了一趟马,白马映在人间没有的一个花园,但是人间的花,好像桃花。可惜这一层回去细竹没有替她告诉小林,不然小林会想出这个地方来看,这样一个旁观者,一定比马上人更心醉。

“姑娘大概走得累了,马场地没有,我跑去替你牵一头驴子来骑。”

“驴子是老年人骑的来西。”

说着两人都笑。前面到了青石桥。

两旁草岸,一湾溪流,石桥仅仅为细竹做了一个过渡,一跃就站在那边岸上花树下——桃李一样的一棵,连枝而开花,桃树尚小。双手攀了李花的一枝,呼吸得很迫,样子正如摆在秋千架

上——这个枝子，她信手攀去，仅她的手伸直，比她要低一点，这样，休息起来了，不但话不出口，而且闭了眼睛，摇一摇发。发还是往眼上遮。离唇不到两寸，是满花的桃枝，唇不分上下，枝相平 琴子过桥，看水，浅水澄沙可以放到几上似的，因为她想起家里的一盆水仙花。这里，宜远望，望下去，芳草绵绵，野花缀岸，其中，则要心里知道，水流而不见。琴子却深视，水清无鱼，只见沙了。与水并流是——桥上她的笑貌。

“瞎子过桥没有你过得慢！”

毕竟还是细竹鲁莽地叫。

小桥慢慢儿过，真不过她一眨眼的工夫。

睡了一觉，虎视眈眈，看她的琴姐专门会出神。琴子才满眼花笑，她喜于白花红不多的绿叶。

两双眼睛，是白看的，彼此不相看。

琴子桥头立住，这时她的天地很广，来路也望了一望。无鱼有养鱼的草，对岸涧边阴处。要走了，看细竹而笑——

“‘红争暖树归。’”

“掉书袋，讨厌。”

这个声音说出她无力了。但她不记得她的衣服是红的。琴子是笑她这个。

“走吧。”

“你走，我乘一乘阴。”

琴子又无言而笑。这回是佩服她，花下乘阴，有趣。人都是见树阴想纳凉

细竹信口开河罢了。

“你不是惜阴吧？”

但细竹轻轻地放了手，花不会为之摇落一瓣。

不是困了，她的动作不是这样懒。

琴子眼未离花，她倒有点惜光阴的意思。

往前走都是平草地。太阳躲入了白云。

“那里多么绿。”

细竹远远地指着阳光未失的一片地方说，眼睛指。

“这里多么绿。”

琴子指眼前。

“那个孩子在那里干什么？”

前面一个孩子，离开了路，低身窜到草。

琴子已经看见了——

“蛇。”

蛇出乎草——孩子捏了蛇尾巴。

小小的长条异色的东西，两位姑娘的草意微惊。

太阳又从她们的背后一齐照上了。

孩子不抬头，看手上的蛇。抬头，看一看这两位姑娘——他将蛇横在路上。蛇就在路上不动。

细竹动雷霆——

“你这是做什么！？”

孩子看蛇，笑而不答。

“我们走路，你为什么拦住我们呢！？”

“不让你走。”

“你是什么人，不让我们走路！？”

“你走。”

“你把蛇拿开！”

她一看，琴子站在蛇的那边了——她不循路而走草。

孩子仰天一声笑，跑了。

“我偏要路上走！”

她还是眼对蛇——或者是看蛇动吧，但未杀其怒容。

琴子笑道：

“蛇请姑娘走。”

蛇行入草。

第十二章 茶 铺

一见山——满天红。

“嚯!”

喝这一声彩,真真要了她的樱桃口——平常人家都这样叫,究竟不十分像。细竹的。

但山还不是一脚就到哩。没有风,花似动——花山是火山!白日青天增了火之焰。

两人是上到了一个绿坡。方寸之间变颜色:眼睛刚刚平过坡,花红山出其不意。坡上站住——干脆跑下去好了,这样绿冷落得难堪!红只在姑娘眼睛里红,固然红得好看,而叫姑娘站在坡上好看的是一坡绿啊,与花红山——姑娘的眼色,何相干?请问坡下坐着的那一位卖鸡蛋的瘌痢婆子,她歇了她的篮子坐在那里眼巴巴地望!——她望那个穿红袍的。

穿红袍的双手指天画地!

是啊,细竹姑娘,“as free as mountain winds”,扬起她的袖子。

莫多嘴,下去了——下去就下去!

怪哉,这时一对燕子飞过坡来,做了草的声音,要姑娘回首一回首。

这个鸟儿真是飞来说绿的,坡上的天斜到地上的麦,垄麦青青,两双眼睛管住它的剪子笔径斜。

瘌痢婆子还是看穿红袍的。

细竹偏了眼——看瘌痢婆子看她。

"卖鸡蛋的。"两人都不言而会。

卖鸡蛋的禁不住姑娘这一认识似的，低头抓头。她的心里实在是乐，抱头然而说话，当然不是说与谁听——

"我的头发林里是哪有这么痒！"

乐得两位旁听人相向而笑了。实在是一个好笑。抱头者没有抬头，没有看见这一个好笑。

走上了麦路，细竹哈哈哈地笑。

"她那哪里是'头发林'？简直是沙漠！"

琴子又笑她这句话。

"你看你看，她在那里屙尿。"

"真讨厌！"

琴子打她一下，然而自己也回头一看了，笑。

"有趣。"琴子不过拍一拍她的肩膀，她的头发又散到面前去了，拿手拂发而说。接着远望麦林谈——

"这个癞痢婆扫了我的兴，记得有一回，现在想不起来为了什么忽然想到了，想到野外解溲觉得很是一个豪兴——"

"算了吧，越说越没有意思。我不晓得你成日地乱想些什么——我告诉你听，有许多事，想着有趣，做起来都没有什么意思。"

细竹虽让琴子往下说，但她不知听了没有？劈口一声——

"姐姐！"

凑近姐姐的耳朵唧哝，笑得另是一个好法。

琴子又动手要打她一下——

"野话！"

抬起手来却替她赶了蜂子。一个黄蜂快要飞到细竹头上。

姐姐听了几句什么？麦垄还了麦垄——退到背后去了。

方其脱绿而出，有人说，好像一对蝙蝠(切不要只记得晚半

天天上飞的那个颜色的东西!)突然收拢了那么的大翅膀,各有各的腰身。

老儿铺东头一家茶铺站出了一个女人。琴子心里纳罕茶铺门口一棵大柳树,树下池塘生春草。细竹问:

"你要不要喝茶?"

"歇一歇。"

两人都是低声,知道那女人一定是出来请她们歇住。

走进柳阴仿佛再也不能往前一步了。而且,四海八荒同一云!世上惟有凉意了——当然,大树不过一把伞,画影为地,日头争不入。

茶铺的女人满脸就是日头。

"两位姑娘,坐一坐?"

不及答,树阴下踯躅起来了,凑在一块儿。细竹略为高一点——只会让姐姐瞻仰她!是毫不在意。眼光则斜过了一树的叶子。

"进去坐。"

琴子对她这一说时,她倒确乎是正面面听姐姐说,同时也纳罕地说了一句——

"这地方静得很,没有什么人。"

茶铺女人已经猜出了,这一位大概小一些。

移身进去——泥砖砌的凉亭摆了桌子板凳,首先看见一个大牛字,倒写着。实在比一眼见牛觉得大。"寻牛"的招贴。琴子暗暗地从头下念。念完了,还有"实贴老儿铺",也格外地是新鲜字样——老儿铺这个地方后来渐渐模糊下去了,"老儿铺"三个字终其身明白着,"为什么叫老儿铺?"又失声地笑了,一方白纸是贴于一条红笺之上,红已与泥色不大分,仔细看来剩了这么的两句——

过路君子念一遍一夜睡到大天光

细竹坐的是同一条板凳，懒懒地看那塘里长出来的菖蒲，若有所失地掉头一声：

“你笑什么？”

“姑娘，喝一点我们这个粗茶。”

茶铺女人已端了茶罐出来向姑娘各敬一碗。

琴子唱个喏。

“两位姑娘从哪里来的？”

“史家庄。”

“哎呀，原来是史姑娘——往哪里去呢？”

“就是到你们花红山来玩。”

说着都不由地问自己：“他们怎么晓得我们？”琴子记起她头上还是梳辫子的时候来过花红山一次。那女人一眼看史姑娘喝茶，连忙又出门向西而笑，喊她的“丫头回来！”——到那边山上去了。

琴子拿眼睛去看树，盘根如巨蛇，但觉得到那上面坐凉快。看树其实是说水，没有话能说。就在今年的一个晚上，其时天下雪，读唐人绝句，读到白居易的《木兰花》：“从此时时春梦里，应添一树女郎花”，忽然忆得昨夜做了一个梦，梦见老儿铺的这一口塘！依然是欲言无语，虽则明明的一塘春水绿。大概是她的意思与诗意不一样，她是冬夜做的梦。

“你刚才笑什么？”细竹又问姐姐。

琴子又笑，抬头道：

“你看。”

细竹就把“寻牛”看了一遍。

“你笑什么？——决不失言？”

最后一行为“赏钱三串决不失言”,她以为琴子笑白字,应该作“决不食言”。

“你再往下看。”

“过来君子——哈哈哈。”

第十三章　花红山

花红山简直没有她们的座位。一棵树也没有，一块石头也没有。琴子很想坐一坐。只有那两山阴处，壁上，有一棵松树。过去又都是松林。她站的位置高些，细竹在她的眼下，那么的蹲着看，好像小孩子捉到了一个虫——她很有做一个科学家的可能。琴子微笑道：

"火烧眉毛。"

细竹听见了，然而没有答。确乎对了花而看眉毛一看，实验室里对显微镜的模样。慢慢地又站起身，伸腰——看到山下去了。

"你喜得没有骑马来——看你把马拴到什么地方？这个山上没有草你的马吃！"

她虽是望着山下而说，背琴子，琴子一个一个的字都听见了，觉得这几句话真说得好，说尽了花红山的花，而且说尽了花红山的叶子！

"不但我不让我的马来踏山的青，马也决不到这个山上来开口。"

话没有说，只是笑——她真笑尽了花红山。同时，那一棵松树记住了她的马！玩了一半天，休憩于上不去的树。以后，坐在家里，常是为这松阴所遮，也永远有一匹白马，鹤那样的白。最足惜者，松下草，打起小小的菌伞，一定是她所爱的东西，一山之上又不可以道里计，不与同世界。它在那里——青青向樵人吧。

细竹掉过身来，踏上去，指上拿着一瓣花。两人不能站到一个位置，俨然如隔水。

“坐一坐吧。”

说坐其实还是蹲，黑发高出于红花，看姐姐，姐姐手插荷包。

“春女思。”琴子也低眼看她，微笑而这一句。

“你这是哪里来的一句话？我不晓得。我只晓得有女怀春。”

“你总是乱七八糟的！”

“不是的——我是一口把说出来了，这句话我总是照我自己的注解。”

“你的注解怎么样？”

“我总是断章取义，把春字当了这个春天，与秋天冬天相对，怀是所以怀抱之。”

只顾嘴里说，指上的花瓣儿捻得不见了。

琴子一望望到那边山上去了，听见是松林风声，无言望风来。细竹又站起来，道：

“要日头阴了它才好，再走回去怕真有点热。”

“我说打伞来你不肯。”

“我不喜欢那样的伞，不好看。”

“一阵风——花落知多少？”琴子还是手插荷包说。

“这个花落什么呢？没有落地。”

细竹居然就低了头又看一看花红山的非树的花。

“是啊——姑娘聪明得很。”

说着从荷包里拿出了手来。她刚才的话，是因为站在花当中，而且，今天一天，她们随便一个意思都染了花的色彩，所以不知不觉地那么问了一问，高兴就在于问，并不真是想到花落。细竹的话又格外地使得她喜欢。

"这个花，如果落，不是落地，是飞上天。"

她也就看花而这么说。立刻又记起绿的花红山，她那一次来花红山，是五月天气，花红山是绿的。

"细竹，目下我倒起了一个诗思。看你记不记得，这个山上我来过一次，同我的姨母一路，那时山上都是绿的，姨母告诉我花红山映山红开的时候很好看，但我总想不起这么红，今天不来——"

细竹抢着道：

"你不用说，今天你不来，君处绿山，寡人处红山，两个山上，风马牛各不相及。"

这一说把琴子的诗思笑跑了。

"跟你一路，真要笑死人——不要笑，我真不知道那样将作如何感想，倘若相隔是一天、昨天来见山红，今天来见山绿，不留一点余地。事实上红花终于是青山，然而不让我们那么地记住，欣红而又悦绿。"

花又从细竹的手上落了一瓣。同科学家这么讲，真是风马牛不相及！——哈哈，看官不要笑，这是执笔人的一句笑话，她悔之而不及，花一向仰首一面笑——

"哎呀！"

怕姐姐又来打她一下。此一摘无心而是用了力了。

于是两人开步走。

走到一处，伙颐，映山红围了她们笑，挡住她们的脚。两个古怪字样冲上琴子的唇边——下雨！大概是关于花上太阳之盛没有动词。不容思索之间未造成功而已忘记了。细竹道：

"这上面翻一个筋斗好玩。"

"我记起一篇文章，很有趣，题目好像叫做'花炮'？一个小姑娘，另外一个放牛的孩子——两人大概总是一块儿放牛，一天

那孩子不见那小姑娘，他以为他得罪了她，丢了牛四处找她去。走到山上，满山的映山红——大概也同我们这个山上一样，头上也是太阳。孩子就在山上坐下，看花，哪知一望就望见是她——山凹里的水泉旁边。这一点描写得很好。孩子自然喜欢得很，道：'那不是我的——？'想我记不得姑娘的名字。"

同时一笑。

"'她在那里洗澡哩，像一个鹭鸶。'他就喊她，问她为什么丢了牛一个人跑到这里来玩呢？以下都写得好，通篇本来是孩子的独白，叙出小姑娘——涧边大概有一株棕榈树，小姑娘连忙撒它一叶，坐在草上，蒙起脸来。你想，棕榈树的叶子，遮了脸，多美。最后好像是这一句：'你看你看她把眼闭着迷迷的笑哩。'我想咱们中国很难找这样的文章。"

"你又没有到北京，怎么晓得咱们？"

琴子益发的想到题外去了——

"我见过北方的骆驼。"

她有一回在自己庄上河边树下见一人牵骆驼过河。

快要到家的时候，琴子忽然想起她们今天看的也就是杜鹃花，她们只是看花，同桃花一样地看了。何以从来的人是另眼相看？这么一想，花红山似乎换了颜色，从来的诗思做了太阳照杜鹃花——花红山是在那里夕阳西下了。

第十四章 箫

她们两人今天换新装预备出门的时候，小林是异样地喜悦，以前的生活简直都不算事，来了一个新日子。但他一句话也没有，看着她们忙碌。琴子已经打扮好了，走出房来，且走且低头看——不知看身上的哪一点？抬头——"他看见了。"小林对之一笑。她也不觉而一笑。小林慢慢地问道：

"我不晓得做皇帝的——我假设他是一位聪明的孩子，坐在他的宝座上，是怎样的一个骄儿？我想你们做姑娘的妆前打扮可以与之相比。"

"你这个好比方！——我又没有做皇帝。"

小林真是死心塌地地听，听完了，他还听。他刚才那一问，问出来了，总觉得没有把意思说得透彻，算勉强找到了那一个现成的字眼，"骄儿"。琴子这么一答，很是一个撒娇的神气，完全是来帮助他的意思了。她说她没有做皇帝，她的撒娇，实是最好看的一个骄傲，要宝藏无可比拟者形成之，按小林的意思。慢慢他又道：

"你们我想不至于抱厌世观，即如天天梳头，也决不是可以厌倦的事。"

琴子笑着走过去了，没有给一个问答。

老儿铺虽则离史家庄不远，小林未尝问津。有时他一人走在史家庄的沙滩上玩，过桥，但每每站到桥上望一望就回头了，实在连桥也很少过去。琴子同细竹走了，他坐在家里，两个人，

仿佛在一个大原上走，一步一步地踏出草来，不过草是一切路上的草总共地留给他一个绿，不可捉摸，转瞬即逝。这或者就因为他不识路，而她们当然是走路，所以随他任意地走，美人芳草。

终于徘徊于一室，就是那个打扮的所在。不，立在窗外，确如登上了歧途，徘徊，勇敢地一脚进去——且住，何言乎“勇敢”？这个地方不自由？非也。小林大概是自知其为大盗，故不免始而落胆。何言乎“大盗”？请以旁观梳头说法。昨天清早，细竹起得晚，梳头——她的头发实在是奈不何，太多！小林一旁说话，说太阳，说河沙，娓娓动听，而一心是在那里窃发而逃之，好像相信真有个什么人窃不老之药以奔月。

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此盖是小林踏进这个门槛的境界。真是深，深——深几许？虽然，最好或者还是临渊羡鱼的那一个人。若有人焉问今是何世——仓皇不知所云！……

镜子是也，触目心惊。其实这一幅光明（当然因为是她们的，供其想像）居尝就在他的幽独之中，同摆在这屋子里一样，但他从没有想到这里面也可以看见别人，他自己。

“观世音的净瓶”里一枝花，桃花。拈花一笑。

怎么的想起了这样话来——

不知栋里云
去作人间雨

于是云，雨，杨柳，山……模模糊糊地开扩一景致。未见有人进来。说没有人那又不是，他根本是没有人不能成景致的一个人。

这个气候之下飞来一只雁——分明是“惊塞雁起城乌”的那一只雁！因为他面壁而似问：“画屏金鹧鸪难道也一跃……？”

壁上只有细竹吹的一管箫，挂得颇高。

“坐井而观天，天倒很好看。”一眼出了窗户，想。可喜的，他的雨意是那么的就在这晴天之中，其间没有一个雩字。

真是晴得鲜明，望天想像一个古代的女人，粉白黛绿刚刚妆罢出来。

第十五章　诗

琴子同细竹回来了，小林看着那说笑的样子——都显得累了，不禁神往。是什么一个山？山上转头才如此！但他问道：

“你们怎么不折花回来?”

她们本是说出去折花，回来却空手，一听这话，双双地坐在那桌子的一旁把花红山回看了一遍，而且居然动了探手之情！所以，眼睛一转，是一个莫可如何之感。

古人说，“镜里花难折”，可笑的是这探手之情。

细竹答道：

“是的，忘记了，没有折。”

还是忘记的好，此刻一瞬间的红花之山，没有一点破绽，若彼岸之美满。

小林这人，他一切的丰富，就坐在追求。然而他惘然。比如，有一位女子，一回，两人都在一个人家庆贺什么，她谈话，他听——其实是以一个刺客那么把住生命的精神凝想着：“你要睡！”他说睡上了她的睫毛。这女人，她的睡相大概很异常。又一回，是深夜失火，他跑去看，她也来了，顿时，千百人拼命喊叫之中，他万籁俱寂，看她——他说她是刚刚起来，睡还未走得远。他说他认得了睡神的半面妆——这应该算是一个奇迹，可以自豪的？但他只没有失声地哭，世界仿佛是一个睡美人之榻，而又是一个阴影，他摸索出来的太阳是月亮！

现在，他怅望于没有看见的山，对着这山上回来的两个人。

终于留了他一个人在这一间屋子里玩(这里是客房),不小的工夫——细竹又进来了,向他道:

"你今天不同我们去——很好玩。"

这话他当然是听了,但稀奇得厉害,细竹换了衣裳!

单衣,月白之色,又是一样的好看。好看不足奇,只是太出乎不意!立时又神游起来了,今天上午一个人仔细端详了的那个地方,壁上的箫,瓶子里的花,棕榈的绿阴——怎么会有这么一更衣呢?……

这个地方——他说他实在是看不尽。

细竹,一天的日头,回到房里去,浸了一盆凉水。三哑正从河里挑水进门,她就拿着她的盆子要他向盆里倒。三哑还以为她总是忘记不了她自己栽的那几钵花拿去浇花。她又随便地梳了一梳她的头发,只是随便地,马上天要黑了,哪里还费事把它解散?小林不顾这些——连她们刚刚是由花红山回来他也不记得了。

"你们,才穿了那衣,忽然又是这衣,神秘得很。"

"我走得很热。"

她说着坐下了,同时低下头一看——一个不自觉的习惯而已,人家说衣裳,她就看衣裳。她晓得小林是说她换了衣裳!并没有细听他的话。实在这算得什么呢,换了一换衣?就说"神秘",这东西本身亦是不能理会的了,所谓自有仙才自不知。小林,他是站着,当她低头,他也稍为一低眼——观止矣!少女之胸襟。

细竹或者觉察了,因为,一时间,抬起头来,不期然而然地专以眼睛来相看——她何至于是怒目?但好像问:

"你看什么?"

放开眼睛,他道:

“山上有什么好玩的?”

“不告诉你。”

连忙又觉得无礼,笑了。

“老儿铺,是不是有一个老儿路上开茶铺?”

“哪里看见?我们在一家茶铺里喝茶,只看见一个女人,她有一个女儿,十五六岁,我们刚到的时候她不在家,她把她喊回来,睄我们。这姑娘长得一个大扁脸,难看极了。”

她这么的说,小林则是那么的看了,此时平心静气的,微笑着。“回来的时候,怎的那个急迫的样子?——琴子就不相同。汗珠儿,真是荷瓣上的露——只叫人起凉意。”这恐怕是他时间的错误了,因为当着这清凉之面而想那汗珠儿。于是已经不是看她,是她对镜了,中间心猿意马了一会,再照——又不道“自己”暗中偷换!自己在镜子里头凉快了。他实到了这样的忘我之境。

他要写一首诗,没有成功,或者是他的心太醉了。但他归咎于这一国的文字。因为他想像——写出来应该是一个“乳”字,这么一个字他说不称意。所以想到题目就窘:“好贫乏啊。”立刻记起了“杨妃出浴”的故事——于是而目涌莲花了!哪里还做诗?慢慢又叹息着:“中国人卑鄙,fresh 总不会写。”不知怎的又记起那“小儿”偷桃,于是已幻了一桃林,绿当然肥些,又恰恰是站在树底下——那么人是绿意?但照眼的是桃上的红。哪里看见这样的红桃?一定是拿桃花的颜色移作桃颊了。其树又若非世间的高——虽是实感,盖亦知其为天上事矣,故把月中桂树高五百丈也移到这里来了。

一天外出,偶尔看见一匹马在青草地上打滚,他的诗到这时才俨然做成功了,大喜,“这个东西真快活!”并没有止步。“我好比——”当然是好比这个东西,但观念是那么地走得快,就以这

这个字完了。这个"我"，是埋头于女人的胸中啊一个潜意识。

以后时常想到这匹马。其实当时马是什么色他也未曾细看，他觉得一匹白马，好天气，仰天打滚，草色青青。

第十六章　天　井

是睡觉的时分。小林他是一个客榻，一个人在一间屋子里。史家奶奶伴他谈一会儿话，看他快要睡了，然后自己也去睡，临走时还替他把灯移到床前几上，说道：

"灯不要吹好了。"

小林也很知道感激，而且正心诚意的，虽然此刻他的心事不是那样的单纯，可以向老人家的慈爱那里面去用功。史家奶奶一走开，实际上四壁是更显得明亮一点，因为没有人遮了他的灯，他却一时间好像暗淡了好些，眼珠子一轮。随即就还了原，没有什么。这恐怕是这么的一个损失：史家奶奶的头发太白了，刚才灯底下占了那么久。

灯他吹熄了。或者他不喜欢灯照着睡，或者是，这样那边的灯光透在他的窗纸上亮。他晓得琴子同细竹都还没有睡。中间隔了一长方天井。白的窗纸，一个一个的方格子，仿佛他从来没有看见光线，小心翼翼。其实他看的画多，那些光线都填了生命。一点响动也没有，他听。刚才还听见她们唧唧咕咕的。这个静，真是静。那个天井的暗黑的一角里长着苔藓，大概正在生长着。"你们干什么？"忽然若不平，答不出她们在那里干什么，明明的点着亮儿。不，简直没有答。说得更切当些，简直也不是问。

当然，他问了自己那么一句。譬如一个人海边行走，昂头而问："天何言哉？"只是表现其不知罢了。不过这人，还可以说，问

大是听海的言语。

“细竹，你做什么？”

琴子的声音，好像是睡了觉才醒来，而又决不同乎清晨的睡醒，来得十分的松散、疲倦。

又没有响动。

“细竹，你做什么？”这个于是乎成了音乐，余音袅袅。或者是琴子姑娘这个疲倦的调子异样地有着精神，叫人要好好地休息，莫心猿意马；或者他的心弦真个弹得悲伤起来：“细竹，你做什么？”因为是夜里，万事都模糊些。

“你一定是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对，她们今天上了山，走得累了。他当然是同琴子打招呼。立刻绘了一幅画。既然是可爱的姑娘和衣而寐，不晓得他的睡意从哪里表现出来？好好的一个白日的琴子。大概他没有看见她闭过眼睛，所以也就无从着手，不用心。画图之外又似乎完全是个睡的意思，一个灯光的宇宙。把那一件衣服记得那样的分明，今天早晨首先照在他的眼里的那个颜色。目下简直成了一只老虎，愈现愈生动。然而一点也得不着边际，把不住。他也就真参透了“夜”的美。居然记不起那领子的深浅——一定是高领，高得是个万里长城！结果懵懵懂懂地浮上一句诗：“鬓云欲度香腮雪。”究竟琴子搽粉了没有呢？

这时琴子已经坐了起来，细竹在那里折衣服，“我的同她自己的”，今天再也不要，她都平叠着，然后打开橱柜，放在最上的一格。琴子慢慢地抬举她的一双手，还在床上坐着，不要镜子地料理头发，行其所无事，纤纤十指头上动得飞快，睡觉的时候应该拆下来的东西都拆下来。细竹送一颗糖她的嘴里，她一摆头——

“什么？”

既在两唇之间——尝得甜了。

细竹,她此刻是个白衣女郎,忽然晓得她要打喷嚏,眼睛闭得很好看。岂能单提这一项?口也开得好玩。随便说一项都行,反正只一个好看。果然,打一个喷嚏,惹得琴子道:

"吓我一跳!"

不一会儿姊妹二人就真正地就寝。

小林在这边打到地狱里去了。在先算不得十分光明,现在也不能说十分漆黑,地球上所谓黑夜,本是同白昼比来一种相对的说法,他却是存乎意象间的一种,胡思乱想一半天,一旦觉得怀抱不凡,思索黑夜。依着他这个,则吾人所见之天地乃同讲故事的人的月亮差不多,不过嫦娥忽然不耐烦,一口气吹了她的灯。

别的都不在当中。

然而到底是他的夜之美还是这个女人美?一落言诠,便失真谛。

渐渐放了两点红霞——可怜的孩子眼睛一闭:

"我将永远是一个瞎子。"

顷刻之间无思无虑。

"地球是有引力的。"

莫名其妙的又一句,仿佛这一说苹果就要掉了下来,他就在奈端的树下。

第十七章　今天下雨

今天下雨。小林想借一把雨伞出去玩。他刚打开园门树林里望了一会回来，听得细竹说道：

“下雨我不喜欢，不好出去玩。”

“你的话太说错了。”

细竹掉转头来一声道：

“吓得我一跳！”

说着拿手轻轻地拍一拍胸。这是小孩子受了吓的一个习惯。她背着小林进来的方向立住门槛外，走廊里，他来得出乎她的不意了。琴子站在门槛以内，手上拿着昨天街上买回来的东西瞧。

“下雨你到园里去干什么？我说什么话说错了？”

她说了一句“小林这个人很奇怪”，但小林未听见。

“你说下雨的天你不喜欢——”

一眼之下两人的颜色他都看了，笑道：

“你们这样很对，雨天还是好好地打扮。”

于是他的天暂且晴了，同一面镜子差不多。

另外一个雨天——

“有一回，那时我还在北方，一条巷子里走路，遇见一位姑娘，打扮得很好，打着雨伞——令我时常记起。”

忽然觉得她们并不留意了，轻轻地收束了。有点悲哀。“那么一个动人的景致！”其实女人是最爱学样的。记忆里的样子又

当然是各个人的。慢慢又道：

“那个巷子很深，我很喜欢走，一棵柏树高墙里露出枝叶来。”

这一句倒引得琴子心向往之。但明明是离史家庄不远的驿路上一棵柏树。

又这样说：

“我最爱春草。”

说着这东西就动了绿意，而且仿佛让这一阵之雨下完，雨滴绿，不一定是那一块儿——普天之下一定都在那里下雨才行！又真是一个 Silence。

低头到天井里的水泡，道：

“你们看滴得好玩。”

这时的雨点大了。

细竹道：

“我以为你还有好多话说！”

因为她用心往下听，看他那么一个认真的神气说着“我最爱春草”。她也就看水泡。

“你不晓得，我这才注意到声音。”

注意声音，声音的意思又太重了。又听瓦上雨声。

“我以前的想像里实在缺少了一件东西，雨声——声音，到了想像，恐怕也成了颜色。这话很对，你看，我们做梦，梦里可以见雨——无声。”

“好在你说出了你是想像。你往常从北方来信，说那里总不下雨，现在你说你爱草……”琴子说着笑。

“你为什么笑？”

“笑你是一个江南的游子。”

细竹很相信地说出来了，毫不踌躇。琴子也是要这么说。

两个人都觉得这人实在可爱了，表现之不同各如其面，又恰恰是两位姑娘。

“这个当然有关系。但我不晓得你们这话的意思怎么样。我其实只是一个观者，倾心于颜色——或者有点古怪罢了。”

琴子道：

“你的草色恐怕很好看。”

又道：

“草上的雨也实在同水上的雨不同，或者没有声音，因为鼓动不起来。”

“雨中的山那真是一点响动也没有，哪怕它那么一大座山，四方八面都是雨。”细竹说。

“你这真是小孩子的话！你看见哪一个山上没有树，或者简直是大树林，下起雨来你说响不响？”

“我是说我们对面的远山。”

小林看她们说得好玩，笑了。三个人都笑。刚才各有所见，目下一齐是大门外远远的一座青山。这个山名叫甘棠岭，离史家庄一十五里，做了这故事的确实的证据。

小林又道：

“海边我没有玩，海上坐了两趟船，可惜都是晴天，没有下雨，下雨一定好玩——望不见岸看雨点。”

最后几个字吞吐着说，说得很轻，仿佛天井里的雨也下在那个晴天的海上。这当然错了，且不说那里面不平静，下起雨来真能望见几远呢？他两次坐船都未遇风浪，看日出日没。两位姑娘连帆船也没有坐过。

“有一个地方尽是沙，所以叫做沙河县，我在那里走过路，遇着雨，真是浩浩乎平沙无垠，雨下得好看极了。”

“你打伞没有？”细竹连忙说。

“不要紧——你这一提，我倒记得我实在是一个科头，孤独得很。他们那里出门轻易不带伞——下了一阵就完了，后来碰见一个女人骑驴子跑，一个乡下汉子，赶驴子的，跟在后面跑。北方女人同你们打扮不一样。”

这一说，她们两人仿佛又站在镜子面前了——想到照一照。说了这一半天的话，不如这个忽然之间好看不好看的意思来得振兴。

“我要到外面去玩，你们借把雨伞我。”

“我的伞上面画了花，画得不好。”

细竹这么地思索了一下。

“我告诉你们，我常常喜欢想像雨，想像雨中女人美——雨是一件袈裟。”

这样想的时候，实在不知他设身在哪里。分明的，是雨的境界十分广。

记起楼上有一把没有打过的伞，是三哑到九华山朝山买回来的，细竹就跑上楼去，拿了下来。

她撑开看一看，不很高地打起来试一试——琴子也在伞以内。她不知不觉地凑在姐姐一块儿。

“你们两个人——”

再也没有一个东西更形得“你们两个人”。

第十八章　桥

东城外二里路有庙名八丈亭，由史家庄去约三里。八丈亭有一座亭子，很高，向来又以牡丹著名，此时牡丹盛开。

他们三个人今天一齐游八丈亭。小林做小孩子的时候，时常同着他的小朋友上八丈亭玩，琴子细竹是第一次了。从史家庄这一条路来，小林也未曾走过，沿河坝走，快到八丈亭，要过一架木桥。这个东西，在他的记忆里是渡不过的，而且是一个奇迹，一记起它来，也记起他自己的畏缩的影子，永远站在桥的这一边。因为既是木架的桥，又长，又狭，又颇高，没有攀手的地方，小孩子喜欢跑来看，跑到了又站住，站在桥头，四顾而返。实际上这十年以内发了几次山洪，桥冲坍了重新修造了两回。依然是当初的形式。今天动身出来，他却没有想到这个桥，坝上都是树，看见了这个桥，桥已经在他的面前。他立刻也就认识了。很容易的过得去，他相信。当然，只要再一开步。他逡巡着，望着对岸。细竹请他走，因为他走在先。他笑道：

"你们两人先走，我站在这里看你们过桥。"

推让起来反而不好，琴子笑着首先走上去了。走到中间，细竹掉转头来，看他还站在那里，嚷道：

"你这个人真奇怪，还站在那里看什么呢？"

说着她站住了。

实在他自己也不知道站在那里看什么。过去的灵魂愈望愈渺茫，当前的两幅后影也随着带远了，很像一个梦境。颜色还是

桥上的颜色。细竹一回头，非常之惊异于这一面了，“桥下水流呜咽”，仿佛立刻听见水响，望她而一笑。从此这个桥就以中间为彼岸，细竹在那里站住了，永瞻风采，一空倚傍。

这一下的印象真是深。

过了桥，站在一棵树底下，回头看一看，这一下子又非同小可，望见对岸一棵树，树顶上也还有一个鸟窠，简直是二十年前的样子，“程小林”站在这边望它想攀上去！于是他开口道：

“这个桥我并没有过。”

说得有一点伤感。

“那一棵树还是同我隔了这一个桥。”

接着把儿时这段事实告诉她们听。

“我的灵魂还永远是站在这一个地方——看你们过桥。”

是忽然超度到那一岸去了。

细竹道：

“我乍看见的时候，也觉得很新鲜，这么一个桥，但一点也不怕。”

“那我实在惭愧得很。”

“你那时是小孩。”她连忙答应。

小林笑了。琴子心里很有点儿嫉妒，当细竹忽然站在桥上说话的时候，她已经一脚过来了，望着“丫头”背面骂一下：

“你这丫头！”

八丈亭立于庙中央，一共四层，最下层为“罗汉殿”，供着“大肚子罗汉”，殿的右角由石梯上楼。老和尚拿了钥匙给他们开了殿门，琴子嘱耳细竹，叫她掏出二百钱来，和尚接去又去干活去了。他们自己权且就着佛前“拜席”坐下去，彼此都好像是倾耳无声音，不觉相视而笑了。细竹问：

“笑什么？”

她自己的笑就不算数了。由低声而至于高谈，说话以休息。小林一看，琴子微微地低了头坐在那里照镜子，拿手抹着眉毛稍上一点的地方——大概是从荷包里掏出这个东西来！圆圆的恰可以藏在荷包内。这在他真是一个大发现："这叫做什么镜子……"

琴子看见他在那里看了，笑着收下。他开言道：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这句话琴姐她不喜欢，她说屠刀这种字眼总不好，她怕听。"

细竹指着琴子说。小林怃然得很。其实他的意思只不过是称赞这个镜子照得好。

"醉卧沙场君莫笑，人生何处似尊前？"

忽然这样两句，很是一个驷不及舌的神气，而又似乎很悲哀，不知其所以。

琴子笑道：

"这都不是菩萨面前的话。"

"我是请你们不要怪我，随便一点。"

他也笑了。

琴子又道：

"我们先去看牡丹吧，回头再来上楼。"

姑娘动了花兴了。细竹也同意。小林导引她们去。昨夜下了几阵雨，好几栏的牡丹开得甚是鲜明。院子那一头又有两棵芭蕉。地方不大，关着这大的叶与花朵，倒也不形其小，只是显得天高而地厚了。她们弯腰下去看花，小林向天上望，青空中飞旋着一只鹞鹰。他觉得这个景致很好。琴子站起来也看到天上去了。他说：

"你看，这个东西它总不叫唤，飞旋得有力，它的颜色配合它

的背景，令人格外振精神。”

他一听，他的话没有回音，细竹虽然自言自语地这个好那个好，只是说花。他是同琴子说话。

“你为什么不答应我?”

“鹞鹰它总不叫唤——你要看它就看，说什么呢?”

小林笑了——

“这样认真说起来，世上就没有脚本可编，我们也没有好诗读了——你的话叫我记起我从前读莎士比亚的一篇戏的时候起的一点意思。两个人黑夜走路，看见远处灯光亮，一阵音乐又吹了来，一个人说，声音在夜间比白昼更来得动人，那一个人答道——

Silence bestows that virtue on it, madam.

我当时读了笑，莎士比亚的这句文章就不该做。但文章做得很好。”

琴子已经明白他的意思。

“今天的花实在很灿烂——李义山咏牡丹诗有两句我很喜欢：‘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你想，红花绿叶，其实在夜里都布置好了——朝云一刹那见。”

琴子喜欢得很——

“你这一说，确乎很美，也只有牡丹恰称这个意，可以大笔一写。”

花在眼下，默而不语了。

“我尝想，记忆这东西不可思议，什么都在那里，而可以不现颜色——我是说不出现。过去的什么都不能说没有关系。我曾经为一个瞎子所感，所以，我的灿烂的花开之中，实有那盲人的一见。”

细竹忽然很懒的一个样子，把眼睛一闭——

"你这一说，我仿佛有一个瞎子在这里看，你不信，我的花更灿烂了。"

说完眼睛打开了，自己好笑。她这一做时，琴子也在那里现身说法，她曾经在一本书册上看见一幅印度雕像，此刻不是记起而是自己忘形了，俨然花前合掌。

第十九章　八丈亭

上到八丈亭顶上了。位置实在不低，两位生客攀着楼窗往下一望，都说着“很高！”言下都改了一个样子，身子不是走在路上了。只有自家觉着。这是同对面天际青山不同的，高山之为远，全赖乎看山有远人，山其实没有那个浮云的意思，不改浓淡。

刚刚走上来的时候，小林沉吟着说了一句：

“我今天才看见你们登高。”

意思是说：“你们喘气。”慢慢地就在亭子中间石地上坐了下去，抱着膝头，好像真真是一个有道之士。后来琴子细竹都围到这一块儿来，各站一边。他也记不得讲礼，让她们站。

“我从前总在这里捉迷藏。”

听完这句话，细竹四面一望——尽是窗户照眼明！转向琴姐打一个招呼：

“这里说话，声音都不同。”

“我们一起是五个孩子。我不知怎的总是被他们捉住了。有一回我捏了一把刀——是我的姐姐裁纸扎玩意儿的一把刀子我偷了来。”

这一解释是专诚向琴子，叫她不要怕。琴子抿嘴笑。

“但是，我一不小心，把我自己的指头杀了——”

“不要说，我害怕！”

她连忙这么一撒娇，细竹——拿手去蒙了眼睛。

“他们又把我捉住了。”

他的故事算是完了。

又轻轻向细竹的面上加一句：

“你们捉迷藏最好是披头发。”

言下是批评此一刻之前她那一动作。

第二十章　枫　树

今天出现了一桩大事。话说放马场过去不远有一个村庄名叫竹林庄，竹林庄有一位大嫂，系史家庄的姑娘，以狗姐姐这个名字著名。十年以前，小林走进史家庄的时候，这位狗姐姐已经了不起，依嫂嫂班的说话就是“大了”。这一批做嫂子的，群居终日无所用心，喜欢谈论姑娘，那时谈狗姐姐就说狗姐姐“大了”。狗姐姐一见程小林这个孩子，爱这个孩子。日子久了，认得熟了，小林也喜欢同狗姐姐玩，同狗姐姐的弟弟名叫木生的玩。狗姐姐的一套天九牌最好看，小林爱得出奇。有时打天九，凑了狗姐姐的嫂嫂共是四人，玩得晚了，就在狗姐姐家里同木生一块儿睡觉，狗姐姐给糖他们吃。可爱的狗姐姐，她是爱小林啊，她给糖他，两指之间就是糖，小林，一个孩子，哪里懂得狗姐姐是把糖捏得那么紧？狗姐姐就在他的颊上拧他一下子。清早起来，狗姐姐房里梳头，木生同小林都来了。小林喜欢看狗姐姐梳头，站在那里动也不动一动。他简直想躲到狗姐姐的头发林里去看。他的眼睛真个是在狗姐姐的头发底下了，不知不觉地贴得那么近。狗姐姐的头发就是他的头发了，他在那里又看得见狗姐姐的眼睛。狗姐姐她那一双黑眼珠，看不见自己头发以外，看小林，口不停说话。她打岔叫木生替她去拿东西，双手捏住披散之发，低下头来亲小林一嘴。小林没有站住脚，猛的一下栽到狗姐姐怀里去了，狗姐姐连忙把他一推，猛的一伸腰，松了一只手，那手就做了双手的事情，那么快头发都交代过去了。小林害怕，但

狗姐姐知道他不是淘气。有一回是三月三的夜里，大家都在坝上看鬼火，小林在场，狗姐姐也在场——只有三哑一个人手上拿着锄头，他说那个东西如果近来了，他就一锄头敲下去。大家朝着东边的野坟望，慢慢地一盏火出现了。小林害怕——他又喜欢望。他站在狗姐姐身前，倚靠着狗姐姐。狗姐姐道："不要怕。"握住他的手。史家奶奶道："不要怕，姐姐招呼你。"这一个静悄悄的夜，小林不能忘记，磷光的跳跃，天上的星，狗姐姐温暖的手，他拿来写了一篇文章。他从外方回来，狗姐姐早已是竹林庄的"史大嫂"了，在史家庄也见过狗姐姐几面。他曾经推想狗姐姐这样的人应该是怎样一个性格，此回再见，他觉得他推想得恰是。狗姐姐告诉他竹林庄是一个好地方，牛背山的山窝里，有山有水，人物不多，竹子很茂盛，走在大路上，望不见房屋，竹子遮住了。狗姐姐没有提起他们的杏花，小林也终没有机会看竹林庄的杏花，这时早已过了开花的时候了。竹林庄的杏花很可以一看，竹林以外，位置较竹子低，远远看来又实与竹叶合颜色。清明时节，上坟的人，走放马场下去这一条大路者，望见竹林庄，唱起千家诗上的句子"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了。小林自为惆怅，当初他一个人跑到放马场玩了一趟，何以竟没有多走几步得见竹林庄？而现在狗姐姐在竹林庄住了如此的岁月了。伤感，这人实在有的，只是若行云流水，虽然来得十分好看，未能着迹。剩下的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气氛。这一日天气晴明，他来探访竹林庄了。他喜欢走生路，于是不走大路循山径走。离竹林庄还有一里多路，有一条小溪流，望见一个女人在那里浣衣。他暂且拣一块石头坐下，很有点儿牧歌的意兴。这女人，不望则已，越望越是他的狗姐姐。果然是狗姐姐。他见了狗姐姐，同山一样的沉默。狗姐姐她原是蹲在一块石头上，见了他，一伸腰，一双手从水里头都拿出来，那么快，一溪的水她都不管了。

这一下子，她其实也同天一样，未失声，但喜笑颜开了，世上已无话说了。小林还隔在那一岸。

“你怎么想到这里来了？”

“我说来看一看姐姐住的地方，想不到就在这里遇见姐姐——这里洗衣真好，太阳晒不着。”

说着且看狗姐姐头上枫树枝叶。树阴真不小，他在这一边也遮荫住了。对岸平斜，都是草，眼睛却只跟了这棵树影子看，当中草绿，狗姐姐衣裳白，头发乌黑，脸笑。共是一个印象。但那一件东西他分开出来了，狗姐姐洗衣的手，因为他单单记起了一幅画上的两只臂膊哩。又记起他在一个大草林里看见过一只白鸽。这是一会的工夫，做了一个道旁人，观者。又向他的狗姐姐说话：

“我刚刚过了那一个山坡，就望见那里竹林，心想这是竹林庄了。”

“你还得走上去一点，那里有桥，从那里过来——我一会儿就洗完了。”

狗姐姐指点上流叫他去。小林见猎心喜，想脱脚过河。他好久好久没有过河了。小的时候他喜欢过河。

“我就在这里过河，我们书上说得有，‘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姐姐你不晓得，我在一个沙漠地方住了好几年，想这样的溪流想得很，说出来很平常，但我实在思想得深，我的心简直受了伤，只有我自己懂得。”

狗姐姐哈哈笑。

“难怪史家庄的人都说你变得古怪，讲这么一套话干什么呢？你喜欢过河你就过来吧。”

他偏又不过河。

“我不过——姐姐你信不信，凡事你们做来我都赞美，何况

这样的好水，不但应该来洗衣，还应该散发而洗足。我自己做的事不称我的意，简直可以使得我悲观。作文写字那另是一回事。”

这一套话又滔滔而出吗？问狗姐姐狗姐姐不晓得，她望他笑，他又神仙似的忙着掉背而走了，去过桥。慢慢地他走到这树底下来，狗姐姐已经坐在草上等他。狗姐姐好像有狗姐姐的心事，狗姐姐也摸不着头脑。

“姐姐，你的桌子上摆些什么东西呢？”

“你怎么想到这个上面去了？”

“我一面走一面想起来了。”

又道：

“我不打算上姐姐家里去，玩一玩我就回去——我记得姐姐做姑娘的时候总喜欢拿各种颜色的布扎小人儿玩，摆在镜子面前。”

“你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小林？不懂得事！”

狗姐姐伸手握住他的手。小林心跳了，忽然之间觉到狗姐姐的势力压服他。望着狗姐姐若要哭！——这才可笑。

“好弟弟，你坐下，姐姐疼你，姐姐在旁边总是打听你。”

更奇怪，狗姐姐说着眼里汪汪的。她轻易不有这么一回事。来得无踪，去得无影，接着絮絮地说个不休，问史家奶奶好，琴子好，这个好那个好，什么也忘记了，一心说。小林坐在一边麒麟一样的善。忽然他又觉得狗姐姐的张皇，他没有见过这么一个眼色。于是他亲狗姐姐一嘴。看官，于是而有这棵枫树为证。

小林大吃一惊，简直是一个号泣于旻天的精诚，低声问：

“姐姐，怎么这样子呢？”

简直窘极了，很难得修辞，出口不称意，我欲乘风归去了，狗姐姐拍他一巴掌，看他的样子要人笑——多可爱啊。

“历史上说过萧道成之腹，原来——恐怕是如此！”

“我不晓得你说什么！”

“萧道成是从前的一个皇帝。”

“你看你——说从前的皇帝干什么呢？”

“他生得鳞文遍体，肚子与平常人不同，人家要杀他，假装射他的肚子玩。”

狗姐姐这才会得他的意思。

“我生了一个孩子——死了。”

这一句，声音很异样，使得小林万念俱休，默默而一祝：

“姐姐你有福了。”

于是他真不说话。狗姐姐还要说一句，拍他一巴掌——

“女人生了孩子，都是这个样子，晓得吗？”

临走时，狗姐姐嘱咐他：

“小林，不要让别人知道。”

哀莫哀兮生别离乎，不知怎的他很是悲伤，听了狗姐姐这一嘱，倒乐了——

“姐姐，你真把我当了一个弟弟，我告诉你知道，小林早已是一个伟人物，他的灵魂非常之自由。”

第二十一章　梨花白

自从枫树下与狗姐姐的会见以后，好几天，他彷徨得很，朝亦有所思，暮亦有所思。若问他："你是不是思想你的狗姐姐？"那他一定又惶恐无以对。因为他实在并不能说是思想狗姐姐，狗姐姐简直可以说他忘记了。

一天，胡乱喝了几杯酒，一个人在客房里坐定，有点气喘不过来，忽然倒真成了一个醉人了，意境非常。他好像还记得那一刹那的呼吸。"我与人生两相忘，那真是……"连忙一摆头，自己好笑。"那正是女人身上的事哩。"但再往下想，所有他过去的生活，却只有这一日的情形无论如何记不分明，愈记愈朦胧。

细竹步进来了，舌头一探，且笑，又坐下，并没有同他打招呼，走到这儿躲避什么的样子。

顿时他启发了一个智慧似的，简直要瞑目深思——已经思遍尽了。因了她的舌头那么一探。那一天在八丈亭细竹忽然以一个瞎子看花红，或者是差不多的境界。但他轻轻问：

"什么？"

"琴姐她骂我。"

原来如此，对她一笑，很怅惘，地狱之门一下子就关了，这么一个空虚的感觉。

细竹她怎么能知道他对她看"是留神我的嘴动呢？"她总是喜欢讲自己的事，即如同琴子一块儿梳头动不动就是"你看我的头发又长了许多！"所以此地这样写，学她的口吻。她告诉他听：

“我们两人裁衣,我把她的衣服裁错了。”

“你把她的衣服裁错了？那你实在不好。”

“你也怪我!”

说着要哭了。

“做姑娘的不要哭,哭很不好看——含珠而未发是可以的。”

她又笑了——

“你看见我几时哭了?”

小林也笑。又说:

“这两件事我平常都思想过,裁衣——”

“你这样看我!”

又是一个小孩子好哭的神气,说他那样看她。

“你听我说话——你怎么会裁错了？我不能画画,常有一个生动之意,觉得拿你们的剪子可以裁得一个很好的样子,应该非常之合身。”

细竹以为他取笑于她,不用心听,一心想着她的琴姐一定还在那里埋怨。她本是靠墙而坐,一下子就紧靠着(壁上有一幅画,头发就倚在上头,又不大像昂头)自己埋怨一句:

“我损伤了好些材料。”

小林不往下说了,他要说什么,自己也忘了。所谓“这两件事”,其一大概是指剪裁。那一件,推考起来,就是说哭的。他常称赞温廷筠的词做得很好,但好比“泪流玉箸千条”这样的句子,他说不应写,因为这样决不好看,何必写呢？连忙又把这意见修正一点,道:“小孩子哭不要紧。”言下很坚决,似实有所见。

慢慢地两人另外谈了许多,刚才的一段已经完了。细竹道:

“琴姐,她昨夜里拿通草做了好些东西,你都看见了没有?”

“她给那个蜻蜓我看,我很喜欢。”

“是我画的翅膀——还有一枝桃花,一个佛手,还照了《水

浒》上的鲁智深贴了一个，是我描的脸。”

看她口若悬河，动得快。小林的思想又在这个唇齿之间了。他专听了“有一枝桃花”，凝想。

回顾他一个人，猛忆起两句诗——

　　黄莺弄不足
　　含入未央宫

一座大建筑，写这么一个花瓣，很称他的意。又一想，这个诗题是咏梨花的，梨花白。

第二十二章　树

琴子细竹两人坝上树下站着玩。细竹手上还拿了她的箫。树上丁丁响，啄木鸟儿啄树，琴子抬头望。好大一会才望见了，彩色的羽毛，那个交枝的当儿。那嘴，还是藏着看不见。这些树都是大树，生意蓬勃，显得树底下正是妙龄女郎。

她们的一只花猫伏在围墙上不动，琴子招它下来。姑娘的素手招得绿树晴空甚是好看了。

树干上两三只蚂蚁，细竹稀罕一声道：

"你看，蚂蚁上树，多自由。"

琴子也就跟了她看，蚂蚁的路线走得真随便。但不知它懂得姑娘的语言否？琴子又转头看猫，对猫说话：

"惟不教虎上树。"

于是沉思一下。

"这个寓言很有意思。"

话虽如此，但实在是仿佛见过一只老虎上到树顶上去了。观念这么的连在一起。因为是意象，所以这一只老虎爬上了绿叶深处，全不有声响，只是好颜色。

树林里于是动音乐，细竹吹箫。

这时小林走来了。史家庄东坝尽头有庙名观音寺，他一个人去玩了一趟，又循坝而归。听箫，眼见的是树，渗透的是人的声音之美，很是叹息。等待见了她们两位，还是默不一声。细竹又不吹了。

兀地他说一句：

“昨夜我做了一个很世俗的梦，醒转来很自哀——世事一点也不能解脱。”

说着是一个求救助的心。光阴如白驹过隙，而一日之中本来可以逝去者，每每又容易要人留住，良辰美景在当前忽然就不相关了。琴子看他，很是一个哀怜的样子，又苦于不可解，觉得这人有许多地方太深沉。

“世俗的事扰了我，我自己告诉自己也好像很不美，而我这样的灵魂居然就是为它所苦过了。”

细竹道：

“一个人的生活，有许多事是不能告诉人的，自己厌烦也没有法子。”

小林对她一看：“你有什么事呢？”不胜悲。他总愿他自己担受。好孩子，他不知他可笑得很，细竹随随便便的话，是一个简单的事实，科学的，成年的女子，一年十二个月。今天她兴致好，前两天很不舒服。

他又告诉她们道：

“我刚才到观音寺去玩了一趟，真好笑，八九个老婆婆一路烧香，难为她们一个个人的头上都插一朵花。”

“你怎么就个个奶奶头上都看一下？”

琴子说，简直是责备他，何至于要这样的注目。

“你没有看见，我简直踌躇不敢进，都是一朵小红花，插住老年的头发，我远远地站定，八九个人一齐跪下去，叩首作揖，我真真地侥幸这个大慈大悲的菩萨只是一位木偶——”

仿佛怕佛龛上有惊动。此刻说起来，不是当面时的意思重了。

“我平常很喜欢看观世音的像。”

又这一说。细竹一笑，记起她的琴姐的“观世音的净瓶”。

慢慢他又道：

“老年有时也增加趣味。”

“你的字眼真用得古怪，这里怎么说趣味呢？”

琴子说着有点皱眉毛，简直怕他的话。

“这是另外一件事。我有一回看戏，一个很好看的女戏子打扮一个老旦，她的拄杖捏得很好玩，加了我好多意思，头上裹一条黄巾，把她的额角格外配得有样子。我想这位姑娘，她照镜子的时候，一心留意要好看，然而不做这个脚色，也想不到这样打扮。”

细竹道：

“那你还是爱我们姑娘会打扮。”

惹得琴子笑了，又好像暗暗地骂了一下“这个丫头”。

“我还记得一个女戏子，这回是戎马仓皇，手执花枪，打仗，国破家亡，累得这个姑娘忍了呼吸，很难为她。我看她的汗一点也不流了她的粉色。”

于是细竹指着琴子道：

“前年我们两人在放马场看戏，一个花脸把一个丑脚杀了，丑脚他是一个和尚，杀了应该收场，但他忽然掉转头来对花脸叫一声‘阿弥陀佛！’这一下真是滑稽极了！个个都盯了眼睛看，那么一个丑脚的脸，要是我做花脸我真要笑了，不好意思。”

小林笑道：

“厌世者做的文章总美丽，你这也差不多。”

“那一回我还丢了一把扇子，不晓得是路上丢的是戏台底下丢的。”

“我以后总不替你写字。”

那一把扇子琴子写了字。这个当儿小林很好奇地一看，如

临深渊了，彻底地认见这么两个姑娘，一旁都是树。

琴子望坝下，另外记一件事——

“去年，正是这时候，我在这里看见一个人牵骆驼从河那边过来。”

“骆驼？”

“我问三哑叔，三哑叔说是远地人来卖药草的。”

“是的，我也记得一峰……多年的事。”

那时他很小，城外桥头看钓鱼，忽然河洲上一个人牵骆驼来了，走到一棵杨柳树底下站住。许多小孩子围了看。

“北方骆驼成群，同我们这里牛一般多。”

这是一句话，只替他画了一峰骆驼的轮廓，青青河畔草，骆驼大踏步走，小林远远站着仰望不已。

转眼落在细竹的箫的上面。

“我不会吹。”

但弥满了声音之感。

Silence 有时像这个声音。

第二十三章　塔

细竹给画小林看，她自己画的，刚画起，小小的一张纸，几根雨线，一个女子打一把伞。小林接在手上默默地看。

“你看怎么样？”

说着也看着小林的手上她的作品。连忙又打开抽屉，另外拿出一张纸——

“这里还有一个塔。”

“哎呀，这个塔真像得很——你在哪里看见这么一个塔？”

他说着笑了，手拿雨境未放。惊叹了一下，恐怕就是雨没有看完，移到塔上。

她也笑道：

“那你怎么说像得很呢？我画得好玩的。昨夜琴姐讲一个故事，天竺国有一佛寺，国王贪财，要把它毁了它，一匹白马绕塔悲鸣，乃不毁。她讲得很动人。”

说话容易说远了，她只是要说这是她昨天晚上画得好玩的。灯下，琴子讲话，她听，靠着桌子坐，随手拿了一枝笔，画，一面答应琴子“这个故事很动人”，一面她的塔有了，掉转身伸到琴子的面前——这时琴子坐在那里脱鞋——“你看我这个画得怎么样？”

小林不由得记起他曾经游历过的湖边礼拜堂的塔，很喜欢地说与这位画画人听：

“有一个地方我住了一个夏天，常常走到一个湖边玩，一天

我也同平常一样走去，湖那边新建的礼拜堂快成功了，真是高耸入云，出乎我的意外，顶上头还有好些工人，我一眼稀罕这工程的伟大，而又实在地觉得半空中人的渺小。当下我竟没有把两件事联在一起。"

说着有些寂寞，细竹一心在那里翻她的抽屉。然而这个寂寞最满意，大概要以一个神仙谪贬为凡人才能如此，因为眼前并不是空虚，或者是最所要看一看的了。

看她低了头动这个动那个，他道：

"你不听我讲道理。"

"你说，我听——今天我有好些事要做。"

她答应了好几个小孩替他们做粽子过端阳。

于是他又看手中画，仿佛是他的灵魂上的一个物件，一下子又提醒了。细竹的这一把伞，或者真是受了他的影响，因为那一日雨天的话。骤看时，恐怕还是他自己的意思太多，一把伞都替他撑起来了，所以一时失批评。至于画，从细竹说，她一点也不敢骄傲。

"我在一本日本画集上见过与你这相类似的，那是颜色画。颜色，恐怕很有些古怪的地方，我一打开那把着色的伞，这个东西就自己完全，好像一个宇宙，自然而然地看这底下的一个人，以后我每每一想到，大地山河都消失了，只有——"

说着不由得两边一看，笑了——

"惟此刻不然。"

把这个屋子里的东西，桌子，镜子，墙上挂的，格外认清地看一下了，尤其是细竹眉目的分明。

细竹也很有趣地一笑。

"真的，我不是说笑话，那画的颜色实在填得好。"

细竹心想："我几时再来画一张。"把红的绿的几种颜料加入

了意识。于是而想到史家庄门口塘的荷花，于是而想到她自己打伞，这样对了小林说：

“下雨的天，邀几个人湖里泛舟，打起伞来一定好看，望之若水上莲花叶。”

小林听来很是欢喜——

“你这一下真走得远。”

说着俨然望。细竹没有明言几个什么人，而他自然而然地自己不在这个船上了。又笑道：

“那你们一定要好好地打扮，无论有没有人看。”

忽然之间，光芒万丈，倒是另外一回事来得那么快，得意——

“细雨梦回鸡塞远，你看，这个人多美。”

又是一个女人。

细竹不开口。

“可惜我画不出这个人来，梦里走路。”

“我这才懂得你的意思——你说这个人做梦跑到塞外那么远去了是吗？”

“不是跑。”

说得两人都笑了。

“我向来就不会做文章。”

“这一句诗平常我就很喜欢，或者是我拿它来做了我自己的画题也未可知——这样的雨实在下得有意思，不湿人。”

“我同琴姐都很佩服你，有的时候听了你的谈话，我们都很自小，赶不上你。”

姑娘一面说一面拿了一张纸折什么，很是一个谦恭的样子。这个话，小林不肯承认，简直没有听，称赞他算不了什么，上帝的谦恭完全创造在这一位可爱的姑娘面上！所以他坐在那里祈

涛了。

看她折纸玩，同时把手上她的画安放到桌上。

他又说话：

“我常常观察我的思想，可以说同画几何差不多，一点也不能含糊。我感不到人生如梦的真实，但感到梦的真实与美。”

“我做梦我总不记得。”

低了头手按在桌上，好像要叠一朵莲花。

“英国有一位女著作家，我在她的一部书里头总忘不了一句话，她的意思好像说，梦乃在我们安眠之上随喜绘了一个图。”

“这话怎么讲？”

“你想，就是一个最美之人，其睡美，不也同一个醉汉的酣睡一样不可思议吗？——”

细竹抬了头，他说得笑了。

“有了梦才有了轮廓，画到哪里就以哪里为止，我们也不妨以梦为大——要不然，请你闭了眼睛看一看！”

望着她的眼睛看，又是——

“我小的时候总喜欢看我姐姐的瞳人。”

细竹懂得了，而且比他懂得多，她道：

“这样看起来，人生如梦倒是一句实在话，是你自己讲的。”

小林不语。

她果然是叠一朵莲花。

“不管天下几大的雨，装不满一朵花。”

一吹开，两个指头捏定指示起来了。

小林的眼睛不知往哪里看。

第二十四章　故　事

细竹不知上哪里玩去了，小林也出去了，琴子一个人在家，心里很是纳闷。其实是今天早起身体不爽快，不然她不至于这样爱乱想。她想小林一定又是同细竹一块儿玩去了，恨不得把“这个丫头”一下就召回来，大责备一顿。她简直伏在床上哭了。意思很重，哭是哭得很轻的。自以为是一个了不起的日子，没有担受过，坐起身来叹一声气。

“唉，做一个人真是麻烦极了。”

起来照一照镜子，生怕头发蓬得不好看，她不喜欢那个懒慵慵的样子。眼睛已经有点不同了，着实地熨贴了一下。又生怕小林这时回来了。那样她将没有话说，反而是自己的不应该似的。

“唉，做个女子真不好……”

不由己地又滚了两颗泪儿了。这时是镜子寂寞，因为姑娘忽然忘了自己，记起妈妈来了。可怜的姑娘没有受过母爱。又记起金银花，出显得甚是好看……

花是年年开，所以远年的东西也总不谢了，何况姑娘正是看花的年龄，难怪十分地美好。

“细竹，这不能说，我不愿他爱你，但我怕……”

一句话又不能得了意思。

慢慢地小林回来了，那个脚步才真是空谷足音哩，姑娘实在感到爱的春风了，不，是一个黄昏——这时，人，大概是为万物之

灭了，Sappho 歌了一首诗。

小林见她一笑：

“今天外面天气很好，你怎么不出去玩？”

“你来打动了我，我正想着两句话伤心，我很爱：‘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你今天恐怕是不舒服。”

“我长久不记得我的母亲，今天我忽然想我的母亲了。”

小林不胜同情之感，简直受了洗礼了，觉得那个样子太是温柔。又异想天开，很是自得，不由得探问于姑娘：

“你们的记忆恐怕开展得极其妙善，我想我不能进那个天国——并不一定是领会不到。”

说着是一个过门而不入的怅惘。琴子启齿而笑了，实在要佩服他。

“你在哪里玩得回来？”

“细竹真好比一个春天，她一举一动总来得那么豪华，而又自然地有一个非人力的节奏——我批评不好。刚才我在河边玩，好几位嫂嫂在那里洗衣服，她们真爱说话，都笑我，我跑开了。走到坝上，望见稻场那边桑树脚下聚了许多孩子，我走去看，原来细竹她在树上，替他们摘叶子。她对我笑……”

这个印象殊不好说了。他刚刚到了那棵树的时候，她正一手攀了枝子绿叶之中低下头来答应一个孩子什么，见了小林站在那里，笑着分了一下眼睛好像告诉他她有事了。这个桑树上的一面，大概就是所谓“豪华”之掇拾，然而当时他茫茫然一个路人之悲了，随即一个人走到树林里徘徊了好久。此刻说来，又不知不觉地是一个求助的心，向了当面之人。

琴子实在忍不住哭了。

他的担子忽然轻了，也哭了。连忙又说话：

“我分析我自己，简直说不通——人大概是生来赋了许多盲目的本能，我不喜欢说是情感。我常想，这恐怕是生存的神妙，因为同类，才生了许多题目。我们在街上见了一个杀人的告示，不免惊心，然而过屠门而要大嚼；同样，看花不一定就有掐花之念，自然也无所谓悲欢。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这里头是可以得到一个法则。”

这些话胡为而来，琴子很不明白，看他的样子说得太动情。

“你以后不要同细竹玩。”

她轻轻这一说又把他说得哭了。

她也哭了。

“你有许多地方令人害怕——或者是我赶不上你。”

“你的意思我仿佛能了解——我其实是一个脚踏实地者，我的生活途中未必有什么可惊异的闯客。就以今日为止，过去我的生活不能算简单，我总不愿同人絮说，我所遇见的一切，都造化了我。人生的意义本来不在它的故事，在于渲染这故事的手法，故事让它就是一个‘命运’好了——我是说偶然的遭际。我所觉得最不解的是世间何以竟有人因一人之故制伏了生活，而名之曰恋爱？我想这关乎人的天资。你的性格我不敢轻易度量，在你的翅膀下我真要蜷伏——”

看着琴子的眼睛，觉得哭实在是一个损伤，无可如何。

“我们两人的‘故事’，恐怕实在算得很有趣的一个。”

说得琴子微笑。

“唉，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应该感谢的。”

这是忽然又有所思了，坐在那里仰望起狗姐姐来了。

回头他一想：“今天四月二十六，前次上八丈亭玩，正是三月二十几，回来她也不舒服，好几天不大吃东西……”于是堕人“神秘”了。太阳落山的时候，坝上玩，遇见“东头”的一位大嫂挑水，

捏了桃子吃，给他一个，他拿回来给琴子，琴子接着喜欢极了。

“你往桃树林去了吗？怎么只买一个呢？”

她以为他从桃树林买回来的。离史家庄不远一个地方，几户人家种桃子，名叫桃树林。

还没有点灯，她一个人坐在房里吃桃，酸极了，把姑娘的眼睛闭得甚是有趣。

第二十五章　桃　林

琴子睡了午觉醒来，听得细竹在天井里，叫道：

"细竹，你在那里干什么？"

"这不晓得是一个什么虫，走路走得好玩极了。"

"在哪里？"

"阳沟里。"

"你来我有话告诉你。"

于是她伸腰起来，呀的一声险些儿被苔藓滑跌了，自己又站住了。那个小虫，真不晓得是一个什么虫，黑贝壳，姑娘没有动手撩它，它自然更不晓得它的舆地之上，只有一寸高的样子，有那么一幅白面庞，看它走路走得好玩极了。

"你到桃树林去买桃子回来吃好吗？"

她走到了姐姐的面前，荷包里掏出手巾来蒙了脸，装一个捉迷藏的势子玩。

"我同你说正经话你总喜欢闹。"

"好，我去买桃子，你不要哭。"

"真讨厌！你几时看见我哭了？"

细竹想再回她一句，话到口边不成言了，只好忘记了。因为正对了镜子（既然答应了出去买东西，赶忙端正一端正）低目于唇上的红，一开口就不好了。

这个故事，本来已经搁了笔，要待明年再写，今天的事情虽然考证得确凿，是打算抛掉的，因为桃树林这地方，著者未及见，

改种了田，只看得见一条小河流，不肯写-桃之为果是不能经历岁时的了。一位好事者硬要我补足，愿做证明，说当初那主人姓何，与他有过瓜葛，他亲见桃园的茂盛，年年不少人来往，言下很是叹息。

今年二月里，细竹同琴子一路来了一趟，那时是看花。这桃，据说不是本地种，人称为"面桃"，大而色不红。十几亩地，七八间瓦屋，一湾小溪，此刻真是溪上碧桃多少了。今天天阴而无雨，走路很不热，小林因为昨天听了琴子的话，向一个孩子打听得桃树林，独自走来了，想不到细竹随后来了。他玩了不小的工夫，地主人名叫何四海，攀谈了好些话，他说他从史家庄的史家奶奶家来。史家奶奶是四远驰名的了。何家的小姑娘导引细竹进来，他正走在桃畦之间，——哀哉，桃李下自成蹊，人来无非相见，意中人则反而意外了，证天地之不幻，枝枝果果画了这一个人的形容。看官，这决不是诳语，大块文章，是可以奏成人的音乐，只可惜落在我的纸上未必若是其推波助澜耳。

细竹当下的欢喜是不待说的，她开口道：

"你怎么在这里呢？你来你怎么不告诉我们呢？"

另外的那个小姑娘莫名其妙，只有她是显得在树的脚下，简直是一只小麻雀，扎那么一个红辫子，仰起头来仿佛看"细竹姑姑"怎么这么的晓得说话？她叫细竹叫细竹姑姑，去年便认熟了。

"女！把细竹姑姑牵来喝茶。"

原来她就叫做"女"，小林好笑了。女的妈正在灶上忙午饭，嚷嚷。细竹姑姑远远地谢她一声。

"开了没有？开了。"

灶孔里掏出沙罐来，忙着问水开了没有，开了。

"琴姐她叫我来买桃子，要晓得你来我就不用得跑这一

趟了。”

然而女拉着细竹姑姑的手要去喝茶了。

小林本来是一个悲思啊,笑而无可说的了。何四海背了箩筐又来同他谈。筐子里的桃都是拣那大的摘了下来。

“随便请一两个吧,刚下树的好吃。”

“谢谢你,回头我同细竹姑娘一路买几斤。果子吊在树上我还是今天在你这里初次见。”

“不要跑,丫头。要跌一跤才好!”

女拿着称桃子的秤向这里跑来了,爸爸叫她不要跑。

“妈妈说细竹姑姑要四斤,叫你称。”

于是何四海称桃。

小林一望望到那里去了,细竹也出来了。

“你不要跑啊。”

她也有点跑哩。可怜的孩子,正其瞻视,人生在世随在不可任意,不然这就是临风而泣的时候了。他觉得那衣样,咫尺之间,自为生动。

这回又是那个胸襟。美人的高蹈,是不同的,所谓“雪胸鸾镜里”,那还是她们自己妆台放肆罢了,恐怕不及这自然与人物之前天姿的节奏。

“哎呀,何老板,你都把这大的称给了我们。”

看了这称好了的一堆桃子,低下身去很知礼地说。

女的妈也来了,她走近何四海,说一句:

“我们的饭熟了。”

看了四斤桃子——四斤桃子的钱她在灶上细竹就给了她,她装到荷包里去了,还要说“哈哈哈,还要给钱吗?”看了四斤桃子,她一句:

“拿什么装呢?”

细竹掏出她的手巾。

“这条好手巾。”

又一句，她的女孩到她的兜里拉住她的手了。

“饭熟了，吃饭的都回来了。”

又说给何四海听，要他去吃饭，“吃饭的都回来了”是说他们家里请的三个长工。看他是要走了，女也拉着她走，她还晓得要说话：

“细竹姑姑，你就在我这里吃一点吗？——哈哈哈，不吃。”

细竹要开口，她就晓得是说不吃。其实细竹说出来是——

“我不饿。”

两样的话差不多是一齐开口，不过她先了一个“哈哈哈”了。

于是他们走了，留了这两位顾客。

一眼见了一棵树上的一个大桃子，她恰恰可以攀手得够，细竹稀罕着道：

“哎呀，这一个桃子才真大。”

于是忍不住要淘气一下，远远地又叫住何四海：

“何老板，我把你们的桃子再摘一个啊。”

“好吧，不要紧，你自己摘吧。”

一摘就把它摘下来了，喜欢极了，还连了两瓣叶子。这个她就自己手上拿着。

小林也看着这个桃子喜欢极了。

忽然他向她讲这样的话：

“我有一个不大好的意见——不是意见，总之我自己也觉着很不好，我每逢看见了一个女人的父和母，则我对于这位姑娘不愿多所瞻仰，仿佛把她的美都失掉了，尤其是知道了她的父亲，越看我越看出相像的地方来了。”

“你这实在不好，我总喜欢人家有父母。”

“我仿佛女子是应该长在花园里，好比这个桃林，当下忽然的一见。”

细竹笑了——

“你原来是讲故事，编我。”

“不是的。”

说着也笑了，然而窘。

“前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说告诉你又忘记了，我梦见我同你同琴子坐了船到那里去玩，简直是一片汪洋，奇怪得很，只看见我们三个人，我们又没有荡浆，而船怎么的还是往前走。”

“做梦不是那样吗？——你这是因为那一天我们两人谈话，我说打起伞来到湖里坐船好玩，所以晚上你就做这个梦。”

“恐怕是的——后来不知怎样一来，只看见你一个人在船上，我把你看得分明极了，白天没有那样地明白，宛在水中央。”

连忙又一句，却不是说梦——

“哎呀，我这一下真觉得‘宛在水中央’这句诗美。”

细竹喜欢着道：

“做梦真有趣，自己是一个梦，自己也还是一个旁观人——既然只有我一个人在水中央，你站在哪里看得见呢？”

她这一说不打紧，小林佩服极了。

她又说她口渴，道：

“我有点渴。”

“刚才何大娘请你喝茶——”

“我把这个桃子吃了它吧。”

指着自己手上的桃子请示。小林笑道：

“好吧。”

她动嘴吃桃，咬了一块，还在舌间，小林却无缘无故地瞪眼看这已经破口的东西——欲言不语了。

慢慢他这样说：

“你看，虽然是你开口，这个东西很难看了。”

细竹看他一下，一个质问的眼光。

他也就笑——

“好，你把它吃完了它。”

这个意思是，看她吃得很好玩了，桃子没有了。

细竹要回去，说：

“我们回去吧，时候不早。”

“索性走到那头去看一看。”

“那头不是一样吗？”

她一眼望了那头说，要掉背了。

小林也就怅望于那头的树行，很喜欢她的这一句话。

下　篇

第一章　水　上

这个故事写到这里要另外到一个地方。

这同以前所写的正是一年的事情。节序将是中元，乡人妇男老幼上什刹山朝山的日子。前年史家奶奶曾携了琴子细竹去过什刹山一遭，那时细竹方学会自己梳头，住在一个庵里得意得了不得，那里的修竹流泉在此乡是最有名的，天气又是炎阳未尽，秋风晚凉，二位姑娘带来新做的衣裳，一日要几易装，大现其少女身手，秋色也都是春光了。但细竹又颇有点生气的事，那个庵堂名叫“天后庵”，在她的日记里有一则这样写：“真可气，天后庵老当家的总是把我当一个小孩看待，今天早起又给云片糕叫我吃。我还没有梳头哩。等琴姐起来我给她，看她要不要。”云片糕是打发小孩子的一种糕果。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理由，今年天后庵的老尼又带信来请客，细竹她不同意去了。她说她喜欢到那里去玩一趟，但什刹山她今年不去。她说她很想坐船玩。于是小林笑道：“你们其实都是大人物，而足迹未出百里以外，真是叫人不敢当，这回我陪你们走远一点好不好呢，我们到天禄山去？天禄山有山有海，秋天的红叶听说非常好，还有一个地方叫做虎溪，夹岸桃花十里路的颜色，我也只是听见人家讲，现在这时候我们去也看不见。”说着他倒好像梦见过天禄山虎溪桃花似

的。细竹喜欢着道："那好极了，我们就到天禄山去，即日就起程，奶奶也一定让我们去，她老人家常说她从前还是做小姑娘的时候，天禄山传戒，跟着大人去了一些日子，现在我们三人去，奶奶一定喜欢。我就想看海！"琴子听来也很有点动心，但她不出主意，她捏了一本书在那里看。此时三人盖坐在客房里谈"朝山"。细竹看着琴子不理会，不觉扫兴道："琴姐，你不答应去，我以后总不同你玩。"说得琴子微笑了。她又连忙凑近姐姐的耳朵唧哝："只要你说去，奶奶一定非常喜欢，你跟我们一路出去玩一趟，住多住少都随你，回来你就做新娘子——反正事情我都知道。"她这一说时，各人于一阵天真的欢喜之上，加了一个沉默。世间的不则一声，也正是大千世界一一灵魂之相，所以各人的沉默实有各人的美丽了。小林与琴子，大概菊花开时，将成夫妇之礼。这自然是一件赏心的乐事，而且，天下万般，轮到善于圆梦之人，当前又格外地容易是一个奇迹，得而复失的江山，尚且是别时容易见时难，何况未知的国度呢？细竹的欢喜之花，好像不在这一棵树上，但少小相从的女伴，最是异梦而同彩色，每每对映为红，她与琴子更是有着姊妹的绿叶之阴了。小林常说她实在是一个仙才，或者正因此，此刻三人面面相觑，好不可说的大大的一个人间的冷落。琴子的心境很有一种福地，她相信，由得她，她把她的闺门一手建筑得一座好楼台，但再一望，一个人怎么的又丝毫无把握似的，只有她的女儿之泪倒实实在在地可以洒净她自己的心胸。大概世间女子都是命命鸟，善有听命之情，不负戾天之翼。她爱小林，同时就很有一个稚气的骄傲，仿佛自居于天之骄子，接着却每每地暗自拭泪了，她也说不出是为什么来。她知道，自从小林回乡，她一点感伤情绪没有，泪珠儿也正是她的温情。有一回她却无意之间向小林说玩话道："我们家的人命运都不好，奶奶替我算命，算命先生说这位小姐八字好，小

姐可想不出这个好字要怎么写法才算好。"实在她不是说自己，自己倒是忘记了，她的意识里头总有向小林致一个祝福之诚，仿佛怕小林前途不平安，自己又可气自己这么一个女孩子气。当下小林笑着答她的话道："我记得我们小孩子的时候，我教你习字，小姐如今长大了，也请不要骄傲，请拿妙手出来，让我在手心里写一个好字。"说得琴子面上吹着爱情之风了。然而不是今天的话，今天且不多讲。今天他们三人同意，将游天禄山了。史家奶奶也说那很好，只是叫他们去了就得住一月半月，不可尽在路上累着了。天禄山有一鸡鸣寺，史家奶奶曾经是一位施主，他们去可以受鸡鸣寺的招待了。天禄山不在此邑境内，是三百里知名的丛林，位于海上，佛寺一十二处，其最大者曰"明光寺"，一年四季，烧香许愿、游山玩水，不少人来往，尤其是在明光寺传戒的时候，来客都是毗连四州县有名之家。由史家庄动身到天禄山，有三日之程，这个故事的三个人物，是七夕以前走的，因为细竹的生日刚好是这一个巧日，我们有她在天禄山过生日的笔记可考了。

我们可以说一说到天禄山的地势。此邑分山区与水区，亦称上乡与下乡，下乡人惯在船上过生活，上乡路行乘车，邑城一带介乎山水之间，既无高山，亦无大泽，算得个山明水秀，流水架以小桥，沙滩每映竹林，亦不知舟为何物了。上乡与邑城最通往来，邑城与下乡，除了士子远游，或者买卖人，或者朝山拜庙之客，其余的真是不辨方向了，又罕通姻娅。由史家庄去天禄山，大早起身，车行十五里，达一船埠，往下便是下乡地界，穿湖入港，昼夜兼行，经过三个码头，第三日已入他乡之境，更乘竹轿直达天禄山。小林对于这些路程是颇有习惯的，虽然天禄山他也是第一回的游客。琴子细竹，初次到了水上，于不自由之下真真有一个自由之态，两人交头接耳，说话的声音也格外小，水阔天

空也格外听见人的声音似的，令人有海燕双双并茫秋水的印象，而临风独立，绝岸倩影，惟人生有此美画图。琴子有点晕船，她一坐在船内，就无话说，慢慢地人的灵魂仿佛忽然地成一个蜘蛛之网，随烟水为界，无可着目之点，她的两位旅伴就是她自身，是她最所亲爱的，两人絮絮叨叨地说一些什么，她如在梦中听过去了。这样舟行大概有十里。忽然细竹招呼姐姐，叫姐姐一声，她不知她为什么这么地无精打采了。于是她自己也无精打采，看着姐姐病了似的。小林没有见过琴子这么个面容，明眸淡月，发彩清扬，若不可风吹，于是他也望着琴子出神。琴子浅笑道：

"我们再也不能回去！"

说着她倒身细竹怀里埋头伏着妹妹的膝头。

"姐姐，你起来！"

"我晕船。"

奇怪，细竹从来不像此刻这样离不开琴子，琴子就在她身前，但她觉得看不见琴子似的，她要她抬头了，一会儿两眼天真地有着泪相。于是她拿手撩琴子的发，让她睡，一面又抬望眼，又同小林说话：

"这么多的水，我们在家里怎么看不见？"

小林不由得很有一个寂寞之感，他在这姊妹二人跟前顿时好像一个世外人，听了细竹这一问，他又笑了，喜欢着道：

"你这话我完全想像不出，照你这意思，我们住在舆地，就好比手上拿了一幅画图，随便指点得什么出来。你们两人现在是坐在船上，还是你们家门的影子很深，我听了你们的话，也很孤寂地站在门外。"

"你这话才说得好玩——你虽然是在我们家里做客，可不也是我们家的人吗？我倒真算得一个客人。"

细竹这一说，她倒一个人坐在那里起着得未曾有的寂寞了。

姑娘生来是绿叶蓬勃,密密无着红之点,一旦最高一朵,大是一个忘忧的杜鹃,无风惊绿了。但小林一心说他的话——

“我好像风景就是我的家,不过我也最有我的乡愁。”

说着他不解细竹为何这么一个先入为主的神气,于是水上最显得沉默了。我慢慢在那里画画,细竹今天格外打扮得好看,轻描淡写之衣,人世不可有梦中颜色,当面的美女子只好低头不语了。真的,眼前见在,每每就是一个梦之距离,造物的疏忽最为绝对的完全了。细竹一抬头,懒懒地说一句道:

“我也要困。”

“你们两人都困,让这个船载我一个人走。”

“怎么是载你一个人走呢?我看你也不够做一个风景的画家!我们各人有各人的烦恼,反正也是陪你走到岸上。”

此言其实是天籁,她一说完她也不理会她说了一句什么,但她看着小林两泪盈眶了。泪珠儿一掉就掉了。

“小林,你哭什么呢!”

于是她也哭了。小林听见她第一次这样叫他的名字。琴子伏膝实未入睡,昏沉着也未听他们两人说话,人世泪意仿佛能够惊动人,琴子仰首了。细竹不去看她,一看姐姐她将又要哭,她也不知为什么。琴子心想:“这丫头干什么?”但精神为之一爽,思有以安慰妹妹,凡事都如梦里醒来,亦无觉处了。

“细竹,我这么多年来还没有离开奶奶过一天。”

“你还晕船不呢?”

“不——你靠我睡一会儿好不好?”

“我不困。”

“晕船最好是朝两岸去望,不要一心想在这个船上。”

荡船的从船后头同他们打一句招呼了。他们好像好久不听见人言,感得声音的可爱了。这时船已经从宽阔的水面走在一

个洲身的近旁，秋云叆叇，草野如锦，水牛星散，是他们很少见过的耕牛。琴子望着远远的牛说道：

"细竹，你看，大的东西看得小，很可爱——怪不得庄子的《秋水》说不辨牛马，他大概也在水边下看见过牛。"

"我喜欢苏武牧羊，将来我一个人到塞外放羊去。"

"那我可天天写信给你，你看见天上的雁儿就得仔细地观瞧。"

琴子说着自己真个望到天上去了，仿佛想仔细地认得出一个雁儿来。慢慢洲上又出现一个牵牛花堆，云天淡远，叶绿相从，红蓝出色，细看却是一茅草棚，牵牛花牵得这个样子，门上今年的春联尚看得见。琴子又道：

"这个草堂倒很是别致，我们歇一会儿上去玩一玩好不好？"

"我不去，回头人家说我们是避难的人，哪里像个旅行者呢？"

细竹这么答，她还是记得她的泪眼了。琴子乃笑而不语。慢慢她又凑近妹妹的面庞轻轻一句：

"我们到这里头做一个隐士也好，豆棚瓜架雨如丝，做针线活看《聊斋》解闷儿。"

"你一个人不怕强盗吗？我告诉你，女子只有尼庵，再不然就是坟地。"

她今天简直是在这个船上参禅，动不动出言惊人了，使得琴子不好再怎么说，想埋怨她一句。小林静看水上绿洲，两位女子絮语，若听见若不听见，掉过头来，他却说他的话：

"这个草舍令我记起一位无名女子的一句诗来，'牵牛棚底饲秋虫'，实在我也不知作何解，但我觉得诗句甚美，很是一个女子之笔，有一回我翻得这一位女诗人的集子，记得有这一句。"

他这一说时，姊妹二人缩瑟一隅，大有愿听小林谈一个故事

的神情，而他也看着两人偎依而坐，都不开口了。细竹瞥见那个牵牛棚里走出来一个小孩，不觉稀罕一声：

“你们看，那里还有一个小孩！”

她觉得那个小孩站在那里很好玩，抬头到舱外拿手去招他。她又弯身下去伸手到水上掬水玩。

“细竹，你进来，奶奶就怕你出门淘气。”

她一面还低声地唱些什么，但也就听姐姐的话回到原位了。

第二章 钥 匙

一路上有很多可写的，尤其是船到码头他们所住的客店，遇见一些村的俏的不重要的人物，对于他们可很是新鲜别致，那些人物也不晓得天下还有什么，大家在这个舞台上各显神通了。但我们还是到天禄山要紧。可是，细竹路上遗失了一件小小的什物，这关乎一个诗的题目，却得一表。是的，与一个坟地也有关系。他们第二日的舟行，经过了名叫“白渡”的地方，然后转入七里港，西方渐挂落日，离一个码头只有七里。三个人，孤舟一日，水天不见别的颜色，便是小林居尝爱逞其想像，置身于苍茫烟水，亦为有情无思了，及至船在这港里头走，忽而好像一只家禽似的，大是一个游泳的安闲，半篙之水，两岸草坪，还有人无事垂钓竿，船上人乃探头相顾可喜，琴子又想到吃东西，于是把随身携带的糕果拿出来吃。前面到了一个好所在，在他们去路的右旁，草岸展开一坟地，大概是古坟一丘，芊芊凝绿，无墓碑，临水一棵古柳，有一个小孩牵了一只羔羊坐在柳下望着行船来。一抹淡阳也真是可爱了，好比就是画家的光线，对于这个地方之草生出一种依恋。观者得了这个印象，默默无可言语，但也自然而然地各人有所认，这样便成了各人自己的意识范围了。小林偏向对岸的树林看日头，很是一个晚祷的微笑，记起他曾经坐着一块石头的照相，因而又起一个“刻舟求剑”的自哂，此刻他是坐在一个船上。琴子细竹，姊妹比肩，笑视此岸牵羊的孩童。细竹口里还嚼着一颗糖，伸腰到舱外望着那小孩说话道：

“你姓什么?”

小孩不答,但他熟视着这位姑娘。此时船傍着这一岸走,离岸不过二三尺。小林听得细竹说话的音调,知道她口里嚼着什么东西,一个会说话的人故意学舌的调子,他乃望着那树上的栖鸦出神,想着一个故事,他自己就好像一只狡猾的野狐,心想把那舌上之物落为自己的一啖了。冷不防他吃了一惊,因为船忽然站住不走了,同时细竹却已跳在岸上哈哈一笑,荡船的人惊喜交集地说话道:

“姑娘,这可不是玩的,倘若有一个差错,那叫我怎么办!”

原来细竹忘记她坐在船上,攀了那个柳枝同小孩招手了,几乎失足,而舟子一桨把船靠岸稳定了,她则乘势一跃登了岸。于是她那么站着,俨若人生足履大地很是一个快乐,墓草沉默亦有来人之意,水色残照都成为人物的装点了。此人更指手而言曰:

“你们都上来!你们都上来!我们就在这里歇一会儿,一天船坐得我闷得很。”

小林琴子听她的话都上了岸。琴子伸一个懒腰,精神为之一振,以一个娇滴滴之音出言道:

“这不晓得是什么人的坟,想不到我们到这里……”

她很是一个诗思,语言不足了,轮眼到那草上的一只白羊,若画龙点睛,大大的一个佳致落在那个小生物的羽毛了,喜欢着道:

“这羊真好看。”

细竹低身握那小孩的手,喃喃咕咕地问了他许多话。于是琴子也围拢来,她倒真是一位大姐姐,俯视着他们两人笑,细竹的天真弄得小人儿格外是一副天真模样了,微笑的脸庞显得一个和平,又很是窘。

“你告诉我,我以后总记得你,你叫什么名字呢?”

姑娘自己弄得窘了，站起身来，笑着向小林说话道：

“这个小孩大概是一位神仙，他怎么不说话呢？”

小林惘然得很，他好像失却了一个世界，而世界又无所失却，只好也很喜欢地回答她道：

“哪里能像姑娘这么会说话呢——你刚才吃一个什么？怎么就没有了？”

他说着笑，看着她。细竹心想：“你这么地看我！”所以她也不知不觉地注目而不开口了。小林以为她是故意抿着嘴，于是一颗樱桃不在树上，世上自身完全之物，可以说是灵魂的画题之一笔画吧。这时舟子坐在船尾吸烟斗，吞了一口吼着鼻子要向细竹说什么，细竹站立的方向是以背向他，他乃望着琴子指了那个不答话的小孩说道：

“姑娘，这个孩子是哑巴。”

听了荡船的这一报告，三人一齐看这小孩一眼，都有一个说不出的悲哀，这一个官能的缺陷，不啻便是路人亲手的拾遗，人世的同情却是莫可给予的了。细竹忽然一个焦急的样子，问着她的姐姐道：

“他是一个哑巴，怎么还要他在这里放羊呢？”

话一出口，她也知道问得毫不是已意，自审有一个感情而已。琴子低声回答她——

“你不要这样叫。”

琴子也只是表现她的柔情，也说不出理由来，她叫细竹不要诉说“哑巴”这两个字了。荡船的又插话道：

“姑娘，他家就在那里——你看，那里不是有一个树林吗？”

两位姑娘就朝着那个树林望。细竹的望眼忽然又一丢开，自己觉着有一个什么事的神气，转头向姐姐的耳朵里唧哝了几句。好女子，她的意思真是同风一样自由，吹着什么就是什么

了。接着姊妹二人联袂而动履，走出这个坟地以外去了，弄得小林莫名其妙，他不可以开言追问她们一句："人家既然不招呼我，我就不能够问人家了。"两人摇步的背影，好像在他的梦里走路，一面走一面还在那里耳语，空野更度细竹的笑声，一直转过一个灌木之丛了。他乃忽然若有所得，他知道这正是许多小说家惯写的材料，女子的溲溺是了。于是他把这个题目想得很有趣，不觉一阵羞赧了，以为有什么人洞透他的凡想，一看还只有那个不说话的小孩坐在一旁。他也就藉草而坐，等候两位旅伴来。那个小孩的母亲走来了，招孩子回家，她似乎同这一位荡船的熟识，问他今天载的是什么客人，荡船的衔着他的烟斗目光转向小林，意若曰那坟前坐的就是他的客人，小孩的母亲便不好怎么细问了。小林笑着向这一位妇人表示他爱好这一只小小的白羊，她也很和气地告诉给小林听，说这羊是小孩从外祖母家牵来的，并说他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小孩携着母亲的手自己牵着羊回家去了。小林动了一阵的幽思，他想，母亲同小孩子的世界，虽然填着悲哀的光线，却最是一个美的世界，是诗之国度，人世的"罪孽"至此得到净化——隐隐约约地记起另外一个父子的关系，数年前他在一个乡村马路上看见一个瞎子井旁取水，年龄三十岁左右，衣装褴褛，一个苦工模样，小林让路等他提水走过，前面又来了一个过路人，此人便是盲人的父亲，游手好闲，家为世家的败落，同小林点头一招呼默不一声地过去了，盲人当然无从知道此际有三人行，小林感到一种人世可怜的丑恶，近乎厌世观，以后窘于不可涂抹这一个印象。这一个记忆刚朦胧着袭来，对面原野一轮红日恰好挂在一个树林之上，牵引他了，简直是一个大果子，出脱得好看，不射人以光芒，只是自身好彩色，他欢喜着想到"承露盘"三个字，仿佛可以有一个器皿摘取这个美丽之物了。接着他很是得意，他的神仙意境，每每落地于世间的颜

色。终于是黄昏近来，他又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有意无意之间今天在这一个坟地里逗留得一个好时光？"其实他并不是思索这个"为什么"，倒是有意无意之间来此一问，添了他的美景罢了。当琴子细竹又走回原处，看他幽闲自在坐着不肯起来，他盖坐在那里默想，两人的意思顿时也空空洞洞的，又一点没有倦旅之情，对了他乃美目一盼，分明相见，如在镜中。他微笑着念一句诗道：

"青草湖中月正圆。"

细竹忽然有点着急，这个时分他们还在路上，以一个愁容出言道：

"天快黑了，我们走吧。"

小林又急于要解释他念那句诗的缘故，他怕她们以为他把她们两人比作月亮看了，这是见他自己的意识不分明，他解释着道：

"我是思想这一座坟，你们一来我就毫无理由地记起这一句渔歌了。"

琴子道：

"你这一来倒提醒了我一个好意思，天上的月亮正好比仙人的坟，里头有一位女子，绝代佳人，长生不老。"

小林看着琴子说话眉梢微动，此人倒真是一个秋月的清明了："那眉儿——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吧。"他自己好笑了。以后他常常记得琴子这个说话的模样，至于琴子的这一个"好意思"，当时竟未理会了。他又向她们两人说道：

"刚才我一个人这样想，我们这些人算是做了人类的坟墓，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然而没有如此少数的人物，人类便是一个陌生的旷野，路人无所凭吊，亦不足以振作自己的前程。"

琴子若答他，若自忖道：

“印度的风景不晓得怎么样，他们似乎总没有一个坟的意思？”

这话启发小林不少，他听着喜欢极了，连忙加一个解释——

“是的，那个佛之国大概没有坟的风景，但我所怀的这一个坟的意思，到底可以吊唁人类的一切人物，我觉得是一个很美的诗情，否则未免正是我相。”

这大概是一个顿悟，琴子不大懂得。细竹看他们两人说得很有兴会，她却生气，出言道：

“你们真爱说话！你看刚才那个哑孩子他一句话都不说！——喂，那个孩子他怎么走了？”

“他回家去了。”

小林回答。

“我们也走吧。”

细竹又无精打采地说。她大概有一个兴奋后的疲倦，眼前的事都懒得追究，便是前面所要到的一个目的地似乎也不在意中了，恰似黄昏之将度夜。于是他们又上船，船又一橹一橹地拨得水上响，这个声音对于暂时驻陆的三位行客来得很亲媚，更是给了细竹一个清新，如梦之飞虫，逗得她的处女之思一星一星地出现——她原来正在仰望着夜空，天上的星可以看得见一点两点了。忽然她把她的手儿向荷包里摸索，忽然正面而招呼她的同伴一句——

“我的钥匙丢了！”

“你装在荷包里怎么会丢呢？”

“我不晓得什么时候丢了！”

“那我不管！”

这个钥匙大概与琴子也有关系，然而不得其详，因为接着并没有声张，姊妹二人絮絮叨叨说了许多别的话，往后又没有提起

这件事，日用之间似乎也不因遗失此物看得见什么缺欠了。小林此时独坐船首，看夜景，听得细竹那一句失声之言，他本来应该也有一个响应，而且话已说到口边——他却又有收住这个回声的势力了，因为他好像油然写得了一首诗，诗题就是这一枚钥匙。这个笔影，明明是五色，而夜色无论如何点不破彩云——此夜大是女子的发之所披洒。于是他很是纳闷，一字没成，思索之中舟子说他们到了码头。第二天清早，朝阳即出，三人在一个茅店里，昨日之事如同隔世了，另外有一个新鲜，琴子细竹跑到一个村户人家去玩，假村女子窗前理妆，小林去找她们，登堂即是入室，瞥见细竹正在那里纤手捻红，他的诗乃立刻成功了，但是一个游戏之作而已，待一会儿他笑着给细竹看——

我看见姑娘的胭脂，
我打开了一个箱子，
世上没有钥匙，
镜子藏一个女子。

细竹一时竟想不起他的诗题来。

第三章　窗

鸡鸣寺为天禄山十二伽蓝之一，小林、琴子、细竹三人，住着鸡鸣寺一株腊梅的小院，梅树倚墙甚高，显得这个院子十分静默，古人说桃李无言，但这句话好像是来帮这株梅树说话似的，人倒觉得桃李偏是最爱饶舌的神情。碧天之下，此梅确是见孤高，因其古老而格外沉着，记得有人以一言来描写草与树，前者依地求群，后者仰空求独，鸡鸣寺之梅真个不知不觉地叫人望到枝上的穹苍了。见过它开花的人，与没有见过它开花的人，对于它的依依之情又不同，当它群枝画空，万点黄金，所谓生香真色，就同看夜间的繁星一样，星星是那么的空灵，星星看得人的意思，繁华而多指点之妙了。琴子细竹初次远游，登上天禄山，虽然时节到了秋初，山水都还是夏景，无处不感到新鲜，小林简直说细竹是一个"雀舌"，她看见什么说什么，一草一木，唧唧不休，及至鸡鸣寺的"知客师"把他们安排在这个梅院里，他们自己又各自收拾一番之后，倒不见得三日的旅途有什么劳顿，细竹又首先跑到院子里打量这梅树了，她却完全是一个少女之静，自己告诉自己一声，"腊梅"，言下是一年花开的空白，美女子之目便好似一具雕刻的生命，不能当做何曾看得彩色了。琴子这时正在明窗净几之下写信，出外写信给祖母，是她生平第一遭，很是一个天真的快乐，别的事便都无心去理会了，她一写写了好几页纸，忽然停笔向窗外一觑，看见细竹一个人在那里伴着一株树做哑剧似的，捕风捉影之势。慢慢地又看见一只花蝴蝶飞，细竹原

来想捉那个蝴蝶,琴子乃把窗玻璃敲一下,惊动细竹回头一看,于是姊妹二人隔着玻璃打一个照面了。各人又都先入为主,她还是注意她的蝴蝶,她还是埋头闪她的笔颖,生命无所不在,即此一枝笔,纤手捏得最是多态,然而没有第二者加人其间,一个微妙的光阴便同流水逝去无痕,造物随在造化,不可解,是造化虚空了。这个梅院通到鸡鸣寺的观音堂,小林起初只看见有一扇门,不知有观音堂,这门却给了他一个深的感觉,他乃过而探之,经一走廊,到观音堂,细竹在前院梅树底下玩,他则徘徊于观音堂,认识佛像了,这里没有的是声音,但这里的沉默是一个声音的宇宙,仿佛语言本来是说得这一个身手的出脱了。他一看看到佛前之案,案上有一木鱼,立时明明白白地表现欢欣,他爱这个什物,微笑着熟视木鱼,世间的响声只在弹指之间了,他真是踌躇满志,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若自倾听。人的境界正好比这样的一个不可言状,一物是其着落,六合俱为度量了。这个当儿一个和尚跨门槛而人,向小林施一礼,他是打扫观音堂的,有客至他就讨一点钱,小林一见,油然动一个哀情,他是一个老人,人世的饥寒披在僧衣之下,殊是可怜相了。小林实实在在地纳闷,天下的事都是出乎意外的样子,老和尚就在面前,什么又都莫逆似的,看见他就认得他,他是这样的。慢慢地他以为老和尚的胡须最为可怜,联想到他儿时看见的一个戏子,年在六十以上,扮生脚的,那时乡间的社戏,招来的戏班子都住在一个庙里,一日小林去这庙里玩,看见他——“我认得他!他就是那个生脚!他怎么没有胡子呢?”一个幼稚的心灵画上一个不可磨灭的悲哀,但当下他不知是说这位戏子扮戏时挂着胡须而现在没有呢,还是说舞台下这一位老人,自然,一看应该是一个老相,而因为职业的关系他不留须格外显得他的头童齿豁,好像自己捉弄自己的年老呢?总之台上这个戏子对于小孩没有问题,这人的

本来面相引起他的寂寞，他不会诉说滑稽了。此刻这个老僧又使得他把那个戏子浮现眼前，人生给他一个狼藉的印象了。于是他又独自走回梅院，庙堂的清净一时都不与他相干了。

他走进梅院，不看见琴子，客榻之上却见有细竹和衣而寐，而且真个地睡着了，原来她捉蝴蝶没有捉住，自觉有点倦了，进到屋子里来，自己就躺一会儿，一睡就睡着了。琴子做了主人，史家奶奶为鸡鸣寺办的施礼，写了奶奶一封信，她就到方丈那边去送礼了。细竹之睡，对于小林——他简直没有把这个境界思索过，现在她这一个白昼的梦相，未免真是一个意外的现实了，古人诗有云，"花开疑骤富"，他顿时便似梦中看得花开，明白又莫过眼前了。他仿佛什么都得着了，而世间一个最大的虚空也正是人我之间的距离，咫尺画堂，容纳得一生的幻想，他在这里头立足，反而是漂泊无所，美女子梦里光阴，格外的善眼天真，发云渲染，若含笑此身虽梦不知其梦也。实在的，这一个好时间，是什么与她相干？忽然他凝视着一个东西——她的呼吸。他大是一个看着生命看逃逸的奇异。他不知道这正是他自己的生命了。于是他自审动了泪意，他也不知为什么，只是这一个哀情叫他不可与细竹当面，背转身来坐下那个写字之案，两朵泪儿就掉下了。这时两下的距离倒是远得很，他想着不要惊动了她的瘤寐，自己就划在自己的感伤之中。因为这一个自分，自己倒得了着落，人生格外地有一个亲爱之诚，他好像孤寂地在细竹梦前游戏画十字了。他在那里伏案拿着纸笔写一点什么玩，但毫无心思作用，手下有一枝笔，纸上也就有了笔画而已。胡乱地涂鸦之中，写了"生老病死"四个字，这四个字反而提醒了意识，自觉可笑，又一笔涂了，涂到死字，停笔熟视着这个字，仿佛只有这一个字的意境最好，不知怎的又回头一看睡中的细竹，很有点战兢的情绪，生怕把她惊醒了，但感着得未曾有的一个大欢喜，世间一

副最美之面目给他一旦窥见了。院子里有着脚步声，他以为琴子回来了，抬头一看却正是刚才在观音堂看见的那位老僧打这里经过了。他只看见他的后影，他的步子走得很轻，于是透过玻璃望着走过去的老和尚不禁一声叹息，一瞬间他能够描画得他自己的一个明净的思想了，画出来却好似就是观音堂的那一座佛像，他想："艺术品，无论它是一个苦难的化身，令人对之都是一个美好，苦难的实相，何以动怜恤呢?"想着又很是一个哀情，且有点烦恼。"我知道，世间最有一个担荷之美好，雕刻众形，正是这一个精神的表现。"想到"担荷"二字，意若曰，现实是乞怜。"是的，这'担荷'二字，说得许多意思，美，也正是一个担荷，人生在这里'忘我'，忘我，斯为美。"他这样想时，望着窗外，苦不胜寂寞，回转头来，想同细竹说话似的，看她睡得十分安静，而他又忽然动了一个诗思，转身又来执笔了。他微笑着想画一幅画，等细竹醒来给她看，她能够猜得出他画的什么不能。此画应是一个梦，画得这个梦之美，又是一个梦之空白。他笑视着那个笔端，想到古人梦中的彩笔。又想到笑容可掬的那个"掬"字，若身在海岸，不可测其深，然而深亦可掬。又想到夜，夜亦可画，正是他所最爱的颜色。此梦何从着笔，那里头的光线首先就不可捉摸，然而人的一生总得有一回的现实。想到这里，他望着窗外的白昼，对于那这一颗树上的阳光感着从来未有的亲近，大概想从那里得到启示，于是他很是悲哀，不知其所以，仿佛生怕自己就在梦中了。最后又记起细竹在路上丢的钥匙，昨日的诗题反而失却此刻的想像，他的心灵简直空洞极了。细竹的箫挂在壁上，她总喜欢她的箫，出门要携带出来，他乃拿起这个乐器，好像折一枝花似的，一个人走到院子里去玩，苍苍者天，叫人很是自由，他自己怀抱自己的沉默了。

一会儿琴子回来了，细竹也醒了瞌睡，她偃卧着同姐姐

说话：

“姐姐，我们去看海吧。”

“他们说从这里到海边还有四五里路哩——我们过两天再去玩，你说好不好？”

“我说好。”

她抬手掠发一跃而起，这么的一学舌，连忙又拿出镜子来自己一照，仿佛这里头是她们姊妹二人的世界，一个天伦之乐出乎无形，别的都在意外了。

“姐姐，我睡醒来，真觉得是到了一个新地方，好像刚生下地一样，什么都这么新鲜不过。”

“你生下地来你晓得吗？我就不晓得细竹你是一个什么小毛毛。”

“我记得我妈妈说我五个月就晓得认小鸡儿，你会吗？”

这时小林也加在一起，他真是好久没有听人间说话似的，对于声音有一个很亲昵的感觉，笑着向她们说道：

“你们的话都说得新鲜，连声音都同平日不一样。”

“那才奇怪——真的，我睡在那里伤了风！”

细竹这么答他，她这才知道她伤了风，自己好笑了。

“有许多事情的改变都神秘得很。”

他又这么地说一句。

“我不晓得你想起了什么？”

“好比一位女子忽然长大了，那真可以说是‘园柳变鸣禽’，自己也未必晓得自己说话的声音从哪一个千金一刻就变得不同了。”

“你怎么想起这个？那我真是不记得。”

琴子想笑她一句：“你也不记得害羞！”但她还是不说了。

小林又笑道：

“我再想起了一个很好的变化，古人梦中失笔，醒转来不晓得是什么感觉？有一个痕迹不能？”

“他从此再也不会做诗。”

琴子道：

“他不会做诗，总一定不像我们生来就不会的人一样，他大概是忘记了。”

“你哪里是不会呢？你才是谦虚，只有我捏了笔一点也不自由，叫我胡乱画几笔我还行，叫我写几句我真是不会。”

她们两人的回答，其实并没有会得小林的意思，但她们的话格外地对于他有所启发，他好像把握着一个空灵了，向琴子道：

“你所说的忘记，与细竹所说的不会，都是天下最妙之物，我可以拿一枝想像之笔画得出。”

细竹又连忙答道：

“那你也是不会！”

小林看她说话的模样，心里很是稀罕，人生梦幻不可以付之流水，触目俱见天姿了。

第四章 荷 叶

这时正是日午，所谓午阴嘉树清圆，难得在一个山上那么的树树碧合画日为地了。真个的，在这个时候，走出鸡鸣寺之门，弥天明朗在目，千顷浓深立影，有一个光阴不可一风吹的势力了。茂林秋蝉嘶鸣，反而不像在这个画图以内，未越浓淡的分寸，令人在一个感觉里别自谛听了。小林站着那个台阶，为一颗松阴所遮，回面认山门上的石刻"鸡鸣寺"三字，霎时间，伽蓝之名，为他出脱空华，"花冠闲上午墙啼"，于是一个意境中的动静，大概是以山林为明镜，羽毛自见了。是的，这未必是他的心猿意马，倒最是一个沉默的力量，千树墨湳，独立颜色。一会儿他看见琴子细竹出来了，原来他们在梅院稍憩之后，细竹要到大门外来玩，小林先来了，现在她们二人联袂而来。他又很稀罕，两位女子都换了衣裳，细竹的胭脂更是点得新鲜，一而移步一面向琴子说一些什么话，琴子只是抿嘴笑，笑得一朵淡红，他不甚听得语音，若世外风至，先在那里掠过，他却大是一个池岸垂钓竿之静了。鸡鸣寺的山门，在台阶的一边，一带竹林，竹林又环以流泉，从底下望这台阶，真是引领而望，一步一步的石级，青云直上之势，从高上望下去，则一个飘渺落在自己的身上，有点高处不胜了。门前竖着的一双旗杆，百尺之木，与晴空同静。此外便都是树林，翠柏苍松映着来去之路，站在这个台阶上头都辨得出，最显一个空山之致。琴子一走走到水泉旁边，有着说不出的喜悦，便好比流水无心照不见倩影一样，却是泠泠成音。小林看她

临水的风度，顿时他换了另一幅光景，只是人的思想之流就是那一张纸，落红不掩明月，与时间并无关系了。他向琴子说话道：

“这水泉真是轻便得很，你站在这里，它好像并不是身外之物，可以说是一衣带水。”

琴子并没有听清楚他的话，因为她一心看水，等她再来回看他，他的话已经说完了，看他他却有点脸红，于是她也脸红，不知道为什么，以为他大概说了一句什么笑话，逗得她平白地起一个少女的爱情之欢悦了。起初他看得琴子站在水上，清流与人才，共为一个自然，联想到“一衣带水”四个字，接着没言语，倒是在那里起一个顽皮的怀想，琴子的身材是一段云，及至两个羞赧一当面，又化作乌有了。慢慢他笑道：

“我记得一个仙人岛的故事，一位女子，同了另外一个人要过海，走到海岸，无有途径，出素练一匹抛去，化为长堤——我总觉得女子自己的身边之物，实在比什么都现实，最好就说是自然的意境，好比一株树随便多开一朵花，并不在意外，所以，这个素练成堤，连鹊桥都不如。”

说得琴子有一点笑，同时她身边就隐藏着她们女儿们的许多私话似的，一个人站着很是怯弱，不觉之间回转头来看见细竹在旗杆旁石狮子影下望着她笑了。细竹喜欢那个旗杆竖得高高的，后来看见他们两人背着她说话的模样，她就不动了，琴子回头看见她，她还是不动，毫不声张地笑，这一来琴子倒无精打采地可笑那么呆呆地站着她的淘气的妹妹了。小林在琴子转面的当儿，注意到她那一手插在荷包里，她常有这么一个若无其事的习惯，他的思想范围随着这个荷包丰富极了，仿佛这时随听天上飞一个什么东西都是的。低头他却为他所站立的那棵树影牵引，于是许多兴会一时都变幻在这一个影子上头，很是一个大树的情绪，他欢喜着想表示一句什么，什么又无以为言，正同簇影

不可以翻得花叶，而沉默也正是生长了。琴子望着细竹问道：

"你笑什么？"

于是细竹也懒洋洋地答道：

"我笑你长得很高——真的，难怪我的衣服你穿要短一点，平常我总是生气，你未必就比我高，刚才我看你站在那里，你是要高一些，好看得很。"

这一番话她说了也就算了，可谓毫无成心。连忙她又问琴子道：

"姐姐，这山不就在海旁边吗？怎么我一点也不觉得它在海旁边。"

小林听了这话，一旁很是赞赏，他虽也还没有与天禄山的海当面，但他是见过海的，所以目前他的峨峨之山，倒是引起了海的天地了。然而这个天禄山的山海之滨，此时总也是少女一般的贞静，怒涛自守其境界了。琴子回答细竹道：

"山它自己总一定知道它在海旁边，只是我们太渺小了，在海旁边自己不能知道。"

说着她有一个很好的山的感觉，大概因为谦虚的缘故，失却自己的渺小了。小林笑着向她们两人说道：

"观乎海者难为水，然而你没有看见它，它也不能自大，大概也只好自安于寂寞。"

"我说今天就到海边去玩，琴姐她不肯——你们不引我去，我再去了我就总不回来！"

她说着，小林就俨然望她，一人在一海上，当面之人倒如在梦中了。其间很是一个沉默。慢慢他这样说：

"有一回，是深秋天气，我在一个地方，上到一个高塔上去玩，并没有想到对面山上正挂落日，我放眼见之，若置身沧海，记起一张图画，一位女子临海而立，那一幅寂寞的自然与人物，真

是并世绝代，令我最感得怀抱二字。"

"你说话总是说那么远——叫我一个人到一个生地方去我就不敢。"

细竹又这么答他。她说着简直就无故生气，好像再也想不到有第二句话可说，阖口是花不解语的一瓣了。这一来小林看着她的天真模样很好玩，马上他又异想天开了，记起另外一件事道：

"有一回，一个下雪天的早晨，我出门踏雪，经过一户人家，看见一位女子倚门而望，她大概刚从妆台上下来，唇上的胭脂一樱多——凡事我想背景很有关系，一个雪世界女子不开口。"

"下雪的天，树上的鸟儿不知都飞到哪里去了？"

她连忙又这一问，惹得琴子笑了。琴子看小林那个说话的神气，知道他的非非想，暗地里好笑，而且，听得空空洞洞的言语，简直染了一点实在的忧愁，明明是她自己妆台上的好扮相，在此刻可以说是一副遗世面目，移步更倚近那一竿之竹，若不愿与人为群了。绿竹猗猗，应该含笑正是女子的脂粉气。及至细竹的话来得那么突兀，自在地飞着下雪天树上的鸟儿，她又真真地友爱她的妹妹，嫣然一笑了。于是她的光景回到家里去了，还是做小姑娘的时候，下雪的天，细竹一个人悄悄地门外张望，她问她瞄什么，她说："姐姐，这时的鸟儿都飞到哪里去了？"

竹林上微动一阵风，三个人都听得清响，而依傍琴子，一竹之影，别是一枝的生动，小林倏然如见游鱼——这里真是动静无殊，好风披人画灵了。是的，世间的音声落为形相，摇得此幽姿。小林简直入了一个画家的槃涅，指着这个竹影说道：

"这影子好看，我向这里头画一个雀跃。"

言下又暗自惊异，隐隐约约地若指得古代公主睡里那个梅花落。他的意中之鸟是一只彩禽。于是重复指着竹影说道：

“我感得哀愁——我爱这个灵秀，我实在不记得这只是影婆娑，一心以为画一个鸟儿，给一种羽毛的彩色把我叫唤过来了。”

细竹听了他说鸟，自为游戏，便蹲在地下画了一个鸟儿，但她只是出了一个鸟的样子，等待她的口边轻描淡写地吐露几句佳言，却完全道得小林的灵魂了，她说：

“我看你这鸟儿还不算奇，你这鸟林却太好了，你的竹影比竹子还要好看——我这话说错了，你的竹子其实是望了这个影子说，你所说的红红绿绿都是好看的影子。”

小林子乃笑道：

“我喜欢竹子的叶子——奇怪，竹叶为酒，可以点红颜。”

他这样说时，对了鸡鸣寺那一个竹林出神，山上的竹叶此时是他的尊前之酒，叶叶波间如泛桃花，很是一个莲花境界了。是的，“绿酒一卮红上面”，添了他的颜色的生命。

这时有两个女子走出于下面的树林，而且站在高阶之下暂时裹足不前，他们三个人一看都看见了，细竹一见就赶紧移身到琴子的身旁，向琴子低语：“那两个人来了！”空山的来人动了她的好奇心，她巴不得她们快一点上来，至于那两人的衣装远远望来都一定是大家的女子，同她们自己差不多的身分，只是瞬间的一个认识，使她的意兴自然而然地热闹起来了。姊妹二人表现的样子渐渐一致，都在注意那两个来人，且都不说话，站在一块儿，这是就动作来说。若夫两样的面目，正如镜中相形，越静越显得生命的奇异了，但是一个生命。小林也在那里朝那来人望，他又另是他自己的一个静默，大约就同此深山，有人来不足奇，添出了美景却也就是刚才的一张画了。然而，最美的自然，还是人类的情感，于是一步一步的阶石也静候空谷的足音似的。他又有心来回看他的两位同伴，仿佛为这个山光之静所打动，这一来恰与琴子寓目，看得琴子很是亲蔼，他的心境空无所有了，幻

得光阴之又一叶。庙前的旗杆止定人的意思，一旦仰空看不足了。他低声向琴子道：

"空灵的世界好看，好比我们的意思里有时只有一个东西，一只雁，一株树，一个池塘——我觉得这个东西好看极了。"

琴子微笑不语，她参不透他是望了那站立时间剥蚀的木末说话，听着他数一件一件的东西，她心里就计算着，件件东西不出意外，件件也不在意中，她以为他应该说一个什么，她却也说不出这个什么了。她又默默地注意那两个女子，她们已经慢步地踏着石级，一人两手撩弄手帕儿玩，一人执一扇，不时在空山之中点滴一字的语言。小林又指着那旗杆同他的同伴低语——

"这旗杆，令我记起小时在放马场山上看见的一块石头，我并没有上到那个山上去，只是走路向山上望，山顶有一块石头孤立，我做小孩子，看下雨，心想雨从天上下来先在什么地方响？我自己得了一个断案，先在瓦上响，因为听见雨初下来在瓦上的声音很欢喜，自从看见放马场山上那块石头，我以为我以前错了，雨是先在这石头上响，一时真是狂喜，以后心里爱想这石头，同时又仿佛倾听音声。"

这一番话完全出乎琴子的意外，她却真是乐意听，于是也有一个意思浮现她的心灵，她很喜欢地说道：

"你说一个东西，倒提醒我一个东西，'池荷初贴水'，我觉得这一片叶子好看，真是写得空灵极了。"

于是细竹也低着声音答话：

"你这一叶荷叶真是一个东西，有了这个叶子，天下的雨也是一个东西，落在叶上是一颗珠子，不然，无边丝雨细如愁。"

她一言说得大家都有点忧愁，但都笑了。她当阶而立，对于小林是一个侧影，他不由得望着她的发际，白日如画——他真是看得女子头发的神秘，树林的生命都在一天的明月了。上来的

那两个女子已在阶前最后几步，他望着她们很明白，但惊视着，当前的现实若证虚幻。于是来人过去了。最奇的，两女子已经走进庙门，他们三人依然站着未移身，面面相视，他确凿的是另外记得一个美丽，一个陌生人的印象，分明是他自己的情爱的图形了。是的，人生之美，不可与镜花水月同之，有一个寂寞之空虚了。此时亦无有言语，但正是言语之消息不可思议，何以生动思维。细竹同琴子说话：

“姐姐，你信不信，这两个人一定是两姊妹，捏扇子的是姐姐。”

这一声扇子，对于小林真个是画龙点睛，他的灵魂空洞而有物了，不禁很自由地说道：

“这个手工，一把扇子，在空间占的位置，咫尺之间而已，但给一个人捏就好像捏一个宇宙。”

这话使得琴子吃惊不小，而且把那捏扇子的女子分明再现了。当那两人从面前走过时，她同细竹一样，看得两个女子，一见未曾分开了。

第五章　无　题

他们都是同邻哩。那两个女子方在观音堂里头，他们三人也不期而走来了，两方面，彼此听见语音。于是五人之间，刚才在庙门外不交言，此刻公共的去拾得那个乡音的沉默了，而又都是暗自惊喜。小林则另外堕于一个神秘，他骤然听得一个生人开口的说话，分明的音乐与绘画是两样的灵异，简直可以各不相入，大约就好比两个世界自为完全，而怎么不前不后，当此际、正是这一副面目。从此这声音，也便是颜色，一个灵魂分不开了。接着五个人又都不说话。而且，他们三人，尚在佛堂之外，留步不前。他默默地又是一个神秘，仿佛在那里留神他自己的那一个印象似的，空间的不声响倒是意中的惊动了。细竹禁不住撒了手掉过面来拦住琴子，原来她是搀着琴子缓步而来，掉过来她且埋怨且笑道：

“你不进去就回去，站在这里干什么呢？我们都是同乡！”

她这一声张，琴子倒若无其事，笑她，分明是她自己淘气而又格外地怕生罢了。于是那姊妹二人都出来了——细竹猜的是的，她们是姊妹，“捏扇子的是姐姐”。琴子已经同她们当了面，彼此点首笑，细竹则立于其间，还是以一个背面向那两个人，迎着琴子的而笑，笑得个不能自已了，连忙自己拂一拂头发，掉过身来道：

“我这个人真不好。”

那姊妹二人已经猜得她是一位妹妹，她有着令人见了她没

有隔阂的势力了。那位姐姐同她招呼道：

“这位姐姐真是一个好妹妹——恕我的话说得冒昧。”

细竹乃把自己一指，又把琴子一指，又把那姊妹二人一人一指，一指便一言，而是望了那捏扇子的答话：

“我同她，不是你同她……”

她好像一个学言语的小孩子，话说不好，话里的意思是很充满的了，说得旁人都笑了。那姊妹二人心想：“她们二人不是亲生的姊妹。”她们虽是首先同细竹说话，暗暗地却是伺探小林与琴子，尤其是琴子镇静明澈而如一面镜子起人洞视之情，及至细竹指点得好玩，大家都在她的天真里忘形，真是一见如故了。

“我同我的妹妹两人在这山上住得寂寞，想不到来了你们三位佳客，‘我们都是同乡！’”

那人学细竹的话说着一笑，接着她又说：

“你们什么时候来的？我们怎么不晓得！”

琴子答以他们今天刚到，于是那人道：

“那我们真是失迎得很——你们就住在鸡鸣寺吗？都搬到我们那里去住好不好？”

这姊妹二人住在“扫月堂”，那是一个别墅，为天禄山名胜之一。她们的祖父，在本乡是有名的，扫月堂系其当年来天禄山所建，至今有百年之久。所以，等到他们自己都说出名姓，而且略略地道及先人，彼此真是高兴得很。那位姐姐并说家中还藏着小林父亲画的画。小林当下有一个不可自解的感觉，他对于此人，虽然生疏，但她同那位女子分明是两样的衣冠人物，她之前人我无碍。那女子，与他也是生疏的，却同琴子细竹具着一致之威仪，这威仪，叫他空空洞洞地若思索一境界，奇怪，若想到“死”之不可侵犯。总之是一个距离，大约其间画着各人的一生。于是那三个女郎之春装，照在他的眼里光辉明灭，他忽然地得了断

定，自忖道："世间的华丽也便是人生之干戈，起人敬畏。"而那捏扇子的女子，衣裳确是素淡一流。他的视线乃再翻一叶那手中扇，其摇落之致、灵魂无限，生命真是掌上舞了，但使得他很有一个幼稚的懊丧，人家再也不同他说话了。那人同琴子交谈。那人是一妇人，这个关系，小林随后也便知道，这个关系铸定了女子的性格，一人的天资每每又因一定的范围造化自由，正如花木之得畦径，这是这女子与人无碍之故，却是小林始终不得其解，他也就忘却了。

琴子答应明天到扫月堂去看她们，现在且请她们来梅院一玩。她们姓牛，家在邑之下乡，是水上之子，人都称这位姐姐为牛千姑，她名叫大千，妹妹名小千。她们四人一齐进到梅院，却不见小林进来，原来她们移步而走时都没有招呼他，他立在一旁，等她们走了，他悄悄地一个人走出鸡鸣寺，到山上散步去了。除了细竹，那三人一看没有小林，心里忽然都有个空白，各人自己也都写不明白那意中的字句了。细竹叫那位姐姐叫牛大姐，叫妹妹就叫小千。在她的口中没有一点不自然的地方，人家听来也就很稔熟了。于是琴子也叫牛大姐道：

"牛大姐，细竹她要去看海，明天就请你们二人引我们一路去。"

"好得很——你们都到我们那里去住不好吗？"

琴子笑而不答。细竹抢着答道：

"她不去，过几天等他们两人回家去了，我不同他们一路回去，我再搬到你们那里去住好不好？"

她这一说时，才觉到小林并不在这里，但她这一口气还是把话说完了。那姊妹二人看她说话的神气，领会一个意思，听到"他们"二字，都将琴子看了一眼，惹得琴子脸红了。小千姑娘乃打岔道：

“细竹姐姐，你要在天禄山玩，我同我姐姐也都不回去，我们在一块儿玩，那真好。”

“你叫我叫姐姐做什么呢？我看我们两人差不多！”

她说着好像要去同她比身材似的，但她一抬眼知道小千姑娘比她长得高了。她说话的本意倒是说她们两人年龄差不多的。

“细竹姑娘，你喜欢骑马吗？我们到海边去玩，骑马去很好玩，灵光寺有两匹马，我借得来，我们自己也有一匹，我们回家去的时候也放在灵光寺里，他们替我喂——我们一共有五个人，只有三匹马，那两人就跟了我们步行吧，如果喜欢坐轿，这里也有轿子。”

细竹听了牛大姐叫她叫“细竹姑娘”，她看她一眼，奇怪，她看得她与她之间好像隔了一个梦似的，有点呆住了，倒是牛大姐同她亲热，她也同她亲热。她让她就这么叫她，不去分辨了。不知不觉地她倚身到琴子之侧，答牛大姐道：

“我们不会骑。”

她说得很是怯弱。这时小千坐在那个写字桌旁，她看了桌上的纸笔墨砚，油然动一阵寂寞的欢悦，她想拿笔写字玩，不知怎的此地很有一个我相，猜不着谁在这里写字，徒徒引得自己没字的字句眼明无限了。听了细竹的话，她俨若得了攀援，掉过头来望了琴子细竹一笑——

“我们三人联盟——不同她一起。”

于是她的姐姐也笑道：

“我的妹妹她总是偏向外人，不向我。”

说得四个人都笑了。细竹还是倚着琴子不大想出言。她刚才指了琴子说她同她不是亲生的姊妹，那灵魂却正是划不开一个妹妹，她一言一动都显得琴子是她的姐姐了。琴子乃同牛大

姐说话道：

“我们在家里就听说灵光寺‘十里香灯，骑马开后门’，原来真有马。”

说到这个上头，牛大姐没有多大的兴会，微微一笑答之，其中却是一个好奇与思索的眼光注视琴子，仿佛想从琴子的面上认得小林似的。她的神情只是叫琴子认得这人真是一个美人了，同时也正是讶于“同袍不得知”。

第六章 行 路

小林一个人出鸡鸣寺，走下石阶，踱进那个树林里去了，于是茂林深阴，画得一个无人之境，他很是稀罕这个忽然独自的密意了。他且行且有一点幼稚的傲岸，那几个女子都在那里不见他：“我将一个人玩一个很大的时间回去——我一个人现在就去看海吧！”想到看海，他狂喜得很，仿佛放开了一个很大的局促，当面又没有止境了。然而一个记忆的海样，也便是海样的记忆，忽然又很是冷落了，琴子细竹的影子很孤寂的未能与这个海映在一起。“我不应当背了她两人一个人先去看海。”他们三人是同来的，他不可以独往。于是一个思想的海之尺度，正是形影相依的距离了。这一来他失却了一个行程，眼前的树林不免都是寂寞的枝叶了。他记起有一回夏日之晨他在一个大树林里走路，在看不见别的颜色之际，若置身浓云中行，其深藏与虚空，令人竦然。忽然前面转弯处，池光射目，原来这儿洞开天地，方池静在林外，独树倒影，与远山共为疏朗。最使得他惊异的，此地方有一画家写生，而顷刻之间，不干画者之事，造化乃一个情爱的生动——这个画画人是一个女郎，他只看得女子手中的笔姿，此以外大约才真是自然，然而他冥想这一笔的自然：“这一下应该画一个什么？”所以这时的宇宙在他是一个空白，但明明悬挂生命之图画了。他以一个沉默又循路而行，一个镜子之前若将一点明眸，乃忽然为自然之冷静所惊，感着得未曾有的一个恐惧，仿佛世间只有这个冷静最是德行，所谓真善美，直同乎流俗

而已。他想回转头来致礼于这位画家，表示他立于自然之前自惭冥顽，一幅风景奈何见女子之相。后来给那水田旁边一个捉蛤蟆的小孩子打了他一岔。他看了这小孩子，顿时又好像晤对另一副自然之面目了。是的，自然与小孩这时做了人生之借鉴，他在这里失却一个什么，其所得却正是人生之度量。这一度记忆，自画光阴，等待落到思想之幕后，今日的树林，依然寂寞自在了。他向了那叶绿之层出神。大地万物，俱以表现为存在，鸟兽羽毛，草木花叶，人类的思维何以与之比映呢？沧海桑田，岂是人生之雪泥鸿爪？他很有一个孤鸾自奋之概，然而连忙拾得一个美丽的虚空，草木的花叶，鸟兽的羽毛，毋乃是意中图像，何以有彼物，亦何以有我意了。

他出了这个树林，前山的景物触目为新鲜，一路的思索虚无何有了。他就此停步，好像真个的经过了一个很大的时间，再也不想往前走。眼前的山水真是平静得很，令人有安息之致。他本来没有一定的目的地，所以站在这个未曾走过的路上，渐渐地若看一幅山水的画，行路可以没有去意，远近共在一见。他又不知不觉地循了一条山径□数十步远，于是又停步不前，要转身回去，掉过头来，望见刚才经过的树林，徒徒在那里落得自己的一个倦怠，一个人再走归路很无意兴了。这时，鸡鸣寺的几个女子，做了他的情爱的落日，咫尺山光不干眼明了——意中圆此明净，却是面目各自，灵魂各自，仿佛说得人生的归宿无须以言语相约，虽梦想亦不可模糊了。奇怪，一念之间，他起了一个“舍身”的意志，对着山水微笑着，大约以为不是彼谷，即为彼涧，行见此身血肉狼藉了。这动机尚不能自己分辩，而他的“死”确已具体，山前水上已无可逃形似的。自然，这完全是一个主观，宇宙何为刀俎，生死岂挂林泉。在这个感情作用张弛之际，他看见一个村妇从那山阿一棵树下出现。原来那儿曲折一座建筑，这

村妇的神情是一个仆婢，那必是一个人家的住屋无疑。他自顾而笑，刚才为什么那样地兴奋，几何而不为生命的窃贼，给妇人儒子捉住了。再看那树阴处还拴着有马，他再上前一步，看得白马全姿，生物最为静态了。他想着这里住着什么人，给他留的印象真好。他觉得这一匹马好看。是的，这马格外地逗引他一个美丽，山林反而失却宝藏，形体乃画空灵了。于是一个自身毁灭之情，已在生命的无我之境。他记起古人墓树挂剑的故事，自笑道："我爱好这一匹马，它的主人若能知道这点意思，想来也可以牵来送给我作一个纪念吧。"他这样想时，一点也不含生死的意趣，也并不真是想着一个坟地的景物，实在也未曾着意于一个马之主人，只是空空洞洞地若怀着人类的一个寂寞了。

他想不到琴子细竹同了另外的那两个女子都来了，这使得他抬望眼，好像意外地告诉他天下事并不都是出于一个人的幻想似的。一瞬的光阴归于平常，他就在那里站着，等候她们走近前来。此时大约最是一个人自身存在的安息，自身以外是自身以外之人，自身以外也都真是自身的随合，不比对镜顾影自身徒自夸张了。四个女子，一面走路一面说说笑笑，一望见是小林在那个山坡之上，各人的思路各自一停换，各人的眼光都牵住一个光线，中间还留逗各自言语的迅速。将一当面，细竹开言道：

"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了——这两个牛牵我们到她们那里去玩。"

她这么的指了牛家的大千小千向小林一说话，大千乃伸手过来携着她道：

"是你自己说的，我牵牛上山吧。"

细竹一时答辩不出来，只好让大千携着她；她们俩人乃在前面走了。

"大千牛，我这个人要是同人拌嘴，总是我自己输了，所以今

天我也不敢斗牛，让你一步。"

于是小千在后面说道：

"细竹，你不但输给我姐姐，你也输给了我，她牵你，你叫她叫'大牵牛'，那我牵你自然是小牵牛了。"

细竹听了这话，撒了手不跟大千走，掉过头来望了小千一嗔道：

"我不跟你们姓牛的玩——你们两人都做了牵牛，那岂不是要我一个人做织女吗？"

她把大家都说得笑了。小千一面望了细竹笑，一面却是一个女儿的偷视，向小林觑了一眼，小林没有注意到，给琴子留心去了。这一来琴子自己反而没趣似的，在大家说笑的当儿她不免显得像一个"旁观人"了。小千装作没理会，故意丢开细竹转向琴子说话道：

"琴子姐姐，你是牵牛在后面。"

她这一说倒把眼睛端端正正地射在小林面上，弄得小林格外地陷入局促了。这个局促，其实正是宽阔，因为自己在他人之前不自由，自已乃失却自己的范围，自己好像是他人之存在，在那里处于几个女子的窘迫地位，忽面一言笑，忽而一动作。实在她们谁也没有他那样的窘迫，那么他的窘迫更是加了他自己了。这时大千一个人在前面快步，她想快一点回到屋子里去，这么的跟了小千细竹她们淘气很没意思了。她一走到她的马前树下，站住了，回转身来笑着望了后面的客人，意若曰："我们就住在这里。"琴子细竹起初就看见了那树下的马，想着大千刚才告诉她们说她自已有一匹马的话，猜着这就是了，两人的意识里都有着陌生的形色。这两位田园女子，还只在画上见过马，今天的这匹马是看马第一遭了。细竹对于大千越发有一种神奇之感，看见这马好像看见一向的女伴忽然有了一个小孩儿似的，心里真爱，

可是口里不晓得怎么说这东西了，有一句话要到口边，又冷住了。琴子见马凝视，好像她平日所怀的诗情画马，是一个打不破的宁静，今日似曾相识，在生命的驯服之下更有一个生命的奔放，与她的女儿性格相距甚远了。她总还是觉得这马可爱，等到她把这马与骑马那女子联合起来，她却分明地认识那个大千了。她真是且惊且喜，很有点望尘莫及的神情，在这一刻以前她总纳闷似的，大千在她眼前，大千又无可附丽，因为她看得她不可捉摸，现在有了这匹马仿佛大千走得顶远顶远她也记住了。扫月堂的三位来客，随着主人都到了，只有小林的惊异正如门前的树影，屹然不动了。他一看见门墙上"扫月堂"三个字，把扫月堂代表了大千："这就是她住的地方！"他跟她们一路上来，牛家的两位女子对于他未曾另外尽一个主人之礼，并没有向他招呼一句。他也只是随着大家走路，走到这个拴马的人家刚才他几乎过门而不入原来正是扫月堂。他又一言不出随她们进门，此时他完全是他自己，进得门口，他所徘徊的还是他刚才一个人在下面的情景，他还没有把那马移到主人分上去，马的主人不干乎马，然而这马又好像是他的马，不啻他走到这世界上来第一遭所遇见，它给了他一个亲切——大约因为这个缘故，大家到了屋子里，大千同他讲一个礼节的时候，他望着她不知回答，自己默默地落一个哀情，不可解世间何为路人了。慢慢地他看着大千自由自在的样子，他又很奇怪自己，大有一个过路人走在水上看鱼的光景，因了游鱼的倏出，世界乃就是一尾鱼的世界了，自己将何之，为何来，似乎都不在意中了。细竹同小千说话道：

"你们这地方真好，我很爱，要不是琴姐，我就不回到鸡鸣寺去，就请你们慈悲收留了我吧。"

"刚才我请你来玩你还不肯来，现在你又要我们收留你——既然情愿皈依，就在这里住持，又管琴姐不琴姐做什么呢？"

小千笑着回答细竹，她们两人真个都有点寂寞起来。扫月堂院墙里有一丛竹，他们现在所在的屋子，竹叶遮窗，清光若可掬取，细竹那么小同小千说笑，与这窗外的动静很有关系。她简直就想在这里安心立命似的，无奈还是琴子牵挂了她，意若曰："姐姐还没有出嫁，我怎么能够同她分手呢？"奇怪，这一念之间，她分明地自己肯定了。她有她自己的打算，这打算又没有什么打算，只是懵懵□□地一个不踌躇，她要离开琴子，今天意外地得到两个好女伴了。小千一面望了细竹说话，一面偏偏自己有一个冷落。她巴不得细竹就在她们这儿居住，但她又没有一个意思真个地要留了细竹，她自然地看得细竹与琴子的依附，自己也不知理由地只是认定了自己正好与细竹结伴，除此以外她再没有什么心计，然而自己忽然冷落起来了。细竹的在前，给了小千一个意义，如果不是小孩子一般的求群之情，真有点不可解，以细竹的天真居然感觉到了，因此她反而从小千身旁离开过来，向大千亲近，这亲近简直是一个灵魂的亲近，大千好像另外一个琴子似的，自己也正是另外一个妹妹，她用了撒娇的口吻叫大千一声道：

"大千姐姐、你的马呢？"

"我的马在门口外。"

"我看见了，我刚才在那个树脚下看见是你的马。"

"你看见了你又问我做什么呢？"

"我爱大千牛——我也爱这小黑猫。"

"细竹真淘气！小黑小黑，你咬她！"

大家都没有提防细竹那一动作，她蓦地里看见屋子里有一只小黑猫在那里打盹，窜近前去把它抱起来了。小猫懒洋洋地睁开它的睁不大开的眼睛，认着这不认识的面孔。

"我就喜欢小东西，它让我抱它。"

细竹一面又认着猫这样说。

小林忽而从旁很纳闷似的叫着细竹道：

“细竹，你的话我真不解——你说你刚才在那树脚下看见马是大千姐姐的马，但我想你只是看见一匹马，怎么知道这一匹马是谁的呢？”

“她刚才告诉我了。”

“你这话还是说得令人不解——我想她怎么能告诉你呢？”

大千从旁笑道：

“我想我是这样告诉她的，她是这样知道的，刚才我们在鸡鸣寺里，只有你一个人不在那里，我们不知道你一个人跑到我们这里来了，我告诉她：‘细竹，明天我们到海边去玩，骑马去很好玩，灵光寺有两匹马，我自己也有一匹，但我们一共有五个人，马却只有三匹，那两个人就跟了我们步行吧，如果喜欢坐轿，这里也有轿子。’”

“这话还是说不明白，不管谁有这一匹马，但这马到底只是一匹马，能说马是谁的呢？”

小林说着自己也笑了，他好笑自己怎么忽而来了这么一个自己说不明白的问题。细竹又道：

“马本来是姓牛的——这个猫是我的！”

小千望了琴子笑道：

“琴子姐姐，我数数我姐姐刚才的话里头，一共有一二三四五六个‘我们’，有的指了我们说，有的指了你们说，有的指了我们四个人一起说，有的指了五个人大家一起说，只是末了的我们——她说‘那两个人就跟了我们步行吧，如果喜欢坐轿这里也有轿子’，不知她除开了哪两个人？”

“你喜欢坐花轿那两个人就一定有你一个！”

大千却连忙抢白一句，惹得小千恼了。琴子从旁很怯弱似

的启齿道：

“我想应该无人相，无我相。”

琴子这话一出口，自己感着自己的意思很生涩，自己又实是感着一个成熟的情感，她的灵魂今日不是平日的平静，自己又说不出所以然来，自己压迫着自己一个不惯的烦躁——说了那一句话，自己的烦躁果然挤出去了，她真是如释重负，简直怕敢再有一个别的想头了。小林这时看着她——他并未听清楚琴子的说话，也没有留意她说话，只是忽然看着她的衣服华彩，看着她的脂粉气，好像在一个宇宙的范围里头当下正是这一人的严肃明净了。奇怪，大千小千同细竹三个人，一时也都失却自己的意见，看着琴子，然而各人自己还是各人自己的意见，怎么都共有一个平息罢了。细竹忽然倾耳而听，一面又自言自语道：“奇怪，这是什么人说话？”大家都不知她何所指，等着她再说一句什么。琴子却猜着细竹是听了扫月堂的女仆在那边说话的声音——这声音是一个外乡人说话的声音，此刻在这外乡听了这外乡人说话的声音，细竹格外地觉着这声音亲�了。接着她问大千，这个说话的人打什么地方来的？大千说，这个说话的人打天禄山来的。于是细竹更觉稀罕，向琴子问道：“琴姐，我们家乡，斗姥庵的王师父，不也是说打天禄山来的吗？”说着“我们家乡”四个字，很有一种喜悦，仿佛她今天才开口说话的样子。是的，这四个字起了她一点新鲜的感觉，她在三百里外，转瞬之间，有着“我们家乡”的观念了。扫月堂的那位女仆是天禄山附近农村里的人，她说话的口音同“斗姥庵的王师父”是一个口音，难怪斗姥庵的王师父说她打天禄山来的！王师父原来就是这个天禄山的人！她的家乡原来就在这儿！一串纠葛又明明朗朗地给自己拨开了。离史家庄三里路有一庵堂名斗姥庵，斗姥庵那位尼僧来史家庄“打月米”的时候，细竹对于那个不是乡音的声音总不免好奇，简

直为那尼僧怀着寂寞，一个外乡人，一个天涯地角的人跑到这儿来"住庙"！而她偏偏又喜欢学那尼僧说话。现在因了天禄山的张妈妈的说话，细竹平素所怀的"外乡"观念顿时也大大改变了，一个外乡并不就是异地，顶远的地方还有顶远了。这样一来，她自己才真感着一个孤寂的空灵了。大千又告诉她：

"我的小黑，是张妈妈打她家里抱来的，我们回家去的时候，她又把猫抱了去，等明年我们再上山来的时候，她又把小黑抱来还给我。"

"你的马呢？"

"我的马在门口外。"

"我知道你的马在门口外！我问你，你们回家去的时候，你的马怎么办呢？"

大千的那句答话，大约是有心逗细竹玩，逗得大家都笑了。小千抢着答细竹道：

"你还不知道，她的马并不是我姓牛的马，马要回家不能回到我家里去。"

"我的马才不回到你牛家里去！"

小林琴子细竹三人，听了这姊妹二人的抢白，仿佛无意间读着了一个人的一部历史，虽然还是一无所知，但这一张白页正是读者开卷第一页了。他们三人都好奇地看着大千，尤其是细竹小孩子似的格外向大千亲近了，在这一刻以前，她明明白白地自己最同大千交好，又不知为什么她看得大千总像一个梦里世界，现在这梦又不知从哪里忽然醒破了，叫她凭空地拾得一个什么，她真是喜欢极了，且藏着一句话不问大千："大千姐姐，你除了姓牛之外还有一个什么姓呢？什么时候出嫁的呢？"于是大千在她跟前不成问题，依着大千她自己倒是做着女孩儿的梦了。大千告诉她道：

"我回家去的时候，我的马就寄在灵光寺马房里，灵光寺放马的替我放。"

细竹禁不住附耳一句——

"你回家去的时候——是回牛家还是回马家呢？"

"你真爱说话！"

大千有点埋怨细竹的神气，她的神气又令人不可捉摸，但明明是一个忧愁的样子了。

"你不告诉我，我会猜。"

"你会猜什么！"

于是大千反而丢开细竹，向琴子同小林各看一眼了。她行其所无事又同细竹说话：

"我不爱搬家，我无论到了哪里都不爱搬动，我搬了好几回家，自己栽的花呀树呀，狗呀猫呀，舍不得离开它们——现在我总不爱栽花。"

这时小千又同姐姐吵嘴——

"你这么舍不得，你死了看你怎么办！"

"我死了我的坟我也要带走，看你怎么办！"

于是五个人都不说话——各人的沉默正是各人的美丽了。

第七章　萤　火

这天晚上，小林一个人回鸡鸣寺。琴子细竹给大千小千留着不让走，而且约定明天一路到海边去玩，于是她们两人就在扫月堂住这一宿了，自己没有替自己作出主意，但都觉着今天在人家做了客人是生平第一回自己安置了自己似的，在以往的日子里没有这个经验，尤其是琴子仿佛人生在世实在有一个踌躇，即是自身的踌躇。其实自身何从设想，问题乃在关系上面罢了。细竹一天的兴会已经失掉了，她只是倚近琴子，原来她的瞌睡到了，打呵欠，大千笑她道："一个呵呵来报信，两个呵呵睡着了。"她依然不睬大千，一个瞌睡虫简直是往琴子的身上飞，好像琴子也不是琴子的身段似的，是一盏灯光的姐姐了。琴子心里却实在是寂寞，禁不起自己多说一句话，垂手来握了细竹的手，携手她也不是与细竹携手之意了。她忽然想起家来。小林提了灯笼下山，大家都送出门外。牛家一个仆人要送小林到鸡鸣寺去，他说有灯他认得路，他不让那仆人送，而且笑着说一句玩话道："我喜欢一个人走一个寂寞的路。"细竹应声一句道："你不怕给山上的老虎吃了?"听了她的声音，知道她的瞌睡醒了。大家望着一个灯光慢慢远了。细竹随手捉了一个萤火，而且捧着看，大千又笑她，说道：

"细竹，你是睡醒了要洗脸。"

"你的话我不懂——我不是要洗脸，我总是喜欢看虫，我的脸干净得很。"

她这一说时，萤火虫忽然不亮了，她也就让它飞了。小千道：

“细竹，这个萤火虫再总记得你，只有你一个人给它看明白了。”

“你这是乱说话，它哪里会看得见人呢——那是不是小林的灯笼？”

那是小林的灯笼，与其说她乍然又望见灯光，不如说她乍然又记起小林提了灯笼走路了。她望见那个灯光，有一个惧怕的感觉，不但看不见灯光照着一个人走路，连刚才的灯笼也不是了，只看见黑夜里一颗光。细竹不再声张，她想明天再见小林的时候，问他：“你昨夜里害怕不害怕呢？”她这样沉吟时，自己还是今夜之身，但诸事都是明日的光景了，她巴不得就会见小林。连忙又是一个夜之完全，说话的意兴她再没有了。小千却答应她的话道：

“那个灯要是灭了，就一定是给老虎吃了，你信不信？”

“你这个山上真有老虎吗？我不信！”

“山倒不是我们姓牛的，灯笼是姓牛的家里的——细竹，你不要害怕，这个山上没有老虎，老虎也灭不了灯，要是我一个人提了灯笼走夜路，遇见野兽，知道性命逃不了，我就把我的灯放下来，让老虎把我吃了，我的灯还在路旁替我做一夜伴儿。”

大千这么说着，细竹真个害怕了，她要大千引她到屋里去，不要站在这门外了。于是四个人联袂而蹑足了，大千望一望天上的星，望一望夜中萤火，握了细竹的手，临进门时还要向室外光景作别一句：

“萤火四面飞，令人觉得身子十分轻，好像在一天星中——奇怪，我说星中，并没有想在天上去，好像在海上。”

她的神气近乎临空而问。细竹轻声回她一句：

“我只觉得我在山上，不像在家里。”

她说到“不像在家里”，家便像一个厚重的山之感觉了，同时她自己便也有点漂泊似的，大千紧紧握住她的手了。四个女子，又在屋里灯光下见面，牛家姊妹都不知不觉地首先向琴子打一个照面，其神情若问琴子曰“你刚才没有说话！”于是琴子的庞儿好像格外有点光爱好了。琴子还是无有声响，一颗灯光在下山到鸡鸣寺的路上，因了室内灯下同人再见，她的灯儿乃好像灭了，她并不害怕，她有点愁意，刚才她望着小林到鸡鸣寺去，好像送他回家，她的灵魂儿就是路上那灯儿了。以后她总记得今夜路上的灯，这个灯便是她的灯，别人的话说来说去，只是游船一般的空气，灯儿在夜里格外生动了。大千看了她一眼，她慢慢地觉着了，一下子她简直感得她有点担当不起，她在这个屋于里十分孤独，她自己思忖着道：“这个人的眼光不是看我……”她的思想来得很快，但自己的一句话又不能完结，脑海里倒自己引起了小林的影像。在自己不安的时候，记得别人，是这一件事，又是那一件事，连忙又是今夜路上的灯光，一切又好像风平浪静了，她不愿意她的灯儿有一番扰乱似的。最后她又记得大千的马，于是她很是一个女儿好奇的心，眼光尽在大千的方向了。大千又同细竹说话道：

“细竹，你在家里什么时候睡呢？”

“今夜我不睡。”

“你不睡就是天上的星。”

“就是织女。”

小千答讪一句。

“我是织女今夜我也不跟大千牛小千牛睡——我在家里总是跟琴姐睡，姐姐今夜怎么睡呢？”

她面向了琴子这么问，她说着是要哭的眼儿了，大家都觉得

这个泪眼儿一点理由也没有，但大家暂时都不说出话来，好像一人一副面目共候这个泪珠如何启示了。这时，各人头上戴的，身上穿的，相对于无形。这时，是灯光的启示，怎样才是自己，一心照见别人都是自己了。

琴子想不起答应细竹的话来，她想："细竹，你怎么这样孩子气呢？"但这话她没有出口，她们两人今夜是在人家家里做客人，说话应有着客人的口吻了。她从门外进屋以后，今夜的事情，其实不在意中，只虚无缥缈地仿佛是一个永远的夜之事，犹之乎灯火，不能归于今天一夜了，现在因了细竹的话："姐姐，今夜怎么睡呢？"她乃也稍作迟疑，而且寂寞地微笑着，又把眼光向大千打一个招呼，完全是一个做客人的雍容。不待大千说出安排来，看着大千她又记起大千的马，这个马直以思想为动静，灯光亦似不知止境了。于是大千的距离越近越远，无论如何大千的一匹马不能做大千的界限了。

"细竹，这里也就同家里一样，你要什么东西你告诉我，你只要叫我一声姐姐，你就跟我睡。"

"我要跟小千睡——我怕跟你睡，我怕你给老虎吃了，我怕你给老虎吃了还留你一个灯笼在旁边跟你做伴。"

"给老虎吃了，老虎已经跑了，我也没有了，还要灯笼做什么呢？而且我的灯笼难道还认得我？"

"你刚才为什么那样说呢？"

"我说得好玩的。"

"你说得令人害怕——现在你坐在这里，我就觉得你好像死了一样，我们三个人都坐在这里看你。"

细竹这一说，把大千的眉毛也说得一振，大千又笑了，大家一齐都看她一眼，仿佛一个人死了并不真是一件奇事，一个人死了如何真是失去了生命倒是不能令人相信似的。这时琴子微笑

着道：

“大千姐姐，我想一个人都有一个人的东西，你的马一定是你的，灯笼一定不是你的。”

大千答道：

“你怎么夜里还记得我的马呢——细竹说我死了，我正在想我怎么叫做死了，我的马我简直忘记了，经你这一提，我倒有点舍不得我的马——我死的时候大概是这个样子。”

小千又向着琴子说道：

“琴子姐姐，她舍不得马，灯笼就送给你，你不忘记那个灯笼。”

“小千说话总是小气，爱嫉妒人。”

细竹这么批评一句，她的话无精打采地说着，她没有说小千不好的意思，说着若无其事。琴子同小千两人精神都为之一兴奋，但沉默着，仿佛此刻这室内灯光是她们两个人的了。是的，灯光不动人影，人的心思好像比灯光更有面貌了。慢慢地琴子又是琴子自己，灵魂儿又是今夜路上那灯儿，正惟夜里乃独自宁静了。

今夜睡时，不但细竹她说“我要跟小千睡”，小千她也说“我要跟细竹睡”。最奇怪的是琴子对于细竹之事她再一点意见没有。更奇怪细竹对于琴子之事她也不在意。小千说：“我要跟细竹睡。”细竹便搀着小千的手，说：“去，我们两人去。”于是她们两人跳跃着先走了。细竹起初以为是同在家里一样，她在家里跟琴子睡是跟琴子同一个睡床及至她同小千跳着走进了一间屋子，小千告诉给她，指给她看：“你睡这个床，我睡那个床。”那么她问小千道：“她们两人呢？”小千说：“她们两人在那边房里。”细竹又问：“这是你的房吗？你们姊妹二人一向都不在一个房里睡吗？”小千说不是的，细竹今夜的睡床是大千的，一向大千同小千

姊妹二人在这个屋子里睡了。细竹乃不再作声，她端坐着，好像另外又想起什么，小千在那里安排安排事情，她也不理会。小千忙去把门关好，而且告诉细竹道：

"我把门关上了，不要她们两人再到这房里来，我怕大千又来说话——我说话你不理我，你想什么？"

细竹乃又掉向小千答道：

"我没有想什么——真的我什么都没有想。"

"你在家里什么时候睡呢？"

细竹乃又笑道：

"今夜我不睡，真的今夜我不睡——你告诉我海是什么样子？"

"明天我们一路去玩——我不喜欢海。"

"海上面也有船吗？"

"海上面怎么会没有船——平常也总不大看见船。海真没有什么好玩的，总是浪响。"

细竹记得船，于是这个船是今夜海的影儿，给她那么一个栖息的感觉，犹之乎她拿了一枝笔在一张纸上写了一个船字，至于波浪正是没来由的范围罢了。

细竹又说话：

"小千，我说我不睡，我的瞌睡又来了。"

她说着打一个呵欠，自己又笑自己，随身而躺着玩。

"小千，你说这是大千的床——大千昨夜里也是睡这床吗？怎么这不像是大千的床，像是我的床，我好像做梦一样，怎么今夜在这里睡，乘一叶之扁舟漂到大海里去。"

小千并不怎样去听细竹说话，她是背面向细竹，靠着一张桌子，打开抽屉翻检翻检的。

"小千，你翻什么，你有什么好东西给我看看——你同大千

不一样，大千不像大千，我怕她真有点像海，海我想像她，她的东西都不像她的，你的东西都是小千你自己的东西，给我我也不要。”

她的话流水一般地嘀咕着，自己说了也不像是自己的话了，一面说话一面拿手向壁招影子玩，后来又瞥见向隅挂了一个荷花灯儿，乃记起自己的箫没有带来，挂在鸡鸣寺那个屋子里，于是她的箫也好像她的影儿一样，她在那里有着招手之情了。连忙她又坐起身来，指了那挂着的荷花灯儿说道：

“小千，这个荷花灯是你的还是大千的？让我取下来看一看好不好？”

“细竹你真爱闹，你要取下来就取下来，说许多鬼话做什么呢？”

细竹就站起来把那荷花灯儿摘下来了。小千还是不理会她，她也不理会小千在那里一心做着什么，她拿了荷灯，一看里面插着有烛，借了小千旁边的灯光将荷花灯点了起来，自己觉得很是好玩了。有不小的工夫，她提着一盏荷花，一声不响地。等到小千来招呼她，说道：

“你还在这里点灯玩！你这真同钓鱼一样！”

“我看它会烧不会烧。”

“你要它烧我就烧给你看。”

小千将灯竿稍一摇动，细竹真个看着自己手上的一盏灯儿烧了。她还是一言不声张，小千在旁边哈哈地笑了。

细竹慢慢有点生气似的，她说道：

“这个灯一定是大千的——我同大千都同你不一样，我把大千的荷花灯烧了也不要紧，她给老虎吃了她还是一个活大千。”

“你自己呢？”

“我自己也同大千一样，我什么东西都不要。”

“我要告诉你——”

“你告诉我什么？——真的，我记起来了，我告诉你一件事，昨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许多树叶子，我再看好像是红叶，后来果然是红叶子，而且只看见一个。”

细竹的话小千真个如梦中听过去了，她把她的日记递给细竹请细竹看，细竹好像得了一个启示似的，她双手接过来，知道另外的话她都不能说，这上面的事情她也不能知道，但自己向来没有今夜这时一个明白的光景了，仿佛世间是一个灵魂，隔离无障碍。小千给她的东西她尚未过目，望着小千她不觉很是同情，又有话说道：

“小千，我们史家庄三面都是河，西河有一个大沙滩，沙滩上坎靠河坝都是树，我做女孩子的时候，冬天里喜欢在树林里替人家扫树叶子，因为有些穷人家小孩子扫落叶拿回去做柴烧，有时在树林里我拾得一根枯枝，我高兴极了，真是比摘一枝花还喜欢，我就给他们，我还记得那时我自己想我就做树叶子吧，比做什么都喜欢，真奇怪，为什么那么喜欢，除非世上有那么可爱的灵魂可以与那相比，难怪昨天夜里做梦，今天又把大千的荷花灯烧了——到底那个灯是你的还是大千的？要是你的我就赔你一个，小千很可怜。”

“细竹，你不要瞎说话——你不看你就给我。”

小千说着要把细竹手上的东西又收回过来，但细竹不让她收回去了。

“你给我看，你不给我看我就做树叶子烧了。”

小千觉得细竹这人十分可爱，于是她们两人谁也不言语，这个屋子里的灯光是生命的字句了。细竹拿了小千的日记看，一页一页地翻着，她愈看愈对于小千有点不明白，她想小千你为什么那样地执著呢？你这岂不是自私吗？你同大千两人不是亲生

的姊妹吗？后来小千还有一阵危险的日子，细竹看到这个地方，小千的日记她没有释手，她倒身在小千的怀里一声笑个不止，埋头伏着小千膝头不肯起来，失笑道：

"小千，你怎么又活回来了呢？你怎么要寻死呢？"

她们两人接着谈了许多话，后来细竹一句话也不说，小千就在她身旁，她默默地同情于大千了，大千那么好的女子乃同月亮一样，是的，岂不同月里嫦娥，永远看别人的事情，自己的事情摆在明明白白，将没有什么是她的，她也不要有什么了。这时琴子不在跟前，细竹很想和琴子说话，大千牛小千牛两人的事她想让琴子也知道。原来大千出嫁了好几年，丈夫在那年死了，在小千的日记里这人叫一个"东"字，对于这人小千曾经是一个失恋的女子了。

"小千，这回我们在路上经过一坟地，我们下了船上那坟地里玩，那时正是黄昏时候，真是独留青冢向黄昏，琴子说天上的月亮好比仙人的坟，里头有一位女子长生不老，我想这话不错。"

"我喜欢月亮里头有一棵桫椤树，可惜清早太阳出来的时候没有月亮，不然桫椤树底下对朝阳梳头，夏天不热，冬天我想也暖和。"

"小千，你将来一定是个幸福的女子。我好像船一样，船也像海上面的坟，天上的月亮。"

"船是渡人的，你这一说人家不敢坐你的船。"

"我是说我自己坐一只船玩，漂来漂去同月里嫦娥不正一样吗？不过这里离海近些，天上的路有什么人知道从哪里走呢？"

这时小千不想再同细竹说话，她的话越说越远了。

第八章　牵牛花

细竹清早醒了，睁开眼睛，她那么地稀罕着，睁眼看见白天好像白日是一个梦似的，昨夜的事情反而明明地是一个真的情景，她思索着，但一会儿便同今日的清晨晤面了，偏着眼光去望小千，小千却已起了床，不在这屋子里了。她记起昨天大家说今天去看海，于是未曾与她见过面的海在那里一点动静也没有，她想不起什么来，什么也不想起了。"大千的荷花灯昨夜里我把它烧了！"想到这件事情，她又有点惊异，仿佛她同大千并不相识，昨夜她无缘无故地在这里烧了人家的东西，她又觉得那个荷花灯烧得顶好玩了。她又把大千的东西尽看尽看，看着大千床上之物，她自言自语道："大千这个女子真可爱。从前人说：'云想衣裳花想容。'这话其实不对，应该是看见她的衣裳想起天上的云，看见她这个人想起园里的花。"忽然她拿手拂着自己脸上的什么物儿，原来东窗的阳光照着那个洗脸台上的镜子，又反照在她的脸上了，她马上自己觉着，自己又好笑了。她记起昨夜在外捉萤火虫玩，她捧着看："大千说我是瞌睡醒了要洗脸，大概是暗夜里萤火的光映在我脸上，她才那么说。现在这个日头的影儿倒是说我睡醒了要洗脸。"她自己说着起来了。

这时大千从从容容地走进来了，问细竹早安，并说琴子小千都在院子里趁凉梳头，大千已经梳头洗脸过了。细竹看着大千，连忙又说话：

"大千姐姐，我今天早晨同平日不一样，我看你也同平日不

一样，我们两人算是最好的朋友。”

“怎么早晨起来就同平日不一样呢？除非明天七月初七你做了织女星，后天早晨我再来看你，看你同平日是不是一样——我们明天替你做生。”

“真的，明天是我的生日，你怎么知道的呢？一定是琴子告诉你的，琴姐她真爱告诉人！”

“我看你今天早晨还是同平日一样，还是同琴子两人最好，我们两人不算是最好的朋友。”

细竹给大千说得笑了。她又告诉大千道：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告诉你，像你这个人最好是修行，叫我陪你在一块儿都成，一个人最好是有德行，别的事情也不说是看穿了，像大千姐姐的境遇，再只有修行最有福，胡思乱想反而糟蹋了一个身子。”

“你说身子是为什么的呢？”

大千这么诘问一句，她把细竹打量了一番。她看着细竹说话的神气很好玩，而且心想小千昨夜里将她们姊妹二人的事告诉细竹知道了。最奇怪的，大千这时看着细竹很有一种羡慕之情，这个羡慕，她自己认着真个便是一个德行似的，类乎成年之人憧憬于一个赤子之心，她好像处女时的事情她都忘记了，也没有意思再去记得了，看着细竹她觉得她想了解这个女儿无端乃很不可及了。

“大千姐姐，你这句话我看就不对，你这句话就是你的苦恼。”

大千听着笑个不止，她催细竹赶快去梳头，回头再来洗脸。细竹说她不到外面去梳头，她说这里的天气比家里要凉快一些，她就在这屋里梳头，她叫大千就在这里陪她，于是她先洗一洗手，大千替她拿出一份梳具来让她梳头了。

“你这句话我看就不对，你怎么知道我就有苦恼呢？我并没有苦恼——你说你陪我一块儿修行都成，让我替你把这一头的头发都剃了它，省得天天清早起来麻烦，我还要先看看细竹做尼姑是什么样子。”

“自己做自己的事情，有什么麻烦呢？”

细竹这句话真个像清早在树林里说着，大千听了反而不能忘忧似的，她看着可爱的女子低身梳头，双手灵敏，满发是天真的气息，好像为她暂时隔开了细竹，让她有一个反省的机会，她有点懊悔的意思，自己不该向细竹散布戏言，细竹却连忙抬起头来，打开自己的场面，迎着大千的面道：

“你听错了我的话，我不是叫你出家，那有什么意思呢？我是叫你再也不要骑马出去玩，你说还有什么好玩的呢？”

大千看她说得很好玩，大千笑个不止，她心里确是感得一个很好的喜悦了。

“细竹，你要做我的妹妹，我的命运一定好些。”

大千说了这句话，不知怎地她觉得她的话说错了，她们两人面对面地默着了。细竹听了这话心里也并没有引起另外什么动静，她确是默着了。

细竹又说话道：

“大千姐姐，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一定的事情，就好比自己有自己的影子一样，我们再也不可自己糟蹋自己，自己就跟自己的影子做伴好了。古人有与日逐影的比喻，我们女子不安命，也同自己逐自己的影子一样，影子只好天生成一个，如花似叶长相见，如果命不好，自己尊贵自己也还是自己守自己的影儿——你说如果心猿意马再找些别的事情来想不是自己不知自己的尊贵吗？”

“你这个比喻聪明得很，但是，自己的影子总还是自己，好比

那颗桂树，此刻在日光之下是自己的影子，在月亮底下它也一定有自己的影子，一个人有自己的身子哪里能够没有影子的时候呢？”

大千说着望到窗外一棵桂树上面去了，她口里说着影子，眼里却没有望见那个桂树的影子，心里更没有想着自己的身子，眼光尽是太阳的光线，是一棵树，是许多枝叶，是枝上的花，她说到月亮底下也无非又是一颗太阳的树罢了。连忙她又道：

“到了自己没有自己的身子的时候，那倒好，那时还说什么影子呢？我看自己的影子也无非是自己的倚靠，是没有法子的事情，并不是有没有要我们伤心——你说我们谁不羡慕空中飞的鸟呢？”

细竹给大千说得不言语，她想，是的，空中飞的鸟也要有树林做栖息，但她觉得她的意思同大千不一样，她想守着寂寞就是自己的影子，她好像一个小孩子的事情，小孩子有小孩子的寂寞，一个孤儿的命运却是可怜，世上不应该有这件事了。总之她不喜欢孤独，她喜欢尊重自己，友爱人群，孤独没有可以赞美的理由了。因此望着大千她很是同情，大千要怎样才不是一个孤独的生活呢？这一来她很有点难受，她说不出所以然来，仿佛人生在世有时真是奈自己的身子不何了。这时她应不开口说话，双脸很像一个马首，给压发的带子勒着了。她睨着大千，大千对了她笑。放脸的时候她闲口一句道：

“昨夜我把你的荷花灯烧了——是你的还是小千的？”

“小千早晨一起来就告诉我了，那还是我自己扎的——烧了就没有了，你能说这个荷花灯是谁的呢？”

大千笑着学小林昨天问马的口吻。细竹听了却大不以为然，她大不以为然的神气说道：

“我想我们不能这样说话，尤其是我们女子，不可这样存心，

我们自己的东西就同我们的身子一样，要自己知道尊贵，不过你的荷花灯没有关系，就给人家拿去了人家拿去做个玩意儿，不比别的自己身边的东西。”

大千听了尽是笑，又催她预备洗脸，细竹梳头的工作快成功了。那个“天禄山的张妈妈”端了一盆脸水进来了。那个张妈妈放好脸水，在那里站着不走，尽看着细竹，细竹还没有留心到，给大千觉着了，问她一声道：“张妈妈，你站在这里干什么？”张妈妈呆着乃看一看牛大姑，牛大姑笑着又看一看细竹，细竹呆着乃看一看张妈妈，张妈妈笑着又看一看细竹，于是细竹开口一笑张妈妈逃走了。这时大千的小黑猫跟在大千足旁，给细竹看见了，细竹把它抱了起来，而且笑着说，要是她将大千的小黑抱了回家，大千肯不肯呢？大千不舍不得她的小黑猫吗？大千催她洗脸，说道：

“小黑小黑，要她洗脸。”

大千又望着她的猫说道：

“猫这个小东西好像总不在乎的样子，它同人没有一点感情，真奇怪。”

细竹走近洗脸台的时候，望见了东窗之外，这窗外有很小的一幅自然，有一株桂树，有栽的花，还有瓜果，她一眼看见了那瓦上一个大南瓜，这一个南瓜乃引得她去喜欢它，大约因为她是站在洗脸台面前，是应该自己先来洗脸的缘故，瓦上的南瓜应该置之不论了，所以她再也不说什么，自己浸在脸盆里洗脸了。大千也在那里自己照自己的镜子，所以这时，自己的事情是自己知道了。这时的寂静，很是寂静，细竹的脸水之声只能算作流水之音了。等到细竹想起一件事，她想起她的手绢儿要洗，她还是不说什么，但她的心里已经有说话的意思了。她掉过洗过了的脸，身边掏出了自己的手绢儿，但自己的手绢儿怎么放在大千手里捏

着了，自己的手绢儿在大千手里捏着，自己指了那瓦上的南瓜问大千这个地方的南瓜怎么长得这么大了，而且告诉大千：

“我有一个西瓜，还放在我们家里西瓜园里没有吃，在它很小的时候，我拿手指甲替它画了一个蝴蝶，后来西瓜长大了，蝴蝶也长大了，我告诉大家不要把这个西瓜摘了，就让它长。”

大千微笑着望着她的南瓜出神，细竹的蝴蝶的话引起她的蝴蝶来了，她的蝴蝶是天上放的风筝，有一回她在自己卧室里从天井里望见了，但她也还是望了此刻那瓦上的南瓜说：

“我还没有留心，这个南瓜真是长大了许多。”

“你真奇怪，你怎么不留心呢？你天天早晨洗脸的时候不就看见它吗？”

“细竹一定是一个南瓜脸！”

“我不喜欢你这个话！我不信——”

细竹说着向了大千的镜子睥睨一下了，她觉得她不是一个南瓜脸了，两人都笑了。

“细竹，我不像你留心我的南瓜，有一回我洗澡的时候倒留心了你那个蝴蝶，现在也不记得了。”

细竹心想，那是在什么时候？大千的话把她说糊涂了。她看大千的样子不是说谎话，一定真有那一回事，但大千怎么会知道她的西瓜上面有一个蝴蝶呢？而且这与洗澡的时候有什么关系呢？她记起去年有一回她在家里洗澡的时候，倒有一个蜂儿从窗外飞进来了，靠屋檐那里有一个蜂窠，正当自己坐在水里洗澡的时候，一个蜂儿飞进来了，她一时竟失了主意，害怕这个蜂儿螫她，她想她喊一声吧，叫琴子来吧，她怕这个蜂儿越是飞起来了，于是她不作声，也不动作，也不害怕，这个蜂儿倒好像安静好些了，她乃拿起一把扇子想把它从窗子里逗引出去，一扇蜂儿却落到水里去了，她索性把它淹死了，后来那个蜂窠也给她打落

了。但大千的话反而把她说得迷了，她也就不追问她，不管她是说一句真话，是说的谎话，总之她瓜园里的西瓜，西瓜上面的蝴蝶，大千一定不能知道的了。

"我的手绢儿给我，我就这个脸盆的水把手绢儿洗一下。"

这时她知道她的手绢儿捏在大千手中，但大千不给她，大千拿去替她洗了。

随后大家事情停当，小林也从鸡鸣寺来了，今天一同到海边去玩。总是细竹一个人的心情最忙。反过来说也对，细竹一个人最不忙，她好像流水一样，流水所以忙，流水所以不忙。是的，我们看天上的星，看石头，看镜子，看清秋月，看花，看草，看古树，这一件一件的启人生之宁静，宁静岂非一个担荷？岂非一个思索？大约只有水流心不竞了。流水也是石头，是镜子，是天上的星，是月，是花，是草，是岸上树的影子。

小林带来一个玩具，一个小孩子抱一个鼓，就靠着鼓睡着了。细竹说这个小孩子大概是拿耳朵来听鼓，后来又做枕头睡着了。她问小林："这是庙里的和尚给你的吧？"小千知道这是从鸡鸣寺旁边一个小铺子里买来的。她说："不是的，不是和尚给他的，是在鸡鸣寺旁边那个小铺子里买来的。我好久就看见了这个鼓，我很喜欢这个鼓，那回我同大千两人走那铺子门口过，看见了这个东西，我说买一个，有一个叫花子跟了我们讨钱，我讨厌那个叫花子，就赶快走开了，没有买。"细竹乃问着大千道：

"她这话是真的吗？"

不待大千答话，小千不高兴连忙说道：

"细竹以为我说谎，我不喜欢你。"

"我不是说你说谎，你不要怪我——我怕这个事情不是真的，因为我们小孩子的时候，在家里，有人从大禄山朝山回来，带了许多小玩意儿给我们，有喇叭，有木鱼，有小孩子装东西吃的

木碗，现在我看他这个鼓，都是那一类的东西，你说是从鸡鸣寺旁边一个小铺子里买来的，那么小孩子玩的喇叭，木鱼，木碗，从前大人们也一定是在那里买的，我听了觉得很奇怪，我那时喜欢那些小东西，简直不想到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也不以为是买的，仿佛就是大人们给我们的。明天你引我到那个小铺子里去看看。"

她说着她还不觉得那些小东西是从一个小铺子里买来的，也不想着哪里有这么一个小铺子，世间不失一个童心的喜悦罢了。大千笑着问着琴子道：

"她这话是真的吗？"

大家听了大千的话都笑了。小林接着把他所买来的小孩子睡鼓送给小千，小千也笑着接受了。她又笑道：

"你是买给你自己的，还是替别人买的？买给自己的东西送给了我，我谢谢你。是替别人买的，这个东西我拿来了也还不是我的，我也不想要。"

"叫花子讨了人家的东西，还有这么多的讲究。"

大千这么说着，惹得小千又很不高兴了。大千又向细竹说道：

"细竹，那回我同她走那个小铺子门口过，遇见叫花子是真的，我究竟不知道她要买这个鼓是真的不是真的。"

琴子看着小千手上的鼓道：

"小千，这个鼓是你的。"

琴子的话引着细竹也看着小千手上的鼓，细竹也说道：

"这个鼓是你的，你看，我们大家都没有意思同你争，这个鼓也不响。"

细竹一句话使得大家都不做声了，她觉得她的话没有说出一个道理来，但大家确是一点没有与小千争的意思，仿佛那个小

孩子靠着睡了的鼓真是一个共同的表示了。这时他们五个人尚在扫月堂前院清早的树阴之下玩，阳光亦不可畏，清早的树阴好像暑天的一件晨衣，朝阳在树阴以外也好像一件衣裳。这里有一棵马缨花，此刻都是绿阴，还有一棵芭蕉，那边小院里的竹子也垂到这边来了。大约受了细竹的话"这个鼓也不响"的影响，小林的视线移到那棵芭蕉上面去了，若芭蕉的大叶子说着声音的不响似的。他说话道：

"我做小孩子的时候，常常到一个庙里去玩，那庙离我家不远，进庙门两边有一个钟架一个鼓架，钟与鼓都很大，我很喜欢那一面大鼓，常想我自己来把这个鼓打一下响吧，却是总没有这样做，很奇怪，既然那么喜欢听那个鼓有一声响。"

说到最后一句，他的话好像不是说给旁边人听似的，那几个女子倒在那里留心听他的话。听了他的话，大家又都没有听人家说话的意思，细竹首先走开了，她跑到门外掐了一手的牵牛花来，她说她手上的花不给别人，如果谁要她再去替谁掐。大千说："我们都不要你的花，你的鞋都给露水惹湿了。"她看着手上的花答应大千道：

"大千牛，昨天夜里你说萤火虫替我洗脸，今天早露又替我洗脚，明天是我的生日。"

细竹把大家说得笑了。大千同小千一起说："我们明天替你做生日。"小林不知昨夜这门外的事情，但院子里的朝阳与不知道的事情都很调和似的。他昨天夜里倒有一些事情，他很想告诉琴子知道，朝阳对于昨夜的事情真个很是调和了。

第九章　蚌　壳[1]

他们由扫月堂出门到海边去玩的时候，牵牛花还是朝阳甚开。这里所谓“到海边去玩”，同小林在家里说“到城外去”一样，是指了一个一定的地方，指着天禄山惟一的一个宽敞的沙岸说，天禄山的人说到海边去便是到这个海边的沙滩上去。这个沙滩，很像一个隐逸的海岸，要走到那个山坡上才看得见，那山坡名叫松树岭，岭上有一个小白庙。第一回的游客，自己只觉得自己在山中行路，走在树木径里，还有“暗人商山路，樵人不可知”的感觉，有时很叹息地走到那个松树岭上恰好看见海看见落日，心想那里真个是“夕阳西下几时回”的夕阳了。最奇怪的，远望的海不同足下的山，游人在松树岭下望见松树岭的小庙时，很想走到那里去休憩，那个小庙有以引人入胜似的，及至走在岭上乃是首先同海当面，看起来远远平静一片孤帆也是沉默着力量，令人不想到世间什么叫做休息了。现在他们五个人，走到了一个小荷塘近旁，转弯过去可以望见松树岭，这荷塘路边有一棵树，五个人有四个人不知这树的名字，小林一定说这树名叫毂树，他解释道：

“你们不信，这个树是叫做榖树！不是五榖的榖，是这个‘榖’字！这个树的皮还可以做纸！”

琴子笑道：

---

[1] 此一章为打印件，未曾出版过。

"你写字给我看！我们何必一定要争这个树的名字，就说它是荷塘旁边的树我们都记得它，这个树影子上面画了两朵花。"

琴子因为小林的话最后有一个"纸"字，故说"你写字给我看！"有点打趣于他，连忙她的眼光望了水上树影当中两朵荷花。

大千也笑道：

"我们并没有同你争，你为什么一定要说这个树是榖树呢？我连你说的这个榖字都不认得，何况榖树呢？"

"你不过不知道它的名字，这个树现在就在这路上，你怎么能说不认得呢？"

"我认得这个树，我只不认得榖树，这个树有点像桑树，你说是榖树我一点也不觉得它是榖树，你如果说望梅止渴，我也认得这个树了，这个树的果子也有点像杨梅。"

"奇怪，人都是以自己的感情为主——你一定是喜欢吃杨梅。"

"不以我们自己的感情为主，你怎么认得这棵树呢？这棵树它不认得你！这棵树难道是天生的名字叫做榖树吗？"

大千说着笑了。小千向着大千道：

"反正你是输了，我们四个人都输了，这个树一定叫做榖树。"

小林又说道：

"我们认得这棵树，这当然也是我们的感情，但这个感情不能说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感情也就是这棵树的，因为这棵树长在这里是一个事实，至于我们叫它叫榖树或者叫一个别的名字那倒没有关系。不过既然替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榖树，我们就得分别它的名字，不是因为它的名字叫做榖树它就是榖树，它是榖树它乃不是杨梅。我为得这个树的名字曾经问了好些人，说起来有一段因缘，我小时到姨母家去，那个地方名叫马头桥，桥头

有一棵榖树，我记得有一回我在那个树底下玩，看见树上有一个红果子，奇怪怎么只有一个果子，真个只有一个，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很想把那果子摘下来玩，但想不出法子来，以后我常常记得那个红果子，记得那桥边的树，儿童的感觉怎么那么新鲜，那个果子在我的记忆里总仿佛是一棵树上有那么一盏灯。后来我离开家乡，常记得这件事，但没有法子把这件事告诉人，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树的名字，只是说：'一棵树，一棵树……'自己很是窘。我问别人：'你知道那个树叫做什么树？'人家便问：'你说什么树？'后来我偶然在一个人家的院子里看见了这棵树，好容易才问得它的名字叫做榖树。"

"那棵榖树就是这棵榖树吗？你说了一半天，我也替你窘，我觉得这棵树并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

大千望着路旁的树回答小林，她从路旁的树看不出什么来，她确是在那里纳闷于一棵树，好像世间的虚空更有一棵生命的树了。这棵树又好像是她自己的生命，因为想着想着她起了一点愁意了，迎着细竹的面她问细竹道：

"你心里喜欢什么？"

"这个树的果子也有点像桑葚，我喜欢吃桑葚，我在家里同了小孩子们打桑葚吃，我喜欢吃紫的，不喜欢吃红的，红的酸，我不喜欢吃酸的。"

大千又觉得细竹说话很好玩，因为细竹的话说得很快，说话的嘴很小。细竹话说完了，她接着道：

"你说话同吃桑葚一样，你吃桑葚一定同说话一样。"

"吃桑葚把嘴都染紫了！"

细竹又迎着大千的面说一句，她也不知为什么她告诉大千这一句话，告诉了这一句话她自己又不相信的样子，于是她想不着再开口，望着大千仿佛看大千说什么了。大千笑面不答，意若

门："细竹你不是南瓜脸，是一棵樱桃的嘴。"她记起清早她说细竹是一个南瓜脸细竹生气。

小千从侧面叫着细竹道：

"细竹，你吃桑葚把嘴都染紫了，一定不难看，一定替你画了一个大嘴，愈显得你天真烂漫。"

细竹知道小千的话不是恶意，她也就不开口回答了。于是榖树之下暂时沉默，各人的美好是沉默的光阴了。

琴子忽然叫着细竹道：

"细竹，你听！"

细竹真个便在那里听，她侧着耳朵听，眼光却不知不觉地落在小千手中的睡鼓上面去。小千出门时把这个"小孩子睡鼓"也带了出来。细竹的神情与这个玩具其实没有关系，因了琴子的话大家一时都听见了海水的声音了。琴子却是留心听了好久，她又笑着同细竹说道：

"你昨天问我：'这山不就在海旁边吗？怎么一点也不觉得它在海旁边？'现在你觉得怎么样？"

"现在我觉得好像要生小孩子一样，有点怕。"

细竹把琴子说得笑了。琴子说她是乱说话，但很喜欢听了她这句话。这时他们离开这荷塘往前走路了。细竹携了大千的手快着走，她们两人在前面看不见了，绕过弯去了，小千同琴子小林三人还在后面慢慢地走。小千忽然觉着不自在，她看着琴子同小林两人走路谈着话，她快走也不是，慢走也不是，连忙她上前跑了，听见细竹在远处说话的声音，乘势她一跃而逃。琴子今天很有着不可言说的欢喜，今天她看着小林好像看一本书似的，只给了她美满，没有一点激动。这美满她也未曾去分别，倒是自己喜悦她自己今天的心情好。但她另外又总有一个感觉，人与人总在一个不可知的网之中似的，不可知之网又如鱼之得

水罢了。她仿佛落在一个幸福的网中，又仿佛这里头有一个缘故。因为是幸福，因为自己的性情好，一切又不在分辨之间了。此刻她同小林两人走在路上，仿佛走在命命鸟的自由路上了。她想不着自己有什么话要说，小林却告诉她昨天夜里他一个人回鸡鸣寺的事情，他推测鸡鸣寺的长老也是他们的同乡，琴子便有点不相信的神气，诘问他道：

"你说的就是那个方丈吗？那个方丈我昨天看见了，我还同他说了几句话，他说话的声音不像我们乡里人的声音。"

"我也不能断定他一定是的，我相信他，那个方丈，很可能是我们的同乡，我很小的时候看见这个人，他还是我舅父的朋友，我只见过他一面，他在乡里是颇有名望的人，有一回他同舅父上我家来，我小时很喜欢家里来客，这个客人当时给了我一个很深的印象，我也不记得他的面貌，我确是记得这个客人。我也知道他的名字。后来乡里人都说这个人不知上哪里去了，一直没有回来，也没有音信，这总是十五六年以前的事吧——在杨树渡那个地方还有他的房子，由你们史家庄进城的路上望得见那个房子，你将来留心去看。我总觉得那个房子是一个空房子，那里面其实也有人住，奇怪这个房子总是给我一个没有主人的感觉，或者就因为当初那个奇怪的主人的缘故。"

"你这一说，我也仿佛觉得那个方丈就是你所说的这个人——我想一定不是的，你无缘无故地给我这么一个故事的空气！"

琴子微笑了。连忙她又道：

"既然你以前见过这人，现在你总该还记得他一点，你到底觉得他像不像呢？我说他说话的声音不像我们乡的人说话，或者不足为凭，因为在外面年数多了，不说乡里的话亦未可知。"

"昨夜我看见他的时候，我还没有觉到这一层，我只以为他

是鸡鸣寺的长老,多谢他夜里照顾我,今天早起我才忽然想起,这个和尚恐怕就是当年我舅父的那位朋友,今天我还没有去看他,我从梅院出来就到扫月堂来了。昨夜我一个人提一盏灯笼上鸡鸣寺的台阶,望天上的星,一步一步地往高上走,又听泉水的声音,夜里山上的树使得一盏灯光分外浓重。我走上去的时候,和尚同了另外一个人在石狮子旁边招呼我,那人我没有看清楚,他大概不是庙里的人,他介绍我和尚是庙里的长老,他们好像知道我是从扫月堂回来,是住在梅院里的客人,我自己并没有说什么,和尚同我走进庙门,又陪我到梅院里去,那个人自己到别处去了。我同和尚走进梅院,里面已经点了灯,我便把我自己提的灯笼挂在院子里那棵腊梅树枝子上,心想回头和尚走的时候他也可以照亮。我把灯笼挂在树上,自己又有点笑自己,很感得自己的傲慢,他是一位长老,我不应该挂念他不看见走路。"

说到这里,小林的面上很见一盏谦虚的光,琴子在路上感得他的说话之诚了,她想:"这位长老恐怕就是那个人,我看他或者还认得你哩!昨天我给方丈送礼物过去,他既然知道我们的名姓,他如果真是那个人,他一定知道我们的家世,就很有认得你的可能,而且推测得出我们的关系来!"因此她又忆着昨夜她在扫月堂门外望见路上的那一盏灯光,她甚是喜悦,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她想回家去要把这件事情告诉祖母知道了。小林接着说:

"这个和尚还同我谈了一些话——昨夜我一个人在路上本来就好像有一种启示给我,我在树林里望天上的星,心想自然总是美丽的,又想美丽是使人振作的,美丽有益于人生。由天上的星又想到火,想到火又看自己手上的灯,我觉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火同手下的灯火便不一样,其实都是自然,因为灯火也并不是人工制作的,人工制作也还是依照物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个火倒还不必说是自然,是因为有人在那里做野

烧，烧起来便不可向迩了，又是物理的必然。所以我想灯光的自然，最合乎自然，是一颗文明。天上的星又何尝不像人间的灯呢？它没有一点破坏性，我昨夜真觉得天上星的美丽。后来那位方丈在庙里同我谈话，话是怎样谈起的现在我不记得，我谈话的时候过于高兴了，是我一向心猿意马的话。他倒很是一个老年人的态度，他说：'年轻时才情也是好的。'这话我乍听了很不喜欢，他无缘无故地向我说这么的话，很像是教训我，把我当一个普通年轻人看待。可见我的傲慢总是不知不觉地表现了出来。他问我读过佛经没有，我说我没有怎么读佛经，我喜欢佛经里一个故事，菩萨在山上投身饲虎的故事。他诘问我：'你为什么喜欢投身饲饿虎起塔因缘经呢？'我想虎就是虎，为什么要说饿虎呢？然而因为他的诘问，我却很有一个彻悟。我想细竹昨夜的话给了我一个暗示，昨夜我临走时，细竹说了一句，'你不怕给山上的老虎吃了？'我听了细竹的话，自己走路心想，倘若前面真有一个老虎来了，我想我不怕，因为老虎把一个人吃了，一定不在路上留一个痕迹，即是说这个人没有尸首，可谓春归何处，这个老虎它无论走到哪里也不显得它吃了我的相貌，总是它的毛色好看，可算是人间最美的事。等到和尚问我，你为什么喜欢投身饲饿虎经呢？我顿时真有一番了悟，我仿佛我已经了解生命，我的生命同老虎的生命，是一个生命，本来不是'我给老虎吃了'，是生命的无知。我将我的话很简单地说与和尚听，和尚却说：'你还应该读《三字经》。你的话是习相远，不是性相近。'我向来没有受人家这样的打击，但我不做声，我实在不知道如何作答。他看见我不说话，他的话更说得厉害，他说：'你是勇猛自杀，菩萨是无生法忍。你问你自己，你不正是求完全吗？那么世间是毁坏的吗？世间是损害的吗？菩萨投身饲虎，你以为虎食人吗？你以为菩萨给老虎吃了吗？经上明明说，太子亦时时来

下，问讯父母，仍复还山修道，其山下有绝崖深谷，底有一虎，新产七子，时天降大雪，虎母抱子，已经三日，不得求食，惧子冻死，守饿护子，雪落不息，母子饥困，丧命不久。虎母既为饥火所逼，还欲啖子。太子在众人前，发大誓愿，我今舍身，救众生命。太子合手投身虎前。于是母虎得食菩萨肉，母子俱活。'他看见我不答话，他指了树上我挂的灯笼给我看：'这个灯光是你留给我照亮回去，是不是？'我听了很有点羞惭，但他连忙说：'你觉得你以前说的话比留了灯笼照我走路不是虚妄吗？你为什么不满意你这个合乎情理的举动呢？'"

昨夜小林没有回答那人，此刻他述给琴子听，他也还是没有回答的意思了。那人的话使得他很窘，他不甚明白。他想，"不加害与人"是艺术，是道德，是他相信得过的，那么艺术与道德的来源不是生命吗？离开生命还有另外的艺术与道德吗？这一来他觉得那人的话应该是合乎真理的，但他有点隔膜了。连忙他向琴子笑道：

"我侥幸我昨夜在路上没有遇见老虎，那样真是铸成大错，我感得他牛未卜此生休，徒徒给老虎蒙一个不白之冤，因为这件事情现在我自己已经相信不过。"

琴子听着小林一直这么说下来，她对于这些话若过眼浮云，这些话又不免激动了她，她不解小林为何今天来这么一个说话的阵势了。她暗地里有一个女儿之见，她想几时她自己再去看那位长老一次："看和尚对我说什么。"小林话说完了，她对小林微微一笑，小林反而茫然了，问她笑什么。琴子道：

"你的话我都忘记了，说到后来我不喜欢听，我也没有听清楚几句。"

"本来没有什么可听的——真的，这些话其实没有什么可说的。我确是仿佛受了许多启示。你看吧，我们两人总一定是如

花似叶长相见，我以后一定有一番事业可做。"

"你再说一遍，我再用心听。"

她真喜欢小林再说一遍，心想你如果再说一遍我一定用心往下听了。她爱小林说话总是那么诚实，她自愧不如了。这时他们两人都在那里出神，好像同一个耳朵听海浪响。松树岭的小白庙已近在眼前，他们望见这个小庙，打算快点上去，出乎意外地又换了一个视线，小千坐在那个庙旁树下等候他们了。琴子低声说一句："小千还在那里等我们。"小千坐在岭上头用了很响亮的声音指着海边沙滩上的大千细竹两人叫着琴子道：

"琴子姐姐，你来看，她们两人很像两个大蚌壳。"

琴子想不到她这样看见海了，她在松树岭上看见海时，她看见海是细竹的海了，她们姊妹两人的镜子给这个海替她们分开了，从此细竹与这个海好像形影不相离了。她也走在那个树阴里头，同了小千坐着树根休息一会儿，望着那里日下的海，心想，那是细竹吗？她怎么今天站在海边沙滩上玩？她好像细竹不应该离开她了。小千说那两个人好像两个蚌壳，琴子心想是的，这个比喻给她一个明洁的影像，那两个人点缀在那个沙滩之上了。

拾遗

SHI YI

纺纸记

去年重九，将《莫须有先生传》草草完卷之后，跑到南边走一趟，年底又北来，荏苒已是一年了，这一年之内没有写什么东西、毫无成绩之可言，天天总是自己宽恕自己，明天再来，仿佛好事在后的样子。然而文章没有做，题目却做了两个，曰《纺纸记》，曰《芭蕉梦》。本来是同一位如今已死之人说笑话，因为他们都说我的文章难懂，我说我要做一部一百回‘雅俗共赏’的小说，笑话成真，兴致也好，乃开始写《纺纸记》，共得三章，后来又忽然省得《纺纸记》还纺得有意思，我是要有文辞没有意思的，有故事尚不妨，于是改作《芭蕉梦》。此《芭蕉梦》刚成一楔子，不过一千字而已，当时用了‘奏本’誊写了好几通，分给几个朋友看，恰好那时《桥》出版，一看是一个半部的东西而已，我还得来完成《桥》，《芭蕉梦》也只好不表了。本想将续写之《桥》按月在《新月》发表，我却恐怕不能月月交卷，果然轮到这第二个月就交不出去，于是想到利用这一篇束之高阁的《纺纸记》的楔子算做向天下人交一张白卷可也。

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废名记。

大凡做文章必须切题，文不对题，大概这篇文章总做得好，然而可惜矣。小时跟一位储师佛堂念书，据说这个庙里常爱闹

鬼，九龄童子听讲半部“鲁论”，也曾执笔学为文章，但老师总是说可惜题目做得不对，言下很是叹息，有一回简直责备我连篇累牍尽是鬼话。那么换一个题目怎么样呢，就算做的是一篇鬼话不就好了吗？可惜小孩子总是怕挨打，一点也不敢撒野，这一句言之成理的话就不晓得说了。作者在经历半生的辛苦以后，倒很有一个神出鬼没的本领，流水可画得桃花，雁字不妨在云外抒写，天下事真是逃不过我佛之掌，梦中何曾爱惜诗人之笔，然而这时才晓得人生最可懊恼的乃是没有一个题目可做，崭新的东西我却每每看得出它的腐朽，想起那时有一个有经验的师傅，耳提面喻，叫我只管用心，我想那就是有一个金箍帽罩在头上我也应该不怕痛了。读者幸莫笑我有什么大道理在这里头，我是什么道理也不懂，只是喜欢撒野罢了。世上最有意思的事情总莫过于写情书，将它拿去卖钱，那自然是卑卑不足道矣，就是因此而掀起一世的狂热，也未见得是把这个题目做到好处，最好是一封未寄的信，就算它无法投递也罢，石沉海底，于你们岸上之人全不相干，我自己知道我的深罢了，及至沧海桑田，麻姑三见，然而仙人与我前生无缘，遗恨还在人间。言下我很像一个梦境。昨夜倒真做了一个好梦，梦见在一个古庙里，大概是无处投宿，就在这庙里借宿一夜，生平好像来过一趟，所以一个个的泥菩萨很是面熟，我是最怕同人打招呼的，好在这里头没有和尚，我乐得自由自在，不由得动了我的幼稚的思想，倘若就在我梦中，有一名地保跑进来把我捉了去，那倒也不是一个勉强的遭遇，大可不必反抗，我只希望他不是绑票，或者同我小孩时喜欢湖里捉鱼一样，自己没有在水里淹死，倒把活泼泼的鱼儿弄到手上一跑跑到我的家里去了，他把我捉去坐了监，或是携带我一跑上山寨里去落草，我都喜欢，反正小说上都是有的，从此我要少想好些心事了，因为我就是做了强盗也不想发财。我这样想时，心里渐渐

有点害怕，不觉打一个寒噤，古庙无灯，明月在地，令我记起一个仙姑来，这个仙人是狐狸变的，其实她并没有显给我看，是一个顶好看的女子，那时我们在庙里念书，童子六七人，趁着老师不在家，大家便来谈她，有人说他看见过，我说你看见过是什么样子呢？他说他看见一双小脚屑毛一闪就不看见了。这人后来他爸爸送他到大学堂里去上学，后来他自已在外面另外讨了一个老婆，他说他有一桩心事装在心里永也不向人家说，大概他不能同我一样顽皮还时常记起那个狐仙了。不知怎的我总觉得这位狐狸是顶懂得爱情的人，前生也一定还是一个女子，五百年的修炼又变一个好看的女人来替女人报仇，所以身边别无武器，有一面镜子，那时我私地里就读过许多齐谐志怪之书，又听了我的姑母一位老处女讲给我一些故事，很有点愤愤不平，菩提树上为什么一定要杨妃吊颈，许仙为什么那么卑鄙总要计算白蛇娘娘，裂帛之声我也以为真是好听，炮烙之刑只不过是你们文人笔下残忍，实在的，连丑妇效颦都比你们烈女传做得有意思多了。先生拿了戒尺要我赶快背书，我望着窗外秋风落叶以为仙姑今天一定显给我看了，我倒想看一看她的镜子是不是也同我们今日的女学生一样的，总是当着皮包拿着，但我一推想就知道那一定不是的，因为我记得姑母告诉我，我们在夜里看见鬼火就是狐狸精在那里梳头，姑母又说月亮里头有一位嫦娥女子，长生不老，永夜娑罗，因此我想这位狐仙的镜子一定是圆的，好比天上的月亮，难怪女子总是那么好看了，她诱惑了你，无论是为恩为怨，或者就同亚当夏娃要吃树上的果子一样，无所谓恩，无所谓怨，弄得你骨瘦如柴，我想这也没有什么可怪的，反正比起你们抽鸦片烟来总算是一个理想之国了。这时我听得一声咳嗽，吓得我一跳，原来一位白发老妪拄了拐杖向我打招呼了，我知道事情不妙，这一定不是我们平常之人，但也没有法子，反正今天总是梦

中有梦，害怕也是无益，我赶快拿出我的日记把它记下来好了，我说，老祖母，我不认得你，言下我很是抱愧，因为口里说不认得她，心里好像有点认识，记得我十岁的时候，自己扎一个风筝放蝴蝶玩，跑到一位卖线的老太太那里去买线，告诉她过几天就过年，爸爸给压岁钱我我再给她，不过两天的工夫她一病死了，我的风筝倒放得很好，所以至今还欠了一笔债，今天她来追我还债了。我想我还是自己开口为妙，于是我也还不站起身来，就好似泥菩萨一样地安静，告诉白发老者道：

"老祖母，今天实在是一个钱也没有，如今简直是公子落魄了，你知道，我家有良田几顷，当初羡慕人家过穷日子，有如皇帝想做神仙，谁知父亲的遗嘱上没有我的名字，本来就等于没有，诸事还请老祖母指教才是。"

"此庙现无人照管，你如是有心之人，就在这里供奉香火。"

"大概不行，因为照你这一说，那我就要出家做和尚，此事我曾慎重考虑过。我有一个顽皮的意见，大凡做一桩事业，万万不可以离开本行，只有抬棺材的才也扛花轿，我恐怕还是一个心猿意马之人，倘若坐在菩提树下，看见苹果忽然落了，那就未免堕入凡想，以为天下问题还要靠科学解决矣。"

"此言亦能自圆其说，但你既然来了，我殊不能放你走，我有一件事可以托你去办。"

老太婆说着若有所思，我想她不是来问我讨债的人了，关乎钱财上的事情哪里有这样的儒雅，我不妨相机行事，今天或者有一个好缘法也未可知，于是我乃下笔千言离题万里道：

"老祖母，你可以告诉我一个人的赌博的法子不能？我镇日家有点无事可干的神气，倘若一个人可以赌博，那就无所谓输赢，而我又大赌了一场。"

"你永远是一个顽皮孩子，古性不改，记得汝为儿时，汝母亲

虑及你将来无法收拾，成天地同几个孩子坐在土地庙里打骨牌。”

“老祖母既然知道过去未来之事。那我今日之相遇，一定不可错过，我有一个痴心的欲望，虽曰欲望，但也没有满足之意，然而确有一个鸡鸣狗盗之豪兴，故宫博物院里头有三十二张骨牌，并色子六枚，做得甚是玲珑，简直把我的眼睛看花了，老祖母可以替我盗得来否？那实在也不过同猴子偷印一样，猴子并不拿来做官，一种技痒罢了，所以千万不可以不肖之心待人。”

“不要胡思乱想，老身有拐杖在此，前程远大，你得听我吩咐。”

这一喝我就什么话也没有得说了，我虽然顽皮，但生来很有一个守礼法的性格，因为守礼法所以渐渐也就把礼法看穿了，懒得同它说话了，所以还落得做一个好子孙，其实我很是傲岸。慢慢我垂头丧气地又开言道：

“老祖母，敢问，你是一个什么人呢？你与我有什么亲属的关系没有呢？”

“汝母还替我做鞋。”

这一来我乃更是摸不着头脑，我的母亲还替她做鞋？我是我的母亲生的，我记得自我认识我的母亲我就没有看见母亲做什么女红，只是相信比丘尼，我怪我昨夜不该跑到东安市场去看戏，那个宋江不知是什么人，梅兰芬手上倒捏了一只红绣花鞋，说是替妈妈做生日，给了我一个不好的印象，所以今天就遇见怪事了。我看戏总是没有好结果，小时在乡下看东吴招亲，刘备是一个抽鸦片烟的须生，无论他也搽了粉，也还是一副害黄肿病似的面孔，登场报名说他今年五十三还做什么新郎，从此我就很是一个厌世主义者，极端佩服金圣叹的学说，过了三十岁你就不必再讨老婆了。这是闲话，且不表。我对于我的母亲的印象十分

好，是一位整齐严肃的女人，我感谢我的母亲，她生我的时候正是她的少壮，而我很早很早就离开家庭，一个人在外面世界流浪，一直到现在，现在还要到将来，这是我所羡慕的一个境界。但是我何曾记得我的母亲替老祖母做鞋来着？梦中难道遇见谎事？其中必有缘故，我得研究个明白。是的，这位老祖母一定是一名菩萨，名字叫做送子娘娘，我听说我的母亲在生我以前，曾经求天拜佛，在送子娘娘庙里许了愿，那自然是为得我的降生了，那个庙里我去玩过，佛龛之前确乎挂着一双一双的娘娘鞋，原来那里头有我的母亲的手工，但我好像记得那个佛龛上的偶像是同观音菩萨一样地好看，并不是这么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祖母，拄了拐杖来同我认亲，然而菩萨有七十二相，或者本来就无定形也未可知，而且我亲眼看见我家里有一位张婆，是一个稳婆，后来也是岁数很大，贫无所依，常到我家做客，叫我不要淘气，别同她闹，她说："你知道吗，你生下地是我把你拣起来的！"那么，如今我就算是一个亡命之徒，论起关系来，这两位老太婆至少总与我的母亲有关系了。这一层瓜葛给我弄明白了，我乃向我的面前这位老祖母仔细认识一眼，今天大有请客之意，喝几杯淡酒，叙此平生之缘。说也奇怪，我这样仔细觑视她，我才看见老祖母的背后原来还站着一人，天下事真是未免出乎意外了，我再一看，这一位藏在眼前不同我打招呼的来客原来是一位好看的女子，我无论如何只看得见女儿之发，萧萧发影，不可仰首，于是我不由得悲从中来，珠泪双抛了，这里头一定有一个不相招呼的道理在，然而我偏偏小孩子似的墙高数仞我也要钻隙相窥，老祖母乃大摆其架子以杖恐吓我道：

"孺子不得无礼！"

她没有说明其所以，我也就不说明其所以，省得把心事揭穿了。人之情各见于其面，当下我大概很是一个惆怅之容，老祖母

一 封 信[*]

碧生：

我勾留两天就走了，没有同你畅谈的机会；我的哥哥时常在座，好像话又不能和盘托出。你只晓得，我平昔的志愿如今可以达到，我哥哥那样节省，虽然收入不多也能够供给我的学费；你们送我出门的时候，我对你们洒了几滴眼泪，你只当做我们平素太亲密了，一时难以分手。我在车上哭了几个钟头，你晓得吗？我的哭是记起那一晚上的哭而哭，那是我接到章程同我父亲商量行止的晚上。

我当着我的父亲提出我的意见，我的母亲，我的嫂嫂都在座。我郑重提出之后，一屋人都一声不做，好像一声大雷劈然从天上打下，我自己也不知道刚才说的是什么。慢慢我的父亲开口说道：

“那……自然是好……”

我看着我父亲的神气，晓得他比我更为难过：我的意见是正当的，他是不忍阻止的；去！马上就要预备盘费，随即要预备以后每月的用费；预备！又……

“但是，你自修也能够有成就，不必……你的哥哥虽然说从他的收入项下，可以挪出你的学费，我看他是故意宽我的心，即或能够，他自己必刻苦不堪，我也不忍叫他……”我的父亲突然说。

---

* 原载1923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第14卷第1号，署名蕴是。

"叔叔志向很坚定，还是去的好，无非大家节省些。"我的嫂嫂抱住我的侄儿永儿说着。

我放声大哭了，想到这是极难解决的问题了：如了我的志愿，便痛了我的心；不如我的志愿，便痛了父、母、兄、嫂的心。我哭得忍不住了。他们虽然没有作声，我晓得他们是在心坎上哭，比我从眼睛里泄出来还厉害。我不等得结论跑去睡，面朝着墙，眼泪不住地朝枕上抛。约莫有两点钟的工夫，听到天井外脚步声慢慢朝房门口近，由墙上的影子认得是我的母亲，我假装睡着了，她站了一会把灯吹熄出去了。

第二天我的父亲下乡去，同日接到我哥哥的来信，催我即日动身，盘费已经预备了五十元。我的母亲截然说道：

"我替你定个日子：本月二十。到李家店里去拿五十，凑足一百。"

"等父亲回来还要商量。"

我的母亲向来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同我的父亲商量，这回偏不睬我的话，一心同我的嫂嫂检清我必须带去的衣服。我看着日子渐渐逼迫了，也顾不得我的父亲不在家，自己检清必须带去的书籍。十九的晚上，我记起我的嫂嫂向我讲过"趁你哥哥还未放假，写封信去叫他买一件永儿穿的背褡"，说道：

"嫂嫂前回说买永儿穿的背褡，不知什么颜色好？"

"那是偶然说起的玩笑，哪里还有孩子穿背褡！"

我即刻猜着了嫂嫂的心事，眼泪又在那里回转，几乎忍不住。

我的父亲好像同我的母亲暗约了的，我刚吃完早饭，预备动身，他便回来了。笑嘻嘻地把已经包裹了的行李，重新打开一看，不经过他的眼睛，他便疑心有人害他的儿子似的。又再三嘱咐道：

“既去，别把经费的事放在心里，我自然晓得筹划。读书最怕被杂念纷扰。”

他们送我出门的时候，我简直不敢抬头，走了几十步将要转弯的地方，才回头一瞥，同时两伙眼泪因贮积了的缘故，以两条垂直线朝地坠。

碧生，我父亲的话，至今还在我耳朵里响着：“读书最怕被杂念纷扰！”

那天买车票我是怎样拿不定主意呀！你们不是说有一种军用半票可以减少一半价钱吗？我在渡江的轮船上遇着一个也是上火车的商人，同他谈了几句话，晓得他是久于坐火车的。他说，单有那一张白票，我们普通人不大方便，须得另有一张护照，护照是红纸的。我此时深悔我们许多人中没有一个有相识的军官！奇怪，我们平常不是痛恶军人吗？

到车站的时候，九点钟还差几分，挑夫把行李放下，我自己拖到靠墙的地方，随把被包垫坐，双脚跨在篮子边上，眼睛不敢望着别的地方，好像上帝创造它们便是为今天照顾行李用的。有两个穿着轮船上水手一样服装的人在我面前踱来踱去，我想，这一定是你们嘱咐我留神的人了。你平常总是羡慕我，不像你要带眼镜，这回偏偏作怪，几十枝烛光的电灯照起来，反比不上平常在洋灯底下看书连那五号字也认得清楚，时时起一阵昏花；若不是赖着触觉作用，险不被他们扛起跑了！到后来那两个走近我的面前问道：

“先生是到北京去吧？”

我虽然是初次坐火车，轮船却坐过多少次，照例板起面孔，作个不屑与的神气说道：

“北京去。”

“替先生弄一张半票，好不好？”

我当时很惊讶:"他们怎么会有呢?"却又装着内行样子说道:

"拿来我看看。"

果然一张红的,一张白的,上面的字句,图章,都清清楚楚。我一面看,一面思忖,他们也就猜着了我的意思,说道:

"拿去买了票,再把钱。"

"那自然,我买过几次的。"

"那更好,规规矩矩,四块,不多吧?"

他们便塞在我的手里,要我拿住,我总有些不放心,说道:

"拿去,缓一会再来。"

他们走了,我做出格外从容的样子。间一会,他们中的一个在我面前一瞥,我也不睬他,虽然心里很想他再来,便是四块钱也不想再少。忽然一个穿军衣的走来问我,他说他是陈督军的部下,送太太回乡去,只要我给他三块钱,他便把两张给我,我很担心那两个卖给别人了,便也同他交涉,并不是因为更便宜一块的缘故;又想:"军人是不好缠的,万一把钱拿去了,票却……?索性不贪这个便宜吧!哥哥叫我没太节省,我要体贴他的心。"

兵走了,那两个又苍蝇似的奔来:

"还是把我们的拿去。丘八!你玩他不过。"

我答应了。卖票的窗户也打开了。他们把我的衣服一扯,低声说道:

"先生,跟我这边来。"

"不行!不行!我的行李在这里!卖给别人吧?我不要!不要!"

"我替先生照顾,请看我的牌子。"他们中的一个把铜牌子现出来很急忙地说着,那个便不由我答应,把我拖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谁害你不成？行李包你不遗掉。那里有警察，查出来，了不得！拿去把票买来！我们是不能买的。"说着把两张塞在我的手里。

我真闹得没有法了，同一头饿肚子猪四面找槽一样，跑到买票的地方。他们并没欺我。我拿着票去找行李，他们在那里伸着手等我。我给他们三块银洋，其余是铜子，他们很大方，并不数数就拿走了。我很有点后悔："晓得他们不数，不该给那些铜子！"

碧生，我自己也莫名其妙了！我相信，想你也相信，"于我如浮云"的精神，我实在是有的！校长给我在附校估一席，我决心辞掉，到大学去研究文学！现在怎么做这种难堪的事呢？我的草稿这里被眼泪湿了一大块！我没有体贴我父亲、我哥哥的心了！

车站的事还没有说完，三块半钱的便宜终于没有贪到！我的行李侧边，便是行李挂号的地方，我付完那两个之后，叫一个工人把我的行李载上镑台——这是依照那商人的话："把行李挂号，花费不多，减省好些麻烦。"我看在我先挂号的那一位，果然只费了十八个铜子，便更安心，以为这件事倒亏他指点。称完了，站在柜台外等候给我的凭单。不多时，一个戴金边帽子穿黑呢制服的在里面喊道：

"35 号……3 块 4 毛……"

喊了一大会，却没有人答应，我也很惊讶："怎么没人答应？"他忽然把我的肩膀一拍：

"你的吧！3 块 4 毛。"

"3 块 4 毛？那不是我的！我的决不要这些！刚才那一位不是十八个铜子吗？"

"你不晓得规矩！初次坐火车的？你的行李逾了限定的重

量，要这些！”

“不错！初次坐火车的。那么，我不挂号，请把行李还我！”

“不行！不行！——花三块几毛钱，多么舒服。”他一面说一面装起手势，嘲笑我乡下孩子似的。我又担心开车，只得把刚才剩下的车费留下一毛，其余的都交给他了！

下车时倒很幸福，久住北京的一个朋友，因为接到我动身前发的信，早在站口候着我了；前三十分钟开始的恐怖，好像被一阵风吹跑了！你一定要怀疑：“又是什么恐怖？”这恐怖，唉！至今回忆起来，比那一晚上还好哭。车到长辛店的时候，搭客差不多都下去了，在我那舱里，只剩下八个人，其中没有同伴的，只我一个。他们各自收拾行李，我也收拾我的行李，一面又想：“一个人两件行李；一手提一件，不是我的力量做得到；叫人，又免不了讹索，从上往下一搬，少不了几十个铜子；幸而搬下去了，还得要车子拖到朋友那里，此地的规矩完全不晓得，他们见我这初次上街的人，自然更是多要；多花几个，我也情愿，只怕，只怕我问他，他不睬……”一段凄惨的往事，又在脑里唤起来了：

那年由武昌抱病回家，因为没有同伴，携带的也便只一小篮子。在汉口搬上轮船的时候，我喊一个挑子代我背去，喊一个，却围拢来四五个，我一面照顾篮子，一面又同他们讲价钱，给他们二十个铜子，还是不去，把我挤得像一个罪犯一样。我害的什么病，想你还记得，腋下新长起的那一个，像被炙铁炙了的那样枯焦，越挤越难过，越难过他们越抬价，我真是哭又没有眼泪，嚷又没有气力。忽然旁边有几个旅客喊搬东西，他们便不顾这种小生意，带说带笑地往那边窜；不得已答应他们要几多给几多，他们仍然是没听见似的；最后只得自己提着，提到楼梯中间，被那铜板一滑，身子随着篮子朝地下一滚！跌在地下不能起来，只晓得挑子们在旁边嘲笑！

这样悬想之间，由窗口已可望见城墙。随即攀上了好几个旅馆的伙友，他们问我一声，我便慌得一跳，疑心他们哄我。碧生，这到底是我对于人的歧视，还是人确有使我歧视的地方？——总之是人与人的歧视！后面有一种势力驱使着歧视！

你想，我是怎样欢喜，当我望见了我的朋友的时候！我回家去初次碰着我的母亲，也没有这样欢喜。虽然欢喜，却笑不出来，我找不出相当的话来形容，从杀场上逃脱了的凶手或者是这样吧？

承朋友的介绍，就在他这里住下，饭到馆子里去吃。当晚我便问他一个月要多少钱，他说，宿费两元七毛，膳费约六元，杂费约两元。我睡在床上把这数目一加，还没有超过预算，便安安稳稳地睡着了。第二天清早起来，发现了缺少许多东西，没有一件可以减省，这在日记上都记出来了，茶碗去钱……脸盘去钱……

北京的街道，不同乎武昌，在武昌可以不坐车子，北京稍为远一点的地方，便不能不坐车子去。起初我总是硬着不坐，回来的时候，鞋子与袜子几乎分不清白，头发与面孔都添了一层颜色，同我们乡里舂米的工人差不多。随后觉得这太不合卫生，我比车夫总还能够讲究一点，所以那天到照相馆去照相，便第一次坐车。回来又后悔："在武昌为什么不照？去来的车费，共是四次！"这些数目，在日记上都寻得出来。

你是晓得我的性情的，专门机械地预备功课，总不大合适，书店的消费，因之也就免不掉。可是一种书须少要两次才买成功！头一次，先看目录；再拣目录好的一篇看过大概；觉得称意，再看定价；看完定价，便问打几折；本是打八折的，便请他打七折；请求无效，把书仍放在原处；站了一会，或走了再转来，请他打七五——这样便空手回去了。夜里睡在床上，又想："这本书应该怎样爱重它！因了几十个臭铜片，便使它无缘与我相近！

明天定”　这样或更经过这样那本书便跟在我的身边了。喜得北京商贾很好，看了不买，仍然是和和气气，倘若像武昌那样，我不知要挨多少骂！

考试结果未发表之前，我便筹划以后常住的地方。我的朋友很诚意地劝我：“我这里就算顶好，花费与学校的宿舍相差不远，房子却比宿舍好。”我问问宿舍里的朋友，果然如是。我也就决定永远住在这里了。可是心里总有些惊慌，因为那天偶然听得同住的几个朋友讲：“下季要添电灯、电话、自来火，开办费每人约计十元。”随即宽慰自己：“我也是一分子，我不同意！慌什么？”

我的日记真巧，真好笑！后半本尽列下预算：宿费……元，膳费……元，杂费……元，书籍费……元。照字数计起来，只占得日记的一面，现在却占这么多！而且都是重复的！我的箱子也不知被我开过多少次！心里计算用了几块，还有几块，便去打开一次；偶然少了一块，便屈着指头再想，想到某日在哪里用了，清清楚楚地哪里用了才止。

今天偶然把镜子一照，觉得黄瘦好些！我便哭起来了，我不能体贴我父亲、我哥哥的心了。我本来是求精神上的愉快，现在却添上一层烦恼！

这封信千万别让我的哥哥看见！

我认识了一个好朋友——饭馆里的侍者。他不要我多花钱，又不要我多吃苦，荤素菜间餐点给我吃。我在这么大的城中，还只觉得他是我爱的。附告。

衷我。

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长　日*

王澈生还未来北京之先，他的老同学都很担心地反复说道："北京的社会坏极了，同学中诚实如T君，不久染了……的习惯，起初还不过朋友要他，后来简直是他约朋友。"言外的意思："王澈生恐怕也……"澈生当面也很感谢他们的好意，背地里却笑他们的过于忧虑。因为他近来有一种确乎不可移易的见解：行为原动，全在感情；感情的培养，全在知识。把娼妓当做姊妹一般，自然不做嫖客；了解人类本是一体，自然会把娼妓当做姊妹。诚实！那不过没有遇着作恶的机会，要不作恶，就要有真知识。

澈生的见解，果然被他自己证实。同寓的朋友，偶然从八大胡同回来，彼此互相嘱咐，不要让王澈生晓得。其实澈生已经猜着几分，他怜悯他们，正如怜悯被他们践踏的人一样，因为照他的见解，一个人当行为的时候，不能负行为的咎。

澈生是来投考一个专门学校的。初来的时候，预备试验的科目，虽然不感着什么兴趣，日子倒也容易过，夏日昼长，在他完全不觉得，墙上的日历，时常忘记扯，一扯便是四五张。晚上朋友们出去，他一个人端一把藤椅子到院子里坐下。逢着月亮出来的时候，他把椅子移在一棵很大的槐树阴下，这槐树长在间壁院子里，树枝子却一大部分伸到澈生这边来。从一蓬绿叶底下去望月亮，更没有别的情境使他更感清幽、透澈。不知不觉地他

---

* 原载1922年10月29日《努力周报》第26期，署名冯文炳。

已经起了一阵笑容，学着旧戏的腔调，用极细微的声音唱道："我好比，清水潭，一尾游鱼……"正在一面唱一面摇头的时候，听到从哪里传来的胡琴声，更因为白天里疲倦的缘故，渐渐入了似睡非睡的光景。直到有人把他一拍："Mr 王！"他才晓得朋友们回来了，到了应睡的时候了。

考试告竣，他自己所不愿做的功课，可以完全摔在一边，他真是如释重负。白天里同朋友们谈天，吃过晚饭，独自到各处去找幽雅的地方——他的性情向来欢喜走未曾走过的路，从这些路中，发现了幽雅的地方如庙宇之类，在他视为顶大的快乐：这样一来，日子也容易过，被他初次发现的地方，也渐渐经过两次三次的游览了。

考试结果发表，王澈生也是许多名字中之一。开学还得要经过两月。澈生打量这两月的光阴，须得怎样的享受；读书，自然是合他的脾味，而且现在可以随自己的欢喜。为图旅路的方便起见，他动身时携带的书籍很少，不得不从朋友处借，或书贾处买。因为个性的不同，朋友的书籍被他选中的很少，书贾方面，也找不出几多合意的。他渐渐有点像释去镣铐的囚犯，不知朝哪方向走了。加以几天的酷热，除掉靠着藤椅睡觉，几乎没有别的事可做。热后每继以雨，初下的时候，倒也像浴水的猪，十分爽快。北京今年的天气，同南方一样，大雨总是接连几天不止，他也只得终日站在门口看雨泡翻来翻去。这时候占据他的脑筋的，多半是他在家里同他的夫人谈话的回忆；《子夜歌》一类的诗句，时常从他的住房里传出。这在他也视为顶大的快乐，他有一句半明半隐的话"相思时读相思诗"，很可以代表他这时的心境。

澈生渐渐有点感着日子长了。朋友们晚上出去，照例不招呼他。有一回他自告奋勇，加入他们的游园队；他们只当他把读

书比游玩看得重，却晓得他极活泼极尊重别人的个性，见他表示一同出去，便都鼓掌欢迎。到了中央公园，逢着可爱的女子，便一齐征求他对于男女的意见。他也便旁若无人地发几句很激烈的议论："我们号称为人类的生活，实在赶不上一切昆虫，一切花木。我有一次在一座满长荷花的池边游玩，听了蛤蟆的叫声，滴了无数的眼泪！你们只晓得我们中的一个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不晓得她们对于我们，个个是基督，个个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要几时才平安地自由地接受这从高天临到的光啊！"——这也许是他这几天被枯燥生活刺激了的缘故，费了很大的气力说着，也不管别个睬与不睬。

照规定的日期，开学还得一月，报纸上天天载着经费的吵闹，更不知迁延到什么时候。澈生现在十分感着苦闷，急得想个消遣的法子——他又记起 R 名流的话，"消遣"这个名词，不应该有，世间上有多少要做的事！他便自捶自怨："小孩时做'惜寸阴'的文章，也会说'吾辈要……'，现在连小孩还不如！"随即把书架上几部熟书，翻来翻去，然而心房突突地跳，一个字也看不入目！终于把书摔开，半愤半叹："感情也有时不能鼓动我的行为啊！"

这时候旧戏却有乘间引诱澈生的魔力。澈生幼时，本经过欢喜看戏的时期，现在也还唱得好些词调。头一次被一个朋友要到城南游艺园的时候，偏偏走进戏场便是一出很使他高兴的戏！这戏的情节与他同他夫人的轶事十分相合，他当场便向他的朋友批评，哪些地方好，哪些地方还要改良。真该游艺园要多销几张门票，很好的广告，已经贴在他的脑中。

第二次是他一人独去，心里满藏着欢喜同希望，去的时间也便特别的早，戏还没有开幕。在场内坐了好久，渐渐有点后悔的萌芽。锣鼓响了，讨厌的秦腔，肉麻的武剧，七八岁的孩子、一群

一群的在台上忽出忽进，在他脑里刻下悲哀的痕迹。邻他坐的一个看客，似学生非学生，似商人非商人，侧着头向他面前吐一大堆浓绿色的痰；他想到这痰里面的微生虫，首先便要飞进他的鼻子，急得几乎要顿脚，没有出声地骂道："你这不讲公德的东西！还不用脚踏去！"不踏去也罢了，接着更不断地吐。澈生没有法，打算代他踏去，又怕他疑心是故意形容他不懂事！只得装着无意，把自己的鞋子压在痰上，再轻轻地把鞋一擦；这才发出只有自己能够听见的声音："不该来！"最后头次给他以很好的印象的角色出来了！虽然戏的情节赶不上头次，那种高低抑扬旋转自如的声调，也足够使他的悔容渐渐变成笑容，好像又用极细微的声音自己安慰自己："赖有此耳。"——这便已经伏了"还来一次"的种子。闭幕归家的时候，十二点钟只差五分，坐在人力车上，夜风吹着他面的湿气，很有几分凉意。偶然一辆汽车迎面而来，闪电似的灯光，把车夫的背部照得清清楚楚：蓝布褂子半披半卷，汗珠被灯光射着，格外圆大，裤子破了几块，臀股几乎都露出来了，两个膀子鸭子泅水似的左摆右摆；澈生咬牙切齿，恼恨自己："一总花费七十个铜子，他的名下只占十二个，倘若他有这总数，今天便可以安闲……"这结果适反乎消遣的本意了！他全身的血管紧张得要破了！将到寓所，经过一条漆黑的巷子，赖车前的洋灯，现出一线的光明，他又没气力似的叹道："资本家也不过把劳工的血汗，换自己的娱乐！该死！决不再来！"说到"决"字，却好像有几分拿不住的样子。

大约有两个礼拜，澈生完全没有想到游艺园的事。一天看报，偶然——也许是有意，瞥到戏目，城南游艺园底下，又列着头次使他高兴的伶名戏名，有鬼似的心里又在跃跃欲试。"该死！""该死！"随即用很大的气力压住活老鼠似的同这念头抵抗。然而一点也没有效，椅子上像长了刺一般，一刻也不能坐；口里说

"该死",手上已经捏住了十几张铜子票。走到街旁贴广告的地方,戏单上大书特书的证明报载的丝毫不错。到了前门假使到游艺园去须得转弯的地方,他站住了。四五个车夫以为他是喊车子,一齐拢来。他呆了!他不晓得为什么事出来,将到什么地方去,他简直呆了!最后截然地把身子一转:"不去!不去!"便三步当做两步地跑到东安市场,在市场走了一圈,把带来的票子,净买点心。回到寓里,把点心放在桌上,看戏的念头,果然像一阵风暴被狂风吹散了。打开点心,却禁不住哭起来了!记起他的父亲,他的母亲来了!他的父亲最欢喜吃油条过早,省费的缘故,每回顶多两根,有时一根也不买。他的母亲有一次害病之后,很想吃水饺,省费的缘故,心里尽管想,口里却不说,亏他猜着了,才上街去买一碗水饺。现在他的点心费,买得十几碗水饺,几十根油条!

感情在澈生也有无用的时候了。有一夜,g名伶在s戏园演"拿手好戏"——戏单上这么写着,他吃过晚饭,心里又在交战,终于得到了一个宽解:"下星期便要开学!他们所谓的名伶,我也要赏识一赏识。只这一回!"这一次却很拿得住"只这一回",大约是受了开学后有事可做的暗示。刚坐上车子,大雨便剑也似的下起来了。他笑道:"哈哈!好惩罚!倘若回来时雨还没住,我一定光头走回!惩罚!纪念!"天好像怜悯澈生,怕他真个被雨打坏,大雨不久便住了。到了夜半,月亮挂在深蓝的空中,澈生慢步回来,各种店子都关了门,路上行人也很少,澈生不时抬头望着月亮,觉得自己的身子格外轻,格外小,几乎要浮起来。

回到房里,打开周作人的《小河》诗反复读了几遍才睡。

一九二二年十月一日,作于北大西斋。

我的心*

"三千里的长途！一个人！"黄昏的时候，我的妻代我把行装收拾之后，坐在靠窗的椅子上，很没气力地这样说。我好像听了山寺的钟声，余音袅袅，在脑里烟也似的旋转。

"你自己还得清检一遍，怕的有遗忘。"

"不错。只少了那双袜！"

我的妻笑了。

"你笑我的技拙吗？"

"我笑你的齐啬！故意留着。"

"留着，可以；齐啬，我却不承认。我在校时，衣服或袜子破了，不觉也就记起你来了。只要破得不大厉害，总欢喜自己缝着。有一次，正是这傍晚的时候，一只穿上不久的新袜，靠后跟地方破了个小小的洞，我拿针线把他缝起，费了半点钟的工夫，结果把前面没破的地方都联拢了！"

"哈哈！"

我无意间引起妻的大笑——随即归于静默。我也只得把箱子锁就，走到长案旁边，拿起放在案上的相片瞄着。妻突然一声，说，"最后的一晚，还不去和爹妈谈谈！"

我的母亲抱住我的侄儿健儿在后房里踱来踱去，口里不住地唱着："我不再想念二爷了，我有我的健儿了。"我的父亲倒在

---

* 原载1923年4月1日《努力周报》第46期，署名冯文炳。

床上，右手把头枕着。我一声不出，面床坐着，怕父亲有所嘱咐。坐了一会，仍然只有母亲的歌唱，我以为父亲睡着了，便也跟着母亲踱来踱去，不时从后侧伸手摸抚健儿的脸，并且要求母亲："不要把健儿弄睡了，二爷要同他开玩笑。""行装备好没有？洋钱要放在稳妥地方……"父亲突然地开始讲话！父亲的声音，与上午大不相同，好像被风伤了似的，亏他还有勇气说什么"男儿志在四方"呢！

由家动身，首先要经过的地方是孔垅，距家计五十里旱程。这天送我来的是一个同我年纪相仿名叫焱的车夫，他的名字，恰巧也同我的乳名一样，我喊他的时候，他总有点不过意似的。焱本是种田人，因为弟兄多，冬春间田里又没有繁重的工作，他的父亲为他特备一辆车，每逢年节前后，迎送行客。我家便是他的老主顾。我们沿途很不寂寞，他问我北京宣统皇帝，我问他弟兄们都有没有媳妇。谈起话来，我几乎忘记了我是刚由家里出来的；话兴断了，我的心又似乎缺欠了什么，同没有装满的袋子摔在地下丝毫不觉着干脆一样。

到孔垅，住在一个相识的饭店里。吃过饭，焱便到别的地方去了。我知道我现在离家一天远比一天，却不想到几时再归来的事，只盼望焱即刻回到店来。我问店主他为什么出去，店主说大约是找转头生意去了。我于是盼望他立刻找着生意，免得空车回去。店里还有一个车夫，也是同日由同地来的；我很惊慌他找着了生意焱没有找着哩！

由小池口坐船过江，同船有七人，他们是一个家庭：内中年约四十岁的男子是家主，另外是他的妻，他的母亲，同他的小孩——一男两女；还有一位老翁，小孩称他"家公"。船舱里满载着破旧的家具，主人告诉我："前几年一个人在九江开店，现在家眷也搬去。"那主妇面貌很丑恶，青布棉袍，外套一件蓝洋布褂、

胸部解开，给那最小的——男孩哺乳。这孩子没有戴帽子头上长了好些疮疤，时常把他的小手抓住他母亲的嘴唇。母亲也就装着咬他的势子把手含着，一面又答应那老翁的话："什么，爹？"那较大的女孩，坐在她母亲侧边，一丝不动地现出很纯和的样子。那男孩把乳吃完了，面向着她，用手抓住她的头毛，她顺手打他一下，他便哭起来了。母亲没有法子止住他哭，那祖母假装打那大的女孩，把孙儿接在怀里，拍着使他睡。那主人很专心地同那老翁谈到岸怎样搬上家具的话，不理会孩子们的吵闹。只有那较小的女孩伏在他背上，现出父亲很是疼痛她的样子。我看了这情境，心里很舒服；船到江中间的时候，打一声喷嚏，痴想："我的家人在那里计算我的路程吧？"

早八点钟到九江，轮船要等待下午十点钟。饭店里住着，很感孤独，想起那车夫家同那渡船上的家庭，觉得这是不再容易得着的幸福了。一个人沿着江岸散步，望见将要开到对岸去的船只，便凭着江岸铁栏瞄着上船的搭客——尤其是女搭客。最后走到前面"玩洋片"的游戏的人群中，我的寂寞无所依归的心又得着伴侣了。这游戏逢着年节最盛行，因为这时候差不多每个人身边少不了带铜子，花一枚两枚，大家都不大爱惜，只不过大人们监督孩子不要看那所谓"淫片"的罢了。现在正是那没有"淫片"的，看的人非常拥挤，最多的还要算妇女同小孩，我所忘记不了的，是那两个"洋片"主人中的一个。他的年纪大约不过十六岁，那天真烂漫的笑容，同那北方的刚强小孩的清锐的唱声，实在有说不出的可爱。他的用铁链系着的小狗，也伏在他身旁，看客稀少的时候，他便双手把狗抱着。我也花两枚铜子看了一遍，片子有几张也颇好，然而我的本意不在此。站在他对面唱的，大约是他的父亲，休息的时候，他们俩就在那里吃饭，一碟鱼放在架子上做菜，剩下的鱼头同尾巴，他摔给他的狗。

这天由九江上轮船的客很多,我因为来迟了一点,买的又是统舱票,找了几遍简直找不出一个铺位。后来有一个茶房说,铺位有一个,要先把酒钱讲定!我不禁又记车夫絭来了。我的父亲在家里同他约好,工钱回家把,饭店里由我任意给他几个零用。我给他的时候,问他够不够用,他笑着说:“多着哩!”——并不是谦套。“我的故乡的车夫啊!”我在舱里无聊赖地想。当晚那茶房同由蕲春下船的客人争酒钱,我又小孩子盼望糖果似的默祝那客人多花几个哩!

统舱里的铺位,一层高比一层,妇女坐舱,一定要坐在最低层。我的铺位底下,便睡着两夫妇。他们的行李很脏,表明是从远方来的行人。据男子的话,山东人,由上海搭船,到武昌找朋友谋差事。这男子的年纪,至少要比女子大三十岁,十个指头都带烟黄色。女的面孔,到第二天清早起来同男的一路到舱外去的时候,我才看清白;以前同回到舱来以后,她倒在那阳光射不进去的角里,除掉男子叫她让他进去的时候应允一声外,我没有听见她讲话。我的心阴郁起来了,以为天下最大的罪恶是,长满了胡须的男子同青年女子的接吻了。

同船还有一个女子也使我忘记不了。这女子并不在我们那一舱里,却时常由我们面前走来走去。她的服装很不讲究,久住都会的样子却看得出,听她的话音,大约是下江人。当她走过我们面前的时候,三四个茶房都拍掌大笑,我不大懂他们的话,好像是说:“自己不照照镜子!”久坐舱内,心里很不畅快,出去倚着栏杆,远眺青山,低头看流水。听见茶房们笑闹,又走进舱来,原来他们在那里扯那女子!那女子恰巧站在舱门口,脸上有几颗麻子!汉口下船的时候,我站在趸船上喊挑夫,望见由楼梯下来了一个穿着很时髦衣服的姑娘,走近我面前,原来就是在船上被茶房嘈弄的那一位!我的心此时又阴郁起来了。

由汉口上火车的时候，遇着一位从前在武昌也很会过几面的朋友，他也是往北京去的。这位朋友，往常虽然没有同他多交谈，我却不大欢喜，而且有点嫌恶他的为人，现在为旅路方便起见，也很乐意同他坐在一块。我没有预备车上吃的杂粮，饿了的时候，约他一路到饭车去买饭，他微笑着说："你去，我不饿。"我于是一个人去；从我们的座位走到车尾，只睄见了厨房，没有找着饭车，厨役说："饭车没有挂，要吃饭，请归座位。"我于是又回转头来；将进我们坐着的那辆车的时候，望见我的同伴背着我进来的方向一个人坐在那里吃蛋糕——似乎是由汉口带来的。我恐怕惊动了他，退到铁栏旁边站候一会。后来他同我谈他近年家况，娶妻了，生孩子了，以及妻怎样能干，孩子怎样可爱的话！我顿时被一瓢冷水惊着似的，毛发悚然！忏悔吗？又好像新从黑暗里挣扎出来；满足吗？却又实在在那里忏悔！

老实说，从这回以后，我才了解了"爱"的意义，我的心在世界上也有了安放的位置了。

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作于北大西斋。

花　炮

近来没有整时间容我执笔，久已着手的一部东西，终于不能成器。清闲的心，不时却依然保住，结果便留下这一点点。中秋夜北海观花炮，倒也红绿得可爱，这算是我的花炮而已。十月十七日。

一　放牛的孩子

我要把我的牛拴住，去寻我的梅姐。我亲眼看见她出来哩，并不邀我一声！——难道我有什么得罪了你不成？只是昨天，昨天我两人斗草[1]，我给她输了，我说，梅姐，我不输，你的这一对奶怎会一天一天地长高了呢？它是把草汁儿来变的。但是，今天早晨她不还给我两颗荸荠吗，说是她爸爸在街上买回的？决不是为了这个。啊，是的，那边山上满山的映山红，梅姐一定是折花去了，我且去看看。

喂，你这牲口，这里的草多么青，你就在这里吃吧。

梅姐，你一个人玩得起劲吗？我离了你是不行的！你看，这泉水是多么清凉，这石头是多么洁净，竹子就长在石头缝里。这里洗脚是多么好啊，就坐在这棕榈树的脚下，它好像一把扇子，替我们遮住太阳。我真喜欢，我们的山上有许多棕榈树！那边又望

---

[1] 斗草是小孩子在草地上一种游戏：一人折一根草，把草汁挤出，互相撮引，被撮去者为输。

得见我的牛哩。梅姐,你真是——你一个人跑到哪里去了呢?

喂,那山腰里——是的,正是梅姐的牛!梅姐的牛也是多么好看啊,黑地带花。我且慢慢地走,去吓她一下——不,那不是玩的,吓她她会对你哭起来的。

这牲口只晓得吃,你听,它吃得多么响!我且伏在这里探望探望——好红的花啊,红得对太阳眨眼哩!——不,是对太阳笑——梅姐在那石桥底下哩!梅姐,你为什么跑到这山凹里来呢?我且不嚷,下去看她做什么。哈哈,好像一只鸬鹚,梅姐,你洗澡吗?——你为什么不答应我呢?——好好的撇那棕榈树做什么呢?哈哈,她坐下了,她躺在青草上了,把棕榈树的叶子蒙住了脸。

我并不是来羞你的,我只问你为什么瞒着我一个人来?这许多的映山红都是你折下来的吗?这里是你的衣裳,我递给你穿着吧。你的牛会偷偷地跑了哩!起来吧,不要老是蒙着,我替你揭开——你看你看,她把眼闭着迷迷地笑哩!

二　幽　会

少年:喂,到了——深夜里谁也不会到庙门口来。

少女:月亮照得粉墙——你看,那三个字"观音庵",叫人打冷噤!

少年:大慈大悲的观世音是保祐你的,我的宝贝!——你在想什么呢?

少女:我想起那老尼姑,她在妈妈面前总是夸奖我好。

少年:三岁的毛头儿也夸奖你好哩。

少女:正月我到庵里来过,但那是太阳高高地在上。

少年:月亮照着多么孤单啊,仿佛一座坟!

少女:蛤蟆叫得好热闹,你听!

少年:他叫我们不要空谈!——这样是糟蹋时光。

少女:你倒会搭题。

少年:可怜的我的宝贝,雨打了的八哥儿这样缩瑟着。

少女:我啊——走进了无底的深渊,我的妈妈不能牵我回去。

少年:不要只让我闻你的头发。

少女:妈妈不会解我的衣带,我自己只对镜子照过我的脸庞。

少年:我的宝贝,你是我的!——你笑什么呢?这一笑,好比一阵风——我是一粒微尘,吹得没有了。

少女:我笑你是高高地一个骗子手。

少年:你才会骗哩!你夺去了我的妈妈,有如那新生的姊妹——她使得你忘记妈妈的奶。

少女:我把你这嘴——

少年:你的眼睛里是什么!我的宝贝,这样要把我砸碎了。

少女:我愿我的泪能照见你的心。

少年:我的心同你的泪一般明。

少女:我的鞋给草湿透了。

少年:但是他不走露你一点声响。

少女:月亮啊,你也留不住我们的影子。

三 诗 人

"'色静深松里'——"

一下下脚步的清响仿佛随着露水浸到地底里去了,有这声悠扬的歌咏。

这声音——女人。

不是声音，不会相信这时节，这所在能有人到，正如人们所说，这里是藏那不知年代的古坟——它不分晴雨昼夜，老是那么高耸。

不进到这林里，将真当它是黑团团的一球哩。

万松攒植，一片青空装点了如许云块，地下则月光渲染，不定着阴阴明明，长伸在阴明之中，蛇一般的白带，是乱石子铺成的通径——忽然地斩断了，不，纵眼望，上人——

“好高的台阶啊！”

树影掩盖人影，人动树影又上到人身；松松之间，牵牛花纠缠殖长，怆白面三三两两叶片；落叶惊住了慢步——已经是站在高台。

台的两角，各有一棵梧桐，叶子是很稀疏的了。当中一对石狮子，狰狞相顾。再进，砖瓦残堆，直接到——松林！

分明是安排定这时节，这所在，来衬托这颗心儿——有点凛然了，圆瞋双眼，回身。

“前——后——这方地，让我观月——哪里有石凳！”

右边梧桐过去——是一座日晷！

一线针影，影射的却非当时。

“唉——”

这可真动心了——故宫荒冢，空留它计时日。

石缝里夹住一纸团！

“这——”

解开袖手，取出，展送眼前——

‘我啊，我是一个诗人——’

两泪盈眶——落到纸上。

‘我望见了我的坟墓，它上面，是青草，我的诗稿在其中。

‘我留下的是女郎的名字，但是我，她们不认识——’

他看，薄薄一张纸会湿透了！——从这晚起，他压在一副美丽的枕头。

四　妓　馆

妓女：现在是时候了，大家关门睡觉的时候了。

少年：你不知道我心头是怎样地跳，怎样地欢喜！请你相信我，这样是我新辟的天地，在我的怀抱里坐着你——一个女人。我时常这样想，倘若同女人——就是睄一睄奶子也是多么好啊。

妓女：你的话句句我都相信，朋友！但是我老不许你在这里住夜，也请你相信，我实在是爱你。

少年：再不要提那一层——现在你便赶我也是赶不出去的了。哈哈，睡吧？

妓女：我替你解衣！

少年：你真笑得好，我就爱你这一笑！你解吧。

妓女：呸，我还有事哩。

少年：有事？明天我替你做。

妓女：我的事你做不了——这里有镜子，你睄一睄吧，看你长得是多么好看！今夜倒让我来做嫖客哩。

少年：我不放你走！

妓女：那么我们两人一路去？

少年：去做什么？

妓女：你猜！

少年：我猜不着。

妓女：你这傻子！去解小溲——你且躺一躺吧，回头来睡—

个痛快。

少年：唉，你的那声音真好听，它有那样的魔力，叫我一想起来眼睛也就闭着了。喂，今天再劳一劳驾吧，就是什么对小妹细说——

妓女：劳你的驾哩，要你记着。

少年：拿过开，你这脏老婆子的手！——哎哟，多么冰冷啊。

妓女：让我亲一个嘴。

少年：你看，你这眼睛，会把我吞掉了！

妓女：咱们就这样谈到天明，好不好呢？

少年：不要胡缠，好好地给我解衣！

妓女：我要为你铺一床新被，因为你是一个新郎。

少年：哈哈，我不是住在人间！你看，你这白白的小衣，叫我想起天河的飘洒——你为什不则一声？你说你爱——

妓女：是的，我爱你——你听，那边为什么吵架！

少年：我听不见！

妓女：是的，我为你我要忘记一切——这样一个美男子，想死了人家多少女孩儿！让我好好地抱住。

少年：我给一种神秘古怪的东西罩着了，欢喜也不由我自主，而你——

妓女：我什么？

少年：你是观音菩萨，莲花座上，从容不过——什么也不觉得似的！

妓女：没有的话——你看，我一点瞌睡也没有，分外地清醒。

少年：你这真是文不对题——不谈这个吧。

妓女：你又要怎么？

少年：你——你哭什么呢？你看你看！！

妓女：对不起，我欺负了你，我是一个不健康的妓女，我不敢

损坏你的童贞——你不要哭，你给我的很多，我足够度过我堕落的生涯，只要记起——是的，你听从我的话，不伤我的心。

这样，这少年渐渐地睡着了，紧靠在——我怎样地称呼她呢？她是分外地清醒，不时从他的颊上，揩去自己的眼泪。

胡　子

前门下电车的人很多，王胡子是一个，谁知道他就是王胡子呢？人丛中挤下一个胡子来罢了。

王胡子脚刚落地，望一望东车站——

十二点半差一刻。

其实他早已算定了的，十二点半不是差一刻，就过一刻，走到集凤院一点不到。

午后上衙门的时候，几个老同事，也都是胡子，弯着腰凑近他的胡子说：

"哈哈哈，礼拜一！"

"我可不像你们这般礼拜六！"

"你是实用主义，每去必——"

"哈哈哈，一定是去的，今天把胡子也刮了！"

这倒是偶合，王胡子剃头平常总是礼拜一，而且在清早，一人占据了理发店。

"哈，刮胡子，这个兆头不好，老王，说正经话，今天怕要早一点去，靠得住些。"

"八点钟去，写了账再到东升平洗一个澡！"

王胡子进集凤院，是一点差十分，宝宝正站在帘子里瞧一瞧她的手表。

宝宝立刻钻到帘子外了——

"打帘子！"

立刻又是——

“拿瓜子！”

王胡子站在帘子里了，首先却是看见自己。宝宝的橱柜嵌了四尺多长的一个大镜子。

“我把你这胡子——昨天干吗不来？”

一面说，一面仰着腰抱住王胡子的大腿，几乎蹲下去了。王胡子站不住脚，往后退——

“把嘴笑得这么大，可不是要吃我的——”

宝宝就顺着脑壳朝前一顶。

“喂喂，喂喂，不要惹动了家伙！”

王胡子已经退到床跟前，顺着屁股坐下去，剥瓜子。宝宝端端正正地坐在他的大腿上。

“按电铃！”胡子微笑着，两手挨着宝宝的裤腰擦上去。

“我们这里没有电铃，有电灯。”

王胡子的脑壳有点癞。宝宝身子弓着，脑壳贴在胡子的下巴之下。胡子的胡子可不及宝宝的头发黑。

“宝宝！我的宝宝！不要捣乱！”

“好好，我让你摸。”

“你们这般乐子！这么热的天也要绑这么一个背褡！”

绑得虽然并不怎样凸起，到底是女人的奶。

“这才叫做隔靴抓痒！”

“劳驾，我不痒——哈哈哈。”

胡子嘴一歪。

宝宝是一种骑马的姿势，很可怜王胡子似的，依着那“八字”捋了又捋，而且翘嘴——

“Kiss，Kiss。”

“我不晓得什么该死，该死！”

宝宝跳下来，打一个呵欠——钻到帘子外去了。

一点多钟有人来逛乐子！王胡子这才真有点可怜，顺着身子躺下去，仿佛是盯眼看那天花板，天花板上老鼠碰来碰去。但他是听外面点名。

集凤院立刻也当得寂然二字。宝宝又坐在王胡子的大腿了，这回是歪身着。

"几点钟？"胡子很镇静地问。

宝宝伸出手来叫他自己看。宝宝的袖子那么短，那么大，又是一件单褂，白的膀子一直可以看到腋窝里一簇黑——

"哈哈，这是什么东西？"

宝宝的袖子里也有胡子的手。

"哎哟！——我把你这胡子！"

"哎呀，一点三刻了，我要回——"

"瞎说！住乐子！"

"住乐子？你没有留客？"

"我晓得你来，所以不留。"

"留我我就住。可是我有一个条件，昨天晚上打八圈，没有睡觉，瞌睡来了，马上就要睡。"

"好，你写账。"

王胡子就是喜欢这么热的天"住乐子"。他的头发照例是"推光"，所以在宝宝的漂白枕头上，他有的只是胡子。他奇怪，自己是这么瘦，而且太长了——那么一对大脚指！他有的只是胡子，他觉得了，脑壳动一动吧，胡子跟着动。但他把脱去了丢在那头的裤子拉过来——盖住"家伙"。

宝宝偏了一偏，以为他是怕凉了肚子。她还没有躺下去，坐着，抓脚指，裤带子胡子以为她不防替她解了。宝宝也许忘记了胡子在她的身边，若裤带子则知道是松了的。

“宝宝，你好肥的屁股。”

“好肥，你舔！”

舔屁股自然是“捣乱”，如果宝宝从脚指窝里拿出手来叫他嗅——可惜他眼巴巴地而不屑于说了。

“喂，你说你今年十几呢？”

“你同你的太太草了几年，我就用几年打对折。”

“我把你这滥货！”

胡子是鼻音——宝宝就在这当儿躺下去了，胡子钻头吃奶。

“我的宝宝！”

依然是鼻音。

宝宝是高枕而卧，抽烟卷。

“宝宝，宝宝……”

胡子的声音很娇媚。

“你说你瞌睡来了！”

胡子的一只手已经伸在——

“哈哈，白板！”

“白板你摸——数一数你的胡子有多少？”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六日）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竹林的故事
作者=
页数=426
SS号=0
出版日期=